

LA COMÉDIE HUMAINE

·风俗研究·军旅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17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十七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军旅生活场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17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Ⅷ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七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罗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4-8

Ⅰ.人… Ⅱ.①巴… ②罗…Ⅲ 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14号

本卷编校人员:施康强 艾 珉(责任编辑)

护 封 摄 影:菲利普·鲁瓦-埃克斯普洛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47,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5 插页4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0.30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风俗研究·军旅生活场景

舒昂党人

献　给

批发商泰奥多尔·达布兰先生①
谨以第一部作品呈奉第一位友人

巴尔扎克

第一章　伏　兵

共和八年②伊始，初交葡月，按时下的历法就是一七九九年九月下旬，一百多个农民和一大群市民大清早便出了富热尔市赶往马延市，这时正向差不多位于富热尔市和埃尔内市之间正中的佩勒里纳山头进发。埃尔内是一个小城，习惯上过往旅客都要在那里落脚。我们讲的这支队伍七拼八凑，可以说是奇装异服的大荟萃，不同职业与地方的人的大聚会，因此，描写一下这群人的不同特征，以便赋予我们的故事以鲜明的色彩，这或许不无裨益。如今大家对这类笔墨看得极重，尽

---

① 达布兰(1783—1861)，五金批发商，歇业后专事收集艺术品，作者青年时代的朋友，常从经济上帮助作者。

② 共和历于一七九三年十月五日由国民公会颁布。

管据某些批评家之论，似乎有损于感情的描写。

一部分农民——他们人数最多——光脚板走路，全部衣服就是一领从脖根遮到膝盖的山羊皮和一条白粗布长裤，织布的线纺得很粗，足见当地人手艺之马虎。一绺绺长发平塌塌地拖下来，很自然地与山羊皮纠结在一起。他们的脸总是望着地面，被头发完全遮掩住，故而你很容易误以为山羊皮袄是活物的毛皮，乍一看会把这帮可怜的人混同于供给他们衣服的山羊。但是你立刻就能发现长发后面有一双眼睛在闪烁，犹如草丛中晶莹的露珠。眼光中固然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却不那么令人喜欢，而是令人发憷。他们头上顶着红毛线帽，和共和国用以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帽① 相差无几。每个人都拿一根棍棒扛在肩头，棍尖上挑一个空荡荡的布褡裢。另外一部分农民戴着软帽，外加一顶宽边毡帽，帽顶上缠了各色拉绒毛线。这帮人都穿粗布衣，质地与前述那部分农民的长裤和褡裢相同，观其衣着，找不到一丝一毫新文明生活的迹象。长长的头发一直披到外套的领口，外衣裁成圆襟，仅至腰际，两襟上各有一个小方口袋，这是西部农民特有的服装。外套都敞着，里面露出同样质地的布坎肩，上面钉着粗大的钮扣。有的趿拉着木屐，有的怕费了鞋，把鞋拎在手里。衣服穿得长久了，很脏，沾满了泥水和汗水，黑乎乎的，虽然就特色而言不及前一部分人的衣服，而此时此刻却也有非同小可的作用，因为

① 弗里吉亚帽，本是古代弗里吉亚人的服饰，流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为红色，弗里吉亚人是一支古希腊部族，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在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境内）占有广大地区，有发达的经济和文化。

他们是一种过渡，经过他们便上升到少数人近乎阔绰的服装了。这少数人宛若一朵朵鲜花点缀在队伍中，他们穿着蓝布裤，红色或者黄色的坎肩上钉着双排铜钮扣，好似方型护心甲，与周围人的白布衫和毛皮产生强烈的对比，好似矢车菊和虞美人长在麦地里。虽然有那么几个人也穿着布列塔尼农户自制的木屐，不过大多穿着钉了铁掌的大皮鞋，粗呢衣服是依照古代款式裁剪的，时至今日乡下人还诚惶诚恐地保留着这种款式。衬衫领子用银钮扣襻住，钮扣呈心型或锚型。最后一点，他们的褡裢比同伴的褡裢在外观上显得充实一些，好些人还在行囊中加上一个葫芦，里面十有八九盛满了烧酒，用一根细绳吊在脖子上。在这群半开化的人中间夹杂着一些城里人，他们俨然代表了这个地区的文明水平。这些城里人戴着圆礼帽或者高顶礼帽，也有人戴着鸭舌帽，脚登翻边皮靴或者带罩的皮鞋，衣服也是五花八门，这一点同乡下人差不多。有十来个人身穿所谓卡马尼奥拉的共和派外套①。另外一些人，想必是小康的手艺人，上下穿同色的呢衣。最讲究的人以其长外套和礼服而引人注目。料子或为蓝色，或为绿色，多少都有些磨损。他们是这支队伍里真正的人物，穿着不同形式的鞋子，挥舞着手杖，一副乐天派的神气。有那么几个人头发上还仔细地扑了粉，在脑后认真地绾上短辫，表现出刚刚发迹或者刚刚接受教育的人所特有的一丝不苟。瞅着这群连他们自己也诧异何以会聚到一起，似乎纯属邂逅的人们，你准以为是

① 一七九三年后时兴的一种外套，初为马赛联盟派的服装，因产于意大利卡马尼奥拉而得名。

大火把一座市镇的居民从家里撵了出来。其实，时代和地点使他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人只要对那场震撼法国的内乱的秘密略知一二，他就不难发现在这支队伍中，共和国可以信赖的公民实在寥寥可数，绝大多数成员四年前都曾经同共和国打过仗。这支队伍还有一个显著的标志，足以使人不再怀疑这支队伍的成员抱着完全对立的政见。高高兴兴赶路的只有共和党人，其他的人虽然装束各异，面孔上和姿态上却一律流露出大难临头的神气，不论是市民还是农民，看得出全都怀着深沉的悲哀，他们的沉默包含着野性的东西，他们好象被共同的思想枷锁压弯了腰，那思想无疑是可怕的，但却被小心地裹藏着，因为他们的面孔是漠然的，惟有过分拖沓的步伐暴露出他们内心谋算着什么。有几个人脖子上触目地挂着念珠——保存与其说被摧毁，毋宁说被取缔的一种宗教的法物是很危险的，他们不时甩开长发，狐疑地抬起头，悄悄地观察树林、小径和大道两边夹峙的岩石，那神情活象把鼻子凑到风口嗅猎物气味的猎犬。可是，除了四旁的人单调的脚步声以外，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于是他们又耷拉下脑袋，恢复绝望的神情，有如被押往苦役营的犯人，将活在那里，也死在那里。

这支队伍为何开往马延市？为何集中了一群乌合之众？其成员为何怀着不同的感情？只消看看走在前面的队伍便可明白了。前面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士兵，背着背包扛着枪，领队的是一位联队长。对未曾经历革命风暴的人来说，有必要告诉他们，上校这个头衔因为贵族气味过浓而被革命党取消，取代它的是联队长这个职称。这些士兵隶属驻防马延市的一个

步兵联队的留守部队。在那些动乱的年月里，西部人称共和军为蓝军，原因是共和军最初穿的是蓝红两色的制服，大家对这种制服记忆犹新，这里无需赘述。这支蓝军的任务是护送这伙人到马延市，这伙人绝大多数都对此行怀恨在心，因为一到马延市，军队的纪律立刻就会把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服装以及他们至今完全缺乏的统一步伐强加到他们头上。

这些人是根据在法兰西共和国掌权的督政府去年颁布的穑月十日征兵法令从富热尔地区勉强招来的新兵。当时政府要求募款一亿，募丁十万，以满足部队的紧急需要。奥地利人在意大利，普鲁士人在德国，俄国人在瑞士，到处都在向法国军队进攻，苏沃洛夫① 已经向俄国人吹嘘说有征服法国的希望。西部的几个省，旺代、布列塔尼和下诺曼底的一部分，奥什②将军呕心沥血，奋战了四年才于三年前使它们归于平静，如今看来它们已经抓住了眼前的时机，再图起事。面临四面受敌的形势，共和国又恢复了当年的斗志。政府首先加强了遭受攻击的几个省份的防务，办法是依据穑月法令的一项条款，把防卫任务交到当地的革命党人手中。事实上，政府因为既无军队又无资金来应付国内问题，便只好借立法方面的漂亮话回避困难：对动乱的省份虽然无所支援，却可以赋予信任。或许政府还指望用武装一部分公民打击另一部分公民的办法从根本上平息叛乱。这项条款成了残酷的报复行为的根源，它是这样写的：将在西部各省建立独立部队。这项荒唐的措施在

① 苏沃洛夫（1729—1800），俄国元帅，一七九九年任俄奥联军司令。

② 奥什（1768—1797），共和军将领。

西部激起强烈的反对，督政府马到成功的希望落空了。因此几天以后，政府要求国民公会通过特别法令，根据建立独立部队的条款实行少量征兵。这样，在我们的故事开始前几天，共和七年第三个余日①，一项新的法令颁布了，决定用少量征集的新兵组成军团，以各省的名称命名，分别为：萨尔特、奥尔纳、马延、里尔-维兰、莫尔比昂、下卢瓦尔和曼恩-卢瓦尔。法令云：此类军团专事剿灭舒昂叛匪，不得以任何借口调往边界。以上这些细节说起来固然令人生厌，不过鲜为人知却也是事实。这些细节一方面说明督政府当时的地位如何虚弱，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解释了这群人象牲口似的被蓝军领着赶路的原因。惟其如此，再补充一点大概也不为多余，督政府这些娓娓动听的爱国决定的唯一成果就是被收入《条令通报》。既失去了崇高的道德观念的支撑，又失去了爱国热忱或者使法令得以推行的恐怖手段的支撑，共和国的法令虽然创造了百万巨资和千军万马，可惜国库依旧空虚，兵源仍然不足。革命到了草包饭桶的手中，锐气磨光，法令不能控制事态，反而在执行中迁就事态。

当时，马延和里尔-维兰两省驻军的指挥官是一个老军人，他在现场对各种办法的利弊作了实际的权衡之后，决定尝试一下向布列塔尼征兵，重点放在舒昂党人凶险的巢穴之一：富热尔，意在削弱这些危险地区的力量。这位忠诚的军人利用新法令中那个虚无缥缈的设想，宣布他要立刻给召来的壮

① 共和历每月为三十日，故每年有五个余日，为公众活动日。共和七年第三个余日为一七九九年九月十七日。

丁分发武器装备，还要发给每人一个月的军饷，这是政府对特种部队早已有的许诺。那时候，布列塔尼人对任何名目的征兵一概反对，然而这一次却因为有了指挥官的这些许诺而进展顺利，顺利到使这位军官起了疑心。不过，他是老兵了，想蒙骗他可不容易。他看到一些壮丁拼命往城里赶，便怀疑壮丁这样云集到府，背后可能有诈。他估计布列塔尼人是想得到武器，这样猜测八九不离十。他决定不再等尚未到达的新兵，立即部署部队准备向阿朗松撤退，以便靠近安全地带。当然，在这战乱频仍的地方，撤退计划能不能实现尚难逆料。他根据长年的军旅经验，对共和军屡遭挫折和旺代省传来的坏消息守口如瓶，就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那天早上他已经盘算好，准备急行军赶到马延市，然后按自己的意图执行政府的法令，把这些布列塔尼新兵补充到他的联队里去。新兵这个词后来是常见了，不过当时却是头一次出现在法令中，用来代替应征壮丁这个词，指共和国招募的兵丁。从富热尔出发前，这位指挥官就暗中传令全体士兵带足弹药和面包，他之所以不声张，怕的是叫新兵发现要长途行军。他不准备在埃尔内停留。倘若在那里停留，新兵们一旦醒悟过来，就很可能同十有八九会潜伏在附近乡村里的舒昂党来个里应外合。一路上队伍里的新兵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老共和党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个个垂头丧气，闷声不响，待到了佩勒里纳山，他们越发拖拖拉拉不肯上前，以致这位名叫于洛的联队长高度警觉起来。前文描写的这支队伍的那些特征在他看来大有文章。他闷声往前走，左右的五位青年军官见上司有心事，也都不说话。于洛

登上佩勒里纳山顶之后，好象下意识地突然回过头，察看新兵那一张张不安的面孔。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布列塔尼人与护送他们的军队已经拉下了大约二百步的距离。于洛扮了一个他自己特有的鬼脸。

“这些公子哥们搞的什么鬼名堂?”他扯开响亮的嗓门喊道，“要我说，这些新兵的双腿都捆住了，迈不开了吧!”

这一声大喝使旁边的军官都本能地转过身，仿佛被一声巨响从睡梦中惊醒。排长、班长们纷纷学长官的样子朝后转，整个连队便在没有听到大家私下里盼望已久的“立定”的情况下停下来。军官们起初把目光投向了佩勒里纳山坡上那长蛇般的队伍，后来这几位年轻人很快就被展现在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因为他们和千千万万青年一起为保卫祖国而中断了优秀的学业，而战争还未使他们丧失艺术感受，因而谁也没有回答指挥官的话，这句话的重要性被他们忽视了。他们从富热尔市来，眼前的景象从富热尔市也能看到，不过视角变了，景色就有变化，所以他们恋恋不舍要看上最后一眼，这道理就好比音乐爱好者对一首乐曲的细节理解得越多，他所获得的享受就越大。

登上佩勒里纳山头，库埃斯农大河谷便展现在旅行者眼前。远处，靠近河谷，富热尔城依山而立。古堡高耸于悬崖峭壁之上，俯瞰着下面的三、四条大道。这样的地势使这座城池以往成为布列塔尼的咽喉要冲，纵目远眺，那个既以土壤惊人的肥沃又以地形富于变化而闻名于世的盆地尽收军官们的眼底。盆地四周象古剧场似地环绕着页岩山脉，淡红色的山腰上覆

盖着橡树林，坡上一道道幽静的沟壑隐约可见。这些山岩形成了一堵近似环状的围墙，中间伸展着广阔、柔软的草场，宛如一座英国花园。一座座形状不规则的、绿树成荫的田庄由树篱环抱，使这块绿色地毯具备了一般法国的景物所罕见的风貌。相映成趣的地方不胜枚举，蕴含着丰富的美的奥秘，其效果之强烈，再冷酷的人也会为之动心。此时，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给景物增添了几分生气，造物有时爱用这种手段来丰富它永恒的创造的魅力。队伍穿过河谷的时候，朝阳已经驱散了九月清晨每每弥漫在草地上的白色薄雾，就在士兵们回身的一刹那，一只无形的手揭掉了笼罩在山川草木上的最后一层轻纱。这层稀薄的烟雾好比盖在珍珠玛瑙上的半透明的纱，叫人急不可耐地想看个究竟。军官们极目遥望，辽阔的天际看不见一丝闪着银光的云彩，因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一望无际的蓝色穹窿就是天幕，它倒更象一顶绸缎的华盖，由大大小小的山峰支起，在空中张开，荫庇着这一片蔚然深秀的田野、草地、溪水、绿树。乡野风光气象万千，令军官们目不暇接。有的人目光徘徊良久，终于落到千姿百态的小树林上，几枝黄叶带着深沉的古铜色调点缀在绿叶中，被割得参差不齐的翡翠般的草场把树林衬托得更加清丽多姿。有的人凝视着一块块淡红色的土地，割下的荞麦一捆捆地竖在地里，堆成圆锥形，好象士兵宿营时架在一起的枪支；这些地块与收割完裸麦后金色的休耕地相映成趣。几处冒着缕缕白色炊烟的黑石板房顶，还有库埃斯农河两岸几条蜿蜒的、泛着银光的、喧闹的溪流，以不知为什么令人销魂的诱惑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柔和、馥郁、清凉的秋风和森林散发出的浓烈气息象缭绕的香烟似的阵阵扑来，令观赏者陶醉。他们出神地赞赏着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无名的鲜花，茂盛的庄稼和堪与同名的近邻英国① 媲美的草地树林。几头家畜为本来已经十分动人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生气。百鸟鸣啭，峡谷中好似回荡起一首轻柔甜蜜的乐曲。倘若你愿意集中想象力，充分再现那光与影的无穷变幻，那空濛起伏的远山，那树木稀疏、水面开阔、曲径通幽的奇异境地；或者这么说吧，倘若你能用回忆为与观察它所用的时间一样转瞬即逝的图画涂上美丽的色彩，那么，象你这样认为上文的描绘不是毫无价值的人就会对这幅神奇的图画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而这几位军官易受感动的心灵此时已经被这幅图画迷住了。

这几位青年军官想到布列塔尼人不得不告别故土，放弃自己宝贵的风俗习惯，跑到异乡去，很可能是去送死，他们就理解了布列塔尼人所以走得这么慢，并且不自觉地原谅了他们。然后，他们怀着军人特有的宽厚心肠，假装在察看这一带的军事地形，把自己对布列塔尼人的优越感掩饰起来。可是于洛——我们还是称他指挥官，称联队长太拗口——却是这样一种军人，这种军人在紧要关头是无心观赏风景的，哪怕是到了人间仙境也罢。他不满地摇摇头，紧蹙起两道漆黑的浓眉，面容显得十分严峻。

“他们见了什么鬼，为什么还不上来？”他又一次问道，战

① 英国又名“大不列颠”，即“大布列塔尼”。

斗的劳累使他的嗓门变得很粗，“莫非庄子里有漂亮娘儿们，他们都想去献殷勤不成？”

“你问为什么？”一个声音回答。

指挥官听这声音仿佛发自山谷里的农民放牧用的号角，他猛然转过身，就象觉得有人用利剑刺了他一下似的。他看到两步开外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此人比他们带到马延市为共和国效力的这伙人更奇特。这个陌生人五短身材，膀阔腰圆，光着牛头一般大的脑袋。这脑袋与牛头相似的地方还真不止一处。他的鼻头很大，因而鼻子越发显得短小。牙齿洁白如雪，嘴唇肥厚，而且还被牙齿抵得翻起来。一双溜圆的大眼，配着令人生畏的眉毛。耳朵下垂，头发赤红，这使他同漂亮的山里人不象是同族，倒象是一种食草类动物。最后，由于他完全缺乏文明人的其他特点，所以他赤裸的脑袋更加惹人注意。脸呈古铜色，大概是被太阳晒的，轮廓棱角分明，有点近似遍布这地方的花岗石。这个怪人周身上下只有脸露在外面，一件萨罗从脖子开始裹住他的身体。萨罗是一种罩衣，用红褐色的布做成，质地比新兵中最穷的人的裤子还粗糙。古物鉴赏家见了准以为是高卢人的萨耶（萨加）或者萨永①。萨罗下齐腰部，用一些小木块襻住两条山羊皮筒，木块做得相当马虎，有的还带着树皮。山羊（用当地土话说）②皮筒裹住他的大腿和小腿，弄得他简直没有人形。两只脚藏在硕大的木屐中，油亮的头发和皮筒上的羊毛很象，从头顶中间分开，披在

① 萨耶(saye)、萨加(saga)、萨永(sayon)都是指古代高卢人的无袖外套。

② 这里“山羊”一词原文用的是 bique，为布列塔尼语，译文难以表达。

面孔两侧，跟如今还能在教堂里看到的中世纪雕像的发式差不多。他不象那些新兵在肩头扛一根带疤的木棍，而是仿佛抱着一支枪似的在胸前夹着一条鞭子。鞭绳编得很精巧，长度大概有一般鞭子的两倍。怪人的出现似乎不难解释，几个军官一见到他就认为他是应征壮丁或者新兵(当时说哪个词都行)，他看到队伍站住了，便打算回到队伍里去。可是他往这里一站却叫指挥官大吃一惊；指挥官丝毫不显紧张，额角却立刻阴沉下来。他把陌生汉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象是被什么不祥的想法抓住了似的机械地重复道："就是啊，他们为什么还不上来，你，你知道么？"

"因为，"这汉子阴沉沉地开了口，他的口音说明他讲法语很困难①，他伸出一只坚硬宽大的手指着埃尔内，"那边就是曼恩省，到那里就不是布列塔尼了。"

说罢，他将沉重的鞭杆掷到指挥官脚下，鞭杆重重地撞到地上。陌生汉子简短的两句话给目睹这场面的人的印象好比一首乐曲中突然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鼙鼓。单单这两句话还不足以表达仇恨和复仇的欲望，然而配上高傲的动作，简短的话语，包含着冷酷的野性力量的神态，就把一切都说出来了。这个似乎是用斧子劈成的汉子粗野的外形，疙疙瘩瘩的皮肤，傻里傻气的嘴脸，使他具有野蛮的半神半人的形象。他带着先知的神情，又仿佛是布列塔尼的保护神显灵；布列塔尼从长达三年的酣梦中醒来，准备重新开始一场要打得双方伤亡惨重才能分胜负的战争。

① 布列塔尼土语与一般法语区别较大。

"来了个漂亮后生，"于洛自言自语道，"我看派他到这里来是有人准备拿子弹和我们谈话。"

指挥官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两句话，他的目光从这汉子转向山岭，又从山岭转向新兵的队伍，又从新兵队伍转向陡峭的山路，路旁的山脊上长满了高高的布列塔尼金雀花。他的眼睛陡然又盯住陌生汉子，象是无声的审问，然后突然问道："你从哪里来？"

他锐利的目光急切地想看透这张难以捉摸的脸，发现后面隐藏的秘密。在刚才的那阵沉默中，这张脸已经换上了农民休息时常有的那种麻木不仁的表情。

"从加尔那里来。①"汉子回答，一点也不显得惊慌。

"你叫什么？"

"土行者。"

"为什么胆敢违反法律，用舒昂党人的绰号？"

土行者——既然他这么自称，我们就这样称呼他——带着没有半点虚假的痴呆神情望着指挥官，那军人以为他没听懂自己的话。

"你是富热尔的新兵？"

对这个问题，土行者回答"不知道"。在这种"不知道"三个字里藏着令人无可奈何的软钉子，一切谈话都只能戛然而止。他不慌不忙地在路边坐下，从萨罗里掏出一块薄薄的黑色荞

---

① "加尔"，当时旺代人自称"加尔"，取"加尔"(gars)这个词"勇猛强壮"之义。舒昂党人首领德·蒙托朗伯爵被称为勒·加尔，意思是"好汉"。因此这句话既可理解为从旺代来，又可理解为从舒昂党那儿来。

麦饼——这是当地人的食物，是苦是甜只有布列塔尼人才能领略，带着懵懵懂懂的漠然表情吃起来。他叫人感到这是个全然没有头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们一会儿把他比作在山谷鲜美的草场吃草的牲口，一会儿把他比作美洲的野人，一会儿又把他比作好望角的土人。连指挥官也上了这种态度的当，丢开了心中的不安，然而就在他向这被他疑为大屠杀的报信人的汉子投去最后一眼审慎的目光时，他看见这舒昂党人的头发、萨罗、羊皮筒上沾满了芒刺、败叶、树林和灌木丛的碎枝，好象在荆棘丛生的林子里走过长路。他向身旁的副手吉拉尔使了个眼色，用力握住他的手，低声说："我们是去找羊毛的，却可能被人推光了毛。"

军官们疑惑不解，面面相觑。

这里有必要讲几句题外的闲话，为的是叫那些常年足不出户的人懂得于洛指挥官的担心。这些人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就习惯于对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会说根本没有土行者这个人，也不会有那些行侠仗义的西部农民。

"加尔"这个词应该读作"加"，是克尔特①语的残余，从下布列塔尼语传入法语，在我们现在的语言里，这个词包含的古董最多。gais是盖耳人或者高卢人②的主要兵器；gaisde意为带武器的；gais意为勇气；gas意为力量。通过这样一比较就可以懂得gars这个词与我们祖先的语言在词汇上的近亲关

① 克尔特人，在后来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等地居住的古民族。

② 高卢人为克尔特人的一支，一般被认为是法国人的祖先。盖耳人即高卢人。

系。这个词有些类似拉丁文的vir，训为"人"，是词义为力量、勇气的virtus的词根。这段论述讲的是我们民族的事，想必可以得到谅解，而且它或许还可以在一部分人的头脑里为下列词汇恢复名誉：gars、garçon、garçonnette、garce、garcette。一般著文讲话都摈除这些词，理由是有伤大雅，但是论到根源上这些词却是颇具勇武气味的，在我们的故事中这种词会不时出现。"一个大名鼎鼎的娘儿们。"这是德·斯塔尔夫人在旺多姆的一个小镇上①过流亡生涯时记录的一句赞语，懂得这样一句赞语的人是很少的。就全法国而言，高卢风俗印记最深的地方首推布列塔尼。在布列塔尼的一部分地区，我们粗野祖先的野蛮生活和迷信思想至今依然是，这么说吧，现行的，这些地方就是加尔人的故乡。倘若一个地方住了许多与刚才出现在这幕场景中的角色相仿佛的蛮子，附近的人就称他们道：某某教区的加尔人。这个古意盎然的称呼是对他们苦心孤诣保留本地语言和盖耳人风俗的奖励。因此，他们的生活至今还深深地保留着各种信仰和迷信活动的遗迹。在那里，封建习惯仍然得到尊重。在那里，古物鉴赏家还能找到巍然挺立的德落伊教②石碑，在那里连现代文明的守护神也不敢穿越那原始大林莽。难以置信的凶残，野兽般的冥顽，然而又信守誓言；文明社会的法律、风俗、服装、货币、语言在这里看不见丝毫的踪迹，但是，古道热肠与英武气概相结合，使得

① 指弗塞镇，位于布卢瓦与旺多姆之间，斯塔尔夫人被拿破仑逐出巴黎后，在一八一〇年八、九月间曾在那里小住。

② 德落伊教，古代克尔特人的宗教。德落伊是凯尔特人的祭司的称号。

这一带乡村的居民比莫希干①和北美的红种人更拙于心计，当然论勇武、乖觉和坚韧，彼此却难分轩轾。布列塔尼占据了欧洲的中心位置②，研究它比研究加拿大更有意思。这块土地被阳光包围着，可是恩德无量的阳光却未能温暖它，它好比一块冰冷的炭，任炉火烧得通红，依旧黑乎乎黯淡无光。曾经有贤德之士想为法兰西的这块美丽富饶、许多宝藏尚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争取文明生活和繁荣昌盛，然而一切努力，包括政府的尝试，在老百姓拘守万年陈规的凝滞状态面前均化为乌有。这不幸的结果从下面的现象中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解释：土地依然被沟壑、急流、湖泊、沼泽纵横切割；类似土堡的篱笆拔地而起，把每一块田都变为营垒；没有大路，也没有运河；居民的头脑懵懂无知（这个故事将描写他们如何被危险的偏见所束缚），不愿意采用现代农业技术。这地方山高水深，老百姓又十分迷信，这就既排除了人口集中的可能，也排除了观念的比较与交流带来的好处。没有村庄。称作宅子的歪歪斜斜的建筑在整个地区星星点点地散开。每一个家庭都象生活在沙漠中。为人所知的集会仅有礼拜六和宗教节日里全教区的短暂聚会。这些静穆的集会只进行几个小时，由长老③主持，他是粗野村民的唯一导师。农民们不声不响，听这位神甫高声大嗓地嚷嚷一通之后，便回到肮脏的家中呆上整整一个星期。出门是为了干活，回家是为了睡觉。倘有人来访，那

---

① 北美印地安人的一支。

② 这句话显然是不正确的。

③ 原文是 recteur，在布列塔尼语中指本堂神甫。

一定是神甫，全地区的灵魂。因此，正是听了神甫的话，成千上万的人才恶狠狠地扑向共和国，布列塔尼的这些地区才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前五年就为第一次舒昂党战争源源不断地输送士兵。胆大包天的走私贩科特罗①四兄弟——这场战争因他们而得名——就在从拉瓦尔到富热尔一线干他们危险的营生。不过这一带农村作乱没有任何高尚的动机，可以有把握地说，旺代省是把打家劫舍化为战争，而布列塔尼省是把战争化为打家劫舍。王公贵族被驱逐，宗教被毁灭，这在舒昂党人不过是杀人越货的口实。这场内战中发生的事件集中反映了布列塔尼风俗中固有的野蛮粗暴。当王朝的真正卫士到这些愚昧而好斗的居民中招募军队时，他们想给那些使舒昂党人臭名昭著的暴行涂上一层光彩，但是枉费心机，舒昂党依旧作为在未开化地区煽动民众具有巨大危险的例证流传后世。刻画了呈现在旅行者眼前的布列塔尼第一条河谷，介绍了新兵队伍中的那些汉子，描写了出现在佩勒里纳山顶的加尔人，这就简要而忠实地勾勒出了布列塔尼省及其居民的形象。只要发挥一下想象力，就可以根据这些细节设想这场战争的舞台和工具；具体内容在这些细节里全有了。那时候，在美丽的山谷里，缀满鲜花的树篱掩藏着伏兵，每一块田地都成了堡垒，每一株树下都布了陷阱，每一棵老柳树的空树干里都设下了圈套。真是无处不沙场。路角有几支步枪在等着蓝军，年

① 科特罗四兄弟为：冉（1757—1794）、弗朗索瓦（1762—1794）、皮埃尔（1756—1794）、勒内（?—1846）。其中冉·科特罗的绰号是冉·舒昂（Jean Chouan），舒昂党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轻姑娘笑吟吟地把他们引入火力圈，她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伤天害理的地方；她们的父兄去朝圣时，她们也跟了去，向着被虫蛀了的木头圣母像祈求计谋和宽恕。愚昧女人的宗教，或者不如说她们的拜物狂热可以使她们犯下谋杀罪而无需悔恨。因此，战争一旦点了火，这地方的一切都包含着危险：不论有声音还是沉寂，不论是宽容还是恐怖，不论是住宅还是大路。反叛行为中包含着信念。这是一帮为上帝和国王效力的野蛮人，使用的手段和莫希干人打仗的方法一样。不过，为了给这场斗争描绘一幅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精确真实的图画，历史学家必须补充说明，在奥什和平协议①签订之后，整个地区又变得和睦而友好，头一天还是兵戎相见的家庭，第二天却平平安安同桌用餐了。

当于洛从土行者的山羊皮筒猜破了舒昂党的诡计的时候，他深信奥什以其才干建立的太平局面气数已尽，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了。经过三年的平静，再度爆发的战争可能会更加残酷。热月九日②以后温和下来的革命可能会恢复恐怖面目，这种面目曾使革命遭到有识之士的唾弃。英国的金钱象往常一样在法国的混乱局势中推波助澜。共和国被无异于它的保护神的年轻的拿破仑抛弃了③，看起来已无力对付四面的敌人。而且最凶残的敌人要到最后才登台呢。千百次小骚乱预示国内战争的爆发。如果舒昂党人阴谋向这支强大的卫队

① 奥什在一七九六年七月十五日与西部叛军缔结和平协议。

② 指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七月二十七日）结束雅各宾专政的政变。

③ 当时拿破仑正率部远征埃及。

发动进攻，那么战争的局势就相当严重了。当于洛认为土行者的出现说明敌军已经巧妙地埋伏下来的时候，他的头脑里立刻产生了上面这些想法——当然远不及写在这里的这般简单明瞭；因为只有他才预先知道局势严重这个秘密。

在上文那幕场景的最后，指挥官向吉拉尔说了一句预言式的话，紧接着便是一阵沉默。于洛在沉默中冷静下来，刚才这个老兵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了。一想到他已经被一场大概食人生番也会望而却步的残酷恐怖的战争所包围，他的额角不禁布上了乌云。他的两个朋友麦尔勒上尉和吉拉尔副队长纳闷上司的脸上为什么有些惊慌，他们觉得这是件新鲜事。他们仔细打量坐在路边啃饼的土行者，但是看不出这个象牲口一样进食的人和勇敢的指挥官心中的不安有什么关系。但是，于洛的脸转眼间又开朗了，他为灾难深重的共和国忧伤，可是同时，能够为共和国作战，他又很兴奋。他很得意地想，他绝不会中舒昂党人的诡计，别看这家伙阴险狡诈，他照样能揭穿他，舒昂党人派这家伙来，倒是看得起他于洛哩。在打定主意之前，他先仔细观察舒昂党人据以发动攻击的地形。只见脚下的路伸进一个隘口。隘口不算深，然而两旁树林茂密，好几条小路在那里汇合。他的两道黑色的浓眉紧锁，声音低沉而激动地对两个朋友说："我们钻进了一个奇怪的马蜂窝。"

"您到底担心什么？"吉拉尔问。

"担心？……"司令官说："嗯，是担心。我一直担心刚拐过森林没听见喊'什么人'，就被象只狗似地撂倒了。"

"得啦！"麦尔勒笑道，"'什么人'也是骗人的把戏。"

"我们真有危险?"吉拉尔问,他刚才看到于洛惊慌不安感到诧异,现在又为他立刻镇定下来感到奇怪。

"嘘!"司令说,"我们落在狼嘴里了,黑得象井底,真得点蜡烛哩。我们占据了这面山坡上的制高点,真是万幸!"他用了一个有力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山包,接着说,"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他把两个军官拽到身边,团团围住土行者;加尔人假装感到自己讨人嫌,呼地一下站起来。"别动,你这无赖!"于洛喊道,同时推了他一把,加尔人一屁股又跌坐在山坡上。从这时候起,于洛不停地打量这个若无其事的布列塔尼人。"朋友们,"他压低嗓门对两个军官说,"该告诉你们了,人家已经从那边冲进来了。国民议会里吵得不可开交,接着督政府又来拆我们的台,督政府的巨头,或者说木偶,这样说更有法国味,又失去了一只臂膀。贝纳多特① 不干了。"

"谁接替他?"吉拉尔忙问。

"米莱-缪罗②,一个旧贵族。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犹豫不决。英国人的火箭已经射到了海岸,旺代和舒昂党的龟孙子们都动起来了,操纵这群傀儡的人钻了我们失利的空子。"

"糟糕!"麦尔勒说。

"我们的军队四面受敌。"于洛的嗓门越压越低,"舒昂党人已经拦截过两次邮件,我能收到给我的急件和最新的命令,

---

① 贝纳多特(1763—1844),一七九九年七月二日至九月十四日任督政府国防部长。

② 米莱-缪罗(1756—1825),曾两次出任督政府国防部长,按小说故事的时间,此时离任的是米莱-缪罗,由杜布瓦-克朗赛接任。

全靠贝纳多特离任前派的特快驿车。有朋友写信把失败的情况悄悄告诉了我，真亏了他们。富歇① 发现暴君路易十八已经按照在巴黎的内奸的意见，给国内的乱党派来一个首领。有人怀疑巴拉斯② 背叛了共和国。总而言之，皮特③ 和那伙王公已经把一个旧贵族派到这里，此人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他到这里来是企图联合旺代和舒昂党的力量，把共和国的军队消灭掉。我们的这位同仁已经在莫尔比昂登陆，我第一个得知这个消息，并已转告巴黎那些机灵鬼。此人自称好汉。这些畜生，"他指着土行者说，"都起一些鬼名字，正派的法国人叫这样的名字会感到恶心。这个人已经到了这个地区。这个舒昂党人的出现告诉了我，"他又指指土行者，"这个人就在我们背后。不过，生姜还是老的辣。你们帮我把这群刺儿头赶进笼子，越快越好。这个旧贵族从伦敦到这里来，说是要给我们拍拍帽子上的灰土，我要是象笨鸟一样被他逮住，那真成了三岁的毛孩子了。"

两位军官知道上司从不庸人自扰，现在又听到这些严重的机密消息，脸上都显出严肃的神情。军人经过长久锻炼，遇事习惯于多动脑筋，碰到紧急时刻便会有这种态度。吉拉尔的军阶——后来这种军阶被取消了——使他更接近上司，他想同上司搭话，并且打听所有的政治消息，有一些消息上司显

① 富歇（1759—1820），政客，当时任督政府警察头子。

② 巴拉斯（1755—1829），督政府首脑之一。

③ 皮特（1759—1806），曾任英国财政大臣，一七八三年出任首相，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

然秘而未宣。但是于洛摆了摆手，叫他别说话，于是三个人都朝土行者看。这个舒昂党人看见这三个无论从头脑还是从筋力说都挺可怕的人盯住自己，并没有显出丝毫的紧张。打这样的仗对两个军官是新鲜事，而眼前的事变一开始就带有浪漫色彩，他们的好奇心因而越来越强烈。他们想开几句玩笑，但是，话刚出口，于洛就瞪了他们一眼，对他们说："老天爷在上！别在火药桶上玩火了，公民们。勇气用得不是地方，就好比用篮子打水。——吉拉尔，"他凑近副手的耳边说，"悄悄靠近这个强盗，他一有可疑的动作，你就用剑给他来个透心凉。我去做准备，如果那些素不相识的家伙想同咱们对话，我们就奉陪到底。"

吉拉尔微微颔首，表示遵命。然后，他凝视着山谷里的风景，这些景致读者已经很熟悉了。他好象是为了更仔细地观察，很随便地在原地踱来踱去，读者可以想到，其意并不在山水之间。土行者呢，他让人觉得他完全不知道吉拉尔的行动对他有危险，他摆弄鞭子的模样象在溪边垂钓那样悠闲。

就在吉拉尔想悄然站定在舒昂党人面前的时候，指挥官低声吩咐麦尔勒："派一个排长率领十个人，你亲自把他们布置到山上。路越往山顶越宽，到顶上有一片平地，从那里看埃尔内的公路就象一条发带。选择一块地方，近旁不要有林子，以便排长从那里监视旷野。叫上开心钥匙，这个人很机灵。这可不是开玩笑，这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麦尔勒明白了这项行动的重要性，领着人执行命令去了，司令官挥挥右手，示意聚集在周围谈天打闹的士兵安静下来。

他又挥了一下手，命令他们拿起武器。在一片寂静中，他的眼睛向大路两侧搜寻，耳朵竖起来不安地倾听，似乎希望突然听到轻微的动静，听到武器撞击的声音，或者听到预示盼望中的战斗就要打响的脚步声。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似乎一直探测到了树林深处。他在树林里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又用野人的方法审视路上的尘土，想寻找敌人的足迹，他知道这些敌人是十分凶悍的。他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足以证实他的忧虑，心里大为失望。他气喘吁吁地爬上路旁的小山包，在山顶上慢吞吞地转来转去。突然，他感觉到自己的经验对拯救这支军队大有益处。他走下山坡。他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因为在这种时刻，带兵的人总是为不能把最危险的任务留给自己而抱憾。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们一向喜欢指挥官的性格，懂得指挥官作为军人的价值，现在留神到他忧郁的脸色，心想他这样的警觉说明情况不妙，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情况十分严重。尽管他们动也不动，几乎连呼吸都屏住了，却完全是出于本能。就象对机智的主人一贯惟命是从的猎狗，当它们不懂主人的命令时，便竭力去猜测主人的意图，士兵们的眼光在库埃斯农河谷、路旁的树林和指挥官严肃的脸上扫来扫去，竭力想从中确定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眼睛互相探询，嘴角相继露出微笑。

于洛扮了一个他那独特的鬼脸。一位被看作连队的智多星，诨名叫飞毛腿① 的排长低声说："我们钻进了什么鬼地方，连于洛这样的老兵脸上都象挂了一层霜，他那神气就象在军

① 飞毛腿即本《全集》第十三卷第362页提到的博比埃。

事法庭上。”

于洛朝他严厉地看了一眼，全场立刻按持枪列队的要求一片肃静。这时候，在姗姗来迟的新兵的脚下，沙土发出沉闷的咯吱声，他们的步伐踏出有规律的声音，给士兵们不安的情绪增加了几分模糊的激情。这种难以言传的感情只有身临险境，在黑夜的寂静中感到心脏在猛烈跳动，同时感到有一种单调重复的声音在往体内一滴滴灌注恐怖的人才能体会到。指挥官踱回到路上，自忖道："难道我搞错了？"他心里腾起怒火，直从眼睛里喷射出去，他便用这双眼睛瞅住安静而痴呆的土行者。他从土行者黯淡的目光中辨出了嘲讽的意味，决心继续实行他的防卫措施。这时，麦尔勒上尉执行完于洛的命令，又回到他身边。这幕戏中沉默的演员们和成千上万使这场战争成了最壮观的战争的人一样，焦急地等待新情况，他们急切想看到军事形势中的疑点被事态的发展一一照亮。

"上尉，我们让新兵中少数革命党排在后面算是做对了。"指挥官说，"你挑选十二个胆大的，交给勒布伦少尉指挥，把他们带到后面，支援那里的革命党，把这群鸟尽快往前赶，三下五去二地把他们赶到咱们的人占据的高地上。我等着你。"

上尉消失在队伍中。指挥官挨个看了看队伍中的四个士兵。这四个勇士机智敏捷，他早已知道。他用手指指他们，又做了一个很亲密的动作：将食指在鼻子底下很快地点几下，这是在悄悄招呼他们。四个人来到他身边。

"你们和我一同在奥什手下干过。"他对他们说，"那时我们着实教训了一番那些自称王室猎手的强盗。你们知道他们

是怎样打蓝军的埋伏的。”

四个士兵听指挥官称赞他们有经验，一齐点头，意味深长地撇撇嘴。这是那种无畏的军人的神态，其中包含着无忧无虑和听天由命的成分，说明自从法国和欧洲开战以来，他们的思想向后没有超过背上的背包，向前没有超过枪尖上的刺刀。四个人嘴唇紧闭，象钱包抽紧了口；他们盯住指挥官，显得又专心，又好奇。

“所以，”于洛接着说，他很善于用士兵的形象的语言讲话，“象我们这样的好汉，哪能受舒昂党人的戏弄。这附近就有舒昂党，不然我就不叫于洛。你们四个人到路两边去搜索。队伍马上要全速前进，所以，你们要跟紧，尽量不要脱离哨位。给我弄清情况，动作要快！”

于洛把路旁险要的山头一一指给他们。四个人把手举到旧三角帽前，向指挥官表示感谢。天长日久，日晒雨淋，他们的帽檐已经翘了起来。四个人中间有一个叫拉罗斯，于洛认识他，是个班长，他拍了拍枪说：“我们给他们吹一曲单簧管①，指挥官。”

四个人两个向右，两个向左，出发了。全连队的人看着他们消失在路旁，心里都不免有些难过。指挥官的心里也很沉重，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当他看到四个人的帽顶隐没的时候，不由地打了一个寒噤。军官和士兵们听着踏在枯叶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都竭力把刺扎般的感觉藏到心底，然而越是

① 单簧管 clarinette，另一义是步枪，这里为双关语。

掩藏，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在战争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四个人危在旦夕，它给人造成的恐怖要超过尸横遍野的热马普①战场。这些军人面庞上的表情千差万别，而且稍纵即逝，因而画家只能求助于军人们的回忆，而且只能从从容容研究这些生动的面容，因为当时这一场场的风暴细节太丰富了，不花许多时间很难完整地加以描写。

当四个士兵刺刀的反光完全消失时，麦尔勒上尉回来了，他用闪电般的速度执行了指挥官的命令。于洛发出两三声口令，让队伍在路当中排成战斗队形，然后命令队伍向尖刀班据守的佩勒里纳山顶前进。他自己走在最后面。他倒退着走，以便发现四周山头上随时可能出现的轻微动静。自然造就了秀丽的山峰，人却使这些山峰变得狰狞可怖。于洛退到了吉拉尔看守土行者的地方。土行者一直用貌似冷淡的目光注视着指挥官调兵遣将，他不动声色地（简直不可思议！）望着两个士兵走进大路右手的树林，突然使劲吹了两三下口哨，声音响亮而尖厉，好似猫头鹰的鸣叫。上文提到的三个著名走私贩在黑夜里就这样吹出高低不同的哨声，暗示有埋伏，有危险，以及其他一切情况。他们的绰号"舒安"就由此而来②，"舒安"在当地的土话中指猫头鹰。或者枭。这个词后来走了形，专指共和国初期的战争中模仿三兄弟③的手段和信号的人。一听

①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六日，法国军队在比利时的热马普击败奥地利军队，双方伤亡惨重。

② 舒安（chuin）即舒昂（chouan），布列塔尼人读作"舒安"。

③ 应为四兄弟。——见本卷第19页注①。

到这可疑的口哨，司令官立刻站定，目不转睛地瞧着土行者。为了把这家伙稳在身边当作晴雨表，以便了解敌人如何行动，他假装被舒昂党人傻乎乎的模样哄住了。他示意准备送这家伙上西天的吉拉尔不要动手，然后，他唤来两个士兵，叫他们站在舒昂党人附近，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吩咐他们说，舒昂党人动一动就打死他。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土行者竟然丝毫不显得紧张。司令官仔细地揣摩，觉得他木然的神情很可疑。

“傻瓜到底是傻瓜！”他对吉拉尔说，“哼！要从舒昂党的脸上看出什么真不容易。可是这家伙拼命想表现他的勇气，反倒露出破绽。你发现没有，吉拉尔，如果他假装害怕，我会把他当作白痴，这样我和他就会打个平手，因为我的招数已经使尽了。好哇！我们将受到攻击！不过，让他们来吧，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

老军人说这番话时声音压得很低，脸上闪出胜利的光彩，他一面搓着手，一面带着嘲弄的神气瞧着土行者，然后，他双臂合抱在胸前，和两位心腹军官一起站在路上，等着看他的部署有什么结果。他明白战斗已经无法避免，于是用平静的神色望着他的士兵。

“啊！马上要热闹了。”飞毛腿低声说，“指挥官又搓手了。”

于洛指挥官和他的部队处境十分险恶，在这样的处境中，生命真正受到了威胁，坚强的男人这时候把是否能表现得镇定自若、头脑清醒这一点与荣誉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处境

中，人可以对自己作出最终判断。因此，司令官尽管比他的两个副手更知道形势的危险，但他出于自尊，却表现得最为冷静。他的目光一会儿落在土行者身上，一会儿落在路上，一会儿落在树林里。他多少有些紧张地等待着他认为象神秘的精灵一样隐藏在周围的舒昂党人突然一齐开火，可是，他的脸上却不动声色。当全体士兵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时，他耸了耸长着麻子的、微黑的脸颊，把右嘴角翘起，眨巴一下眼，士兵们总把这样的鬼脸当作微笑。他拍拍吉拉尔的肩膀说："这会儿很平静。你刚才要说什么？"

"到底又出了什么新情况，指挥官？"

"情况并不新。"于洛轻声说，"全欧洲都同我们作对，而且这一次他们的牌耍得不错。督政府的头头们只顾你争我夺，就象一群守着空槽头抢食的马，把政府搞得乌烟瘴气，结果弄得军队断了后援。我们在意大利一败涂地！真的，我的朋友，我们在特雷比亚吃了败仗，不得不撤出芒图，儒贝尔前不久在诺维战场上又失利。只希望马赛纳能守住瑞士那边的山口，挡住苏沃洛夫的进攻。莱茵河的战线也被突破了。政府已经把莫罗派去。他老兄能不能守住边境？……但愿如此。可是，联军最终会把我们打垮的。倒霉的是，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将军又在他妈的什么鬼埃及！再说，他又怎么能回得来？海路已经被英国人控制了。"

"波拿巴不在，这并不叫我担心，指挥官。"年轻的副队长吉拉尔回答。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比较成熟。"问题是，我们的革命难道就此中止了吗？啊！我们不仅仅肩负着保卫法

兰西国土的任务。我们有双重的使命。我们难道不是应该同时维护国家的灵魂，自由、独立的崇高原则和由我们历届议会反复宣扬的人类理性吗？我希望理性日益接近胜利。法兰西好比一个举着火炬的征人，他一只手擎着火炬，另一只护着自己。假如您的消息确凿可靠，那就是说，十年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多的人想要吹灭这个火炬。思想和国家，全都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

“唉，你讲得对。”于洛叹了口气说，“督政府的这些政客精得很，谁能给我们的船领航，他们就把谁赶走。贝纳多特，卡尔诺，所有的人，包括塔莱朗公民，都要离开了。总之，现在只剩下一个好样的革命党了，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富歇，他靠着警察控制一切。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及时提醒我提防这场叛乱的就是他。不过，我敢肯定，我们还是掉进了陷坑里。”

“唉！军队要是不想办法介入政府，”吉拉尔说，“任那些律师胡来，我们可能落到比革命前更糟的地步。这些滑头，他们哪里会指挥打仗！”

“我一直害怕，”于洛说，“怕得到消息说他们和波旁王室拉拉扯扯。他妈的！假如他们握手言和，我们在这里岂不崴泥？”

“不，不会，指挥官，不会搞到那种地步。”吉拉尔说，“就象您说的，军队会讲话的，只要军队不同皮什格吕①唱一个腔

① 皮什格吕（1761—1804），共和军将领，后背叛共和国，参与卡杜达尔、波利尼亚克兄弟等谋杀第一执政的阴谋。一八〇四年在巴黎被捕，缢死在狱中。

调。我想，我们出生入死干了十年，总不至于种出了麻，到头来反让别人纺线吧。”

“啊，讲得好。”指挥官叫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法国改头换面啊。”

“既然如此，”麦尔勒上尉说，“我们在这里就得干得象个革命党人。我们要竭尽全力阻止舒昂党与旺代汇合，因为万一他们相互呼应，英国人再插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帽子是不是还戴得住，我可不敢担保了。”

话音刚落，很远的地方传来几声枭鸣，谈话中断了。指挥官越发警觉起来。他又盯住土行者，仍是一张冷漠的脸，简直可以说看不出有生命。众新兵被一个军官驱赶到一起，象一群牲口似地挤在路当中，距离列成战斗队形的连队大约有三十步远。在他们后面，十步开外，是由勒布伦少尉指挥的一群士兵和革命党。指挥官朝这阵势看了一眼，又向守在前面路上的那队士兵最后望一望。他对自己的部署很满意，转过身来，命令队伍继续前进，正在这时，他望见左边出现了三色帽徽，两个士兵搜索回来了。但是右边两个侦察兵却不见归来，指挥官决定再等一等。

“炸弹弄不好就要从这里飞过来。”他一面对两个军官说，一面指着两个士兵一进去便如石沉大海的那片树林。

从左边回来的两个士兵向于洛报告情况，于洛的眼光离开了土行者，这个舒昂党人趁机吹起口哨，吹得这么响，离得很远都能听到那尖厉的声音。紧接着，不等看守他的士兵向他瞄准，他的鞭子已经向他们甩过去，把他们打翻在山坡上。

说时迟，那时快，共和军只听得响起一片呐喊，更准确地说是一片野蛮的嚎叫。就在土行者刚才坐在那儿的那面山坡上，从坡顶上的树林中射出一阵猛烈的枪弹，撂倒了七、八个士兵。土行者象一只山猫，敏捷地攀上山坡，五、六个士兵向他开火，都打偏了，他很快便消失在树林里。他的木屐落到沟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穿着王室猎手们常穿的打着铁掌的皮鞋。舒昂党人的喊声刚起，众新兵便纷纷跳进右边的林子，就象一群鸟受到惊吓，扑腾腾全飞起来。

“向这群王八羔子开火!”指挥官高喊。

士兵们一起开火。但是新兵纷纷闪到树后，躲过了这一阵射击。不等士兵们重新压上子弹，他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下令组织地方军团！哼!”于洛对吉拉尔说，“只有督政府这样的笨蛋才指望在这种地方征兵。议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投票。说什么要给我们衣服、钱、给养，还是干干脆脆拿来的好。”

“这些癞蛤蟆情愿吃荞麦饼，不想吃军队的白面包。”飞毛腿这个连队的活宝说。

听了他的话，共和军里爆发出一阵嘘声和大笑，奚落那些落荒而逃的新兵，但是他们突然静下来，只见刚才于洛派到右边树林中搜索的两个士兵正艰难地向坡下走来。伤势较轻的那个架着他的战友，战友的血汩汩地往地上淌。两个可怜的士兵刚刚走到坡中央，土行者探出了那张凶恶的面孔，他瞄个正着，一枪便打倒了两个士兵，两人沉重地摔到沟底。这边的人刚看见他的脸，三十多支枪一齐举起，但就在这时，那张鬼

魂般的脸却已经从可恶的树丛上消失了。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前前后后这些情况一瞬间便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眨眼的功夫，后面的士兵和革命党人已经赶上来。

“冲上去。”于洛吼道。

连队急速冲上小分队占据的那片开阔的高地。指挥官把队伍排列成战斗队形。但是，他却看不到舒昂党那边有半点准备厮杀的动静，他想，他们设下埋伏说不定只是为了劫走壮丁。

“他们的喊声告诉我，”他对两个朋友说，“他们人数不多。急速前进，向埃尔内进发，他们也许不会追上来。”

这些话被新兵中的一个革命党听到了，他跨出队伍，走到于洛跟前。

“将军，”他说，“我同舒昂党人打过一次仗，可以听我说两句么？”

“这一定是个律师，一听就听出来。”指挥官对着麦尔勒的耳朵说，“可以，请辩护吧。”他对年轻的富热尔人说。

“指挥官，舒昂党一定会给他们刚才搜罗到的人发枪。如果我们就这样从他们眼皮底下撤退，他们就会在树林的每一个角落恭候我们，不等我们到达埃尔内，他们就会把我们杀得片甲不留。必须辩护，象你说的那样，不过是用子弹辩护。战斗还会继续，比你估计的时间要长。趁这个时间从我们中间派一个人去向富热尔的国民自卫军和独立连求援。尽管我们这些人刚刚招来，可是你会看出来我们是不是窝囊废。”

“这么说你认为舒昂党人数不少？”

"你自己判断吧，指挥官公民。"

他把于洛带到山头，那里的沙土象被耙子搂过一样，他叫于洛仔细看看，然后又把于洛带进一条小路，那里有大队人马通过的痕迹，只见脚印杂乱的地面上铺满了落叶。

"这些人是维特雷的加尔党，"富热尔人说，"他们是去和下诺曼底的加尔党汇合。"

"你叫什么名字，公民?"于洛问。

"居丹，指挥官。"

"好的，居丹，我任命你当班长，率领你那班城里人。我看你是条好汉，就给我从你的同伴中挑选一个人派到富热尔去吧。你就留在我左右。先和你那些新兵到刚被这伙强盗打死在路上的可怜的士兵身上寻些枪枝、弹药、衣服。你们总不能呆在这里挨枪子而不还手啊。"

富热尔人都很勇敢地去拣死人的东西，为了掩护他们，士兵们一齐向树林开火。这一排枪打得很猛，富热尔人得了东西回来，一个也没少。

"这些布列塔尼人，"于洛对吉拉尔说，"能成为出色的士兵，只要他们能吃惯军队的大锅饭。"

居丹派出的人沿着左边树林中的一条羊肠小道跑走了。士兵们检查了枪枝，做好战斗准备。指挥官在他们面前巡视了一遍，脸上挂着笑容。他和两个军官站到离队伍几步远的最前方，沉着地等待舒昂党人发起进攻。又是一片沉寂，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衣着和逃走的壮丁一模一样的三百多舒昂党人从右边的林子乱哄哄地涌出来，发出一片名副其实的鬼

哭狼嗥，把势单力薄的蓝军的去路完全堵死了。于洛把士兵分成相等的两队，每一队前面排十个人。在两队之间，他放上仓促武装起来的十二个新兵，他自己站在排头。这支小队伍的两翼各有二十五个士兵保护，分别在吉拉尔和麦尔勒的指挥下向道路的两侧迂回。两个军官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向舒昂党人的侧翼发起攻击，阻止他们拉开。拉开这句方言的意思是说那些农民在地里散开，各自选择安全地形向蓝军开火。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共和军就对敌人无可奈何了。

指挥官以他在这种情况下特有的果断把队伍调拨得当，他的信心随着他的部署传达给了全体士兵。他们默默地向舒昂党人逼过去。双方的队伍面对面地前进，几分钟后，抵着枪口开了火，彼此都有死伤。这时候，共和军的两翼由于完全没有遭遇舒昂党的抵挡，已经逼近舒昂党人的侧面，他们发出密集猛烈的射击，打死许多匪徒，引起敌人的混乱。这一次打击使双方在数量上接近均势。但是，舒昂党人生性慓悍，坚韧顽强，他们稳住阵脚，丝毫没有因伤亡而动摇，他们从四面合拢，力图把排列有序的一小片黑压压的蓝军包围住。蓝军被压到很小的一块阵地里，仿佛一群工蜂中央的蜂王。一场恶战爆发了。射击声稀落了，代之而起的是白刃战兵器猛烈的撞击声，这是肉体与肉体的拼搏，双方在勇气上难分雌雄，决定胜负就看数量了。幸亏麦尔勒和吉拉尔指挥的两翼从斜刺里放出两三排枪，消灭了后路的敌人，不然舒昂党肯定要占上风。两翼的蓝军要是原地不动，继续这样灵活地向凶恶的敌人射击，那就好了，可是他们看到勇敢的连队被王室猎手们团团围

住，情势危急，便都按捺不住，纷纷挺起刺刀，发疯似地向路上扑过去，这样，一时间双方就更加难分高低了。双方的士兵都发了狂，愤怒和严酷的党派对立更给双方的情绪火上加油，使这场战斗变得分外残忍。每个人都努力防卫自己，因此谁也不吭一声。那场面犹如死亡一样阴惨，一样冷酷。在这死一样的静寂中，透过兵刃的撞击与沙土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可以听到重伤和垂危的人倒在地上发出无力而痛苦的呻吟。在共和军这边，指挥官全神贯注地指挥作战，十二个新兵拼命地保护着他。士兵们见他们如此骁勇，三三两两地向他们发出欢呼："新来的，好样的！"

头脑冷静，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于洛很快就发现舒昂党中有一个人，和他一样被一群精兵簇拥着。这个人无疑是舒昂党的头领。他觉得应该把这个军官的面目记住，但是他几次努力，却总是看不清对方的脸，因为战场上晃动的红帽和大檐帽总是挡住他的视线。他只看见土行者站在那将军身旁，扯着嘶哑的嗓子重复将军的命令，手中那杆枪也一直没闲着。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指挥官终于忍耐不住，他抽出佩剑，带着新兵们朝舒昂党阵地中心冲过去，这疯也似的冲击打开了一道缺口，于洛已经看见了这个头领，可惜的是他的面部被一顶钉着白帽徽的毡帽完全挡住。但是，共和军勇猛的冲击令头领骇然，他不禁往后退了一步，同时猛然掀开了自己的毡帽。于洛借此机会仓促地记下了他主要特征。这个年轻的头领，照于洛看来最多二十五岁，穿着一件绿呢猎装。白色的腰带上挂着几支手枪。大皮鞋上也和其他舒昂党一样钉着铁

掌。齐膝的猎人护腿和粗斜纹布套裤正好相接。这便是他的全套服装。此人中等身材，看上去很匀称，很灵活。他见蓝军居然打到他眼皮底下，勃然大怒，便扔掉毡帽，竟迎着蓝军冲过去。土行者和几个舒昂党慌忙把他围住。从年轻人周围这些脑袋的夹缝中望去，于洛似乎看见敞开的外套上挂着红色绶带①。这个当时已经被人完全遗忘的王室勋饰吸引住他的目光，但是他立刻把目光转向那个人的脸。他来不及细看，因为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他必须掌握部队的变化，指挥部队安然脱险。他仅仅注意到那人眼睛很亮，眼睛的颜色却没记住；金头发，相貌秀丽，由于日晒，脸色微黑。不过，有一点他印象很深，就是那人赤裸的脖子很白，被脖子底下胡乱结住的松散的黑领结一衬，更是白得刺眼。年轻的头领神情慷慨激昂，象个军人，不过是那种希望使战斗具有传统诗意的军人。他戴着手套，拿一把剑在空中挥舞，在阳光下寒光闪闪。这流亡者举止既儒雅，又坚定，情绪激昂而不失分寸，加之年轻倜傥，气度不凡，完全是一副法兰西名门贵族的模样。几步开外的于洛同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老兵代表了他为之奋斗的共和国坚强的、生气勃勃的形象。他那严峻的面容，红卷边已经磨损的蓝军服和吊在肩后的发黑的肩章，生动地表现了共和国的性格，说明了共和国的需要。

于洛把年轻人潇洒的风度和脸上的神情看在眼里，他大吼一声，想冲到他面前："来呀，歌剧院跳舞的，上来让我给你

① 红绶带即大十字勋章。

点儿颜色瞧瞧。"

王党的头领被暂时的失利激怒了，他挺身向前，要决一死战。手下人见他身先士卒，便一齐向蓝军扑去。突然，一个柔和而清亮的嗓音盖住了厮杀声："圣莱斯居尔① 就死在这里！此时不为他报仇更待何时？"

这两句话就象有什么魔力，舒昂党人个个疯也似地拼力争先，共和军的士兵几乎要招架不住了，不过他们的战斗队形没有被冲散。

"这头头要不是个年轻人，"于洛一边步步后退，一边暗想，"我们是不会遭到这样的进攻的。过去何曾见过舒昂党摆开阵势干？不过也好，免得人家象杀狗似地把我们一路杀过去。"这么想着，他便憋足了力气高声呼喊，声音在林子里久久回荡："冲上去，杀呀，弟兄们！我们还能让这群强盗耍了吗？"

这里，我们用来代替粗卤的指挥官原话的只是一个不太有力的同义词，不过，凡是老兵都知道真正用的是什么词，这个词大兵的味道当然更足一些。

"吉拉尔，麦尔勒，"指挥官说，"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组成战斗队形，撤到后面，向这群狗日的开火，别跟他们拖下去。"

于洛的命令很难执行，因为年轻的头领听见了对手的话，他叫道："奥莱的圣安娜在上，别放走他们，汉子们，快散开。"

麦尔勒和吉拉尔率领的两翼脱离了打得难解难分的战

① 莱斯居尔(1766—1793)，旺代叛匪的将领，战死在艾尔内和佩勒里纳之间的贝纳尔迪埃村。

场，可是每支队伍后面都有数量上远远占优势的舒昂党匪徒穷追不舍。披着老羊皮袄的匪徒把麦尔勒和吉拉尔的士兵团团围住，又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嗥一般的吼叫。

“咋唬什么，先生们，杀人还是安静点好。”飞毛腿喊道。这句玩笑鼓起了蓝军的勇气。现在，在佩勒里纳山顶上，共和军不再是在一个点上作战，而是在三个点上拼杀，往日里幽静的空谷如今回响着密集的枪声。双方究竟谁胜谁负在几小时之内还难以预料，最终都可能因伤亡过重而不得不偃旗息鼓。蓝军和舒昂党真可谓是棋逢对手，双方都打红了眼。正在这时，远远隐约传来鼓声，从声音的方向判断，击鼓的部队大概正穿越库埃斯农河谷。

“是富热尔的国民自卫军！”居丹欢呼，“瓦尼埃一定碰到他们了。”

欢呼声传进舒昂党人年轻的首领和那位凶神恶煞似的副官的耳朵，保王党徒已经向后蜷缩，但立刻就被土行者一声野兽般的吼叫制止住。年轻的首领低声下达了两三道命令，土行者用下布列塔尼语①传给众舒昂党徒，于是他们开始井然有序地撤退，不要说共和军的士兵，就连指挥官见了都暗暗称奇。命令传下来，一批身强力壮的舒昂党立刻一字儿排开，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同时，其余的舒昂党和伤员便退下去，往枪里上弹药。忽然，就像土行者刚才已经演示的那样，伤员们一个个敏捷地攀上路右边的高地，有半数舒昂党跟在后面，

① 实际上富热尔地区的布列塔尼人并不讲下布列塔尼语，这是作者的疏误。——原编者注。

他们上山如履平地，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山头，只露出一颗颗结实的脑瓜。他们在山头利用树木做掩体，把枪口瞄准战场上剩下的蓝军。蓝军按照指挥官不断重复的命令，也迅速排成横队，在路上摆下与舒昂党的长蛇阵对抗的阵势。舒昂党的长蛇阵缓缓后撤，且战且退，朝向同伴的火力掩护圈迂回。待撤到路旁的大沟边，便轮到他们爬坡了。坡很高，上面由舒昂党控制着，他们奋力攀登，要和自己人汇合。共和军的子弹准确地射过来，把他们纷纷打落到沟里。沟上边的舒昂党以子弹回报，杀伤的准确性不爽分毫。这时，富热尔的国民自卫军飞奔而至，赶到交战地点。他们刚到，战斗就平息了。国民自卫军和三、五个打红了眼的士兵翻过沟坎，正要冲进树林，只听得指挥官炸雷似的嗓子向他们嚷道："你们想找死啊！"

于是，国民自卫军和这几个士兵转回来，和共和军的部队汇合一处。这一仗，部队损失不可谓不重。所有的旧军帽都挑到刺刀尖上，所有的枪齐刷刷高高举起，士兵们异口同声，高呼两遍："共和国万岁！"就连伤员也倚着路旁的土坎，和大家一起纵情地欢呼。于洛按住吉拉尔的手说："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好汉！"

麦尔勒负责把尸体掩埋在路旁的洼地里，其他的士兵运送伤员。向附近村庄征用了大车和马匹，士兵们迅速把痛苦呻吟的同伴抬上车，下面垫着死人的衣服。富热尔的国民自卫军在出发前交给于洛一个伤势严重的舒昂党，这是在舒昂党人逃走的那面大坡底下抓住的。当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失了气力，栽到坡下。

“谢谢你们的支援，公民们。”指挥官说，“他妈的，你们不来，我们可要吃苦头了。你们自己也要当心。战争已经开始了。好汉们，再见吧。”说完，他转向舒昂党的俘虏问道：“你们的将军叫什么？”

“勒·加尔。”

“你说谁？土行者吗？”

“不，勒·加尔。”

“这勒·加尔是从哪儿来的？”

这位王室猎手恶狠狠的面孔因为疼痛失掉了生气，他听了指挥官最后一个问题，默然无语，旋又取下念珠背诵起经文来。

“勒·加尔就是那个戴黑领结的年轻贵族吧？是暴君和暴君的同伙皮特和科布尔① 派他来的。”

舒昂党人哪里知道这许多，听到这话，他执拗地扬起头：“是上帝和国王派来的！”他口气很凶狠，使尽了全身气力。司令官看他已经气息奄奄，神情又透露出一种愚昧的狂热，觉得很难再问下去，便紧蹙眉头，把脸转向一旁。有两个士兵，他们和被土行者用鞭子狠命抽倒在路旁因而丢了性命的士兵平日里很要好，他们向后退了几步，举枪对准被俘虏的舒昂党徒。那俘虏朝着枪口，眼皮都不垂，直勾勾地瞪着。他们几乎是抵着俘虏开了枪。俘虏倒下了。当士兵们走拢来要剥他的衣物时，他居然还能高声喊道：“国王万岁！”

---

① 科布尔（1737—1815），奥地利陆军元帅。

“对，对，狗东西，”开心钥匙说，“到你的好圣母那儿吃荞麦饼去吧。我们以为这小子已经玩完了，他还在我们鼻子底下喊暴君万岁！”

“指挥官来看。”飞毛腿说，“这是强盗的证件。”

“得啦，看什么？”开心钥匙说，“看仁慈上帝的这个小卒子肚子上有点花纹？”

于洛与几个士兵聚拢来，舒昂党徒已经被剥得赤条条，只见他胸口上有一个浅蓝色的刺花，图案是一颗冒着火苗的心。这是圣心会会友的标志。于洛在图案下认出几个字：玛丽·朗布勒坎，这大约便是此人的姓名了。

“你看清楚了，开心钥匙，”飞毛腿说，“你小子再过一千年也猜不出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教皇的制服，我干吗要认识！”开心钥匙不甘示弱。

“你这穷当兵的，一辈子也开不了窍！”飞毛腿说，“看不出来吗，人家给他许了愿，能够死而复生，在肚皮上画画为的就是好认明自己的正身。”

虽然是俏皮话，却有一定的根据，连于洛也忍不住同士兵们一起哈哈大笑。这时候，麦尔勒已经掩埋完尸体，伤员也已经由伙伴们凑合着安置在两辆大车上。士兵们排成两列纵队，夹着临时救护车，顺着北坡向山下行进。北坡朝向曼恩地区，从坡上可以望见优美的、与库埃斯农河谷争奇斗胜的佩勒里纳河谷。于洛跟在士兵的后面，缓缓而行，身旁走着他的两个朋友，麦尔勒和吉拉尔。他默祝他的部队能平安抵达埃尔内，到了那里伤员大概就能得到治疗。当时，法兰西国土上大事

件层出不穷，刚才这一仗当然不见经传，一般就用打仗的地点称呼它。然而在西部地区，还是有人注意到它。这地方的老百姓留心的是舒昂党的第二次进攻，他们发现，重新开战的舒昂党已经改变了策略。在过去，他们是不会向这样强大的部队进攻的。照于洛的猜测，他看见的那个年轻王党就是勒·加尔，王室新近派回法国的将军，依王党首领的惯例，他的爵位和姓氏秘而不宣，用一个所谓的战斗名作别号。刚才这一仗于洛勉强取胜，但是，面临这样的形势，他的心情并不比怀疑敌人有埋伏的那会儿轻松。他几次回过头去，眺望身后的佩勒里纳山峦，国民自卫军的鼓声呜呜咽咽，从山后断断续续地传来。此刻，蓝军正往佩勒里纳河谷行进，他们则正从山上下到库埃斯农河谷去。

"你们谁能猜到舒昂党这次袭击的动机？"于洛突然向两个朋友提出问题，"对他们来说，打仗就好比做买卖，我看不出来，这一仗他们有什么赚头。他们少说也死了一百多，我们呢，"他鼓起右腮，挤挤眼睛，表示微笑，又说，"死了不到六十人。妈的！这搞的什么名堂。这些家伙同我们交手真是多余，让我们平安通过不就完了，打伤我们的人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忧伤地指了指两辆大车上的伤员，又说，"八成是来向我们问好的吧。"

"不过，指挥官，他们抢走了我们一百五十个乡巴佬。"麦尔勒说。

"他们不来打，那些壮丁也会象蛤蟆似地跳进老林子跑走的，我们也不会钻进林子去抓，何况我们已经挨过一排枪子。"

于洛反驳说。"不对，不对，"他又说，"这里面一定有点什么。"他又把脸转向佩勒里纳山。"快看，"他叫起来，"看见没有？"

三个军官与那个倒楣的山峦已经相距很远了，不过他们的眼力都久经磨炼，不费劲便认出了土行者和几个舒昂党，他们又占据了山头。

"加快步伐！"于洛冲队伍喊，"拉开步子，把马赶快点。这些畜生的蹄子都僵啦？该不是皮特、科布尔一伙的吧？"

他的几句话使这支小部队加快了速度。

"老朋友，我觉得难以解答的那个神秘的谜，"于洛对两个军官说，"上帝保佑，千万别在埃尔内用枪声来揭底。我真害怕听到通往马延的路也被国王的人截断的消息。"

战争的全局如何，想到这个问题，于洛的毛发就直竖起来。不过，对于于洛看见的站在佩勒里纳山顶的那些人来说，这同样是个叫人发愁的问题。富热尔国民自卫军的鼓声刚刚消失，土行者发现蓝军已经下到山脚，他立刻得意地学了几声猫头鹰叫，舒昂党又纷纷返回到山顶，不过人显得稀拉了。有一部分人一定在佩勒里纳村里安置伤员，村庄在山的那边，临着库埃斯农河谷。两三个王室猎手的小头目来到土行者身旁。离他们几步远，那个年轻贵族坐在一块青石上，看样子他此时思绪万千。他的计划受挫，这使他万分焦虑。土行者把手掌举到额前，遮挡住刺目的阳光。他脸色阴沉，凝视着横贯佩勒里纳河谷的大路，共和军正从那里走过。他那双乌黑敏锐的眼睛使劲向山谷的尽头望过去，想看清那边山坡上的动静。

"蓝军要把邮车截住了。"与土行者靠得最近的一个头目

用恶狠狠的声音说。

“奥莱的圣安娜在上！”另一个头目说，“你干吗叫我们打？想保你自己的命吧？”

土行者向提问的头目投去一道毒蛇般阴森的目光，把沉重的枪托向地上砸去。

“是我当头吗？”他问。停了一会儿，他指着于洛的残余部队又说，“打仗时你们要是都象我，这些蓝军休想跑掉一个。邮车现在可能已经到这儿了。”

“假如我们安安稳稳放他们过去，你以为他们会想到护送邮车，或者扣下不发吗？”第三个头目说，“你想的是保你自己一条狗命，因为你不相信蓝军只是路过。他为了他自己猪一样的性命，”这头目转向其他人说，“让我们流血，还要叫我们丢掉金晃晃的两万法郎……”

“你才是猪！”土行者喝道。他倒退几步，举枪对着侮辱他的头目，“你见蓝军不恨，见钱就眼开。该死的贱胚，你今年没领圣体，我要叫你不作忏悔就去下地狱。”

那小头目听了这般辱骂，气急败坏，脸刷地白了。他也把枪举起来瞄准土行者，胸膛里发出沉闷的喘息声。这时，年轻的首领纵身跳到两个人中间，用枪筒左右开弓，把两个人的枪都打掉在地上。他要他们解释为什么争吵，因为他们刚才讲话用的是下布列塔尼语，他不大懂。

“侯爵先生，”土行者讲完前因后果，最后说，“他们怨恨我，真不是玩意儿，而且我已经派面包贼留在后面，有他在，邮车也许不会落到偷儿的爪子里。”

他指着蓝军说。在这些忠实地为祭坛和王位卖命的人看来，所有的蓝军都是强盗和杀害路易十六的刽子手。

“什么！”年轻首领火冒三丈地喝道，“你们留在这里原来是为了拦住一辆车，你们这些混蛋，我指挥的头一仗你们就没给我打赢！有这样的打算，这仗怎么能打胜？上帝和国王的卫士是来打家劫舍的吗？奥莱的圣安娜在上，我们的对手是共和国，不是邮车。今后谁要胆敢干这样卑鄙的勾当，他就别指望得到宽恕，也别指望得到国王给他的勇敢奴仆的恩赐。”

人群中响起一片低声的议论。一望便知，在这群乌合之众中建立权威殊非易事，而新首领的权威已经受到这几句话的损害。底下的反应当然没有逃过年轻人的眼睛，他正琢磨如何挽回他这个司令官的威信，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同一个方向，只见从那个方向一个人骤然而至。这是一个青年女子，骑着一匹布列塔尼小马，她望见了这边的年轻人，便纵马向舒昂党徒的队伍奔驰过来。

“你们怎么啦？”她问道，眼光在舒昂党徒和青年首领之间扫来扫去。

“说出来您都不会相信，夫人，他们在等从马延到富热尔的邮车，想拦路抢劫，可是就在刚才，为了解救富热尔的弟兄，我们打了一次埋伏，损失很大，却没把蓝军打垮。”

“怎么啦，那又有什么？”年轻的夫人问，凭着女人天生的敏感，她一下子便明白了事情的症结，“您损失了一些人，不过人我们有的是。邮车运的是钱，而我们缺的就是钱！我们把死

人埋了，让他们升上天堂，我们把钱抢了，让钱装进这些英雄好汉的腰包，这有什么为难的？”

舒昂党徒们一齐咧嘴微笑，对这番话表示赞同。

“你们这么干难道不害臊？”青年人低声问，“你们难道就这么缺钱，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去抢？”

“我想钱想得发疯，侯爵，假如我的心没有被人夺走，我也会把它抵押出去的。”年轻夫人妩媚地一笑，“您从哪儿来，居然以为可以叫这些舒昂党为您卖命，又不让他们抢几个共和派？您总该听过这么一句成语：‘偷窃扒拿象舒昂党。’不偷不抢，又何谓舒昂党？”她又提高嗓门说，“再说，这样做不也是正义的么？教会和我们的财产不是被蓝军抢劫一空了么？”

人群又低声议论开，不过与刚才回答侯爵的嘀咕不同，这一次是因为听得高兴。青年人的眉宇间阴沉下来，他把年轻夫人拉到一旁，很有修养然而又很气忿地问：“那些先生会在约定的日子到达拉维弗蒂埃么？”

“会的，”她说，“所有的人，‘被告’，大个子雅克，费迪南①也许也会来。”

“让我回拉维弗蒂埃去；我不能眼见这群强盗胡作非为而装聋作哑。一点不错，夫人，我说他们是强盗。被人抢劫还不失为高贵，不过……”

“好吧，”她打断他的话，“那么您那一份归我，而且我得好好谢谢您。这份外快正合我意。我母亲迟迟不给我寄钱来，

① “被告”即后文的隐尼克男爵，大个子雅克即德·封丹纳，费迪南不详，一说是弗罗泰。

我的日子都没法过了。”

“再会。”侯爵高声说。

他返身就走；可是那青年夫人很快追上他。

“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她一边说，一边瞅着他，那眼光一半是命令，一半是抚爱。用这样的眼光表达自己的心意，这是有权获得男人尊敬的女子惯用的手段。

“你们不抢邮车了？”

“抢？”她说，“多么古怪的字眼！听我跟您说……”

“别说了。”他拉起她的手，以宫廷的风度潇洒而敷衍地吻了一下。“听我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劫车的时候我留在这里，这些人会向我开枪，因为我会……”

“您不会杀他们的，”她急忙说，“因为他们会尊重您的身分，先捆住您的手。等他们让共和军交够了钱以便购买枪枝弹药和粮食给养，他们又会盲目地跟着您跑的。”

“您的意思是叫我留在这里指挥？如果我的生命必须献给我所捍卫的事业，那末让我保全我权力的名声吧。我不在场，就不必目睹这场丑剧。等你们干完了，我再回来陪您。”

他飞快地走了。年轻夫人听着远去的脚步声，明显地流露出不满的神情。当脚踩枯叶的沙沙声确乎消失时，她竟然象是发呆了一般。然后她纵马奔向舒昂党徒。土行者迎上来挽她下马，她猛然轻蔑地一挥手，对土行者说，“这个年轻人居然想同共和国打一场正规战！……那好吧，过几天再说，那时不怕他不改变主意。”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他对我是什么态度！”

她在刚才侯爵坐的那块石头上坐下，默默地等候邮车。这年轻的贵妇人被强烈的感情抛进了王党对时代精神的抗争，由于生性活跃，参与了无妨说她并非同谋的行动，这在当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象她这样遭遇到重大事变往往抑制不住激动情绪的女子在当时不计其数。许多女人都象她一样在这场风暴中扮演了光荣的或者可耻的角色。勤王的事业再也找不到象这些女人这样忠诚而热情的信徒了。然而，任何一位王党的巾帼英雄无论怎样为错误的忠诚，为在女人理应回避的事件中受苦而追悔，她为弥补过失所付出的牺牲也不及眼前这位女子的绝望心理可怕。她坐在路旁的石块上，禁不住对那位青年的矜持和耿直起了钦慕之心。她在不知不觉之中沉入深沉的幻梦，心中浮现一连串痛苦的回忆。她不禁悠然神往于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后悔没有在这场革命中丧身。革命正在节节胜利，几只软弱的手是无法阻止它前进的。

成了舒昂党人重要攻击目标的邮车在舒昂党和蓝军交火前便离开了小城埃尔内。一个地方的社会物质状况比什么都更能反映这个地方的面貌。在这方面，这辆邮车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就是革命也没能把它消灭，直到如今它的轮子还在转动。自打杜尔果①赎回了一家公司在路易十四朝获得的独家经营全国旅客运输的专利，建立了称为杜尔果厅的企业之后，伏日先生，尚特克莱先生和拉孔伯寡妇的老式四轮马车便涌到外省。从马延到富热尔之间的交通便靠着这么一辆破破

① 杜尔果(1727—1781)，经济学家，一七七四年出任财政总监，试图进行社会经济改革。

烂烂的车子。有几个老顽固反过来把这破车唤作杜尔果，这是故意仿效巴黎人，或者是因为他们仇恨那位搞改革的大臣。这辆杜尔果装有两个大轮子，状况叫人寒心，后座上如果有两个稍微肥胖些的客人就有可能挤不下。车子摇摇晃晃，又那么窄小，客人是载不多的。座位下的箱子供邮件专用，所以客人倘若带了行李，那么唯一的法子就是放在两腿之间，尽管坐在形似风箱的狭小的车斗里，那罪已经够人受的了。车斗与车轮当初漆的什么颜色，这对旅客永远是个难解之谜。两条皮帘子，虽说已经用了许多年，拉起来却仍旧很吃力，大概是用来为客人挡风遮雨的。车夫的长凳和巴黎最破烂的杜鹃车①差不多，他挤在他那些双足和四足的牺牲品中间，只要有人聊天谈话，他必然参加。这辆车与那种屡犯气管炎和中风症，而死神却似乎总是敬而远之的病歪歪的老头子十分相似，行动起来哼哼唧唧，时不时还叫唤两声。它象一个边走边打瞌睡的人，一会儿往前歪，一会儿向后斜，似乎想抗拒那两匹拉车的布列塔尼小马粗暴的动作，而车下的路也真够坑坑洼洼的。上一个时代的这件纪念品载了三名客人，在埃尔内驿站换了马。一出埃尔内，客人和车夫便接着休息前的话聊开了。

"您怎么会认为这里会出现舒昂党？"车夫说，"刚才埃尔内的人对我说了，于洛指挥官还没离开富热尔呢。"

"得啦，朋友，"客人中年纪最小的那位说，"你顶多赔上你这辆破车！你要是跟我一样身上装着三百埃居，大家又都知

---

① 一种旧式马车。

道你是个革命党，那你就不会这样稳坐钓鱼台了。”

“不管怎么说，您是够饶舌的。”车夫摇着头说。

“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另一个客人说。

这个客人一身黑衣黑裤，约摸四十岁光景，大概是附近的一个神甫。双下巴，红润的皮肤是僧侣们特有的。他生得又胖又矮，可是每次上车下车，倒显得很灵活。

“你们是舒昂党不成？”有三百埃居的汉子喊道，他披一件厚厚的羊皮袄，里面是一条上等呢料的裤子，一件清清爽爽的外衣，看起来是殷实的庄户人。“圣罗伯斯比尔在上，我起誓没有人会好好招待你们。”

说罢，他把眼光在车夫和神甫身上转来转去，同时叫他们看他挂在腰间的两支手枪。

“布列塔尼人可不怕这个，”神甫轻蔑地说，“再说，我们是想要您的钱的样子吗？”

每一次讲到钱这个字，车夫就不吭声了，神甫是个精明人，他怀疑革命党身上根本就没钱，带钱的倒可能是车夫。

“你今天有货吗，库皮欧？”神甫问。

“居丹先生，我差不多是空手。”车夫回答。

居丹神甫一直注意观察革命党和库皮欧的脸色。库皮欧答话时，两个人的脸上都毫无表情。

“算你走运。”革命党说，“这样万一有事，我就可以照我自己的办法保住我的钱了。”

如此斩钉截铁地要求自行其是，这使库皮欧很反感，他粗暴地说：“在我的车上我是主人，只要是我赶车，你们坐车……，”

“你是革命党还是舒昂党？”不容他讲完，那汉子便打断了他。

“什么都不是。”库尔欧回答，“我是车夫，还有，我是布列塔尼人。所以，我不怕蓝军，也不怕绅士老爷。”

“你是说强盗老爷吧。”革命党讥讽地说。

“他们不过是把别人抢走的东西夺回来。”神甫激动地说。

两个客人四目相对，如果允许借用一句俗话说，好象要把对方眼珠子抠下来。车的后座上还有一位客人，这边言语冲撞起来，他却紧闭双唇，一言不发。车夫、革命党，甚至居丹全都没有注意这个沉默的客人。他是那种性情孤僻的旅客，这种人在一辆车上，就象一头被捆住四蹄、任人把他拉到附近市场去的牛。这种人一上车便一屁股坐在他们的合法座位上，然后便呼呼大睡，对左右邻人的肩头不表示任何一点人之常情的尊重。革命党、居丹、车夫三个人任这客人去做他的美梦，因为看他木雕泥塑般的面孔，便知道他的一生都用来丈量他的布，全部脑筋都用来谋算怎样把布卖得比正常价格高一点了。这客人又粗又矬，蜷缩在旮旯里，时不时睁开一双蓝得象瓷器似的小眼睛，当这边三个人争论的时候，他的眼光在他们身上溜来溜去，流露出恐惧、困惑和猜疑。但是看起来他只害怕这两个旅途的伙伴，对舒昂党倒无所谓。当他把眼光投向车夫时，这两人的神态好象是共济会员①。这时，佩勒里纳那边响起了枪声。库皮欧吓了一跳，把车停下来。

---

① 共济会，最早产生于手工业者阶层的秘密团体，类似于我国过去的帮会，凭暗语、暗号相联系。

“啊！啊！”那僧侣说，他好象很在行，“这是真的打起来了，人很多。”

“倒霉的是，居丹神甫，不知道谁打赢。”库皮欧大声说。

这一次，四个人的脸一同显出不安的神色。

“我们把车拉到那边的小旅店里，”革命党说，“把车藏在那里，等知道谁打赢了再说。”

库皮欧觉得这确实是个稳妥的办法，便把车赶进了旅店的院子。革命党帮助车夫把车藏在柴禾堆后面，从外边完全看不出来。被认为是本堂神甫的那个客人找到一次机会对库皮欧低声说：“他果真带了钱？”

“哼，居丹先生，假如他带的钱进了您大人的腰包，您也不会觉得沉甸甸的。”

共和派的部队急于赶到埃尔内，从小旅店前经过，没有进去。居丹和旅店老板心里好奇，两人走到院门口张望。突然，肥胖的僧侣向队伍后面的一个士兵跑去。

“是你呀，居丹！”他嚷起来，“你这个死心眼，竟跟蓝军在一起。我的孩子，你真想跟他们走？”

“是的，叔叔，”班长回答，“我起过誓，坚决保卫法兰西。”

“可怜虫，你会失去灵魂的！”叔叔说，他竭力想在侄子的心里唤醒在所有布列塔尼人心里都是十分强烈的宗教感情。

“叔叔，假如国王亲自指挥他的部队，我就不认为……”

“傻瓜，谁和你谈国王来着？你的共和国修寺院么？把什么都毁了。你能有什么出息？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吧，我们

迟早是要赢的。你能当上高等法院的参事。[1]"

"法院？……"居丹用嘲弄的口吻说，"再见了，叔叔。"

"你会连三个路易[2]的子儿也没有的。"叔叔气冲冲地说，"我取消你的继承权！"

"谢谢了。"共和党人说。

叔侄二人分了手。这支小部队经过的时候，搭车的革命党给库皮欧斟了几杯果酒，库皮欧的脑子里象起了一层雾，浑浑沌沌的。但是，当老板打听出战斗的结果，过来告诉他们蓝军打赢了时，他一下子醒过来，心里很高兴。库皮欧赶车上了路，不一会儿就进入了佩勒里纳河谷，不论从曼恩高地还是从布列塔尼高地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辆车，好似风暴过后在浪头上飘浮的海船的残骸。

蓝军从一面山坡爬上山顶，从山顶上还可以望见远处的佩勒里纳山。于洛掉过头，看看舒昂党人是不是还呆在山上。在阳光下，舒昂党的枪筒熠熠闪光，从于洛这里看去仿佛一个个光点。于洛最后向河谷望了一眼，可是就在他要把目光转向埃尔内河谷时，他似乎发现了库皮欧的车。

"那不是马延的邮车么？"他问两个朋友。

两个军官纵目望去，清楚地认出了陈旧的杜尔果。

"怎么回事，"于洛说，"刚才我们怎么没碰上？"

---

① 大革命前，法国除以国王为首的巴黎高等法院外，在各大行政区首府设有权力大致相同的十三个高等法院。参事的地位很高。

② 当时"路易"这个货币单位已被取消，旧法院(Parlement)也已撤销，居丹神甫用这些词，表明了他的守旧立场，所以侄子觉得好笑。

他们默然相视。

“这又是一个谜！”司令官喊道，“不过，我开始明白实情了。”

这时候，土行者也发现了杜尔果，他指给伙伴们看，他们齐声欢呼，喊声把年轻的夫人从沉思中惊醒。这不知姓名的女人往前走了几步，望见邮车正向佩勒里纳山后驶来，速度快得叫人担心。不大一会儿可怜的杜尔果驶上了高地。刚才重又隐蔽起来的舒昂党此时一跃而起，急不可待地扑向他们的猎物。

车上那个哑巴似的客人一下子滑到车斗的最后面，全身蜷成一团，想装成一个包袱的模样。

“来吧！”库皮欧高坐在他的座位上，指着那个庄户人说，“你们要找的革命党就在这儿，他身上有钱，满满一口袋！”

对他的话，舒昂党人报以哄笑，他们嚷道：“面包贼；面包贼，面包贼！”

面包贼自己也跟着喊，象是回声。在一片哄笑中，库皮欧满面羞愧地从座上跳下来。当赫赫有名、人称面包贼的西卜搀着他的同座下车时，人群里发出充满敬意的低语。

“是居丹神甫！”几个汉子叫起来。

一听到这个可敬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摘掉帽子，纷纷向神甫跪下，求他为自己祝福。神甫严肃地履行他的职责。

“他能骗过圣彼得，偷到他的天堂钥匙①。”神甫拍着面包贼的肩膀说，“要不是他，蓝军就把我们截住了。”

---

① 圣彼得负责看守天堂的大门。

居丹神甫正说着，却瞥见了那个年轻女子，他便同她走到一旁，两人谈起来。这时，土行者已经麻利地打开邮车的箱子，兴高采烈地举起一只口袋给大家看，口袋的外形说明里面装满了金币。转眼之间，钱就分完了，每个舒昂党都得到一份，分得非常精确，再细小的争执也不会发生。然后，他走到年轻女子和神甫面前，把大约六千法郎的金币送给他们。

"我的良心允许我接受么，居丹先生？"那女人说，她感到应该先得到神甫的同意。

"您怎么啦，夫人？难道过去教会不曾同意没收新教徒的财产么？我们更有理由没收革命党人的财产，因为他们不信上帝，毁坏寺院，破坏宗教。"居丹神甫不但言传，而且身教，他毫无顾忌地接受了土行者递给他的那一份新币。

"而且，"他补充说，"现在为了保卫上帝和国王，我愿奉献出全部财产。我的侄子已经跟蓝军跑了！"

库皮欧号咷大哭，呼天抢地说他完蛋了。

"跟我们走吧，"土行者对他说，"你也可以得到一份。"

"如果我就这样平平安安地回去，人家会说我是故意让人抢了。"

"就为了这个？……"土行者说。

他把手一挥，一排子弹把杜尔果射得满是窟窿。随着这突如其来的一排枪声，陈旧的邮车发出一声凄厉的呼叫。舒昂党生性迷信，这一声呼叫把他们吓得直向后退。可是土行者却看见了那个沉默的客人苍白的面孔在车厢的角落里蹿上去又落下来。

"你这鸡窝里还有一只鸡嘛。"土行者低声对库皮欧说。

面包贼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意味深长地眨了一下眼。

"不假。"车夫说，"不过，你们必须让我把这个好人平平安安地送到富热尔，我凭奥莱的圣女的名义起过誓的。我可以拿加入你们一伙作为条件。"

"他是什么人？"面包贼问。

"我不能告诉你。"库皮欧说。

"别问了！"土行者用肘抵了一下面包贼，"他凭奥莱的圣女起过誓，应该让他遵守誓言。"

"不过，"土行者又对库皮欧说，"下山别走太快，我们一会儿来撵你，这你自然明白。我要看看你这位客人的嘴脸，我们还要发给他一张通行证。"

这时，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声音很快就到了佩勒里纳山前，不一会儿年轻首领的身影出现了。女人赶紧把手中的口袋藏好。

"您可以毫无顾忌地留下这笔钱，"青年人一边说，一边拉起女人的手，"我从留在拉维弗蒂埃的给我的信件中发现一封给您的信，是令堂大人的。"他看了看向林子里走去的舒昂党，又看了看正沿着库埃斯农河谷行驶的邮车，然后又说："尽管我马不停蹄地往这里赶，还是没有及时赶到。但愿老天保佑我的怀疑是错的！"

"这钱是我可怜的母亲的。"女人拆开信，刚看了几行字便大叫起来。

林子里传来窃窃的笑声，就连那青年，他看女人提着那口

袋，里面分给她的那份钱却是抢了她自己的，也禁不住好笑。最后女人自己也笑了。

“侯爵，老天爷有眼，我这回脱了干系，清清白白了。”她对首领说。

“您莫非对什么事都这样随随便便，甚至对你自己表示过的悔恨？……”青年说。

她脸红了，望了侯爵一眼，目光中包含着真诚的内疚，侯爵心软了，神甫很知趣地把他刚接受的份子还给女人，不过脸上的表情却一言难尽。然后他随那青年向刚才青年人打从那里来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去。女人在追赶他们之前，打手势把土行者叫到面前。

“你们赶到莫尔塔涅去，”她悄悄地说，“我知道蓝军准备打仗，免不了要经常送巨额现金到阿朗松去。我今天把我的钱留给你的弟兄们，条件是他们得明白应该偿还我。千万别让勒·加尔知道你们这次行动的目的，他可能会反对的。不过，你放心，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有办法稳住他。”

“夫人，”侯爵说，这时女人正骑在他的马的后臀上，女人自己的马让给了神甫。“巴黎的朋友给我写信，叫我们小心。共和国企图依靠阴谋活动和叛徒打败我们。”

“好哇，”女人说，“这些家伙的主意很高明！这一下我有用武之地了，可以同他们见见高低。”

“这我相信。”侯爵大声说，“皮什格吕叫我谨慎行事，同任何人交往都必须慎而又慎。承蒙共和国抬举，认为我一个人比全部旺代人加在一起还危险，他们想利用我的弱点使我成

为他们的网中之鱼。”

“您会连我也不信任吗？”女人说，她用搂住他身体的那只手在他心口拍了拍。“您会在那里面吗……夫人？”他边说边回过头，女人在他额头吻了一下。

“如此说来，”神甫说，“富歇的警察对于我们，比他们的正规部队和剿灭舒昂党行动队更危险。”

“您说得一点不错，大人。”

“哈哈！”女人嚷道，“弄不好富歇会派女人来对付您吧……”稍停一会儿，她又用深沉的声音说，“我等着她们。”

就在距离首领们离开的那个高地三、四倍步枪射程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后来有一段时间，这类事情变成了大路上的家常便饭。在佩勒里纳村口低洼地的路上，土行者和面包贼再次拦住了邮车。库皮欧无力地抵挡了一阵，终于离开座位下了车。沉默不语的旅客被两个舒昂党从角落里揪出来，押进一片金雀花地，双膝跪倒。

“你是什么人？”土行者问，声音好吓人。

旅客还是一言不发，面包贼又问了一遍，同时砸了他一枪托。

“我叫，”客人一边说一边偷眼瞅着库皮欧，“雅克·皮诺，一个穷布商。”

库皮欧做了一个否定的动作，他似乎并不认为这样做有违前言。库皮欧的动作叫面包贼明白了几分，他把枪口对准旅客，土行者一字一顿地向客人发出可怕的最后通牒：“你这么肥胖，哪象穷人！我们问你的姓名，如果你不老实回答，这

是我的朋友面包贼，他只要一粒子弹，你的继承人就会对他感激不尽的。——你是谁？"停了一下，他又问。

"我是富热尔的奥日蒙。"

"啊哈！"两个舒昂党嚷道。

"说出您名字的可不是我，奥日蒙先生。"库皮欧说，"圣母作证，我是尽力保护您的。"

"既然您是富热尔的奥日蒙先生，"土行者恭敬里显出讥讽的神态，"我们可以放您平安回家。不过，因为您既不是一个好舒昂党，又不是一个真共和党，所以尽管是您买下了朱维尼修道院的财产，您还是必须付给我们，"他好象在计算一共有多少弟兄，接着说，"三百个六法郎的埃居，算作你的赎金。花这笔钱保持中立，值得。"

"三百个六法郎的埃居！"可怜的银行家，面包贼以及库皮欧一起重复道，虽说是异口同声，但却是各具神态。

"天可怜见！我的好先生，"奥日蒙说，"我已经破产了！可恨的共和国搞什么一亿法郎强行借贷，抽走了我一大笔钱，我已落得囊空如洗。"

"它究竟拿走你多少钱，你的共和国？"

"一千埃居，亲爱的先生。"银行家摆出一副可怜相，以为可以打个折扣。

"既然你的共和国强行借贷，拿走这么大笔的钱，那你应该明白和我们打交道不吃亏，我们的政府要钱要得少。三百埃居换你一条命还嫌多吗？"

"我上哪儿去找三百埃居？"

“上你的钱库里找。”面包贼说，“这些钱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否则我们就在火上烧掉你的指甲。”

“我在哪儿付款？”奥日蒙问。

“你在富热尔乡下的那幢房子离吉巴里农庄不远，我的堂兄快腿酒鬼，也就是大西卜，就住在那里，你把钱交给他。”面包贼说。

“这不合规矩。”奥日蒙说。

“这关我们什么事？”土行者说，“你放明白点，从现在起十五天之内你不把钱交给快腿酒鬼，我们就要登门拜访，给你治治脚上的风湿病。”

“至于你，库皮欧，”土行者说，“你的名字从现在起叫做万事如意。”

说罢，两个舒昂党扬长而去。客人又钻回车厢。库皮欧挥舞马鞭，邮车飞快地向富热尔驶去。

“假如你带了枪，”库皮欧说，“我们多少可以自卫一下。”

“傻瓜，我这儿有一万法郎呢。”奥日蒙抬起他的两只大皮鞋，“身上带了这么一大笔钱还能自卫？”

万事如意搔搔耳朵，向身后张望，但是他的新伙伴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于洛和他的士兵抵达了埃尔内，把伤兵留在小城的医院里。以后，这支共和军没有遭遇到任何麻烦，顺利到达马延。第二天，指挥官便解开了有关邮车行驶路线的疑团，因为第二天马延的居民都听说邮车被抢了。几天后，政府向马延派遣了大批拥护革命的新兵，为于洛的联队补充了兵力。不久，关

于暴动的各种风言风语便源源不断地传开了。在上次战争中，舒昂党和旺代党有几个重要的战乱策源地，现在那里的暴动已成燎原之势。在布列塔尼，王党已经控制了彭陶尔松，为的是打开连接海上的通道。位于彭陶尔松和富热尔之间的小城圣詹姆斯也被占领，看来他们想暂时把这座小城作为根据地、军需基地和军事行动的大本营。他们从这里可以毫无危险地同诺曼底和莫尔比昂取得联系。王党头领的助手们奔波游说于三个地区之间，鼓动拥护王权的人起来造反，力图让各方统一举事。旺代传来的消息和他们的策划相吻合，相似的阴谋搅得整个旺代地区动荡不安，为首的是四个著名人物：韦尔纳神甫，德·封丹纳伯爵，德·沙蒂翁和苏查奈①。据说，德·瓦卢瓦骑士，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和特雷维尔在奥恩省和他们遥相呼应。这个庞大的计划虽然执行得很缓慢，却令人望而生畏，领导这个计划的果然就是勒·加尔，这是德·蒙托朗侯爵登陆之后舒昂党人给他起的绰号。于洛呈报政府的情报在每一点上都被证实是正确的。这个从外面派进来的首领，他的权威很快就为舒昂党所承认。他已经有足够的威信，因此他甚至可以把战争的真实意图解释给舒昂党徒听，叫他们明白他们干下的那些过火行动只会给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抹黑。这个贵族青年骁勇善战、冷静多谋，这在

① 前两人是巴尔扎克虚构的人物，后两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下一句中的三人也均属虚构人物。德·沙蒂翁伯爵，旺代叛军首领之一，曾参与基伯龙登陆行动，后投降。苏查奈伯爵(1772—1815)，曾参与基伯龙登陆行动，后与夏雷特会合。失败后亦投降。

许多反对共和国的人心中燃起了希望，使这几个地区出现了黑云压城之势，连那些最消极的人也都蠢蠢欲动，准备为垮台的王朝破釜沉舟地干一场。于洛向巴黎申明他的要求，多次呈交了报告，却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种令人惊奇的沉默无疑表示革命又出现了危机。老军官对他的朋友说："莫非现在行政问题和经济问题一样了，不管什么请求统统不予理睬？"

然而不久，波拿巴将军奇迹般返回巴黎和雾月十八事件① 的消息传开了。西部省份的军事指挥官们明白了政府何以久久地沉默。不过，他们因此反倒更加急于从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对于新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他们抱着越来越大的好奇心。这些军人听说波拿巴膺任第一执政，兴奋极了：他们第一次看到由他们的一位同仁来决定国家事务。早已崇拜着这位青年将军的法兰西，现在在希望中颤栗了。民族恢复了元气。在阴沉的气氛中弄得精疲力竭的首都现在象过节一样，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节日的欢乐了。执政府最初的决定没有叫大家失望，也没有引起自由思想的不满。第一执政发表了致西部居民的宣言。这一类向公众宣读的雄辩的演说辞可以说是波拿巴的发明，在当时那个爱国的时代和相信奇迹的时代，这些演说辞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他的声音好象先知的声音在世界震响，因为没有一个宣言不曾被胜利所证实。

① 一七九九年雾月十八日（公历十一月九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以他为首的三人执政府。

居民们：

一场倒行逆施的战争席卷西部各省。

罪魁祸首不是卖身投靠英国的奸贼，便是想借国内的动乱浑水摸鱼，逍遥法外的强盗。

对这些人，政府认为宽大和宣传政府的原则都是不适用的。

但是，某些祖国甚为珍惜的公民被这些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对这些公民应该喻以大义，晓以实情。

曾有人制定并实行了不公正的法令，曾发生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干涉信仰自由的粗暴行为；各地都曾把一些居民轻率地列入流亡名单；总之，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受到了践踏。

执政府宣布，信仰自由既然受宪法保护，共和三年牧月十一日关于允许公民使用宗教建筑的法令将付诸实施。

政府将宽大为怀；改恶从善者将被赦免，将实行全面彻底的宽容政策。但是，本声明一经颁布，凡敢于继续与民族的神圣权力为敌者，政府将严惩不贷。

“我说，”于洛宣读完执政的演说之后说，“这够仁慈的了吧？不过你们看吧，王党的强盗们一个也不会改邪归正的。”

指挥官说得一点也不错。这个声明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坚定了所有人的决心。几天以后，于洛和他的同事们得到增援。新任国防部长① 通知他们，布律讷将军② 已接到命令，即将赴任西部地区部队总司令。于洛的经验是众所周知的，他

① 指贝蒂埃（1753—1815），即纳沙泰尔亲王和瓦格拉姆亲王，法国元帅，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接任国防部长。

② 布律讷将军（1763—1815），一七九九年曾在荷兰击败英俄联军，一八〇四年晋升元帅。

暂时负责奥恩和马延两个省。一个秘而不宣的行动把政府的全部机构都调动起来了。国防部和警察总署的一份公报宣布，授权军事指挥官们采取强硬措施把暴动镇压在其萌芽状态。不过，舒昂党和旺代党已经趁前一段政府无所作为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广大农村已经落到他们手中。于是执政发表了新的声明。这一次，波拿巴将军是向部队讲话。

士兵们：

在西部已经只有强盗，流亡贵族和英国的雇佣兵了。

我们的军队有六万多勇敢的士兵，相信不久我就可以获悉匪首们毙命的消息。胜利的取得必须付出艰苦的代价。倘若把司令部设在大城市里就可以取胜，那么岂不人人都可以成为胜利者？……

士兵们，不论你们在军队里职位高低，祖国都感谢你们。为了不辜负祖国的心意，你们必须战胜恶劣的气候，不畏冰雪，不怕深夜的严寒；必须在天亮的时候袭击敌人，把这些玷污法兰西名字的败类一网打尽。

短促突击，迅速取胜；对强盗毫不留情，然而必须有严明的纪律。

国民自卫军战士们，你们要大力支援正规军作战。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与强盗勾结，立即逮捕他们！任何人也不许隐匿士兵追捕的逃犯。有敢于窝藏、保护逃犯者，与逃犯同罪！

"真有他的！"于洛大声说，"这就象他在意大利率军时，他自己敲响弥撒钟声，念诵经文。这才叫讲话呢，这个！"

"是讲话，不过是独自一人，以他自己的名义。"吉拉尔说，他开始为雾月十八的后果担忧了。

“嘿！神圣的岗亭在上，这有什么关系，这是个军人哪！”麦尔勒喊道。

离他们几步远，一群士兵围着看墙上张贴的声明。他们都不认识字，呆呆地望着，有的人脸上毫无表情，有的人却很好奇。有两三个人开始从路过的人中寻找识文断字的公民。

“你过来，开心钥匙，看看这张纸片上写的什么。”飞毛腿带着嘲讽的神气说。

“这很容易猜出来。”开心钥匙回答。

听到他们的话，全体士兵都瞅着这两个随时准备一唱一和的人。

“过来，你们看，”开心钥匙一边说，一边指着声明上方一个粗大的印花。几天前，一个圆规图案代替了一七九三年以来一直使用的水平仪图案。“这就是说，我们这些当兵的，我们应该坚定地前进！他们在那里画了一个打开的圆规，这是一个标志。”

“年轻人，你这么说也当不了学者，这叫做问题。我一当兵就在炮兵部队，”飞毛腿说，“那些军官整天就忙乎这个。”

“是标志。”

“是问题。”

“打赌！”

“赌什么？”

“你的德国烟斗！”

“一言为定！”

“劳您驾，副队长，这是一个标志，不是一个问题，对吧？”

开心钥匙问吉拉尔。他走在于洛和麦尔勒后面，正想着心事。

“两个都对。”他严肃地回答。

“副队长和我们开玩笑。”飞毛腿说，“这张纸片说，我们的意大利将军当上执政了，他上台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可以领到大衣和皮鞋了。”

第二章 富歇的计谋

将近雾月底的一天，上午，于洛正在操练他的联队，按上面的命令，联队已经全部集中到马延。这时从阿朗松来的特快驿车给他送来几封急信。于洛读完信，脸上流露出不快的神色。

“快，集合！”他一面悻悻地喊，一面把信塞到帽子里，“两个连队同我一起走，目标是莫尔塔涅，那里有舒昂党。”

“你们俩跟我走，”他对吉拉尔和麦尔勒说，“这封急信我要是明白了里面的一个字，我就情愿被人当作贵族。也许我是个白痴，不管他，赶快集合，没有时间了。”

“指挥官，这口袋里装了什么，这么可怕？”麦尔勒用靴尖指了指装急信的公文信封。

“天杀的！什么也没有，要不就是耍弄我们。”

每当这个军人用语——已经是很收敛的表达了——从指挥官嘴里脱口而出，那就预示着一场风暴要爆发了。于洛说这个词有不同语气，对整个联队来说，它是标志于洛耐心程度的可靠的温度计。这个老军人生性直率，要了解他的脾气太

容易了，只要注意观察于洛鼓起腮帮子眨眼睛这个不明显的鬼脸的变化，就连最捣蛋的鼓手都可以很快对他了如指掌。这一次他憋了一肚子火说出这个词，两个朋友因而小心地保持着沉默。这个军人脸上的小麻点显得越发深，紫膛面皮也显得比平时更黑了。当他戴上三角帽时，大辫子垂到一边肩章上，他气恼地把它一甩，把两边的小辫子都碰乱了①。可是，他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捏紧拳头，双臂沉重地抱在胸前，胡子气得支楞着，吉拉尔只好贸然地问一句："立刻出发吗？"

"弹药盒装满就出发。"他咕咕哝哝地说。

"已经装满了。"

"枪上肩，向左看齐，齐步走！"于洛一挥手，吉拉尔发出了口令。

鼓手排在吉拉尔挑选的两个连队的前面。一阵鼓声把指挥官从沉思中惊醒。他在两个朋友的陪伴下出了小城，然而他一句话也不同他们说。麦尔勒和吉拉尔默然对视了好几次，似乎是说："他难道总这样气哼哼地待我们？"他们一边走，一边偷偷向于洛投去窥伺的目光，他仍在不停地嘟哝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好几次这些话传到士兵的耳朵里，大家以为他在骂人，可是谁也不敢出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必须严守纪律，过去在意大利由波拿巴指挥过的士兵对这种严格的纪律早已习以为常。大多数士兵都和于洛一样，来自在美因兹投降，许诺不在边境作战的那支著名部

① 这原是十八世纪法国军队流行的发型，大革命后成为王党的标志。奇怪的是于洛身为共和军指挥官，却也留这种发式。

队①，法国军队把他们叫作美因兹人。很难碰到比他们更能互相了解的士兵和军官了。

出发的第二天，于洛和两个朋友一大早便到了从阿朗松到莫尔塔涅的大路上，他们离阿朗松约摸有一法里②地，这一段路修筑在萨尔特河草原的边缘。路左边，草原展示着千姿百态的风光，路右边，与梅尼尔-布鲁斯特森林相接的茂密的树丛形成了优美的大河风光中的——倘若允许我借用一个绘画术语的话——"重彩近景"。路两边的斜坡下是壕沟，沟里挖出的土不断甩到地里，堆成一个个土包，上面长满了荆豆，这是整个西部地区称呼刺金雀花的名字。这种灌木丛长得密密扎扎，冬天里是马和牛羊的好饲料，不过，在收割前，它们暗绿色的树丛也是舒昂党人的隐身之地。这丛丛荆豆在向路人宣告，布列塔尼就要到了。这段路固然景色宜人，不过因为有了这些小土包和荆豆丛，又潜藏着杀机。从莫尔塔涅到阿朗松，再从阿朗松到马延，路上可能会遭遇不测，这便是于洛的部队这次出征的缘由，而他也终于把他发火的秘密讲出来。他们此行是为了护送一辆老式邮车。士兵们早已疲惫了，因而拉车的两匹驿马也只能缓辔而行。驻守莫尔塔涅的蓝军部队护送这辆破车到他们防区的边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于洛，——士兵们很贴切地把这种任务称为爱国苦役，然后便返回莫尔塔涅，这会儿已经走得很远，成了一个个小黑点。于洛

① 一七九三年，法国驻美因兹守军被普鲁士重兵包围，后投降，向普方承诺一年内不同普方作战。

② 指法国古里，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的两个连队，一个在车后面，与车子相隔数步，另一个在车子的前面。于洛由麦尔勒和吉拉尔左右陪伴着，走在前面的连队和马车之间。他突然对两个朋友说："他妈的！你们能相信，将军把我们从马延拉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陪伴这辆破车里的两个女流吗？"

"不过，司令，刚才我们在两位女公民眼前列队的时候，"吉拉尔回答，"您向她们敬礼的神气却并不难看。"

"哼！丢人就丢在这里。巴黎的公子哥儿们就知道叫我们恭恭敬敬地对待他们那些可恶的女人！让我们这样忠诚勇敢的革命党跟在石榴裙后面，简直叫人无地自容。天哪！我这个人直来直去，不喜欢别人绕圈子。我看见丹东有一群情妇，巴拉斯有一群情妇，我就对他们讲：'公民们，共和国把行政权力交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同旧王朝一样寻欢作乐。'你们也许要说，这和女人有什么关系？是啊，大家都有女人，不错。你们都知道，好男儿就得有女人，而且要漂亮女人。但是，国难当头就要适可而止。假如革命党重蹈昔日的覆辙，那又何必扫除旧时代的恶习？瞧瞧第一执政吧，那才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没有女人，永远在工作。我敢拿我半撇胡子打赌，对我们现在做的这件蠢事他一定不知情。"

"说实话，指挥官，"麦尔勒笑着说，"我看见了藏在车里那个年轻夫人的脸，我想所有的人都会象我一样毫不羞惭地产生这样的感觉，想到车子跟前去溜达，以便和车上的人攀谈。"

"麦尔勒，你要当心，"吉拉尔说，"那两只戴帽子的小鸟有一位男性公民陪伴呢，这位公民看来诡计多端，会叫你落进陷

阱的。”

“你说谁？这个一双绿豆眼向路边瞟来瞟去，好象看见了舒昂党似的怪人！这个几乎没有腿，要是车子挡住他那匹坐骑的腿，就活象一个鸭头从馅饼里伸出来的花花公子！这个白痴要是阻止我抚摸那只美丽的黄莺……”

“又是鸭子，又是黄莺！哈哈，可怜的麦尔勒，你是撞到鸟窝里去了。不过，不要小看这只鸭子！我觉得他那双绿眼睛象蛇一样阴险，象原谅丈夫过失的女人一样奸诈。我宁可相信舒昂党，也不相信这些面孔象果汁瓶子似的律师。”

“好！”麦尔勒高兴地嚷起来，“有指挥官恩准，我就豁出去了！那个女人的眼睛象天上的星星，为了看见这双眼睛，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这位伙计，他迷上了。”吉拉尔对指挥官说，“他在说胡话呢。”

于洛做了一个鬼脸，耸耸肩膀说：“我奉劝他在喝汤之前最好先闻一闻。”

“勇敢的麦尔勒，”吉拉尔看他放慢脚步，等那车子慢慢赶上来，便说道，“他是个乐天派。只有他能够在伙伴牺牲时哈哈大笑而没有人骂他铁石心肠。”

“他是真正的法国士兵。”于洛庄重地说。

“哈哈，他把肩章戴上肩了，叫人知道他是上尉，”吉拉尔笑着说，“好象在这种事情里军衔也能派点儿用场。”

麦尔勒转身相迎的车子里确实坐着两个妇女，其中一个似乎是另一个的仆人。

"这种女人总是两人同路。"于洛说。

一个矮小、干瘦的男人骑着马在马车旁忽前忽后地转悠。尽管看起来他是两个上流女人的伴当，然而谁也没有看见他和两个女人搭话。这种抑或表示轻慢，抑或表示尊敬的沉默，于洛称之为公主的女人那数不清的行李匣子，直至骑马伴当的装束打扮，这一切都令于洛的心里泛起一阵阵苦涩。这陌生人的衣着和当时漫画上画的那些时髦怪人一模一样。请诸位设想这样一位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物，他上衣的前襟短得出奇，竟比背心还短五、六寸，后摆却长长地拖下去，活象鳕鱼的尾巴，——这是当时人形容这种后摆的字眼，一条巨大的领带绕着脖子缠上好几匝，使得从这个平纹细布的迷宫① 中探出的小脑袋确实与麦尔勒上尉刚才那个美食学的比喻相吻合。陌生人穿着紧身裤，脚上是一双苏沃洛夫式的长靴。一粒巨大的蓝白色雕玉用来当作衬衫的别针，两条表链从腰带上平行拖下来，螺旋形的发鬈垂在两个额角上，几乎把脑门完全遮住。作为最后一项装饰，衬衫和外衣的领子都高高耸起，使他的脑袋好象喇叭形纸卷里钻出的一束花。除这些乱七八糟互相排斥而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装饰之外，诸位还可以加上黄裤子，红背心与肉红色的外套之间滑稽的色彩对比，这样诸位就可以得到关于执政府初期风流少年时髦做派的一幅准确图画。这套服饰是地道的巴罗克式的，发明这样的服装似乎是对高雅情趣的考验，同时表示风尚不可能创造更可笑的东西了。这

① 意谓领带的缠结方法十分复杂。

位骑士看上去有三十岁，其实刚满二十二岁。他之所以显出老相，不是因为生活放荡，就是因为时代的磨难。尽管他在衣着上追随时尚，他的举止却显出高雅的风度，说明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当上尉到了马车近旁的时候，这个花花公子似乎猜到他的心思，勒住坐骑，给他造成方便。麦尔勒朝他投去讥讽的目光，但是碰到的却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在大革命以来的风云变幻中，这张脸已经习惯于掩饰任何一种哪怕是最细微的感情。就在上尉弧形的三角帽和肩章映入女人的眼帘时，一个象天使般温柔的声音问道："军官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了？"

在旅途上，一个陌生女人的问题总有一种魅力，哪怕只有几个字，也仿佛预示着一段风流韵事。但是，倘若女人凭借软弱和对事物的无知寻求某种保护的话，那么每一个男子不是都有一点喜爱做自我陶醉的白日梦吗？所以，"军官先生"几个字，以及那彬彬有礼的口吻，在上尉的心中激起一种陌生的骚动。他想仔细瞧瞧这女人，然而大失所望，因为一条可恶的面纱遮住了她的脸，他只能勉强看到她的眼睛。在薄纱的后后，闪烁的眼光仿佛阳光下的一对玛瑙。

"离阿朗松还有一法里，夫人。"

"已经到阿朗松了！"陌生女人向后坐回，或者不如说顺势滑回车厢，什么话也不再说。

"阿朗松，"旁边的女人重复道，似乎刚刚睡醒，"你快要重见家乡了。"

她看看上尉，沉默了。瞻仰陌生女人芳容的希望既然破

灭，麦尔勒便向着那女伴端详起来。这是一个二十六岁上下的姑娘，金发，身材苗条，具有瓦洛涅、巴耶和阿朗松附近的女人特有的水灵的皮肤、滋润的光泽。蓝眼睛的波光里缺乏智慧，不过却显得又温柔又坚毅。身穿一件普通的布裙，头发向上绾起，戴一顶科这个地方的小帽，这一身毫不招摇的衣着使她的面孔带着质朴的美。她的神态固然没有沙龙里习见的华贵气派，但是并不缺乏贫寒的少女自然具有的端庄。这些少女回顾往日生活的图画，不会为任何事情而悔恨。只消一眼，麦尔勒便猜到这姑娘是一朵田野的鲜花，她被带到阳光强烈的巴黎温室中，却丝毫没有失去她纯洁的色彩和乡野的质朴。姑娘天真烂漫的神气和谦恭谨慎的目光告诉麦尔勒，她不希望有人偷听她的话。果然，麦尔勒一走远，两个女人便低低交谈起来，轻声碎语，他很难听清。

"您走得这么匆忙，"乡下姑娘说，"都没得空打扮一下。您现在的模样很美，不过要是我们去的地方比阿朗松远，您就必须在阿朗松再打扮一下……"

"哎！哎！弗朗西娜。"陌生女子叫道。

"怎么？"

"这是你第三次想摸清我们旅行的目的地和原因了。"

"我讲什么啦，您这样说我……"

"得啦！你那点小心眼别想逃过我的眼睛。你过去很天真，很纯朴，现在也跟我学会了，爱耍一点小手腕。你开始讨厌提问了，这很对，我的孩子。在所有刺探秘密的方法中，我认为提问是最笨的一种。"

“好吧，”弗朗西娜说，“说起来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那您得承认，玛丽，您的行动，就是圣人也会好奇的。昨天早上还两手空空，今天却大把大把地抓金子，一辆遭抢的邮车，车夫被打死了，人家在莫尔塔涅把车子给了你，还有官军保护，后面又跟个男人，照我看象是您的丧门星……”

“谁，科朗坦？……”年轻的陌生女子问，她吐出这几个字时，声音特地拐了几个弯，包含着十足的蔑视，就连她指那位骑士的手势也带着鄙薄。“听我说，弗朗西娜，”她继续说，“你还记得爱国者么？就是那个我训练他模仿丹东，叫我们特别开心的那只猴子？”

“记得，小姐。”

“你怕它吗？”

“那猴子被链条拴着的呀。”

“科朗坦是被封住嘴巴的，孩子。”

“我们和爱国者玩闹，一闹就是几个小时，”弗朗西娜说，“这我知道，可是它最后总要坑我们一下。”说着她猛地靠回车椅，依着主人，拉过主人的手，柔媚地抚摸着，充满感情地说：“您猜到了我的意思，玛丽，可是您就不回答我。您原来愁眉苦脸的，叫我好难受，唉，太难受了！可是一天之间您又快活得要发疯，这是怎么搞的？您刚讲过您要自杀的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有权利知道一点您心里的事情，您的心首先是属于我的，因为再也不会有别人比我更爱您。讲给我听听，小姐。”

“弗朗西娜，我所以高兴，秘密就在我们周围，你难道看不

出来？看看远处那些发黄的树梢，各不相同，远远望去，倒象是古堡里的旧挂毯。看看这些树丛后面，随时可能钻出舒昂党来。我每次瞧这些荆豆，总似乎看见许多枪筒。艰险又回到我们身边，这叫我喜欢。每当经过一段阴沉的路，我就想马上要响起枪声了，我的心就怦怦直跳，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便激动着我，这既不是胆怯的颤栗，也不是快乐的冲动，不，这种感觉要更强烈，我身体中的一切都动起来了，这就是生命。我的生活又有了一点生气，我怎么能不兴奋！"

"啊！您等于什么也没说，狠心的东西。圣母啊，"弗朗西娜把目光朝向天空，心中怀着忧伤，"她对我都守口如瓶，又能对谁掏出心里话呢？"

"弗朗西娜，"陌生女子严肃地说，"这一次，我不能告诉你我去干什么。这太可怕了。"

"既然知道不好，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怎么办呢？我在思考时有五十岁，行动时却只有十五岁，这叫我自己都奇怪。你一直是我的理智，可怜的姑娘，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必须扼杀自己的良知。"她停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又说："这谈何容易？不过，你想我怎么还能随身带着一个象你这样严格的忏悔神甫？"她在弗朗西娜的手上轻轻打了一下。

"别这么说！您做的事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弗朗西娜叫道，"坏东西到您身上也变得叫人欢喜了。奥莱的圣安娜在上，我为您灵魂得救不知祈祷了多少回，愿您逢凶化吉。再说，这一路我不知道您要到哪儿去，不也照样伴着您吗？"她说着，

动了感情，吻着玛丽的手。

“不过，”玛丽说，“你可以离开我，如果你的良心……”

“好了，别说了，夫人，”弗朗西娜不高兴地撅起嘴，“您难道想说……”

“我什么也不想说，”年轻小姐口气很坚决，“不过，你必须知道，我讨厌那个花言巧语向我解释这项任务的人，我更讨厌这项任务。我对你有什么讲什么，我承认，假如不是从这个无聊的闹剧中既看到恐怖，又看到吸引我的爱情，我是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意愿的。再说，不努力去采摘几朵我神往已久的鲜花，哪怕为此粉身碎骨，我也不甘心离开这个卑劣的世界。但是，为了我身后的清白，你必须记住，假如我生活得幸福，纵使他们把大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同意在这出悲剧里扮演一个角色，这的确是一出悲剧呀。现在，”她接着说，同时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假如把这出悲剧取消了，我倒会跳进萨尔特河的，不过不是自杀，我还没有活够呢！”

“啊！奥莱的圣女，宽恕她吧！”

“你怕什么？周而复始、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不能激发我的热情，这你是知道的。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件坏事，但是，我的心灵具有优越的感觉能力，可以承担更加猛烈的考验。我也许不会象你一样做一个温柔的女人。我不是凌驾于一般女子之上，就是跌落到一般女子之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唉！波拿巴将军的女人多幸福。没错，我会年纪轻轻就死掉的，因为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对喝人血的娱乐并不感到害怕，就象可怜的丹东讲的那样。不过，最好把我讲的这些话都忘

掉，讲话的是五十岁的女人。谢天谢地！十五岁的姑娘马上就要复生了。”

乡下姑娘打了一个寒噤。只有她了解女主人火辣辣的暴烈性子，只有她洞悉这个动荡不安的心灵中的秘密，洞悉这个女人的感情。这个女人至今觉得生活仿佛影子一般在飘逝，而她又总想把握生活。这女人曾大把大把地播种，却毫无收获，因此她虽然贞洁如初，却对自己在情感上屡受欺骗而耿耿于怀。她被没有对手的争斗弄得厌倦了，在绝望中，她宁行善而不行恶，如果善是一种享受；宁行恶而不行善，如果恶表现出某种诗意；宁愿贫困也不愿平庸，因为贫困较之平庸尚有其伟大之处；宁愿在黑暗而不可知的未来中死去，也不愿去过缺乏希望甚至缺乏痛苦的生活。从来不曾有人为一点火星而集中如许数量的炸药，从来不曾有人为爱情而耗费如许多的财富，最后，从来不曾有一个夏娃的女儿是用如许多的金子掺和在粘土中塑造的。弗朗西娜仿佛人间的天使，她照料着玛丽，她为这个人的完美而倾倒，她觉得，倘若她能使这个似乎已经因骄傲之罪而被逐出天使合唱队的人重返天国，她就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

“前面就是阿朗松教堂的钟楼。”骑马人走近车子说。

“我看见了。”年轻女人冷冷地回答。

“那好。”骑马人走开了，脸上显出沮丧而又惟命是从的神情。

“快，走快点，”女人对车夫说，“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让马跑起来，如果可能，最好快跑。已经进入阿朗松的街

道了。”

当她从指挥官身边擦过时，她用柔和的嗓音喊道：

“到旅店再见，指挥官，到那里来找我。”

“岂有此理。”指挥官说，“到旅店去！来找我！你就这样同一个联队长讲话……”

他向在路上飞驰的马车挥舞着拳头。

“别生气，指挥官，她袖筒里笼着你的将军肩章呢。”科朗坦笑着说，他催动坐骑，向马车赶去。

“哼！我才不会听这些家伙的鬼话，”于洛悻悻地对两个朋友说，“我宁可把将军服扔到沟里，也不愿在床上得到它。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这些王八蛋？你们两位看出点什么名堂吗？”

“看出来了，”麦尔勒说，“我看出这个女人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想你不大懂得暗喻，她是第一执政的夫人，说不定？”

“胡说！第一执政的夫人已经上了年纪①，而这一位还年轻。”于洛说，“而且，我接到的命令上说得明白，她叫德·韦纳伊小姐。她是旧贵族，这我还不懂！大革命以前，这号女人都干这种勾当。那时候，一个人转眼之间便能当上团长，办法是对这些太太说几声：我的心肝！”

正当士兵们，用指挥官的话说，拉开双腿的时候，这辆用

① 拿破仑的夫人即约瑟芬·德·博阿奈（1763—1814），博阿奈子爵于一七九四年被处死，她于一七九六年改嫁拿破仑。到一七七九年应是三十六岁。

作邮车的破马车已经飞驶到阿朗松大街中部的三摩尔人旅店。这辆七扭八歪的邮车轮子上的铁箍轧轧作响，旅店老板闻声来到门外。邮车停在三摩尔人旅店，这本来出于偶然，在阿朗松谁也料想不到的，可是莫尔塔涅发生的凶案却吸引了大群的人跟在车子后面。两个妇人为了躲过众人好奇的眼光，敏捷地钻进了旅店的厨房；在整个西部地区，厨房就是前厅，是必经之地。老板看看马车，正准备随两个妇人进店，车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当心，布律蒂斯公民，"车夫说，"后面有蓝军卫队。这车没有别的车夫，也没有快件，把这两个女公民送到你这里来全亏了我，她们花起钱来一定能象过去的阔太太，所以……"

"所以，过一会儿我们一起喝一杯，伙计。"老板对他说。

德·韦纳伊小姐朝黑魆魆沾满油烟的厨房和血淋淋糊满生肉的案桌扫了一眼，立刻象小鸟般轻捷地溜进了隔壁的厅堂，因为她害怕厨房的模样和味道，也害怕那个邋遢肮脏的厨师和一个矮胖的女人，这两个人已经在仔细打量她了。

"我们怎么办呢，太太？"老板说，"在这种时候，鬼才会想到有这么多的客人！不等我把合适的饭菜做好，那个女人大概就要不耐烦了。妙，我想出一个好主意：这两个女人也是有身分的，我去叫她们同楼上的那位一起吃，怎么样？"

老板去找新到的客人，只找到弗朗西娜一个人，他怕有人听见，把弗朗西娜拉到厨房尽头，朝院子那一边，低声说道："我想二位一定愿意单独用餐，我已经备好一桌可口的饭菜，是为一位夫人和他的儿子做的。他们想必不会反对和你们同

桌共饮。"他又以一种神秘的表情补充道："他们是贵人。"

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老板便觉得背后被人用鞭子柄轻轻敲了一下，他猛一回头，只见身后站着一个矮墩墩的汉子。这汉子刚才悄无声息地从旁边的房间里走出来，把胖女人，厨师和小学徒吓得浑身冰凉。老板转回头，脸刷地白了。汉子把披在额头和眼睛前面的头发甩到后面，踮起脚尖，凑近老板的耳根，对他说："失言和告密有什么结果，我们付的钱是什么颜色，这些你都明白。我们可是什么也不吝的。"

他边说边做了一个手势，为他的话加上了可怕的注释。尽管这个人被高大肥胖的老板挡住，弗朗西娜看不到他，但是她却从窃窃低语中捕捉到几个字。听到沙哑的布列塔尼口音，她象触电一样惊呆了。她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朝矮子冲去，可是，那矮子象野兽一样灵活，已经跑出通向院子的旁门。弗朗西娜怀疑自己猜错了，因为她只看见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褐色狗熊似的身影，惊诧之余，她赶紧跑到窗前。透过被油熏得发黄的玻璃，她看见陌生人正迈着拖沓的步伐向马厩走去。在走进马厩之前，他的一双黑眼睛先向旅店的二楼望一望，然后把眼光移向邮车，仿佛是告诉二楼的一位朋友要特别注意这辆马车。尽管他披着羊皮袄，可是在他回头的当口，弗朗西娜还是看清了他的脸。再凭着他手中粗大的鞭子和他疲疲沓沓、间或又轻捷如燕的步伐，弗朗西娜认出了那个绰号叫土行者的舒昂党。她盯住他，不过马厩里很暗，不大看得清。土行者在草垛上选了一个地方躺下，从那里可以观察整个旅店的动静。他蜷缩起身体，哪怕再多疑的探子，不论远

看还是近观，都很容易以为这是马车夫喂养的一只大狗在蜷着身子睡觉，狗嘴搁在爪子上面。从土行者的行动判断，他没有认出弗朗西娜。她的主人现在处境很微妙，在这种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担心。不管怎么说，土行者刚才的眼神反正凶多吉少。老板又叫她们和上面的客人一起用饭。尽管总想一举两得的旅店老板这样做并不稀奇，然而两件事之间神秘的联系刺激着弗朗西娜的好奇心。她站在窗口，望着昏暗中那个形状不分明的黑影，那就是土行者躺的地方。然后，她离开油腻腻的窗子，转向店老板，店老板的神情说明他发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可是又不知道怎样弥补。舒昂党人刚才的手势把他吓得呆如木鸡。在法国西部，王室猎手为惩罚哪怕只是有失言嫌疑的人而采用的那种残酷而精巧的刑罚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因此，老板此刻已经感到舒昂党的大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那厨子恐怖地望着炉膛，舒昂党经常把告密者的脚放在炉膛里"加热"。矮小肥胖的妇人一手掂着菜刀，一手捏着切了一半的土豆，木呆呆地瞅着丈夫。对这一切茫然无知的小徒弟则尽力想弄明白何以会出现如此瘆人的寂静。这样肃静的场面自然进一步刺激了弗朗西娜的好奇心，这场戏的主角虽然已经不在场，却好象仍旧站在每个人的面前。土行者有这样可怕的力量，姑娘不免有些得意。她生性谦和，从不象一般下人那样装神弄鬼，不过这一次，顺藤摸瓜的念头对她的吸引力太大，她决计把自己的条件利用起来。

"好吧，小姐接受您的建议。"她一本正经地对老板说，老

板一怔，好象被她的话惊醒了。

“什么建议？”他惊诧地、老老实实地问。

“什么建议？”突然进来的科朗坦问。

“什么建议？”德·韦纳伊小姐问。

“什么建议？”第四个人问，这人正走上最后一级台阶，说完便灵巧地跳进屋来。

“怎么，就是和您那些有身分的客人一起吃饭呀。”弗朗西娜不耐烦地说。

“有身分的。”从台阶上跳进来的人用尖酸的嘲讽的口吻说，“朋友，我觉得这是小客栈里的不高明的玩笑。不过，老乡，如果你准备交给我们的客人就是这位年轻的女公民，那么只有疯子才会拒绝，”他一边说，一边瞅着德·韦纳伊小姐。“我母亲不在，我就做主同意了。”他又说，拍了拍傻乎乎的老板的肩膀。

这几句话讲得十分傲慢，不过却被年轻人不拘小节的优雅态度掩盖过去，全场人的注意力都被这几句话吸引到最后进来的这个人身上。老板立刻显示出耶稣死后急于洗净双手的彼拉多① 的神情，后退两步，靠近他那胖女人的耳边：“有你为证，如果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这样还不行，”他更加轻声地说，“你去把这一切告诉土行者。”

刚进来的旅客是个中等身材的青年，穿着蓝上衣，长长的黑色护腿一直遮到膝盖上面，里面是呢子套裤，也是蓝的。这

① 彼拉多是罗马帝国朱迪亚总督，耶稣死后他立刻洗净双手，表示对耶稣之死不负责任。

种简朴的、没有肩章的制服是综合理工学院学生的服装。德·韦纳伊小姐一眼就看出年轻人粗旧的服装下有一副匀称的体格，而且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说明他是贵族出身。乍看上去，年轻人貌不惊人，但是他面容的某些部分却能立刻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些部分说明他是能够成就大事业的。棕色皮肤，自然卷曲的金黄头发，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端正的鼻梁，还有洒脱的举止，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他的生活以崇高的感情为指导，并且有发号施令的习惯。不过，他的天才最典型的特征还表现在波拿巴式的下颏和下嘴唇上，当他的下唇与上唇相触时，便勾勒出一道象考林辛式柱头①上莨苕形叶板那样优美的曲线。造物在这两条弧线上留下了不可抗拒的魅力。"这年轻人一表人材，怕不是共和党人。"德·韦纳伊小姐暗忖道。瞟上一眼便无所不见；为了招人喜爱而精神焕发；不胜娇慵地侧着脑袋；妩媚地微笑；投去叫心如死灰的人萌发爱情的媚眼；黑色的大眼睛在宽宽的眼帘下忽闪；浓密的睫毛在脸颊上方画出两道棕色的曲线；拿出最动听的嗓音，为的是赋予这句普通的话以扣人心弦的力量："太感谢您了，先生。"所有这些手段一瞬间都用上了，比我们描述起来还快。然后，德·韦纳伊小姐向店老板问过她的房间，看过楼梯，便领着弗朗西娜走了，留下陌生的年轻人独自去猜测刚才这句话是表示接受邀请还是谢绝。

"这女人是谁？"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快活地问店老板，老

① 一种古希腊风格的柱子，因古希腊城市考林辛（即今科林斯）而得名，特点是在柱头下缘做上长长的莨苕叶形的装饰。

板一动也不动，越来越糊涂了。

"她是韦纳伊公民，"科朗坦怀着醋意打量着年轻人，酸溜溜地回答。"过去是贵族。你想干什么？"

小伙子哼着一首共和国的歌曲，矜持地昂起头，望着科朗坦。两个青年瞪着眼，仿佛两只好斗的公鸡。只这一下，他们中间便埋下了永久仇恨的种子。军人①的蓝眼睛是坦荡的，而科朗坦的绿眼睛则含着狡诈和邪恶；一个天生的贵族气度，另一个只有藏首露尾的功夫；一个器宇轩昂，另一个形容猥琐；一个叫人自然地肃然起敬，另一个勉强端着架子；一个好象说："征服！"另一个好象说："瓜分！"

"杜·加-圣西尔公民在这儿吗？"一个农民走进来问。

"你找他干什么？"年轻人走上前问。

农民深深一鞠躬，交出一封信，年轻学生看过以后就把信投到火里。他点点头，表示回答，农民便走了。

"你一定从巴黎来，公民？"科朗坦说，同时洒脱地走到年轻人面前，神色显得很圆滑，很亲昵，但是在杜·加公民看来却简直无法忍受。

"是的。"他冷冷地回答。

"你大概要做炮兵军官了吧？"

"不，公民，是海军。"

"噢！你是到布雷斯特去？"科朗坦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

年轻的水兵把脚跟一旋，敏捷地转过身，对科朗坦的问题

---

① 综合理工学院是军事院校，它的学生都是军人。

根本不屑一答。不一会儿，德·韦纳伊小姐根据他的面孔作的种种美好设想都被他自己破坏了。他象一个不懂规矩的孩子，对自己的午餐问三问四，向厨子和老板娘打听他们的烹调法，象所有离开了安乐窝的巴黎人一样对外省的习惯大惊小怪，表现出时髦妇女的好恶，总之绝不象他的面孔和举止所表现的那样有鲜明的性格。当他尝了一口诺曼底上等苹果酒，脸上显出一副苦相时，科朗坦看在眼里，不禁发出怜悯的微笑。

“扑！”他大叫，“这玩意儿你们怎么能咽得下去？这里面有喝的，还有嚼的。对这种拿着篙子收葡萄，在大路上向人放黑枪的省份，共和国抱着几分戒心真是太有道理了。千万别给我们送上这种苦药，来一点上好的波尔多红白葡萄酒。你们最好上去看看屋里火旺不旺。我感到这地方的人太不开化了。唉！”他叹了一口气，又说：“谁让世界上只有一个巴黎呢，不能把巴黎带到海上去，真是遗憾！怎么，你这个只配打下手的，”他对厨子说，“你手边就有柠檬汁，你却给这烩鸡块里加醋……对了，老板娘太太，你给我的毯子太粗了，害得我一夜没合眼。”说完，他抄起一根粗木棍舞弄起来，象童稚一样玩得十分认真，他舞得多少有点解数和技巧，看得出来，在公子哥儿的班级里，这个年轻人一定大小是个头。

“就靠这样的花花公子，”科朗坦悄悄地对老板说，同时睨视着他的脸色，“还想振兴共和国的海军？”

“那家伙，”年轻的水兵凑近老板娘的耳根说，“是富歇的探子。这是刻在他脸上的。我敢肯定，他下巴上那块黑记是

巴黎的污泥。不过，兵来将……”

正在这时，一个妇人走进旅店的厨房，水兵向她跑过去，从外表看起来，礼数十分周全。

“亲爱的妈妈，”他对那妇人说，“您可来了。您不在的时候，我斗胆邀请了几位客人。”

“客人，”她说，“你疯啦！”

“是德·韦纳伊小姐，”他低声说。

“德·韦纳伊小姐在萨沃内事件①后就死在断头台上了，她是到芒镇救她的哥哥德·卢东亲王的。”母亲粗声粗气地对他说。

“您弄错了，夫人，”科朗坦不慌不忙地说，他把“夫人”两个字说得特别重，“有两个德·韦纳伊小姐，每个大家族都是支派众多的。”

那女人听他用这样亲昵的口吻说话，十分惊奇，她倒退数步，似乎想仔细瞧瞧这位突然答话的人。她的一双黑眼睛带着女人自然具备的敏锐的洞悉力盯住他，仿佛是要探究他何以要出来证明德·韦纳伊小姐的身分。与此同时，科朗坦也一直在暗暗地研究这位妇人，他觉得从这女人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母亲的笑颜，完全是一团情人的喜悦，他完全合乎礼仪地认为这个具有令他赞叹的光润的肌肤、清晰的蛾眉、整齐的睫毛，这个把浓密的黑发分成两个发卷披在额前，因而脸上不但透着聪明，且越发显得年轻的女人绝不会有一个二十岁的

---

① 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共和军曾在萨沃内重创旺代叛匪。

儿子。额头虽然有浅浅的皱纹，可这非但不能说明她已经上了年纪，相反倒显示出她青春的激情。还有，她锐利的目光固然略微有些暗淡，但这不是因为旅途的疲劳，就是因为纵欲过度。最后，科朗坦还注意到，这个陌生女人披的是英国料子的斗篷，帽子的式样无疑是外国的，反正不属于当时巴黎女装时兴的希腊式。科朗坦是那种生性多疑，什么事都朝坏的方面想，不朝好的方面想的人，他立刻对这一男一女的公民身分起了疑心。那女人呢，她以同样快的速度研究科朗坦的身分，然后她把脸转向儿子，意味深长的表情可以用这么两句话来准确地解释："这个怪人是干什么的？是我们一边的吗？"对她这个无言的探询，年轻的水兵用他的表情、眼神和手势做了回答，意思是："老实说，我也一无所知，我比您还觉得他可疑。"接着，他让他母亲去费劲地猜这个谜，他自己把脸转向老板娘，对着她的耳朵说："你去想法弄清这家伙是什么人，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陪伴这位小姐，为什么陪着她。"

"这么说，"杜·加太太望着科朗坦说，"公民，你担保德·韦纳伊小姐还活着？"

"她的确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夫人，和杜·加-圣西尔公民一样。"

这句回答暗含着讽刺，其中的奥妙只有这位夫人明白，而且也就是她罢了，换了一个人心里不免要发慌。她儿子立刻目不转睛地瞧着科朗坦，科朗坦却冷静地掏出怀表，仿佛丝毫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回答所引起的不安。女人心神不定，她想立刻搞清楚科朗坦这句话是偶然的戏言，还是话中有话，她以

十分自然的态度说："上帝啊！这路上真不太平！我们没到莫尔塔涅就遭到了舒昂党的袭击，我儿子差一点留在那儿，他为了保护我，帽子上挨了两枪。"

"怎么，夫人，你们就在那辆尽管有卫队保护还是被匪徒抢了的邮车上？我们就是搭这辆车来的。您一定认识这辆车了！我路过莫尔塔涅时听说，劫邮车的匪徒有两千多人，护送的人死光了。连旅客都全玩完。老百姓可真能瞎编！"科朗坦说话的口气象无所事事的闲汉，模样又傻乎乎的，真有点象一个小普罗旺斯①的常客痛苦地发现一条政治新闻是假的。"没法子！夫人，"他接着说，"离巴黎这么近就在路上杀人，想想到了布列塔尼该有多玄。天哪，我马上就回巴黎，不再往前走了。"

"德·韦纳伊小姐很年轻，很漂亮，是吗？"夫人突然想起了什么，问老板娘。

正在这时，老板走进来，打断了三个交谈者都感到残酷的这场谈话。他宣布午餐已经准备好。年轻的水兵把手伸给母亲，亲昵中带着几分矫饰，这证实了科朗坦的怀疑。水兵一边向楼梯走，一边高声对科朗坦说："公民，如果德·韦纳伊小姐接受老板的建议，您无妨陪她来，不用客气……"

尽管水兵说话的语气很随便，一点也不当真，科朗坦却真的跟上了楼。年轻人紧紧握住妇人的手，当他们距离科朗坦七、八个梯磴时，他低声说："您看您的冒险行动使我们多么无

① 巴黎杜伊勒里宫花园的一角，因阳光充足犹如南方的普罗旺斯而得名，一些闲汉常在这里聚会聊天。

谓地担着风险。如果暴露了，怎么逃得脱？您叫我扮演了什么鬼角色！"

三个人走进一个宽敞的房间。无需在西部走多少地方就能够发现，客店老板为了接待这几个客人，已经倾其全部家当，布置得就算很排场了。餐桌摆得很仔细，屋里生起了旺火，热力驱散了潮气。椅子、桌布、餐巾、碗盏都不算太脏，故而科朗坦注意到，为了博得这几个客人的欢心，老板——借用一句老百姓的俗话——忙得四脚朝天。"这就是说，"他思忖，"这些人并不是他们想装出的那种人。这小伙子很滑头，我刚才竟把他当成了傻子。不过现在我认为，他很精明，就是我自己也只能如此而已。"

年轻的水兵、他母亲和科朗坦一同等候德·韦纳伊小姐，店老板已经去喊她了。可是，漂亮的女客人迟迟不露面。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猜想她一定不愿意来，他哼着《莫忘帝国的安危》① 跨出房门，朝德·韦纳伊的房间走去，他急于打消德·韦纳伊小姐的疑虑，把她带去吃饭。也许他希望借此消除心中的怀疑，也许他和所有的男人一样想在漂亮女人身上一试身手。

"如果他是共和党，"科朗坦看他走出房间，心里想，"我就是瞎了眼！他的肩臂摆动起来大有宫廷风度。要是这位是他母亲，"他又瞅着杜·加夫人，"我就是教皇了！我看他们准是舒昂党。一定要搞清楚他们的身分。"

---

① 大革命颇为流行的一首歌曲，曲调采自达莱拉克的歌剧《雷诺·达斯特》。这里的"帝国"的含义是"国家"，"祖国"。

不一会儿，门开了，年轻的水兵挽着德·韦纳伊小姐的手走进来，他姿势十分优雅地把小姐带到桌旁坐下。刚才这段时间并没有白白流逝，弗朗西娜帮着德·韦纳伊小姐穿戴起来，虽然是一身旅行装，但比起舞会上珠光宝气的服饰，或许倒更加诱人。这套简朴的装束有一种魅力，得之于天生丽质无需浓妆的女人善于把服饰当作陪衬和点缀的本领。她穿着一条精工裁制的绿色长裙，配有胸饰的斯宾塞式上衣带着一点对姑娘家不甚相宜的造作勾勒出她的体形，把柔软的腰肢、美丽的胸脯，连同优雅的举止都显示出来了。她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地走进房间，这种笑容在那些启动朱唇便露出如玉的皓齿，现出孩子般水灵灵的酒窝的女人身上显得十分自然。起初她披着斗篷，挡住了年轻水兵的视线，待到脱去了斗篷，她表面上一派天真烂漫、事实上却在用数不清的小伎俩炫耀自己的美色和头部优雅的姿态。她的风度和她的装束相得益彰，使她显得很年轻，杜·加夫人甚至大度地将她的年龄定为二十岁。德·韦纳伊小姐这身俏丽的打扮当然是想卖弄，本可以叫年轻人想入非非的，可是，她却只向他轻轻点了点头，甚至没有正眼瞧他，随后便象闹着玩似地再也不理睬他，这叫他十分尴尬。在局外人看来，她这般矜持不是说明她怀有戒心，或者想卖弄风情，而是说明她抱着自然的或伪装的冷漠态度。这女子善于带着一种天真的表情，这使她显得深奥莫测。她似乎没有一丝一毫征服对方的意图，这些漂亮的小手段似乎都是天生的。年轻水兵的自尊心已经遭到了侵扰。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时，便很有些愤愤然了。

德·韦纳伊小姐拉着弗朗西娜的手，用听起来叫人惬意的声音对杜·加夫人说："夫人，您是否可以允许这位我视若朋友而不是仆人的姑娘同我们一起进餐？在这风风雨雨的年代，忠诚只能用心灵来报答，而且，除了心灵，我们还有什么呢？"

后面这句话讲的声音很低，杜·加夫人有些拘谨地微微屈膝表示回答，这说明她对与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相遇心中很恼火。她把身体俯向她儿子："好嘛！风风雨雨的时代，忠诚，夫人，女仆。"她说，"这女子绝不会是德·韦纳伊小姐，一定是富歇派来的。"

两位女客正准备入席，这时，德·韦纳伊看见了科朗坦。他还在认真地研究这对陌生男女，他的目光叫他们感到很不安。

"公民，"德·韦纳伊小姐对他说，"你受过很好的教养，不作兴这样寸步不离跟着我吧。共和国把我父母送上了断头台①，不过它并没有大发慈悲送我一个监护人。如果你不经我允许一直跟着我（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是出于一种闻所未闻的侠义心肠，那么我已经决定，不能再让你的慷慨保护给你自己带来不便。我在这里很安全，你不必再管我。"

她轻蔑地瞪了他一眼。科朗坦明白她的意思，他收起使他奸诈的嘴角抿在一起的微笑，朝她恭敬地鞠了一躬。

"女公民，"他说，"我永远以听命于你为荣。一个真正的

---

① 这句话与后面的故事不一致。

共和党人竭诚相报的，只有美貌这位女王。”

德·韦纳伊小姐看他离开房间，眼睛里闪烁出天真的欢乐，她看看弗朗西娜，发出幸福的、会意的微笑，因此，由于满腔醋意而处处小心提防的杜·加夫人觉得可以放弃刚才德·韦纳伊小姐的花容月貌使她产生的怀疑了。

“她可能真是德·韦纳伊小姐。”她对着儿子的耳朵说。

“那卫队是怎么回事？”年轻人问，他由于怨愤而变得聪明了。“她是被押送还是被保护？究竟是政府的朋友还是政府的敌人？”

杜·加夫人眨眨眼，表示她很快就能解开这个谜。不过，科朗坦一走，水兵便似乎不再疑神疑鬼，脸上严肃的表情消失了，眼波频频投向德·韦纳伊小姐，不过流露出的不是萌发了爱慕之心而产生的恭恭敬敬的热情，而是对女人放纵的追求。姑娘因此越发谨慎，只同杜·加夫人亲热地交谈。年轻人独自生闷气，在苦恼与怨忿之中竭力装出同样冷淡的模样。德·韦纳伊小姐对此似乎毫无觉察，她表现得单纯而不腼腆，庄重而不扭捏。几个人虽然同桌共饮，然而貌合神离，因此根本无心心相印的情谊可言，甚至有一种庸俗的拘谨气氛，一种约束，把德·韦纳伊小姐和年轻水兵刚才设想的欢乐冲得干干净净。不过女人相聚，彼此是很善于照顾面子的，她们有很亲密的关系，或者强烈地希望刺激，因此碰到冷场的时候，她们都知道如何打破僵局。于是突然间，两位美女仿佛同时心血来潮，一齐拿席间唯一的男子汉开起无伤大雅的玩笑，两人抢着揶揄他，向他表示关心。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两人都活泼

起来。在拘束的气氛中，流露一个眼神，脱口说出一句话，原来都有意义，然而现在却都变得无所谓了。总之，半小时以后，这两个女人虽然暗地里钩心斗角，表面上却成了世上最知己的朋友。而年轻的水兵呢，他感到自己现在不但恨德·韦纳伊小姐骄矜自持，而且恨她谈笑风生。他憋了满肚子的怨气，甚至很后悔和她平分了自己的午餐。

"夫人，"德·韦纳伊小姐对杜·加夫人说，"您儿子平日也象现在这样忧郁么？"

"小姐，"年轻水兵回答，"我正在想，幸福既不能常在，又有何益？我忧郁的秘密正在于我眼前十分快活。"

"这些话象是作情诗，"德·韦纳伊小姐说，"综合理工学院的味道不足，宫廷情调倒很浓。"

"他不过表达了一种很自然的思想，小姐。"杜·加夫人说，她想安抚德·韦纳伊小姐自然有其道理。

"得啦，别愁眉苦脸啦。"德·韦纳伊微笑着对年轻人说，"如果您觉得是幸福的时刻尚且如此忧郁，那么您伤心的时候又该怎样呢？"

与这微笑相随的是一道挑逗的目光，它破坏了这副天真面孔的和谐一致，给水兵带来了一点希望。不过，女人的天性不是过，就是不及。受这种天性的影响，德·韦纳伊小姐忽而用一道情意绵绵的目光，把年轻人撩得魂不守舍，忽而又用一种冷漠、严肃之中又不失谦卑的态度，把年轻人的逢迎之辞拒之千里之外，这是想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女人惯用的伎俩。仅仅有一次，他们俩人都似乎看到对方垂下了眼帘，在这一瞬

间，他们真实的思想得到了交流。但是，如果说在照亮他们心灵的同时也扰乱了他们心灵的那些思想在这一瞬间得到交流的话，那么在同一瞬间他们又把目光重新掩饰起来。相互间这样一瞥竟然把心思泄露无遗，这使他俩很害臊，竟不敢再看对方。德·韦纳伊小姐对自己没有能骗过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感到很恼火，又重新用冷漠的礼节把自己包藏起来，甚至显示出希望午餐赶快结束的不耐烦的神情。

"小姐，您在监狱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杜·加夫人问。

"别提了，夫人，我觉得我好象一直没有离开牢房。"

"您的卫队是来保护您的，小姐，还是来监视您的？对共和国来说您是可贵的还是可疑的？"

德·韦纳伊小姐本能地懂得，杜·加夫人对她产生了兴趣。这个问题叫她很恼火。

"夫人，"她回答，"在目前这个时候，我自己也说不清我和共和国关系的性质。"

"您大概叫共和国发抖吧？"年轻人语含讥讽地说。

"我们何不尊重小姐的秘密？"杜·加夫人说。

"啊！夫人，一个从生活中只尝到痛苦的年轻女子是没有什么值得刺探的秘密的。"

"不过，"杜·加夫人回答，她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从中了解她需要知道的东西，"第一执政似乎用心良苦，听说他准备停止执行反对流亡贵族的法令。"

"确实如此，夫人，"德·韦纳伊小姐说，语气之激烈未免有点过分，"既然这样，我们又何苦叫旺代和布列塔尼起来造

反？何苦叫法国狼烟四起？……"

这一声发自肺腑的呼喊，在她似乎是一种自责，不过年轻的水兵听了却打了一个寒噤。他全神贯注地瞧着她，但是，从她的脸上，他既没有发现恨，也没有发现爱。她的皮肤红润细腻，然而这细腻的皮肤却是不可穿透的。突然，他产生一阵不可遏止的好奇心，这使他对这个本来已经勾起他强烈欲望的奇特女子更加恋恋不舍了。

"不过，"德·韦纳伊小姐停了一会儿又说，"夫人，您是到马延去吗？"

"是的，小姐。"年轻人带着询问的神气回答。

"是这样，夫人，"德·韦纳伊小姐继续说，"您儿子既然为共和国服务……"她说这两句话时，表面上脸色冷冷的，然而却悄悄地睨视着那母子二人，这种目光只有女人和外交官才有。"你们想必害怕舒昂党？"她接着说，"那么有一支卫队总比没有好。我们差不多就是旅途上的伙伴了，和我们一起到马延去吧。"

母子二人迟疑不决，看起来在互相征求对方的意见。

"小姐，"年轻人回答，"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夜里必须到达富热尔市郊，而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马车，我不知道向您承认这一点是否不够谨慎，不过，慷慨是女人的天性，如果信不过您，我就太丢人了。但是，"他接着说，"在把我们自己托付给您之前，我们起码必须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平安无事地离开您。您是您那支卫队的女王，还是它的奴隶？请原谅我这个水兵心直口快，我实在觉得您的处境不大正常。"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先生，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地接受我的邀请，请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她又说，每个字都说得很重，“一个与政治仇恨无涉的人，她真诚地帮助您，您就无须担心其中有诈。”

“即便如此，旅途也未必安全。”年轻人说，他的眼光里含着诡谲的表情，因而话虽平常，却意味深长。

“您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她带着嘲弄的微笑问道，“我看任何人都不会遇到危险。”

“现在讲话的这个女人和刚才同我眉来眼去的那个女人简直判若二人。”年轻人心想，“瞧她那副腔调！其中必定有鬼。”

正在这时，一声尖厉而响亮的枭鸣划破天空，俨然是一种不祥之兆，那猫头鹰好象是栖息在烟囱上。

“这是什么？”德·韦纳伊小姐说，“我们旅行就要开始了，偏偏没有好兆头。可是，这地方的猫头鹰怎么大白天叫唤？”她问道，同时做了一个表示惊讶的手势。

“偶尔有这种事。”年轻人冷冷地说。“小姐，”他接着说，“我们也许会给您惹出祸来，您一定这么想吧？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一起走的好。”

他这几句话说得很平静，也很含蓄，这使德·韦纳伊小姐大为惊讶。

“先生，”她说，态度很不客气，一副贵族派头，“我绝对没有强迫的意思。您请自便，共和国多少还给我们留了一点自由。如果夫人是独行，我就会坚持……”

过道里响起一个军人沉重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于洛指挥官皱着眉头走进来。

“请到这儿来，上校①，”德·韦纳伊小姐指着身边的一把椅子说，“谈谈国家大事吧，既然非谈不可。可是您干嘛板着脸？怎么啦？这儿有舒昂党吗？”

指挥官看见了年轻人，惊讶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细细地打量年轻人，仔细得有点奇怪。

“妈，您再来一块兔肉？小姐，您怎么不吃？”水兵对弗朗西娜说，一边忙着招待客人。

但是，于洛的惊诧，德·韦纳伊小姐关注的神气，这里面都有深文大义，装着看不见是危险的。

“您这是怎么啦，指挥官，难道您认识我？”年轻人突然问道。

“好象是。”共和党人说。

“我也觉得您面熟，我想我在学校见过您。”

“我从来没到什么学校去过，”指挥官粗声粗气地回答，“从什么学校毕业的，你？”

“综合理工学院。”

“哈哈！好，这座营房专在宿舍里培养军人。”指挥官说，他无法抑制对毕业于这座学府的军官的厌恶，“你在什么兵种？”

“海军。”

“哈哈！”于洛狡黠的笑道，“你在海军想必认识许多这个

① 德·韦纳伊小姐在这里故意用旧军衔称呼于洛。

学校的学生了？——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的语气变得严峻了，"只有炮兵和工兵军官。"

年轻人却并不慌张。

"因为姓氏的缘故，我是例外。"他回答，"我家祖辈都是水手。"

"噢！"于洛说，"那么请问尊姓，公民？"

"杜·加-圣西尔。"

"你在莫尔塔涅居然脱险了？"

"啊！我儿子差一点丢了命，"杜·加夫人立刻说，"两粒子弹打在……"

"有证件吗？"于洛说，并不听那母亲说什么。

"您想看吗？"青年水手不客气地问，狡黠的蓝眼睛在于洛和德·韦纳伊小姐两张阴沉的脸上扫来扫去。

"你小子乳臭未干，就想耍弄我，敢情！赶快，把证件拿出来，否则就跟我走！"

"嗬，嗬，好样的，我又不是傻瓜。我凭什么给你证件！你是什么人？"

"地区指挥官。"于洛回答。

"哟！这么说情况更严重了，我可能持枪拒捕呢。"他把一杯波尔多葡萄酒递到司令官面前。

"我不渴。"于洛说，"快，少废话，你的证件。"

正在这时，大街上传来武器碰撞声和三、五个士兵的脚步声，于洛走到窗前，脸上浮现满意的神色，德·韦纳伊小姐见了，身子一哆嗦。这显然是一种关切的表示，前一阵子年轻人

的脸上可是既冷漠又矜持。他往上衣口袋里掏了一阵，抽出一个漂亮的皮夹子，把证件递给司令官，于洛慢慢地读着，同时不断拿通行证上的相貌特征与可疑旅客的面容相比较。就在于洛检查证件时，又响起猫头鹰的啼叫，不过，这一次不难听出，分明是一个人的声音模仿的。指挥官带着嘲笑的神色把证件还给年轻人。

“证件倒不假，”他对年轻人说，“不过，还是必须跟我到区里走一趟。我可不喜欢这套花招！”

“您为什么带他到区里去？”德·韦纳伊小姐问，她的声音都变了。

“小姑娘，”指挥官回答，同时做了一个习惯性的鬼脸，“这与您不相干。”

德·韦纳伊小姐被老军人说话的腔调和措词激怒了，更叫她恼火的是当着一个喜欢她的男人的面，竟突然遭到这样的侮辱，她站起来，一下子改变了保持到现在的天真、温顺的态度，她脸色发红，眼睛放出光来。

“请问，这位年轻人是否满足了法律的全部要求？”她大声说，语气虽然平和，但是声音却在颤抖。

“表面上是这样。”于洛讥讽地回答。

“那好，我认为您就应该让他得到表面上的安静。”她说，“您是不是怕他跑了？您会把他和我一起护送到马延的，他和他母亲都坐我们的邮车。不用多嘴，我愿意。怎么，还有什么？”她见于洛又微微地做了一个鬼脸，“您还在怀疑他？”

“我想还有一点。”

“您想干什么?”

“没什么，顶多是用一粒小铅丸给他清醒清醒头脑。这家伙胆子贼大。”司令官用嘲笑的口吻说。

“您是开玩笑吧，上校?”德·韦纳伊小姐喊道。

“走吧，伙计，”司令官朝水手摆了一下头，“走吧，快一点!”

德·韦纳伊小姐见于洛不理睬她，反倒平静下来，脸上泛起微笑。

“不要动。”她对年轻人说，用一个庄严的手势护着他。

“啊! 这女人。”水手凑近母亲的耳朵说，母亲蹙起眉头。

巴黎姑娘很恼火，而且心里产生的各种感情都遭到了打击，这使她脸上显示出另外一种美。弗朗西娜、杜·加夫人和她的儿子这时候都已经站起来。德·韦纳伊小姐抢身站到他们和面带微笑的指挥官中间，迅速解开外衣上的两根短带。她象所有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女人一样盲目行动，掏出一封信，气冲冲地举到指挥官面前，仿佛一个孩子急着要玩别人送他的玩具，她得意地、或者说急不可耐地要运用自己的权力。

“读吧。”她说，脸上挂着揶揄的微笑。

她转身向着年轻人，在胜利的醉意中她投去一道目光，狡黠的眼神里流露出爱慕之情。两人的额头都开朗了；激动的脸上放出快乐的红光，各种矛盾的意念在心灵中翻腾起来。这时杜·加夫人眼光一动，看得出来，她已经把德·韦纳伊小姐挺身相助归因于春心而不是善心。她无疑是对的。这女人的眼光在说什么，美丽的女客人早已猜到，她先是脸上一红，随

即温顺地垂下眼帘，然后她又迎着这女人带着威胁意味的指责目光高傲地扬起头，大胆地望着所有人的眼睛。惊愕的指挥官把信还给她，这是由部长们签署的一封信，信中明令各地方当局服从这个神秘女人的安排。他从剑鞘里抽出剑来抓在手里，往膝盖上一搕，把剑折断，扔在地下。

"小姐，您应该干什么，您心中大概有数；可是，一个共和国军人也有他的思想，他的尊严。"他说，"当漂亮娘儿们发号施令的时候，我就不干了；今天晚上我就向第一执政辞职，叫别人而不是于洛来听您的吧。当我不理解的时候，我就止步，尤其是当我有权利理解的时候。"

房间里一时间鸦雀无声；但是，这寂静旋即被年轻的巴黎女人打破，她走到指挥官面前，伸出手来对他说："上校，尽管您的胡子有点长，您还是可以吻我，您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不胜荣幸，小姐。"他说，往这古怪姑娘的手上笨拙地吻了一下。"你呢，伙计，"他狠狠地指着年轻人，又补上一句，"你真是死里逃生！"

"指挥官，"年轻人笑着说，"玩笑该结束了，你如果愿意，我这就跟你到区里去。"

"你愿意带上你那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吹口哨的家伙，土行者？……"

"谁？土行者？"水手问道，整个的神气表现他确实感到很吃惊。

"他刚才不是还吹口哨来着？"

"你说这个，"年轻人回答，"这口哨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倒

要请问你了。我以为是你叫来的士兵，他们肯定是来抓我的，吹口哨通知你他们到了。”

“你真是这么想的？”

“就是！老天爷，没错。你倒是把这杯波尔多酒喝掉哇，味道不错。”

水手那种自然的惊奇态度，他言谈举止中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薄相，他那张年轻的面孔——仔细做成的金黄色发卷使这张脸还未脱尽稚气，这些都出乎指挥官的意料，他左疑右惑，摇摆不定。他发现杜·加夫人此时正注意她儿子瞅着德·韦纳伊小姐的眼神，想捕捉其中的秘密，于是他猛然问杜·加夫人："您多大了，女公民？”

“哟，军官先生，咱们共和国的法令变得越来越严酷了！我三十八岁。”

“就是把我毙了，我也还是什么也不信。土行者就在这儿，吹口哨的就是他，你们是乔装打扮的舒昂党。妈的，我要把旅店整个包围起来搜查。”

正在这时，一声古怪的哨音，很象刚才听到的那两声，从旅店院子里传来，打断了指挥官的话；幸而他跃身冲到廊上，竟没有发现他的话叫杜·加夫人的脸变成一片灰白。于洛看见吹口哨的是一个车夫，他正在把马套在邮车上。于洛放弃了他的猜疑，他感到认为舒昂党敢于到阿朗松市里来活动，这未免太可笑，因此回到屋里时，他很不好意思。

“我且饶了他，不过他让我们受的这份罪，日后定要他付出代价。”于洛走回房间的时候，母亲凑着儿子的耳朵郑重

地说。

勇敢的军官脸色很尴尬，脸上的表情显示出，铁面无私的责任和善良的本性此时正在他心里斗争着。他依旧沉着面孔，可能是他觉得自己冤枉了好人的缘故；但是，他却端起了那杯波尔多酒，说道："伙计，请多多包涵，不过，你们学校派给军队的军官太年轻……"

"那么莫非强盗那边有更年轻的？"自称的水手笑着问。

"您把我儿子当成谁了？"杜·加夫人问。

"当成勒·加尔，伦敦政府派到舒昂党和旺代党的首领，人称德·蒙托朗侯爵。"

指挥官依然偷偷留意这两个可疑人物的脸色，他们相互瞅着，脸上轮流显出古怪的表情，仿佛两个自命不凡的大傻瓜，这表情若翻译出来，便是下面这段对话："你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你呢？——不知，全不知。——他说了些什么呀？——白日做梦。"然后，便是当一个呆子自以为胜利时所发出的那种放肆而滑稽的大笑。

玛丽·德·韦纳伊听到指挥官讲出王党将军的名姓，她的举止忽然有些失措，一时木呆呆的，这情况只有弗朗西娜感觉到了，也只有她才觉察出这年轻女子脸上不易发现的微小变化。指挥官是彻底输了，他拾起断剑的残片，望望德·韦纳伊小姐，适才小姐那番热情的言词，算是摸到了打动他心灵的秘诀，他对小姐说："至于您，小姐，我不会收回我的话，明天，我这把断军刀将交到波拿巴手里，除非……"

"嗐！波拿巴、您的共和国、舒昂党、国王，还有什么勒·

加尔，我才不管这些呢！"她高声叫起来，难以克制不得体的脾气发作。

从未有过的怪念头，或者是爱情，使她的脸上神采飞扬，看得出来，这姑娘一旦在世界上找到了一位意中人，世界对于她就化为乌有了。但是，她猛然间发现自己象一个大明星，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自己，便立刻勉强恢复了平静。指挥官呼地站起来。德·韦纳伊小姐心里七上八下，惶恐不安，她跟在指挥官后面，在廊下把他叫住，语气庄严地问道："您有真凭实证怀疑这小伙子是勒·加尔吗？"

"见他妈的鬼，小姐，是陪您的那位军官跑来对我说，邮差和邮车上的客人都被舒昂党害了，这我早就知道；我不知道的，是被害的旅客的名字，他告诉我，他们叫杜·加－圣西尔！"

"啊！既然有科朗坦搅在里面，那就不足为怪了。"她大声说，做了一个厌恶的动作。

指挥官走远了，他不敢再看德·韦纳伊小姐，她那害人的姿色已经把指挥官的心搅得乱哄哄的。

"我要是再多待上两分钟，弄不好就会傻乎乎地又拿起剑来护送她。"他一边下楼梯，一边想。

杜·加夫人看那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瞅着德·韦纳伊小姐走出去的那扇门，就凑近他的耳朵说："老调重弹！您总是坏在女人手里。一个布娃娃就搞得您神魂颠倒。您干什么同意叫她和我们一起吃饭。一个女人随便和素不相识的人吃饭，又有蓝军护卫，把一封信情书似地掖在胸口，就凭这封信叫蓝

军放下了武器，这会是德·韦纳伊小姐？她是富歇派来的荡妇，目的是要抓您，她那封信肯定是让她用军队来对付您的。"

"哼哼！夫人，"年轻人回答，尖酸的语调刺透了夫人的心，气得她脸都青了，"她见义勇为的举动已经叫您的假设不攻自破。请别忘了，我们在一起全是为了圣上的利益。夏雷特①饮恨九泉之后，世界对于你竟会不是一片空虚？你活着竟不再是为他报仇雪恨？"

夫人站在那里出神，好比一个人站在岸边，呆呆地望着自己满船的财宝沉入水底，财产的毁灭使他对财产的依恋更加强烈。德·韦纳伊小姐回到屋里，年轻水手与她相视而笑，目光中都含着温柔的嘲讽。虽然前程未卜，虽然他们相聚的时间十分短暂，然而惟其如此，希望的征兆才更加叫人生出满腔柔情。他们的目光尽管一闪即逝，却没能逃过杜·加夫人敏锐的眼睛，她懂得这道目光的含意；顷刻间，她的双眉微微锁起，脸上禁不住流露出醋意。弗朗西娜一直在观察这个女人；她看见她双目放光，双颐泛红；她觉得这女人的脸上出现了可怕的变化，她仿佛看见有恶鬼的影子从她脸上闪过；然而这种表情转眼间就消失了，比闪电还迅疾，比死亡还突然，杜·加夫人又摆出轻松快活的神气，她如此镇定自若，叫弗朗西娜以为自己在做梦。不过，弗朗西娜还是发现，这女人性格之暴烈至少不亚于德·韦纳伊小姐，想到这两个性格刚强的人在一起，免不了要有恶斗，她不寒而栗，而当她看见德·韦纳伊

① 夏雷特（1763—1796），旺代叛匪头目之一，在南特被处以极刑。

小姐朝年轻的军官走去，向他送去一道醉人的秋波，抓起他的手，把他拉到身边，用一个又风流又十分诡诈的手势带他走到窗前的时候，她禁不住全身都在颤抖了。

“现在，向我说实话，”德·韦纳伊小姐一边说，一边竭力想从他眼睛看出什么，“您并不是杜·加－圣西尔公民。”

“不对，小姐。”

“杜·加和他母亲前天已经被杀了。”

“我很遗憾。”他笑着说，“即便如此，您对我还是恩重如山，我将永远铭记在心，而且我很愿意有机会向您证明我的感激之情。”

“我认为我救了一个流亡贵族，但我更喜欢你是共和党。”

这两句话从她唇边吐出，好象用了极大的勇气，说罢，她面露窘色；她的眼睛好象红了，她的神态中不再有其他东西，只有感情天真烂漫的流露。她慢慢松开军官的手，倒不是因为抓住他的手心里害羞，而是因为有一种沉甸甸的思想压上了心头，那军官被她弄得沉醉在希望之中。突然间，她似乎对这样放纵自己感到气恼，尽管旅途中彼此萍水相逢，无拘无束大概也是允许的，于是她又恢复了一贯的态度，朝两位旅伴鞠了一躬，带着弗朗西娜离开了。回到房间，弗朗西娜又起手指，转动手臂使手心朝外，仔细地瞧着女主人，说道：“啊！玛丽，这么一会儿功夫发生了多少事！这种事情只有您能行！”

德·韦纳伊小姐跳上前搂住她的脖子。

“啊！这就是生活，我简直好象飞上了天！”

“也许是下了地狱。”弗朗西娜顶了她一句。

"管他呢！那就下地狱吧！"德·韦纳伊小姐兴奋地说，"来，伸过手来。摸摸我的心，跳得多快。我身上发热。现在，整个世界又算什么！不知有多少回，我在梦里看见了他！啊！他的脸有多英俊；他的眼睛有多明亮！"

"他会爱您吗？"天真纯朴的农村姑娘问，她的声音低沉了，脸上现出忧伤。

"你想知道吗？"德·韦纳伊小姐回答。"这么说吧，弗朗西娜，"她又说，对弗朗西娜显出半正经半戏谑的态度，"他若不爱我可就要求太高了。"

"那倒不错，问题是他会永远爱你吗？"弗朗西娜微笑着说。

她们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时间好象都呆住了，弗朗西娜突然愣住是因为不能显示自己太有经验，德·韦纳伊小姐突然愣住是因为平生第一次看见有幸福前程的爱情；她就象把一块石子信手抛进峡谷，然后，为了知道峡谷有多深，趴在崖边听那石子落底的声音。

"嗐！那就是我的事了，"她说，不觉做了一个绝望赌徒的手势，"我从来不可怜受骗的女人，她们要怪只能怪她们把自己给了人家。男人的心只要给了我，我就能把他牢牢地抓住，不管他是死是活。——但是，"经过短暂的沉寂，她突然惊奇地说，"你哪儿来的这些门道，弗朗西娜？……"

"小姐，"农家姑娘急忙回答，"我听见廊上有脚步声。"

"噢！"她听了听说，"不是他！——好哇，"她又说，"你就这样答我的话！我会知道的，你就是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

弗朗西娜说的不错。门上敲了三下，主仆二人的谈话中断了。听到德·韦纳伊小姐说请进，麦尔勒上尉立刻走进来。

上尉向德·韦纳伊小姐敬了一个军礼，同时大胆觑了她一眼，小姐光艳的姿容照得他眼花缭乱，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说了这么一句："小姐，我听候您的吩咐！"

"你们联队长辞职了，看来是由您来当我的保护人。你们部队是叫联队吧？"

"我的上司是吉拉尔副队长，是他派我来的。"

"你们的指挥官有点怕我吧？"

"恕我直言，小姐，于洛并不怕您；不过，女人，您知道，不合他的口味；看到他的上级竟是妇道人家，他心里不舒坦。"

"但是，"德·韦纳伊小姐说，"服从上级是他的责任！我喜欢的是服从，我有言在先，我不允许违抗我的命令。"

"违抗您的命令大概不容易。"麦尔勒说。

"咱们合计一下。"德·韦纳伊小姐说，"你们这里有新到的部队，让他们护送我到马延市，今天晚上就可以到。在马延市我们不停留，另外换一批士兵，继续前进，你看行不行？我们的行动规模小，舒昂党不会知道。我们是夜里赶路，假如遭到人数众多的舒昂党的袭击，会吃苦头的。说说看，您觉得这样行不行？"

"行，小姐。"

"从马延到富热尔的路好走吗？"

"不好走。没完没了的上坡下坡，地地道道跑松鼠的地方。"

"好啦，出发吧，"她说，"离开阿朗松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你们可以先走，我们会赶上来的。"

"她简直好象当过十年的军官，"麦尔勒走出房间时心里想，"于洛弄错了，这姑娘不是那种靠羽绒床垫赚钱的女人。子弹有眼，假如麦尔勒上尉想当副队长，我劝他莫把圣米迦勒① 当成魔鬼。"

德·韦纳伊小姐与上尉谈话时，弗朗西娜走出房间，她想借走廊的窗户观察院子里的动静，那里有一个角落自打她到旅店起就一直勾起她抑制不住的好奇心。她全神贯注地望着马厩里的草堆，看得那么专心，旁人还以为她在圣女面前做祷告呢。不一会儿，她看见杜·加夫人象一只害怕沾湿了爪子的猫一样，蹑手蹑脚向土行者走去。那舒昂党见到夫人，立刻爬起来，毕恭毕敬地站在她面前。这奇怪的情况叫弗朗西娜好生奇怪。她跑到院子里，贴着墙根溜过去，完全避开了杜·加夫人的眼睛，她想去藏在马厩门的后面；她踮起脚尖，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一点响动，终于挨到土行者的近旁，土行者竟然没有觉察。

"如果经过这样一番调查，"夫人对舒昂党说，"她不叫这个名字，你就用枪结果了她，就象结果一条疯狗，不要手软。"

"知道了。"土行者回答。

夫人走了。舒昂党把红色毛线帽重新戴到头上，站在那里和一般遇到麻烦的人一样搔着耳朵，就在这时，他看见弗朗

---

① 圣米迦勒，《圣经》里的大天使。

西娜突然出现，好象是从地里钻出来的。

“奥莱的圣安娜在上！”他叫起来，鞭子一下子滑落到地上，他双手合抱，惊喜若狂。一层淡淡的红晕使他粗糙的脸上发出光来，双眼熠熠闪亮，好似落在泥淖里的两颗宝石。“真是科坦的女娃吗？”他的声音很低沉，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您真 godaine！”他停了一会儿又说。

Godain、godaine① 这个古怪的字眼是这一带方言中的一个最高级形容词，经常出现在男女情人的嘴中，说的是漂亮穿戴和美丽容貌的结合。

“我都不敢碰您了。”土行者又说，不过他还是把宽大的手伸向弗朗西娜，仿佛是想掂一掂挂在她脖子上、拖到腰间的一根粗金链的重量。

“那您就做对了，皮埃尔。”弗朗西娜回答，她表现出不受压迫便实行专制这种妇女的本能。她见那舒昂党很惊喜，心里感到很受用，可是她却高傲地向后闪开了身子。不过，为了弥补她语气的强硬，她向他投去一道充满柔情的目光，然后又走到他跟前。“皮埃尔，”她说，“那夫人刚才和你在说我服侍的年轻小姐吧？对不对？”

土行者沉默不语，他的面孔有如破晓时分的天空，黑夜和光明在激烈的争斗。他看看弗朗西娜，又看看自己失手掉落的鞭子，又看看那条金链，那金链对于他似乎和这个布列塔尼姑娘一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然后，象是为了摆脱惶惶然的

---

① Godaine 是 godain 的阴性形式。

心情，他拣起鞭子，然而依旧一声不吭。

“哼！有什么难猜的，那夫人叫你杀掉我的主人。”弗朗西娜心里清楚，这汉子一向忠心耿耿，守口如瓶。她想消除他的顾虑。

土行者垂下头，其中自有含义，对于科坦的女娃，这便是回答了。

“好吧，皮埃尔，万一我主人有个三长二短，万一有人动了她一根毫毛，那么咱俩今天就是永生永世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我将要上天堂，我！而你呢，你将要下地狱。”

这句预言以这样坚定的信念说出，使土行者觉得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他所感到的恐慌不亚于一个过去由教会大张旗鼓为之驱魔除鬼的中邪者。他的眼光起初在剽悍中不失温情，但是与爱情同样苛刻的尽忠尽职的狂热随即改变了他的眼光，当他看见自己过去选定的情人那凛然的神气时，眼睛里一下子露出粗暴的光。弗朗西娜按照她自己的方式解释舒昂党的沉默。

“你不想为我做点什么？”她用责备的语气对他说。

那舒昂党听到这话，看了他情人一眼，目光和乌鸦翅膀一样丧气。

“你能自由行动吗？”他不高兴地低声嘟哝，只有弗朗西娜能听见。

“我要是自由还会到这里来吗？……”她冒火了，“可是你呢，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还跟着舒昂党跑，你在路上窜来窜去，活象一条要咬人的疯狗。啊！皮埃尔，你要是有头脑，

就跟我走吧。这位漂亮小姐，我可以告诉你，过去在我家里住过，得过我的好处。我现在每年足足收入二百利勿尔。小姐还花了五百埃居为我买下了我叔叔托马的那幢大房子；我已经有二千利勿尔的积蓄。”

但是，她微笑也罢，列举家珍也罢，在土行者木然的表情面前都失去了作用。

“神甫们说了，叫我们打仗。”他回答，“打死一个蓝军，就等于得到一次上帝的宽恕。”

“可是蓝军会把你打死的。”

他摊开双手表示回答，似乎对自己向上帝和国王只能尽此绵薄之力而深感遗憾。

“那我怎么办呢，我？”姑娘痛苦地问。

土行者痴愣愣地瞅着弗朗西娜，他的眼睛好象变大了，两颗泪珠流出来，平行地淌过他毛茸茸的面颊，滴在他的羊皮袄上，他的胸膛里发出沉闷的呻吟。

“奥莱的圣安娜在上！……皮埃尔，这就是分别七年之后你要对我说的话。你变多了。”

“我一辈子爱你。”舒昂党用生硬的声音回答。

“不，”她对着他耳朵说，“国王比我重要。”

“你既然这样看我，”他说，“我就走了。”

“你走吧，再见了。”她很悲伤。

“再见。”土行者重复道。

他抓住弗朗西娜的手，紧紧握住，吻了一下，画了一个十字，然后，他象一条刚刚偷到一块骨头的狗，躲回到马厩里。

“面包贼，”他对他的同伴说，“外面伸手不见五指。你带鼻烟壶了吗？”

“唉！他妈的！……上等的好烟。”面包贼一边回答，一边在羊皮袄里面的一个口袋里摸索。

他递给土行者一个圆锥形的小牛角壶。冬季夜长，布列塔尼人往往自己制烟叶，他们把烟叶研成很细的末子，盛在这种牛角壶里。土行者翘起左手的拇指，在手心里窝成一个小凹。残废人一般就用这个小凹来计算鼻烟的多少。他猛烈地晃动烟壶。烟壶的顶端已经被面包贼拧下来，一股触摸不到的烟末从这个圆锥形的布列塔尼土玩意儿尖端的小孔里飘然而下。土行者闷声不响倒了七八下，好象这烟末有力量叫他的思想换换样。突然，他不自觉地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把烟壶扔给面包贼，抓起藏在草堆里的一支马枪。

“象这样一连七八口，啥事也不顶。”小气的面包贼说。

“上路。”土行者声音嘶哑地叫道，“我们还有事干呢。”

二三十个舒昂党睡在草料架下和草堆里，这时都抬起头来，看见土行者已经站在那里。转眼之间，这伙人都走出了通向花园的那扇门，从花园他们可以直达田野。弗朗西娜离开马棚后发现邮车已经备好，德·韦纳伊小姐与两位旅伴已经上车。布列塔尼姑娘看见女主人坐在车子的后座上，身边就是那个刚才下令杀她的女人，不由地一哆嗦。那个可疑的青年坐在玛丽的对面，弗朗西娜刚一坐定，笨重的邮车便飞驶起来。

太阳已经驱散了秋天灰蒙蒙的云，光线倾泻在肃杀的田

野上，给田野增添了一点喜庆和青春的气息。许多恋人都把这种偶然的天气变化看作福星吉兆。弗朗西娜感到特别稀奇的是，车上的旅客起初却都缄默不语。德·韦纳伊小姐依然是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气，眼皮低垂着，头微微向前倾，手插在紧紧裹住身体的斗篷里。如若她抬起眼睛，那是为了望一望被飞快地旋转着抛向车后的景物。明知有人崇拜她，但她却拒绝这种崇拜。不过，这种表面的冷漠态度与其说使她显得更天真，不如说使她显得更娇媚。脆弱心灵表现出的各种神情，自有动人的纯洁使之归于和谐，然而这种纯洁并不能给那些因为感觉敏锐而生性喜爱爱情风暴的女子增添丝毫的魅力。那青年此时正沉浸在一场谈情说爱刚开头时带来的乐趣之中，还无暇顾及这个独特的姑娘娇媚与激昂之间不协调的缘由。她既然装出一副实心肠的模样，他岂不正好悠闲地欣赏她的面容？她现在这宁静的仪表和刚才激动的神态各有一番秀丽妩媚之处，难分高低。对于能供我们享乐的东西，我们何曾有过非难之词？

在马车上若有一个美妇人，那她便极难躲避同车旅客的目光，这些人把眼睛盯住她，好象风景太单调，总得寻找一些其他的消遣。青年军官庆幸自己能够满足爱情初生时那种贪婪的需要，他兴味盎然地打量着这张面孔纯净光润的线条，无需担心她会躲闪，也无需担心她会恼恨他固执的目光。他觉得这张面孔简直就是一幅图画。有时候，阳光把她的鼻翼照得透着粉红色的亮，人中显得格外分明；有时候，一层淡淡的光使肤色的层次显得更加细腻，眼圈下面和嘴角象珍珠般洁

白光滑，面颊宛如含苞欲放的玫瑰，两鬓和脖子则蒙着暗影。他出神地望着她脸上由头发造成的明暗对比，乌黑的发卷衬托着脸，赋予她的面容以一种短暂的风韵；因为，在女人身上，一切都如昙花一现！今日之美经常已非昨日之美，这对女人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这位自称是水兵的青年还处在这样的年纪，这种岁数的人从无足挂齿的小事中能得到太乐趣，因为里面装着全部的爱情，他满怀喜悦地等待着她眼帘的每一次眨动和她胸脯随呼吸的每一次令人销魂的起落。他脑子里胡思乱想，间或竟发现她的眼神和嘴唇柔和的曲线配合得十分巧妙。每一个手势都向他流露一种心灵的状态，每一个动作都向他展示了姑娘的一个新的侧面。既然姑娘心有所思，带得脸上表情变幻不定，既然一层红晕在姑娘脸上浸润扩散，既然绽开的笑纹给姑娘脸上添了精神，那么，在琢磨这神秘姑娘心中隐秘的时候，他自然便品尝到无穷无尽的蜜意柔情。什么都摄住他的灵魂，什么都勾住他的感官。说到底，沉默非但不会给心灵的沟通造成障碍，相反，倒成为思想之间共同的纽带。玛丽·德·韦纳伊的眼光好几次都碰上了年轻人的眼光，这使她明白沉默会害了她自己，她于是向杜·加夫人问了几个没有多大意思的问题，权当谈话的引子，可是她忍不住把那个儿子也拉进来。

“夫人，”她说，“您怎么会决定把令郎送进海军？这岂不使您自己陷入没完没了的担忧？”

“小姐，女人的命运，我是想说，母亲的命运，就是一辈子为她们最珍贵的财宝担惊受怕。”

"令郎和您很象。"

"都这么说，小姐。"

杜·加夫人自己给自己编了个年龄，别人也就糊里糊涂承认合法了，这使年轻人忍俊不禁，也使他所谓的母亲生出新的怨恨。他儿子向玛丽每投去一道含情脉脉的目光，她心中的仇恨就增长一分。沉默也好，谈话也好，反正不管怎么着，她憋在肚子里的一团怒火都越烧越旺，不过表面上，却用和蔼到极点的态度掩饰着。

"小姐，"年轻人说，"您错了。水兵并不比其他军人多担风险。女人讨厌海军就更不应该了：我们对情人总是忠贞不渝的，较之陆上兵种，这不是我们的优点么？"

"哈！那是出于不得已。"德·韦纳伊小姐笑着说。

"反正也算是忠诚。"杜·加夫人回了她一句，声音颇有些阴沉沉的。

谈话渐渐热烈，谈论的题目只有这三个旅行者感兴趣；因为，碰到这种情况，聪明人能够把老话谈出新意；不过，这场谈话听来轻松随便，三个人兴致勃勃地你问我，我问你，其实却掩盖着叫他们坐立不安的欲望、激情和要求。玛丽无时无刻不在小心防范，她脑子快，心眼多，杜·加夫人感到，要想击败这个又机灵又漂亮，令人生畏的对手，除非求助于中伤和陷害。几个坐车的人赶上了卫队，车子放慢了速度。青年水手看见前面要爬上坡，向德·韦纳伊小姐建议下车步行。年轻人趣味高雅，举止又那样温柔可亲、彬彬有礼，她便欣然同意，年轻人不免有些受宠若惊。

"夫人意下如何?"她问杜·加夫人,"有一起散步的雅兴么?"

"妖女!"夫人下车时咕哝道。

玛丽和那水手一起走,不过相互隔开一段距离。水手早已按捺不住强烈的欲望,恨不得立时就叫玛丽放下用来抵挡他的那副稳重模样,他才不信那模样会是真的。他认为这只要同姑娘说说逗趣的话就能办到,他有法国人那种讨人欢喜的劲头,又有那种可轻浮亦可庄重,永不失骑士风度,常含讥讽之意的本领,凭着这一点,流亡贵族中的卓越人物才如鹤立鸡群。可是,巴黎姑娘对年轻的共和党嘻嘻哈哈,虚与周旋,鄙夷地责怪他轻浮的企图,但对他言谈中无意流露出来的雄健的思想和豪迈的气概却另透着欢喜的意思,于是他轻而易举便琢磨出了叫她高兴的秘诀。这样,谈话就变了样,年轻人表情丰富的脸上流露出来的希望就有了眉目。他越来越钟情,然而要说出对这个女妖的评价,他却感到不断出现新的困难,他对这姑娘的看法都被她开玩笑似地否定了,他只好暂且都抛诸脑后。刚才他仔细打量她,被她的美貌弄得魂消骨酥,现在,他越来越被这颗陌生的心灵所吸引,这是因为好奇,而玛丽则津津有味地挑逗他的好奇心。他俩的谈话不知不觉变得亲密无间,德·韦纳伊小姐设法往谈话中掺和进去一种冷淡的口气,然而白费劲,二者毫不相干。杜·加夫人紧跟在后面,可是他俩不知不觉走快了,不一会儿就让杜·加夫人落后了一百多步。这两个可爱的生灵踏着路上的细沙,听到他们轻微的脚步合成一个声音,他们竟象孩子般地陶醉了,他们喜

悦，因为他们沐浴在同样和煦如春的阳光中，共同呼吸着金秋的芬芳，那馨香中含着花草树木的气息，随着微风飘过，仿佛在滋养刚萌芽的爱情，给它添上几分感伤。尽管不论是他还是她，都似乎把他们短暂的友情看得很平常，然而蓝天、美景、良辰，这一切都给他们的感情涂上了一层庄重的色彩，看来也就象是爱情了。他们开始夸天气，说天气真好，然后，他们谈到这次奇遇，谈到现在这样投机，不久就要各奔东西，谈到旅途中人们萍水相逢，聚离匆匆，却很容易推心置腹，以诚相待。谈到这里，年轻人见玛丽默默不语，觉得这便是允许他讲几句贴心话，他想冒险吐露一点真情，看得出来他是在这种场合下应付裕如的老手。

"您注意到没有，小姐？"他对她说，"在现时这恐怖的时代，感情极少遵循通常的道路。在我们周围，一切都会突然变化，叫人无法解释。如今，我们因为一道眼神的缘故，就爱，就恨。人们结合是为了终生相守，又以走向死亡的速度仓促分离。大家无论做什么都迫不及待，就象我们的民族，慌慌忙忙就投入骚乱之中。在危险的时候，拥抱应该比在平常的日子里更热烈，最近在巴黎就好比在战场上，大家都知道握手意味着什么。"

"大家感觉到生活必须快，必须丰富，"她说，"因为那种时候用来生活的时间很短。"她瞅了他一眼，象是告诉他，他们这次短暂的旅行已经到头了，然后又狡猾地补上一句："您对生活懂得真不少哇，您这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

"您对我怎么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说说您的看

法，随便说说。”

“您一定是想借此而有权利来谈论我吧？……”她笑着说。

“您不愿意说。”他稍稍停了一下又说，“小心，沉默常常也是一种回答。”

“您想对我说什么，我还猜不出来？嗨！上帝，您说话说得够多的了。”

“啊！既然咱们心照不宣，”他笑笑说，“我能得到的就比我想得到的多了。”

她笑起来，笑得那么甜，好象愿意领教一场彬彬有礼的较量，用这种较量吓唬妇女是男人的乐趣。郑重其事也罢，开玩笑也罢，反正他俩都明白了，对于对方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如现在这样而已。那年轻人尽可以沉迷于前景黯淡的爱情，玛丽也尽可以因此而拿他来取笑。因此，就在他们俩之间这样刚刚竖起了一道想象的屏障之后，无论是他还是她，似乎又都按捺不住地要利用一下他们刚弄明白的这种包含着危险的自由。玛丽突然绊到一块石头，打了个趔趄。

“拉住我的胳膊。”年轻人说。

“那是非拉不可的，轻薄鬼！我要是拒绝，您会得意得不知天高地厚。那样的话就好象我怕您似的。”

“啊！小姐，”他挽紧她的胳膊，使她能够感觉到他的心跳，“您会垂青，让我得意一下的。”

“这么说，我要是顺水推舟倒会叫您失望了。”

“莫非您已经想防患于未然，以免我陷入您引起的激情而不能自拔？”

“好了，”她说，“请别再拿闺房里那些鼠肚鸡肠、沙龙里那些拐弯抹角的语言和我纠缠了。我可不愿意看到您这种性格的人长一副白痴头脑。看见没有？……我们头顶上是青天，四周是旷野；眼前的，天上的，好一片壮观的景象。您想对我说我很美，是不是？您的眼睛已经告诉我了，再说，我心里本来就知道；不过，我可不是那种听到几句奉承话就不知东南西北的女人。既然讲到这儿，请您谈谈您的感觉好吗？”她把“感觉”两个字说得很重，含着嘲弄的意味，“您大概认为我很简单，简单到会相信偶然引起的好感就足以叫别人靠一个上午的回忆生活一辈子。”

“不是一个上午的回忆，”他说，“而是对一个见义勇为的美丽女子的回忆。”

“您忘了重要的特征，”她笑着说，“是一个陌生的女子，她什么都显得很古怪，姓名、身分、地位，还有放纵的思想和举止。”

“您对于我绝不陌生，”他叫道，“我能猜到您是什么人，不过，您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我无需画蛇添足，除非我觉得，对于您自己首先引发的爱情，您应该多几分信任。”

“啊！好可怜的孩子，才十七岁就说什么爱情不爱情了？”她微笑着说。“好吧，谈谈也可以。”她接着说，“这是两个人谈话的秘诀，就象平时主人和客人相见要寒暄一番一样。同意么？您可以发现我既不假装谦虚也不心胸狭隘。听到爱情这个字眼我脸上不会发烧，听人说过千百次了，但都是言不由衷，所以到头来，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就成了耳边风。无论看

戏，读书，做客，到处都唠叨这个字眼；但是，真正堪称这种伟大感情的东西我还从来不曾碰到。”

“您寻找过爱情？”

“不错。”

这两个字竟这样满不在乎地说出来，年轻人惊讶得把手一挥，直勾勾地望着玛丽，仿佛一下子改变了对她的性格，以及她真实地位的看法。

“小姐，”他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您是姑娘还是妇女，是仙子还是魔鬼？”

“二者都是。”她笑着说，“一个姑娘，还没有爱过人，现在不爱，而且大概永远不会去爱别人，在她身上，难道不会是仙风魔性兼而有之么？”

“您认为您这样有幸福可言么？……”他讲话的口气和动作都有点放肆，似乎他对自己的恩人已经不那么敬重了。

“啊！幸福，”她说，“不。每当我想到我在这世上孑然一身，被社会习俗压迫着，叫我不得不弄虚做假，我就羡慕男人的特权；而当我想到造化赋予我们女人这么多手段，使我们能够用一张无形的网把你们男人裹起来，缠起来，那力量你们谁也抵挡不住的时候，我便感到我在这世上担任的角色很光彩。但是，不一会儿，这角色又突然显得很无聊，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是抵抗不住这种庸俗的诱惑，我一定对他嗤之以鼻。总而言之，有时候我看见我们妇女戴的枷锁，还乐意承担，很快，这枷锁又叫我难以忍受，我便用力去挣脱；有时候，我觉得心里产生一种舍己为人的愿望，有了这种愿望，女人就显得又高

尚又美丽；很快，我又感到自己沉浸到一种统治的欲望中。也许这就是使世上万物得以生存的善恶原则之间合乎自然的斗争。就象您说的，仙子与魔鬼。唉！认识我自己的两重性并不是今天的事。不过，我们女人自己比你们更了解我们的短处。我们身上真有一种本能，叫我们无论对什么事都想求个圆满，而实际上这大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但是，”她仰视天空，叹息一声，又说，“使我们在男人眼中变得高大起来的是……”

“是什么？……”他问。

“那就是，”她回答，“我们女人或多或少都在和不圆满的命运斗争。”

“小姐，那么今晚我们为什么要分手呢？”

“噢！”她朝年轻人投来的热情目光微微一笑，“咱们上车吧，这旷野的空气对我们没有好处。”

玛丽猛然转身往回走，年轻人跟上去抓住她的胳膊，他的动作不太礼貌，不过却流露出强烈的欲望和由衷的钦佩。她走得更快了，年轻人看出来她是害怕听到可能叫人尴尬的话，但是他却因此越发激动，决心破釜沉舟，一定要叫这女人吐露爱慕之情，他意味深长地望着她：“您愿意听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吗？”

“啊！如果和您有关，那就快说。”

“我根本不是共和国的人。您要上哪儿？我跟您走。”

听到这句话，玛丽猛烈地战栗起来，她抽出胳膊，把脸埋在两只手里，她想遮掩会使她花容失色的那一阵红一阵白；可

是，她突然又把手从脸上挪开，语气温和地说："那么，从开始到刚才，您一直在骗我？"

"是的。"他说。

听到他的回答，她掉转身，刚才他们面向邮车走去，现在她却背向粗笨的邮车，几乎是在跑了。

"您不是说，"年轻人说，"空气对我们没有好处？……"

"啊！现在它变了。"她的声音很沉重，一边说，一边仍旧跑着，脑子里掀起了狂风巨浪。

"您不要对别人说。"年轻人求道，他心里充满了期待欢乐时那种甜蜜蜜的恐惧。

"啊！"她的语气很急促，"悲剧这么快就开始了。"

"您说的是什么悲剧？"他问。

她站住了，带着混杂有恐慌和好奇两种表情的神色打量他，然后，她用冷峻平静的表情把骚动的感情深藏起来，这说明她虽然年轻，却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生活阅历。

"您是谁？"她说，"您不说我也知道！一见到您，我就疑惑过，您是名叫勒·加尔的王党头目。奥顿的前任主教①说得好，他说我们应该永远相信对灾难的预感。"

"您为什么要了解这个青年？"

"他为什么要对我隐瞒真相，既然是我救了他的命？"她笑起来，然而很勉强，"我没让您对我说您爱我，我做得很聪明。您应该知道，先生，我恨您。我是共和党，您是王党，我一定把

---

① 指当时任外交部长的塔莱朗（1754—1838），一七八八年至一七九〇年，他在奥顿任主教。

您交出去，要不是我已经有言在先，要不是我已经救过您一次，要不是……"她这样激动地暴露自己，不再拼命掩饰内心的斗争，这使年轻人十分不安，他努力地观察她，但是毫无结果。"我们现在就分手吧，我希望这样，永别了。"说罢，她迅速地掉转身，走了几步，又返回来。"不行，我必须知道您是谁，这和我有重大关系。"她又说，"什么也不要瞒我，告诉我真情。您是谁？既然您已经不再是理工学院的学生，也不是十七岁……"

"我是一个水手，随时准备告别大海·跟着您浪迹天涯，您想带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有幸向您透露了一点秘密，但是我不会冒昧地打消您的好奇心。何苦把现实生活严肃的利害关系带到感情生活中来呢，我们在心灵上相遇相知，多么融洽。"

"我们的心也许相通，"她的语气很庄重，"但是，我无权要求您的信任。您永远不会知道您欠着我多深的情义，因为我将守口如瓶。"

他们在深沉到极点的静默中走了几步。

"您对我的生活如此感兴趣！"年轻人说。

"先生，"她说，"我求求您，告诉我您的名字，否则，就请闭上嘴。您还是小孩子，"她耸耸肩膀，又补上一句，"您叫我可怜。"

这个女人固执地想知道他的隐秘，这使得这个自称的水手在谨慎与欲望之间徬徨游移。意中人要是赌起气来，那迷惑力非同小可，她雷霆震怒时和她脉脉含情时一样，都具有势

不可当的力量，撞击着男人的心弦，钻到男人的心里，拴住男人的心。德·韦纳伊小姐这样做，莫非是再次向他卖弄风情？年轻人尽管激情澎湃，却还能够自持，对这个拼命想从他嘴里探知他生死攸关的秘密的女人，保持着几分戒心。

"为什么，"他拉住她的手，她心不在焉地随他拉着，"我冒昧地吐露一点真情，使我们在今天看到了我们的明天，为什么却毁掉了今天的欢乐？"

德·韦纳伊小姐看上去正在忍受痛苦的煎熬，她保持着沉默。

"我为什么使您痛苦？"他接着说，"我怎样做才能使您得到安慰？"

"告诉我您的名字。"

这次轮到他默然无语了。他们又走了几步，突然，德·韦纳伊小姐停下来，就象一个人蓦地下定了大决心。"德·蒙托朗侯爵先生，"她神色庄重地说，不过仍不能完全掩饰面部神经因为内心骚动而产生的颤抖，"即使粉身碎骨，我也很高兴这一次能够成全您。现在，我们可以分手了。卫队和邮车对你们的安全至关重要，我想您和她都不至于谢绝。无需害怕共和党人；所有的士兵，你看得出来，都是磊落的汉子，我把事情吩咐给那位副队长，他会忠实执行的。我和我的女仆步行返回阿朗松，叫几个士兵护送就行了。听我的话，因为这关系到您的脑袋。假如你们在到达安全地带之前碰上了那个可怕的公子哥儿，就是你们在旅店见到的那位，那你们就赶紧跑，他会立刻把你们出卖的。至于我自己……"她顿了一下，

“至于我自己，我将高昂着头回到贫穷的生活中去。”她忍住眼泪，低低地说。“永别了，先生。愿您幸福！永别了。”

她向已经走上坡顶的麦尔勒上尉招了招手。这样一个急转直下的结局大大出乎年轻人的意料。

“等一等！”他高叫，脸上绝望的表情装得惟妙惟肖。

这时叫这年轻人去为古怪的姑娘赴汤蹈火他也心甘情愿，而她却突然作出这样莫名其妙的决定，这使年轻人大吃一惊，惊诧中他想出一个不怎么高明的办法，一方面可以掩藏他的真名实姓，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德·韦纳伊小姐的好奇心。

“您差不多猜中了，”他说，“我确实是流亡贵族，判了死刑，我的名字是德·博旺子爵。我爱我的祖国，所以我回到了法国，住在我哥哥家。我指望打通现今成了第一执政夫人的博阿奈夫人的关节，把我的名字从名单①上勾掉，但是，如果事情办不成，我就打算去找我的朋友德·蒙托朗，战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在这之前，我想拿着他给我弄到的护照，秘密地到布列塔尼走一趟，看看我是否还有产业留下来。”

这青年贵族讲话时，德·韦纳伊小姐用锐利的眼光审视着他。她仔细地从这番话里寻找破绽，但是，她这个人很轻信，又很自信，因此她的脸孔渐渐显得平静了，她高叫：“先生，您现在对我说的话千真万确吗？”

“千真万确。”年轻人重复说，看来在同女人的关系中，他不大讲礼义廉耻。

---

① 指国民政府提出公诉的贵族名单。

德·韦纳伊小姐深深舒了一口气，好象一个垂死的人又缓过气来。

“啊！”她高叫，“我太幸福了。”

“这么说，您很恨我那可怜的蒙托朗。”

“不，”她说，“我的意思您不会明白的。原来我是不愿意让您陷入险境，现在我要全力保护他，以防意外，因为他是您的朋友。”

“谁对您说蒙托朗处境危险？”

“哼！先生，即使我不是从巴黎来——他的行动已经把巴黎闹得满城风雨，阿朗松的指挥官也已经讲得够清楚的了，我想。”

“那我倒要请教，您有什么办法叫他万无一失呢？”

“如果我不愿意回答呢？”她的神气很高傲，女人都善于在这样的神气下掩盖激动的心情。“您凭什么权利想知道我的秘密？”

“凭一个爱你的人拥有的权利。”

“您已经爱上我了？……”她说，“不，您并不爱我，您不过把我当作逢场作戏的玩物，如此而已。我不是立刻就把你看透了吗？一个稍有上流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根据时下的风气，听到一个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说话斟词酌句，象您那样笨拙地用共和党的外表掩饰大贵族的做派，那他或许会信以为真；但是，您的头发上还留着发粉，您身上散发出贵族的香气，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一闻就能闻出来。所以，我担心我那个监护人——他的嗅觉象女人一样灵敏——认出您来，就赶紧把他

打发走了。真正从理工学院毕业的共和国军官不会把和我呆在一起当作运气，也不会把我当做标致的阴谋家。德·博旺先生，请您耐着性子，听我对您讲一讲女人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看法。莫非您真就童心未泯，竟不知道在我们女人中间，最难制服的是那种明码标价而又厌倦享乐的角色。这种女人据说要对方拿出万般的好处，却又只是任着自己的性子；想讨这样的女人欢喜，在男人那是最大的痴心。且把这类女人撇开不谈，而您为了讨好我，一准把我也归入这类女人，因为据说她们都是有姿色的；您理应懂得，一个高贵、美丽、聪明（这些优点是您的恩赐）的年轻女子是不会出卖自己的，要想得到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爱她。您要明白我的话！如若她爱您，如若她愿意为您去赴汤蹈火，那么她也必须以您的高尚来证实她没有看错人。对不起，我竟这样长篇大论，这在我们女人是罕见的，但是，关系到您的名誉，也关系到……我的，”她施了一礼，“我觉得，对于女人的尊严，我们最好不要有误解，对德·韦纳伊小姐，不管她是仙女还是魔鬼，是姑娘还是妇女，您也莫以为无聊的打情骂俏就能叫她上当。”

“小姐，”侯爵虽然竭力掩饰，但心里还是万分惊讶，他立刻恢复了上流人士的模样，“务请相信我是把您当作一位高贵的女人来相待的，您心地善良，情操高尚，或者……把您当作一位好姑娘，这悉听尊便！”

“我并不要求您如此屈尊，先生。”她笑着说，“请您让我隐匿姓名。何况，我的面具戴得比您好，所以我乐意留着它，即使仅仅是为了知道在我面前大谈其爱情的人是否真心……所

以，别跟我犯轻薄相。先生，请听好，”她用力抓住他的胳膊，“如果您能够证实您真心实意地爱我，那么任何人的力量也别想把我们分开。我的愿望是和一个伟大的男人共同生活，我嫁的是他的雄心壮志，是他优秀的思想。高尚的灵魂不会朝三暮四，因为他们自有坚韧不拔的力量；这样，我就能够终生受用爱情，终生幸福美满；而我自己呢，我怎么会不随时准备把我的身体当作台阶，让我所爱的男人青云直上，准备为他牺牲自己，对他百依百顺，一辈子爱他，即使在他不再爱我的时候。我从来不曾敢于对其他任何人吐露我的心愿，流露在我周身上下沸腾着的冲动的激情，不过，对于您，我可以略表心迹，因为一旦您脱离危险，我们就可以各奔前程了。”

“各奔前程？……胡说！”这坚强的女人讲话的语气使他象触电似地全身一震，看来这女人心里正在和某种强大的观念搏斗。

“您能自由行动么？”她向他投去一道高傲的目光，刺得他好象变小了。

“噢！要讲自由……没有问题，除非说到判处死刑。”

她用充满苦涩感情的声音对他说：“如果这一切不是梦，您的生活将会多美好！……但是，疯话我可以讲，疯事我们不能做。每当我想到您要变成怎样一个人才能理解我的真实价值时，我就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

“可是我却什么也不怀疑，只要您愿意做我的……”

“别说了！”听到这句语气中包含着真实感情的话，她高声说，“待在外面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好处了，回去看看咱们那

两位女士吧。”

邮车不一会儿就赶了上来，他们两人在车里坐下，在最深沉的寂静中走了好几里路。虽然两个人都思绪万千，但是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却不再躲闪了。两人似乎出于相同的需要互相观察，互相隐瞒重要的秘密，但是，打他们谈话以后，有一种已上升为激情的共同愿望使他们感觉到互相被对方吸引；他们都从对方身上发现了一些品质，在他们眼里，他们从他们的冲突和结合中发现的欢乐，由于这些品质而越发诱人了。他们都卷入了冒险生涯，他们的精神也许因此也都进入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境界，凡进入这种境界的人，或因厌倦，或因藐视命运，都把严肃的思考抛在一边，他们干事业是随机遇的播弄，其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前途，而他们又想看看必然的结局究竟如何。精神世界不是和物质世界一样，有它的暗谷，也有它的深渊？强者乐于身临其境，拿生命冒险，这就好比赌棍乐于拿财产押宝一样。那年轻贵族和德·韦纳伊小姐产生的想法差不多如此，虽说是不谋而合，不过终究是刚才那场谈话的结果，他们因此而突然迈出了一大步，因为，在他们感觉的共鸣之后产生了心灵的共鸣。然而，他们越是感到彼此不可避免地互相吸引，他们就越是津津有味地互相研究，即使这研究不过是为了借无意识的算计替未来的欢乐添砖加瓦。年轻人对这古怪姑娘思想之深邃感到惊奇，他首先不明白她如此年轻天真，何以竟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他于是觉得玛丽的言谈举止之所以力求纯真，是因为她强烈地希望表现出纯真的外表。他怀疑她是在装腔作势，他指责自

己只顾寻欢作乐。他再看这个素昧平生的女人，感到她不过是一个高明的演员；他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德·韦纳伊小姐和所有上流社会的女人一样，心里越是激动，外表就越是温良，她极自然地摆出娴淑稳重的样子，一般妇女都善于这样来遮掩过分强烈的欲望。她们都想以处女之身投入爱情；倘若她们已经失身，那么假装纯洁也是她们对爱情的一种奉献。这些念头在年轻贵族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使他感到一阵快意。对他们两人来说，相互观察是爱情的深化，年轻贵族很快就进入了爱情的这样一个阶段，凡进入这个阶段的男人，都能从情人的缺陷中找到发展爱情的理由。德·韦纳伊小姐沉思的时间比这位流亡贵族要长，也许，她的想象力使她跨越了更广阔的未来空间。年轻人依循的感情是他身为男人在生活中体验到的万般感情的一种，而那姑娘想到的却是自己的一生，兴致勃勃地加以美化，充实以幸福和伟大、崇高的情感。玛丽在精神上感到幸福，怡然自得于幻梦与现实、明朝与今夕之中，努力回过头来在这颗年轻的心上更牢固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她这样做，和天下的女人一样，完全出于本能。当她暗暗打定主意以身相许之后，她就想，无妨这么说吧，仔细地检查自己；她真希望能够把昔日的行为、言谈、目光统统收回，使它们与一个享受到爱情的女人的尊严相吻合。因此，当她想到刚才的谈话，想到自己在谈话中表现得咄咄逼人时，她的眼光就不时流露出恐慌的神情。但是，她瞅着这张刚毅的面孔，暗忖如此坚强的人一定是豁达大度的，看到自己的情人是个铁铮铮的汉子，被判了死刑还提着脑袋来和共和国厮杀，她暗自庆幸自己和

许多妇女相比算是交了好运。她一想到这个优美的灵魂为她独自所有，万事万物便立时焕然一新。五小时前她板起面孔，拿腔做调地奚落这位贵族的彼时彼刻和她一道眼光就能叫他魂不守舍的此时此刻之间，真有天壤之别。欢畅的笑声，说说笑笑的调情隐藏了巨大的热情，这热情与灾祸一样，开头总是喜气洋洋的。在德·韦纳伊小姐目前的心境中，外界生活对她而言。带上了幻影的情调。邮车跨村进谷，翻山越岭，然而竟没有一幅图景留在她的记忆中。她到达马延市，卫队换了士兵，麦尔勒问她话，她答话，车子横贯街市，又走上大路，然而，人物面容、房屋街道、山川景物，这一切都仿佛梦中朦胧的影子一样消失了。夜色降临。玛丽走在通向富热尔的大道上，繁星满天，淡淡的光包围住她，然而她竟全然没有意识到天空已经变了模样，她也不知道马延市在何处，富热尔市在何处，她自己往何处去。叫她对这个她自己中意而且自认对方也中意她的男人哪怕只分心片刻，也比登天还难。在所有的感情中，只有爱情既不喜欢过去，也不喜欢未来。诚然，她的思想有时从她的话中流露出来，然而她也说了一些几乎毫无意义的话，这些却居然象是爱的许诺，在她情人的心里回响。在这场刚刚发生的爱情的两位旁观者看来，她迈出了令人担心的一步。弗朗西娜了解玛丽，而那位夫人同样了解这年轻人，凭着过去的经验，她们静静地等待着可怕的结局。果然，用不了多久，她们就目睹了这场戏的尾声，玛丽曾经很忧郁地称这场戏是悲剧，尽管也许她并不真正自觉。

这四个旅客出马延市，走了大约一里路，就听到马蹄声，

一个男人正朝他们纵马飞驰而来。他跑到马车旁，俯身向车中寻找德·韦纳伊小姐，小姐认出是科朗坦；这个阴险的家伙放肆地向德·韦纳伊小姐打了一个会意的手势，亲蜜中含着侮辱。在做了这个无聊的、令她寒心的动作之后，他便扬长而去。这情景叫流亡贵族感到很不愉快，当然也没有逃过他那位所谓母亲的眼睛。但是，玛丽却轻轻偎着她，仿佛在这世界上她已经无处藏身，只有借着一道目光，躲到他的心里。情人的这个动作似乎无意识地表露了深沉的爱情，年轻人感到很激动，他品尝着心里甜蜜蜜的滋味，额头上的阴云散去了。什么眉目传情，什么搔首做态，因为一阵无名的恐惧全都收起，爱情一时间便无遮无盖地表现出来。他们两人默默不语，仿佛是为了延长这充满柔情蜜意的时刻。不幸的是，在他们两人中间有杜·加夫人，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就象一个请客吃饭的吝啬鬼，精确计算，锱铢必较。两个情人沉浸在幸福中，糊里糊涂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这时马车已经到达埃尔内河谷中的地段，这一带是那三个洼地中的第一个，就是发生作为本故事序曲的那些事件的三个洼地。就在这时，弗朗西娜发现，在树丛和田地周围的金雀花中间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象影子似地晃来晃去，她赶紧指给车里的人看。当马车行驶到这些黑影附近时，爆发出一片枪声，子弹呼啸着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几个旅客明白，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一切早有安排。卫队陷入了埋伏。

密集的枪声一响，麦尔勒上尉立刻为自己听从了德·韦纳伊小姐的错误主张而叫苦不迭，小姐认为走夜路，时间又

短，不会有危险，只让他带了六十个士兵。按照吉拉尔的命令，上尉把这支小部队分为两组，分别守住道路的两侧，他们两个军官飞快地跑过长着金雀花和荆豆的田野，想在弄清伏击者有多少人之前先还手。蓝军开始向左右两边浓密的灌木丛中射击，表现出十分鲁莽的无畏精神，对舒昂党人的伏击，他们报以射向金雀花丛的持续火力，敌人的子弹就是从那里射出来的。德·韦纳伊小姐听到枪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跃出马车，向后奔去，逃出火力的范围。但是，胆怯使她羞愧，向情人显耀自己的那种感情给了她力量，于是她站定脚步，冷静地观察着战场的情况。

流亡贵族追上来，抓住她的手，把她搂在胸前。

"刚才我好害怕，"她微微一笑，说，"不过现在……"

这时，她的女仆吓坏了，对她高喊："玛丽，小心！"弗朗西娜刚想跃出车外，却感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她。这只沉重的大手吓得她发出一声尖叫，她一回头，正看见土行者的脸，便不再出声。

"您这一害怕，"年轻人对德·韦纳伊小姐说，"倒使我发现了您心中最美妙的秘密。多谢弗朗西娜，我现在知道您有玛丽这个美丽的名字。玛丽①，过去每当我心中感到忧虑时就呼唤着这个名字！玛丽，从现在起我将在欢乐中呼唤这个名字，顾不上把宗教和爱情合在一起有渎神圣了。不过，祈祷和爱同时进行算不算一桩罪过？"

---

① 这里玛丽指圣母马利亚，故下文说合宗教与爱情于一体。

说罢，他们互相紧紧地握住手，默默地互相看着，他们的感情太冲动了，使他们失去了表达感情的力量和能力。

“这仗不是冲着你们几个人打的！”土行者粗声粗气地说，嘶哑的喉音中带上了一种阴森的、骂人的味道，每个字都吐得很重，叫天真的农村姑娘听了心里直发憷。

这可怜的姑娘头一次在土行者的眼睛里看见凶恶的光。他的脸色大概只有苍白的月光才与之协调。野蛮的布列塔尼人一手抓住帽子，一手抓住沉甸甸的马枪，弯腰弓背，蜷缩得好似一个侏儒，周围一片如水的白光，把他的身体映得奇形怪状，不象真人，倒象神话中的人物。他倏忽而至，劈头一句责骂，确实象幽灵一般迅疾。他猛地转向杜·加夫人，两人很快地说了几句话，弗朗西娜已经把下布列塔尼语遗忘殆尽，所以一句也没听懂。看起来，杜·加夫人给土行者下了好几道命令。他们简短的谈话结束时，杜·加夫人把手狠狠地一挥，土行者顺着手势看见了那对情侣。在执行命令之前，他朝弗朗西娜看了一眼，似乎很替她担忧，他真想和她说几句话；但是布列塔尼姑娘知道，她的情人必须保持沉默。他粗糙的棕色脸庞上皱起褶子，双眉紧紧拧在一起。莫非他又想抗命，不杀德·韦纳伊小姐？看到这张可怕的面孔，杜·加夫人可能更觉得他叫人恶心，但是，他瞅着弗朗西娜时的目光却透着几分温柔，姑娘见了，认为自己还能够叫这刚强的蛮子折服于她这个女人的意志，她希望除了上帝，还有她能够驾驭这颗剽悍的心。

玛丽温柔的谈话被杜·加夫人打断了，她大喊大叫地跑

来把她拉走，好象怕她遭到不幸，其实，杜·加夫人只是想让她认识的一位阿朗松王党委员会委员同那位流亡贵族自由地说几句话。

“您要当心在三摩尔人旅店遇见的那姑娘。”

德·瓦卢瓦骑士胯下是一匹布列塔尼小马，他在年轻人耳边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便消失在他刚刚打里面出来的金雀花丛中。这时，噼噼啪啪的枪声打得异常激烈，可是双方却一直没有正面交手。

“副队长，这怕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是想到车子里劫人绑票吧？”开心钥匙说。

“他们葫芦里卖的药被你猜中了，要不然就是我见了鬼。”吉拉尔一边说，一边已经奔上了大路。

这时，舒昂党的枪声稀落了，因为他们这次袭击的唯一目的就是让骑士把消息转达给他们的首领。麦尔勒看见舒昂党三三两两向树丛后退却，觉得跟踪追击是无谓的冒险，还是收兵为妙。吉拉尔发出两三声口令，卫队在路上重新列队，他看人员没有伤亡，就命令队伍继续前进。上尉见那贵族好象遭了雷击似的一动也不动，便把手伸给德·韦纳伊小姐扶她上车。巴黎小姐感到愕然，她没有理睬共和国军人的殷勤，自己上了车。她回头望去，见她的情人仍旧僵立在那里，那个骑士鬼鬼祟祟的一句话就叫她的情人改变了态度，这使她大为惊奇。年轻的流亡者慢慢地走回来，他的态度流露出一种很深的厌恶。

“我不幸而言中了吧？”杜·加夫人陪年轻人上车时凑近

他的耳朵说,"我们落入了这个女人的手，人家肯定已经拿您的脑袋同她做了交易；不过，既然她如此愚蠢，不去干她的勾当，却同您眉来眼去，那么您行事也别犯孩子气，还是装出爱她的样子，一直到我们到达拉维弗蒂埃，等到了那儿！……"

"莫非他已经爱上了她？……"杜·加夫人看他坐在座位上，样子仿佛一个睡梦中的人，心里犯了嘀咕。

四轮马车在大路的沙土地上无声地滚动。德·韦纳伊小姐向四周看上第一眼，就感觉到一切都变了。死亡已经侵入她的爱情。变化也许是很微弱的，但是在一个心里装着爱情的女人眼里，这些微弱的变化也好似大红大绿一般鲜明触目。弗朗西娜早就从土行者的眼神中明白，尽管她曾经要求土行者关照德·韦纳伊小姐，但他做不了主。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女主人一瞅她，她的眼泪便禁不住要流下来。那位陌生夫人佯作笑脸，却并不能掩饰女人复仇时那种诡诈的心计。对德·韦纳伊小姐，她无论是态度、声音、面容，都表现得十分殷勤巴结，叫一个有眼力的人见了不免要心惊肉跳。德·韦纳伊小姐本能地打了个哆嗦，同时又自问："我哆嗦什么？……这是他母亲。"可是，她突然想到："她真是他母亲吗？"全身都禁不住颤抖起来。她向那女人最后看了一眼，终于瞧明白自己面临着万丈深渊。"这女人爱着他！"她想，"可是，刚才对我那般冷冰冰，现在何以又如此热乎乎的？莫非我中了圈套？还是她有点怕我？"那贵族青年在一旁，脸上白一阵红一阵，低低地垂着眼睛，神情很沉静，其实心里说不出的激动，纷乱如麻。双唇紧咬，破坏了嘴上那优美的曲线，脑子里掀起了惊涛巨

浪，把一张面皮都急黄了。德·韦纳伊小姐甚至无法猜测，他这样激动的情绪是否还孕含着爱情。这一段道路两旁树木浓郁，路上越发黑暗，因而默默无语的旅客不能互相探询对方的眼光。风在低低地呻吟，树丛发出沙沙的声响，卫队踏着有节奏的步伐，这一切使这个场景显得庄严肃穆，叫人的心跳得越发厉害。德·韦纳伊小姐当然不会老是寻找不到变化的原因。有如一道闪电划过，她蓦地记起科朗坦，命运的真实图画一下子就呈现在她的眼前。打从早上起，她头一次认真地思索起自己的处境。在这之前，她一直在幸福的爱情中随波逐流，既不考虑自己，也不考虑未来。她受不了焦虑的折磨，拿出爱的温柔和耐心，寻觅、期待着年轻人的目光，她的神情在苦苦地乞求，苍白的脸色和颤抖的四肢有如千言万语刺进人的胸膛，年轻人动摇了；但是，德·韦纳伊小姐处境的颓败却因此更加不可收拾了。

"您感到难受吗，小姐？"他问。

没有半点温情的声音，平淡的问话，还有眼神、手势，一切都叫这可怜的姑娘相信，这一天发生的事，都是心灵中浮现出来的海市蜃楼，现在全都消散，恰如那云彩，刚刚聚集，便被风吹得干干净净。

"我是不是感到难受？……"她勉强地笑着说，"我正想向您提同样的问题呢。"

"我以为你们两个互相很知心呢。"杜·加夫人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

贵族青年和德·韦纳伊小姐谁也没有搭话。姑娘受到双

重的侮辱，悻悻地发现自己能够左右人的姿色失去了左右人的力量。她知道自己随时可以摸清陷入这种处境的原因，但是她完全不想知道究里，一个女人对一桩秘密望而却步，这可能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令人黯然神伤的是，人类生活中多有这种情况，这时候我们的意念，由于过度的苦思冥想，抑或由于天灾人祸，竟不与任何事物相干，既无蕴藉，也无起点；这时，现实失去了任你足以与过去相连接的纽带，也失去了任何足以与未来相连接的维系。德·韦纳伊小姐此时此刻便是落入了这种境况。她弯着腰坐在马车的底座上，好似一株被连根拔起的小树。她默默无语，哀怨忧戚，什么人也不看。她沉浸在痛苦中，以极大的毅力留在苦难大众栖身的这个陌生世界中，故而她什么也看不见。一群乌鸦聒噪着飞过头顶，她本来和所有精神坚强的人一样，在心灵深处为迷信留下了位置，然而这时却竟然毫无觉察。几个旅客在沉寂中走了一段时间。

"这就已经别离了。"德·韦纳伊小姐心里想，"可是，没听见周围说过什么呀。难道是科朗坦不成？这和他不相干。那又是谁出来把罪名加在我头上的呢？刚刚得到爱情，转眼却又是被遗弃的痛苦。我播下了爱，收获的却是恨。幸福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看来这将永远是我的命运！"她感到心中起了莫名的纷扰，因为她这是头一次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但是，她终究还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所以她还能够在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天生的高傲中找到抗拒痛苦的办法。她为了保全自己，爱情的秘密虽说备受煎熬，却还没有泄漏。她站起来，对自己默然而哀伤的样子感到羞惭，这是授人以尺度去估量她的感

情，她很快活地把脑袋一晃，摆出一副笑盈盈的面孔，或者不如说面具，然后，她控制住嗓子，以免露出嘶哑的声音。

“这是到哪儿啦？”她问麦尔勒上尉，上尉与马车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距离富热尔市还有三法里半路，小姐。”

“这么说快到了？”她又说，为的是鼓励上尉把谈话继续下去，她想好了，要在谈话时对上尉表示几分敬重。

“三法里半路不算长，”麦尔勒乐呵呵地说，“不过到了这地方，且走不完呢。等我们爬上这面坡到了顶上，您就可以看见另一个河谷，和我们马上就要走出去的这个河谷差不多，向天边望，您能看见佩勒里纳峰。上帝开眼，千万别叫舒昂党在那里报复我们！反正，您能明白，这么上坡下坡，简直好象没往前走。等到了佩勒里纳，您还可以看见……”

听到佩勒里纳几个字，那流亡贵族又是一哆嗦，不过是极轻微的一颤，只有德·韦纳伊小姐觉察到。

“这个佩勒里纳是怎么回事？”姑娘急忙问，把大谈布列塔尼地形学的上尉的话打断了。

“佩勒里纳嘛，”麦尔勒说，“是曼恩山的主峰，我们一会儿便要进入的那个河谷就因曼恩山而得名。佩勒里纳把这个地区和库埃斯农河谷隔开，富热尔市就在库埃斯农河谷的尽头。在葡月末的时候，我们曾经在那里和勒·加尔那一帮子强盗干了一仗。我们带了一群新兵，他们不想离开故乡，想到了地界时把我们都杀了；不过，于洛是个硬梆梆的基督徒，他给了他们……”

"这么说，你们应该看见勒·加尔了？"小姐问，"他长什么样？……"

她敏锐而狡黠的眼睛不离开假德博旺子爵的脸。

"啊！上帝！"一再被打断话头的麦尔勒回答，"小姐，他与杜·加公民活脱脱就是一个人，假如杜·加公民没有穿综合理工学院的制服，我会打赌说勒·加尔就是他！"

德·韦纳伊小姐紧紧盯住这个轻慢她的年轻人纹丝不动的冰冷面孔，没有看见一点暴露出恐惧感情的迹象。她对他苦笑了一下，告诉他现在她已经发现了被他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掩藏起来的秘密；她拿出嘲弄的腔调，鼻孔兴奋地张大，偏着脑袋，以便既能观察这贵族，又能看见麦尔勒；她对共和派军人说："上尉，这个头领叫第一执政很不安。他是一员勇将，听说，可惜他有时莽莽撞撞，象只野鸡闷头钻，碰到女人尤其如此。"

"我们就指望靠这个同他结账呢。"上尉说，"我们要是抓住他，顶多两个钟头，就请他尝几粒铅弹头。这个科布伦茨①党碰到我们，也会如法炮制，把我们送进阴曹地府；这就叫一报还一报。"

"哦！"流亡贵族说，"我们大家无需担心！您的兵士们不用到佩勒里纳去，他们都走累了，如果您同意，可以到离这里很近的地方休息。家母要去拉维弗蒂埃，路就在前面，走几个步枪射程就到。这两位女士一定愿意到那里落脚，从阿朗松

① 科布伦茨，德国城市，一七八九年法国流亡贵族在这里汇合，组织了王党叛军。

一气走到这儿，她们已经累坏了。既然小姐，”他装出很客气的样子转向他的情人，“慷慨相助，使我们一路之上又安全又舒适，那么您一定能够屈驾到家母舍下用便饭。总而言之，上尉，”他又对麦尔勒说，“这年月还没有糟糕到在拉维弗蒂埃找不到一桶苹果酒来犒劳您的兵士。得啦，勒·加尔不至于来个一扫光；至少家母这么想……”

“令堂？……”德·韦纳伊小姐揶揄地截住他的话，对他那奇怪的邀请不置可否。

“看来今天夜里我的年龄终于让您觉得不可信了。”杜·加夫人答道，“我很不幸，年纪轻轻就过了门，十五岁就有了这孩子……”

“您别弄错了，夫人；要是那样，您今年不就该是三十岁吗？”

杜·加夫人脸上刷地白了，对德·韦纳伊小姐的挖苦，她只好忍气吞声，心里恨不得倒打她一耙，可是脸上却挤出笑丝来，因为她琢磨着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这姑娘挖苦得再刻薄，也必得弄明白她这样得意是出于什么情感，因此，她装着没听懂德·韦纳伊小姐的意思。

“舒昂党过去从来没有这样一位心狠手辣的首领，如果关于他的那些街谈巷议都可信的话。”这话既是对弗朗西娜说的，又是对她的女主人说的。

“哼！您说心狠手辣，我看倒未必，”德·韦纳伊小姐说，“不过，他很会撒谎，在我看来还是个软耳朵：身为党魁不应该成为别人的玩物。”

“您认识他？”年轻的流亡贵族冷冷地问。

“不，”她向他投去一道蔑视的目光，“我原先倒以为认识他……”

“啊！小姐，他一准是个恶棍。”上尉点点头，同时做了一个生动的手势，赋予这个词以当时所有的特殊含义。这个含义后来消失了。“豪门望族里往往能长出强壮的幼苗来。他从另一个国家回到法国，在那个国家，听说旧贵族们过得并不很安逸，人哪，你是知道的，就好比欧楂果，是在麦秸上成熟的。这小伙子假如果真能干，那他就会叫我们跑细了两条腿。他善于用小部队对付我们的地方军，政府那边道高一尺，他这边就魔高一丈。你烧掉王党一个村子，他就烧掉你共和党两个村子。四面八方都有他在活动，迫使我们增加大量的兵力，可是目前我们偏偏兵力不足！唉！这是个真正的行家。”

“他在屠杀他的祖国。”吉拉尔高声说，打断了上尉的话。

“那样的话，”贵族立刻接言道，“既然他死了国家就得到安宁，那就赶快把他枪毙得了。”

他瞅了德·韦纳伊小姐一眼，想探测她的心灵，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便出现了这样一出哑剧，其生动的戏剧性，稍纵即逝的微妙表演，倘用语言来再现，那一定是很不完整的。累卵之势总能引起兴趣。倘真有生命之危，那么即令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吧，也会叫人生出些微的怜悯之心。话又说回来，尽管德·韦纳伊小姐这时已经断定轻慢她的情人就是那个凶恶的首领，不过她还是不愿意用叫他皮肉受苦的办法证实这一点；她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好奇心需要满足。因此，怀疑什

么，相信什么，全凭了自己的感情，她便开始把生死攸关的大事当成了儿戏。她俨然象个胜利者，眼光里带着居心叵测的嘲笑意味，向年轻的首领暗示旁边的士兵，把他的危险处境这样鲜辣辣地指给他看，同时很残酷地叫他意识到，是死是活，全靠她一句话，她的嘴唇也真在嗫嚅着，仿佛就要吐出这句话来。就象美洲的野人，审视着反绑在木柱上的敌人脸上的每一条肌肉，优雅地扬起狼牙棒，品尝天真的报复行动的滋味。这是女人在惩罚自己的情人，心里却还爱着他。

"夫人，如果我有令郎这样一个儿子，"她对脸上显出惊恐神色的杜·加夫人说，"送他奔赴危难那一天，我就为他戴孝。"

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她再三再四地转过脸去瞧着两位军官，然后又冷不丁回过头来瞧着杜·加夫人，没有发觉这女人和勒·加尔有什么足以证实他们亲密关系的暗示。她很疑惑有这种关系，同时又希望排除自己的怀疑。当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可以死生予夺时，引而不发对她简直是莫大的乐趣。年轻的将军笑容可掬，面部表情极平静，德·韦纳伊小姐对他的折磨他毫不怯懦地承受着；他的态度和脸上的神情表明他是个视死如归的人，哪怕大难临头，照样谈笑风生。有时好象是对德·韦纳伊小姐说："您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现在报复的机会来了，抓住这机会！不过我万分遗憾，不能收回我对您的轻蔑。"德·韦纳伊小姐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居高临下地观察这位首领，她显得很傲慢，很庄重，但那庄重只是表面的，因为说到心底里，对他的勇气和镇定，她感到钦佩。她发现自己的

情人有天下女子都为其荣耀而倾倒的旧爵位，心里很高兴。他领导的事业惟其历经坎坷，更显得有几分庄严。他用一颗刚强心灵的全部力量与节节胜利的共和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她与他邂逅相遇，偏又看见他身临险境而表现出叫女人动心的无畏气概，这当然叫她感到有些兴奋。她再三再四地考验他，十有八九是出于妇女的一种本能，妇女总喜欢玩弄自己的猎物，就好比猫喜欢玩弄爪下的耗子。

“你们根据哪一条法令把舒昂党人都判处死刑？”她问麦尔勒。

“怎么，当然是去年果月十四日的法令，这条法令宣布叛乱省份不受法律保护，还决定在这些省份建立军事法庭。”共和党人回答。

“请问我何以有幸承蒙您这样看着我？”她对年轻的首领说，他正仔细地瞅着她。

“出于一个高雅的男人对任何女人都无法表达的感情。”蒙托朗侯爵朝她俯下身子，轻轻地说，然后又高声说：“必须活在如今这个时代，才能看见姑娘操起刽子手的营生，而且姑娘比刽子手还高一筹，舞动大斧的姿势……”

她定定地瞧着蒙托朗，这男人的性命攥在她手里，却偏偏敢来羞辱她，她又惊又喜，略带狡诈地笑了，咬着他耳朵说：“您这颗脑袋太坏，刽子手都不愿意要，由我留下了。”

侯爵愕然地向这个无法理解的姑娘望了好大一会儿，在这姑娘身上，爱能战胜一切，甚至包括对她最尖刻的辱骂，女人们一般绝不原谅的羞辱，她却以宽宥来对付。他的眼睛不

那么严厉，也不那么冷漠了，甚至有一丝哀婉的表情从他脸上闪过。他心中的爱情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强烈得多。德·韦纳伊小姐盼着和侯爵重归于好，看到他略微表示了心意，便也心满意足，朝他含情脉脉地看了一眼，嫣然一笑，这笑赛过一吻。然后，她向后一仰，倚在后座上，不想再拿这场好戏的前景来冒险，在她看来，这一笑就已经把断线又结上了。她是如此美丽！如此善于排除爱情的障碍！如此习惯于游戏人生，听天由命！如此喜欢突然的事件和生活的狂风骤雨！

按照侯爵的指点，不一会儿，马车就离开大道，驶向拉维弗蒂埃，这条路两旁高坡夹峙，坡上长着苹果树，与其说是路，倒不如说是沟。一所庄园灰暗的房顶开始在路旁的树丛后面时隐时现，马车一路领先向庄园驶去，任随蓝军在后面慢慢走，路上，几个士兵正和粘乎乎的泥土争夺他们的皮鞋。

“这他妈太象天堂之路了。”飞毛腿高声嚷道。

车夫是个有经验的赶车人，不一会儿，德·韦纳伊小姐就看见了拉维弗蒂埃古堡。城堡建在类似岬角的一个小山包上，由两面深湖围着，只有一条狭窄的堤道可以进出。这个半岛修了宅子和花园的地方，离古堡的后墙有一段距离，由一条宽阔的壕沟护着，沟与湖相通，湖水上涨，便漫进沟里，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岛，想打进来几乎不可能，对一个首领来说，真是天赐的藏身之地，除非有内奸，否则可以高枕无忧。听到生锈的门轴咯吱咯吱地呻吟，德·韦纳伊小姐从车里探出头来，马车正从一个大门的拱顶下通过，门楼已经在上次战争中坍塌。扑入眼帘的是一幅色彩暗淡的图画，把她正陶醉其间

的爱情与风流念头几乎全部抹光。马车驶进一个宽大的院子，差不多是正方形，被两个深湖陡峭的岸沿封死。荒凉的岸沿下，潭水荡漾，上面飘浮着巨大绿色斑块。岸上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几株适宜水边生长的树，叶子都落光了，树身蜷缩，枝头又大又秃，立在苇丛与灌木丛之上，倒象是几尊奇形怪状的雕像。青蛙呱呱叫着跳出树丛，几只水鸟被马车声惊醒，扑搧着翅膀掠过水面，这时冷落的树丛也热闹起来，好象在诉说着什么。院子四周生着高高的草，都枯萎了，还有金雀花、矮小的灌木或者寄生植物，规整、壮观之类的概念在这里绝对用不上。古堡看起来废弃多时了，屋顶已经塌陷，大概是承受不住生长在上面的植物的重压。墙壁尽管用这里地下盛产的坚硬的页岩砌成，却也出现累累裂缝，常春藤便在里面扎下了根。建筑的两个房体垂直相交，相交处是一座高塔，面对深潭，这便是整座古堡。门扇和百叶窗歪斜地挂着，都已经腐烂，铁栅栏生了锈、窗子残缺不全，似乎头一阵暴风雪一来，这些东西都会纷纷落地。北风在残窗断壁之间呼啸着刮过去，在迷离的月光映照下，这破败的古堡，无论是外形还是神情，都活象一个巨大的幽灵。只有目睹了青色和蓝色的花岗岩与黑色和褐色的页岩搭配在一起，你才能知道这个阴森森、空荡荡的骨架子实际上是怎样一副形象。石块错位了，窗户没有玻璃，修了雉堞的塔，见了光线的房顶，这一切使古堡实实在在象一具骷髅；鹰隼啼号着盘旋到空中，使得这骷髅在恍惚中又增加了一分真切。栽在房后的几株柏树在房顶上摇曳着黑魆魆的枝头，当初修剪来美化房角的几株紫杉分立在两侧，挂

着黯淡的虬枝，仿佛仪仗中的旗幡。最后，古怪的门式，粗糙的装饰，零散的建筑格局，都说明这是一所封建领主的庄园，布列塔尼以这些庄园感到自豪，这也许不无理由，因为，盖耳人①土地上的这些庄园构成了一段重要的历史，王朝建立前那段溟濛时代的历史。在德·韦纳伊小姐的想象里，古堡这个词唤起的是某种固定类型的形式，眼前这幅图画悲凉的景象叫她目瞪口呆，她轻快地跃出马车，怀着恐怖的心情独自打量城堡，思忖着应该拿什么主意。杜·加夫人看见自己到了蓝军奈何不得的地方，欢欢喜喜吐了一口气，被弗朗西娜听到了。当大门重新关闭，夫人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个天然的类似要塞的地方时，竟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欢呼。蒙托朗估摸到德·韦纳伊小姐在想什么，便快步向她走去。

"这座古堡，"他带着淡淡的忧伤，"被战争破坏了，我为我们的幸福设计的蓝图被您破坏了。"

"此话怎讲？"她愕然。

"您真是一个年轻、美丽、聪明的贵族女子吗？"他把她在路上的谈话中很多情地说出的几个词用讥笑的口吻重复了一遍。

"谁对您说我不是？"

"一些值得相信的朋友，他们关心我的安全，随时准备揭穿阴谋。"

"阴谋！"她抢白说，"阿朗松市和于洛真的远在天边了吗？

---

① 见本卷第16页注②。

您缺少记性，对于党派的首领，这是致命的弱点！”

“既然朋友在您心里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她以少见的蛮横态度接着说，“那就留着您的朋友吧。交朋友的乐趣是什么也赶不上的。再见吧，我和共和国的士兵，我们不会再走进这院子。”

她心中的傲气受到伤害，昂昂然向大门口跑去，但是，她的行动既含有贵族气质，又含有绝望情绪，这促使侯爵改变了全部念头。对他来说，断绝心中的情欲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他不能不轻信，不能不冒险。他也一样，已经爱上了德·韦纳伊小姐。两个情人，无论是他还是她，都不想没完没了地争吵。

“您只要说一句话，我就相信您。”他用恳求的声音说。

“一句话，”她抿了抿嘴唇，语气中含着讥讽，“一句话？就是说光有行动还不够。”

“至少骂我一顿，”他想抓住她的手，可是她抽了回去，“当然，那您就必须敢于同一个造反的头目斗气，这个头目过去开朗乐观，信任别人，现在变得阴沉而多疑。”

玛丽看了侯爵一眼，并不生气，于是他又说：“您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却不知道您的秘密。”

听到这句话，玛丽洁白如玉的额头好象发黄了，向这位首领投去嗔怪的眼光，答道：“我的秘密？休想。”

男女在谈情说爱时，每一句话，每一道眼波，在当时都抵得上千言万语，不过这一次，玛丽却没有表达任何明确的意思，蒙托朗尽管机灵，“休想”两个字后面的秘密还是琢磨不

透，只是这女人的声音透露出不寻常的激动，当然就把他的好奇心撩得越发痒痒的。

“您用一种极有趣的方式来打消别人的疑心。”他说。

“这么说您心里还有怀疑？”她一边问，一边打量他，仿佛在说：“您对我还有什么权利不成？”

“小姐，”年轻人显得很恭顺，也很坚决，“您对共和国军所掌握的权力，这支卫队……”

“对了！倒是您让我想起来。我和我的卫队，”她的话里含着轻微的嘲讽，“可以说是您的保护人吧，我们在您这里安全吗？”

“安全。我当着您的面以我贵族的名义起誓，您和您的士兵在我家里什么也不用担心。”

誓言说出嘴，还有一个动作表示十分的虔诚与大度，叫德·韦纳伊小姐对共和国士兵的安全彻底放心了。她刚想讲话，杜·加夫人却走过来，她便不再作声。两个情人的谈话，杜·加夫人可能听到一些，要不然就是猜出几分，她发觉这两个人现在的关系不再有一点小磨擦，心中的气恼就非同一般了。侯爵看见她，立刻把手伸给德·韦纳伊小姐，机灵地挽着她朝城堡走去，好象想甩掉一个讨厌的伴侣。

“我碍他的事了。”夫人木然地待在原地，心中暗想。她瞅着这对重归于好的情侣，见他们慢慢走向台阶，等到与她隔开了一段距离，俩人立刻站住，又谈起来。“是啊，是啊，我碍他们的事了。”她自言自语，“不过，用不了多久，这个女人就甭想往里掺和了，那潭水，老天在上，将是这女人的葬身之地！我这

样做岂不是让您的贵族誓言得以兑现么？一旦沉入水底，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她待在水底下岂不安全？”

她定定地瞧着右边湖里平静如镜的水面。突然，她听见岸边的荆棘丛簌簌作响，借着月光望去，只见从一株老柳树弯曲虬结的树干上探出土行者的脸来。这个舒昂党的脑袋与这些经过修剪的柳树的枝头极易混淆，只有认识他的人才能从枝头中把他辨认出来。杜·加夫人首先向四周警觉地看了看，车夫正牵马往位于古堡两个侧厦之一的马厩走去，这个侧厦就在土行者藏身的那片池岸的对面；弗朗西娜正向两个情人走去，而两个情人已经把整个世界抛到九霄云外。于是杜·加夫人走上前，同时把一个手指贴住嘴唇，示意要绝对肃静，她讲的话，那舒昂党与其说是耳朵听到的，还不如说是心里领悟的：“你这里有多少人？”

“八十七个。”

“他们只有六十五个，我数过了。”

“很好。”这蛮子显出狰狞的满意神情。

这舒昂党对弗朗西娜一举一动都很留意，他看见弗朗西娜转过身来，用目光搜寻她本能地加以防范的敌人，便将身体向柳树后面隐去。

七、八个男人被马车的声音所吸引，跑出大门，站在台阶上，口里喊道：“是勒·加尔！就是他！在那儿呢！”他们这样一吵嚷，又有一些人向这里跑来，打断了两个情人的谈话。德·蒙托朗侯爵迎着这些贵族快步上前，威严地挥挥手，叫他们肃静。他用手指着堤道的那头，共和国的士兵们正从那里

进来。这些反叛者一见到他们十分熟悉的蓝底红卷边的军服，还有闪着寒光的刺刀，都惊叫起来："您是来出卖我们的？"

"我请诸位不要惊慌。"侯爵苦笑道。"这些蓝军，"停了一下，他又说，"是这位年轻女人的卫队，我们在阿朗松的旅店里险些出了差池，多亏这位女子慨然相助，方才神奇般地化险为夷。待会儿我再向诸位细谈。我已经向小姐和她的卫队做了担保，他们理应受到朋友式的接待。"

这时，杜·加夫人和弗朗西娜已经来到台阶下，侯爵彬彬有礼地把手伸给德·韦纳伊小姐，贵族们纷纷闪向两边让他们通过，大家都想一睹这位陌生小姐的芳容，因为杜·加夫人偷偷地向他们摆了几下手，他们的好奇心便越发强烈了。走进第一间大厅，德·韦纳伊小姐看见一张大桌子，上面一应餐具，摆设整齐，是为二十个左右的客人准备的。餐厅旁边是一间宽敞的客厅，顷刻间大家都集中到了这里。这两个房间与古堡外表颓败的景象十分协调。核桃木的护壁很光滑，只可惜做工马虎，式样呆板粗糙，凸凹不平，与墙壁离了缝，就象要掉下来。护壁黯淡的色彩更给这两间既无镜子又无帷幔的大厅增添了几分凄清。破破烂烂的百年老家具与四周萧条的样子倒是相得益彰。玛丽看见一张大桌子上铺着几张地图，还有展开的示意图，房间的四角堆着刀剑和枪支。这些东西说明这里正在召开旺代党和舒昂党首领的重要会议。侯爵把德·韦纳伊小姐领到火炉旁一张宽大的、被虫蛀过的扶手椅上坐下，弗朗西娜过来站在主人身后，倚着这件老家具的靠背。

“请允许我去尽一下地主之谊。”侯爵说罢便离开两位女客，走到他那群宾客中间。

弗朗西娜看见蒙托朗吩咐了几句话，众首领便纷纷匆忙地藏起武器、地图以及一切可能会引起共和国军官怀疑的东西；有几个人还解下了挂着手枪和猎刀的宽皮带。侯爵命令众人千万谨慎小心，抱歉地说他必须去照看由机缘送来的这批碍事的客人，然后便走出客厅。德·韦纳伊小姐早已把脚伸到火上，专心致志地烘脚，连蒙托朗走出房间她也没有回头，这使众宾客大为失望，他们原指望可以趁机瞧她一眼的。这样一来，只有弗朗西娜发现了首领走开以后客厅人群里发生的变化。贵族们都围到了杜·加夫人身旁，就在她和众人交头接耳的时候，他们无一不向两个女客这边瞅上好几回。

“诸位都了解蒙托朗，”她向他们说，“他一时间看上了这姑娘，诸位明白，这样一来，只要出自我之口，再好的主意他也信不过。我们在巴黎的朋友德·瓦卢瓦兄弟和阿朗松的德·埃斯格里尼翁，这些人都曾提醒他，人家已经张开罗网，来对付他的是个女人，可是他刚遇上第一个女人就恋恋不舍；这个女人，根据我派人调查的情况，窃取、玷污了一个伟大的姓氏，她，如此这般，如此这般。”

读者诸君大概已经发现，这位夫人就是决定袭击邮车的那个女人，在这个故事中，她将一直保留途经阿朗松时使她得以脱险的那个姓氏，公布她的真名实姓只会伤害一个高贵的家庭，这个家庭由于她误入歧途已经够难过的了，再说，她的

命运已经被选作另一幕场景的故事①。客厅里众位宾客的好奇心变成了焦躁甚至敌对的态度。几声粗野的叫骂传进弗朗西娜的耳朵，她向主人说了一句话，便闪到一个小窗的窗口。玛丽站起来，掉转身体，面朝着这伙气势汹汹的人群，朝他们瞅了几眼，目光中充满了凛然的气概，甚至还透着蔑视。她绰约的风姿、高雅的举止、自负的神情叫她的敌人一下子改变了态度，他们情不自禁轻声赞叹。有两三个人，外表看起来在宫廷的圈子里养就了文明儒雅的习惯，风度翩翩地走到玛丽身边；但是她端庄的神气叫他们噤如寒蝉，谁也不敢上前攀谈，她不是被这些人谴责，倒好象是在审问他们。上帝和国王发动的这场战争，它的首领们与玛丽凭想象在心中津津有味描绘的画像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很伟大的，可是，当玛丽看到这些地方贵族，除两三个人的面孔尚有英武气概外，其他的人都面无表情，死气沉沉时，这场斗争就变得狭隘而且渺小不堪。她从诗情画意中醒来，一下子跌进现实。这些面孔首先流露出的并非对荣誉的热爱，而是对权术的迷恋，叫这些贵族拿起武器的实实在在是实际的利益；他们行动起来诚然堪称英雄，不过在这里却暴露了他们的本色。德·韦纳伊小姐的幻想破灭了，这使她失去了公允的态度，认识不到其中好几个人的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使他们成了非凡的人物。不过，这伙人中间的大多数言谈举止显得极平庸。有几张脸固然很有特点，与其他人不一样，可是也被贵族的习惯和繁文缛节弄得黯淡无光。虽然一般地说，玛丽承认他们都

① 指本《全集》第十五卷《现代史拾遗》的第一个故事《德·拉尚特里夫人》。

很文雅，也很机敏，但是她发觉这些人完全没有她从共和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领袖身上经常看到的纯朴品质和伟大气度。这伙人深更半夜跑到这个破败的小城堡里来开会，周围的装饰很不顺眼，却与这些人的脸极相配，这叫她好笑，觉得从这里面看到了一幅象征王朝的图画。她立刻又高兴地想到，在这些依她之见只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尚可称道的人中间，侯爵至少扮演着主角，她在心里把自已的情人画在这批人里，很高兴地让他处于突出的地位，这些干瘪瘦弱的人在她眼里不过是实现他的崇高目标的工具而已。这时，隔壁大厅里响起了侯爵的脚步声。这些阴谋家们立刻三五成群地散开，叽叽喳喳的耳语也停止了。他们就象趁老师不在串通好要搞什么恶作剧的小学生，此时急于装出秩序井然，安静无事的样子。蒙托朗走进来，在众人中他显得最年轻，最英俊，真好比鹤立鸡群，玛丽一边欣赏他，一边感到心里很幸福。蒙托朗俨然象圣上驾临，从这群人走到那群人，轻轻拍拍这个人的脑袋，握握那个人的手，东边看看，西边瞧瞧，讲两句警句，发几声叱责，他行使起党派首领的职能来温文尔雅而又坚决果断，很难想象他就是一开始被她斥为荒唐鬼的那个年轻人。蒙托朗回来以后，众人对德·韦纳伊小姐的好奇心暂告终止，杜·加夫人的险恶用心很快便见到效果。在所有这些为了重要利益而集中到这里来的人中间，绰号叫“被告”的德·陧尼克男爵，由于他的姓氏和地位的缘故，和蒙托朗接触时好象可以比较随便，他拉住蒙托朗的胳膊，把他拽到一个角落里。

“听我说，亲爱的侯爵，”他对蒙托朗说，“我们看你准备做

出惊人的疯狂举动，无不深感忧虑。”

“何出此言？”

“你知道这姑娘从哪里来？究竟是干什么的？对你抱有什么企图？”

“亲爱的‘被告’，你我之间我可以直言相告，到明天早上我的兴致就过去了。”

“这我相信，可是万一这女人不等天亮就把你出卖了呢？……”

“我可以回答你，不过你先得告诉我她何以早不下手？”虽是调侃之言，神色却很自负。

“你问得有理，不过，既然你讨到她的欢喜，她可能就不愿意背叛你，直到在她那面，兴致也过去时为止。”

“老兄，请看看这位可爱的姑娘，注意一下她的神态，你敢说她不是一位大家闺秀？假如她对你送来秋波，你的灵魂深处能不对她油然而生敬意？我知道，一位夫人叫你们大家同这姑娘作对；不过，你我既然已经有言在此，假如她果真是朋友们所说的那种堕落女人，我自然会要她的性命……”

“您以为，”杜·加夫人插进来，“富歇会愚蠢到从街头上找个女人派来？他使用的诱惑手段当然要与您的名声相称。尽管您瞎了眼，您的朋友却睁大眼睛保护着你。”

“夫人，”勒·加尔气哼哼地瞪了她几眼，“请记住切莫打什么主意陷害这位小姐，也莫伤害她的卫队，否则，我要是报复起来，只怕您想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我希望小姐在这里被待若上宾，就象是属于我的一个女人。我想，我们都是韦纳

伊家族的朋友。”

侯爵遭到反对，他的反应就和一般青年人遇到什么障碍时一模一样。尽管从表面上看，他对待德·韦纳伊小姐的态度很轻薄，他又叫人相信，他对德·韦纳伊小姐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是由于自尊自大的感情，他刚才迈出了一大步。他发现既然承认这个女人是大家闺秀，那么她是否得到尊敬就与他自己的名誉息息相关了。他跑到人群中去游说，摆出一副面孔，好象你要得罪了他就不得太平，他保证这个陌生姑娘的确是德·韦纳伊小姐。不一会儿，叽叽喳喳的议论全都平息下来。等蒙托朗在客厅里建立了一种和谐的空气，也让众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然后他急不可耐地回到情人身边，低声地说："这些家伙抢走了我一段美好时光。”

“有您在我身边，我很高兴。”她笑着说，“我得告诉您，我是很好奇的，对我提的问题，您不要厌烦才好。首先，请您告诉我，那位穿绿呢子外套的先生是谁？”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布里戈少校，沼泽区①的人，是已故的梅尔西爱②——绰号‘旺代人’的战友。”

“那么在和他议论我的那位粗壮的红脸贵族是谁？”德·韦纳伊小姐又问。

“您知道他们说些什么？”

“假若我想知道呢？……这不该算一个问题吧？”

---

① 巴黎沼泽区居民多为贵族和僧侣。

② 梅尔西爱(1778—1800)，大革命时期贵族叛军的著名将领，本故事发生时未死，说“已故”是作者的疏忽。

“但是我要是说出来，只怕就会得罪您。”

“既然您让人家得罪我，我在你这里挨骂您却置若罔闻，那么就再见吧，侯爵！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这些可怜的共和国兵士多么诚实，多么信任别人，我哄骗了他们已经感到后悔了。”

她走了几步，侯爵跟在后面。

“亲爱的玛丽，请听我说。我以我的荣誉起誓，尽管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却已经叫他们收起那些风言风语。但是，以我目前的处境，既然巴黎政府里的朋友告诉我富歇打算用一位街头朱迪特①对付我，叫我不要相信路上遇见的任何一个女人，那么我这些至近的朋友认为您长得太漂亮，不象上层社会的女人，这也无可非议……”

侯爵一边说，一边把目光深深地探进德·韦纳伊小姐的眼睛，她涨红了脸，禁不住流下了几滴眼泪。

“我受到这些人辱骂是罪有应得，”她说，“我希望您即便相信我是个低贱女子，但是仍旧爱着我……那样的话，我也就不再怀疑您了。您欺骗我的时候，我相信了您，现在我以诚相待，您却不相信我。先生，你我到此为止吧。”她双眉紧蹙，脸色变得惨白，好象一个临终的女人，“永别了。”

她怀着绝望的心情冲出了餐厅。

“玛丽，我的生命是属于您的。”年轻的侯爵附在她耳边说。

---

① 朱迪特，以姿色诱杀敌将的犹太女英雄。见《旧约·经外书》。

她站定下来望着他。

"不要这样说，"她说，"我不会计较的。永别了。我跟您到这里来，既没有考虑我的过去，也没有考虑您的未来，真是发了疯。"

"怎么，您莫非真想在我把生命交付您的时候离开我！……"

"那是因为感情和欲望一时的冲动。"

"然而决不反悔，明志终生。"他说。

她返回餐厅。侯爵为了掩饰心中的激动，重开刚才的谈话。

"您刚才向我打听他姓名的那个人是个可怕的人物，叫居丹神甫，是顽固的耶稣会教士，什么都不顾惜，或许也是出于忠诚，所以尽管一七六三年的敕令① 叫他们离开法国，他们却偏偏赖着不走。这个地区烽烟四起，煽风点火的就是他，他还到处扩大名叫圣心会的宗教组织。拿宗教当作工具，在他可谓是驾轻就熟，硬能叫入会者相信他们死了还能复生，用花言巧语的说教维持他们的宗教狂热。您看，事情就是这样，只有利用每个人的特殊利益才能实现伟大的目标。政治的全部诀窍就在于此。"

"那个老头是谁？看上去精力还很旺盛，身强力壮，那张脸叫人望而生畏。那边，就是穿一件破破烂烂的律师袍子的那个人。"

---

① 一七六三年（一说1764年）法王路易十五发布敕令，解散民怨极大的耶稣会，耶稣会教士必须离开法国。

“律师？他正想当旅长哩。您难道没听人说过龙吉？”

“原来是他！”德·韦纳伊小姐吓了一跳，“您就用这种人！”

“轻点！他会听见的。看见和杜·加夫人嘀嘀咕咕的那位……”

“就是穿一身黑衣服，好象法官的那个人？”

“他是我们的一位谈判代表，叫拉比亚迪埃，父亲是布列塔尼高等法院的顾问，他的名字好象是叫什么弗拉梅；不过他倒深得亲王们的信任。”

“那旁边那个人呢？攥着个白瓷烟斗，右手五指摊开，撑住护墙板，样子活象乡巴佬。”

“见鬼，居然给您说中了，他是这位夫人死去的丈夫的猎场看守。我用来抵抗别动军团的部队中就有他指挥的连队。国王最忠诚的仆人在这里大概就要数他和土行者了。”

“那么她呢，她是什么人？”

“她呀，”侯爵说，“她是夏雷特最后一位情妇。她对在场的人都很有影响。”

“她对夏雷特依旧很忠心吗？”

侯爵表示怀疑地微微撅了撅嘴，算是对她的回答。

“您很钦佩她？”

“您真是什么都想知道。”

“她是我的仇敌，因为她已经不可能再和我平分秋色。”德·韦纳伊小姐笑着说，“我可以宽恕她以往的过失，希望她也原谅我的过失。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军官是谁？”

"恕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他想持刃行刺，把第一执政除掉①。不管他是否能成功，反正您都会知道他的，他将要扬名四海。"

"您来这儿竟是统领这样一批乌合之众？……"她厌恶地说，"国王的卫士竟是这样一些人！贵族和领主们都到哪儿去啦？"

"那还用说，"侯爵的口气很生硬，"他们在欧洲各国的宫廷里活动。是谁在鼓动各国的君主、内阁、军队帮助波旁王室，打击妄图置各国的王朝于死地、叫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的共和国？……"

"嗯！"她激昂慷慨地说道，"从现在起，就请您来做我的思想源泉吧，让我从中汲取我需要知道的纯洁的观念……我同意。不过必须让我知道，依靠法国人而不是依靠外国的帮助攻打法国，在贵族中您是独一无二的。我是个女人，我觉得假如我的孩子气恼之中打了我，我可以原谅他；可是假如他眼睁睁看着我被一个陌生人撕打却无动于衷，我就会认为他是魔鬼。"

"您是个铁了心的共和派。"听罢这番慷慨陈词，侯爵觉得自己的假设被证实了，同时也感到心中泛起了一股甜蜜的醉意。

"共和派？不，我不再是共和派了。您要是向第一执政屈

---

① 可能指卡杜达尔（1771—1804），舒昂党头目之一，曾在一八〇〇年十二月和一八〇三年两次企图谋杀拿破仑。第二次事败后被捕，于一八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被处死。

膝投降，我就会瞧不起您。”她说，“可是我也不愿意看到您统率一批只敢在法国的一个角落里打家劫舍却不敢向共和国全面开战的乌合之众。你们在为谁打仗？你们用双手把国王重新扶上宝座又能得到什么？这样的杰作有一个女人早已完成过①，结果国王自由了，却看着她被活活烧死。这些人是敷过圣油的②，而神圣的东西是碰不得的，碰了就会大难临头。把他们安放在金凳上，叫他们下来，再叫他们上去，那全是上帝的事。假如您已经把您会得到的报酬放在心上掂量过，那您在我眼里的形象就比我想象的高大十倍，那样的话，假若您想把我踩在脚下，我也允许您这样做，我会感到很幸福。”

“您真叫人着迷！不过，千万别把您的大道理讲给这些先生们听，那样我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哈！如果您愿意听我慢慢开导您，那我们就远远地离开这里。”

“这些似乎被您看不起的人有一天会捐躯沙场，”侯爵的语气变得严肃了，“他们的错误将会被人忘却。何况，假如经过我的努力，事业能取得一定的进展，那么到最后，胜利的桂冠不是可以掩盖住一切吗？”

“这地方我看只有您要付出代价。”

“不止我一个。”他谦虚的态度是真诚的，“那边那两位是旺代的新首领。头一位就是您听说过叫大个子雅克的，是德·封丹纳伯爵，另一位是拉比亚迪埃，我已经介绍过。”

---

① 指十五世纪法国抗英的女英雄贞德，曾拥戴查理七世即位。

② 敷过圣油的人指国王和僧侣。

“难道您忘了基伯龙①？拉比亚迪埃在那里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她猛然间回忆起这件事。

“拉比亚迪埃身上的担子可不轻，您信不信？为亲王们效命不是在花前月下散步……”

“呀！您真叫我不寒而栗！”玛丽叫道。“侯爵，”她又说，语气似乎有些迟疑，其中的奥妙只有她自己明白，“叫幻想破灭，叫维系着许多人的生活与幸福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竟只是瞬间的事情……”她收住话头，仿佛害怕说得太多了，然后又补上了一句：“我希望共和军的士兵平安无事。”

“我会当心的。”他笑着说，竭力掩饰心中的激动，“不过，请别再跟我说您那些士兵，我已经以贵族的名义向您作过担保。”

“说到底，我哪有什么权利来引导您呢？”她说，“您我之间永远由您作主。我不是讲过吗？要叫我来统治一个奴隶，那我会绝望的。”

“侯爵先生，”布里戈少校很礼貌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蓝军在这里要待很久么？”

“他们一休息好，立刻就走。”玛丽叫道。

侯爵用探测的目光巡视了一下人群，发现众人骚动不安，于是他从德·韦纳伊小姐身旁走开，让杜·加夫人代替了他的位置。这个女人脸上堆着虚假、奸诈的笑容，看到年轻首领

---

① 基伯龙，法国港口小城。一七九五年，在英国支持下，流亡贵族在这里登陆，组织叛乱，为首的有皮伊塞伊（Puisaye），即此书初版中的P侯爵，在第三版中改为拉比亚迪埃。

苦涩的微笑，她也毫不在乎。正在这时，弗朗西娜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旋即又忍住了。德・韦纳伊小姐看见她忠实的乡下姑娘向餐厅冲去，吃了一惊，瞅瞅杜・加夫人，这个敌人脸色越来越白，她更加感到奇怪了。为了弄明白弗朗西娜突然离开的原因，她跑到那扇窗子下面，那情敌跟着她，怕万一有什么疏忽，引起她的怀疑，便可以上前遮掩。两个人朝潭面上望了一通，又一同回到壁炉前面，杜・加夫人冲着玛丽微微一笑，带着无法掩饰的狡诈，然而玛丽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说明弗朗西娜为何离开，杜・加夫人则对手下人正依令行事深感满意。刚才杜・加夫人召唤土行者，他是由湖岸潜入院中的。那片湖水与花园四周的河沟相通，河沟蜿蜒曲折，雾气迷蒙，有的地方水面宽阔，好似池塘，有的地方水面狭窄，有如公园里的人工小河。陡峭的河岸离弗朗西娜站在旁边的小窗大约几法丈① 开外，河里荡漾着清澈的水波。弗朗西娜望着几棵老柳树的树梢投在水面上的黑影出神，心不在焉地看那柳枝在微风的吹拂下整齐地起伏摇曳。忽然，她发现有一个黑影动得似乎没有规律，自己在乱动，可见是个活物。那黑影很模糊，象是一个人的脑袋。弗朗西娜起先以为是月光透过树枝、投下稀疏的影子造成的错觉，但是不久就出现了第二个人头，接着远处又出现几个人头。岸边的灌木丛开始大起大落地摇摆，长长的树篱竟好似一条奇形怪状的印度大蟒不易觉察地蠕动起来。随后，在金雀花和高高的荆棘丛后面出现

① 一法丈约等于两米。

了稀稀落落的光点，闪烁着，移动着。土行者的情人定睛细看，从岸边一片晃动的黑影中认出了那第一个出现的身影。尽管很难看清楚这个人的体形，可是她从心脏呼呼的跳动中确信，此人就是土行者。土行者的一个手势令她心中一动，湖边神秘的行动是否包藏祸心，她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她再也按捺不住，呼地冲到院子里。她走到绿荫环抱的平台中央，向两个侧厦和两边的湖面张望了一通，在正对着无人居住的侧厦的那片湖岸上，竟见不到丝毫神秘行动的踪迹。她竖起耳朵，凝神屏息，听得有细微的簌簌声，象是一头野兽在寂静的森林中走动的声音。她心里一动，但是并不害怕。尽管她年轻无知，但是好奇心却立刻叫她想出一条计谋。她看见邮车停在那边，便跑过去蹲到里面，象听着远处打猎声音的野兔那样小心地探出脑袋。只见面包贼从马厩里走出来，身边还有两个农民，三个人抱着几捆麦秸；他们把麦秸在无人居住的侧厦前铺成一个大地铺，正和长着矮树的湖岸平行，树丛后面，一群舒昂党在悄无声响地走动，这寂静表明一个令人发指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你抱这么多麦秸，好象他们真要在这里睡觉似的。够了，面包贼，够了。"弗朗西娜听到她熟悉的哑嗓子轻轻地说。

"他们真不在上面睡了吗？"面包贼一边说，一边傻乎乎地发出粗野的笑声。"我说，你不怕勒·加尔发火？"他又说，声音很低，弗朗西娜一个字也没听到。

"这个，他要发火就发吧，"土行者压着嗓音说，"反正我们也把蓝军杀了。来，"他接着说，"咱俩把这辆车推回去。"

面包贼抓起车辕在前面拉，土行者搬动车轮在后面推，一眨眼的功夫，弗朗西娜连想都来不及想，就被推进了谷仓，眼看就要被关在谷仓里。面包贼已经走出去帮忙搬运一桶苹果酒，这是侯爵吩咐送给卫队的士兵喝的。土行者也正在往外走，准备关门。他从马车旁边走过，突然觉得有一只手拽住了他羊皮袄上的长毛，他停住脚步，看见了一双眼睛。这双温柔的眼睛对他有磁铁般的力量，他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仿佛中了魔。弗朗西娜从马车里一跃而出，说话时尖厉的语调把一个女人被激怒时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皮埃尔，你在路上给那位夫人和她儿子报了什么信？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好事？你躲躲藏藏地干什么？我什么都要知道。"这几句话叫这个舒昂党脸上现出弗朗西娜从来不曾见过的表情。布列塔尼人拉着天真的情妇走到门口，搬过她的身体，让她冲着洁白的月光，用一双怕人的眼睛盯住她说："行，我他妈豁出去了！弗朗西娜，我告诉你，但是，你得先凭着这串念珠起誓……"他从皮袄里抽出一串旧念珠，接着说，"你认识这个圣物，我问你一件事，你凭它起誓回答我真话。"弗朗西娜看到念珠，脸上发烧，这无疑是他俩爱情的信物。"就是凭着它，"舒昂党人很激动，"你曾经发誓……"

他没有说完。农村姑娘的手放在她野蛮情人的嘴唇上，不准他再说。

"那我还需要发誓吗？"她说。

他温柔地抓住情人的手，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说："你服侍的小姐真叫德·韦纳伊小姐么？"

弗朗西娜耷拉着胳膊，垂下眼皮，低下脑袋，脸色发白，呆立不动。

"她是个臭婊子！"土行者用恶狠狠的腔调说。

这句话刚一出口，那只美丽的手又捂住了他的嘴。但是这一次，他粗暴地闪开了。布列塔尼少女眼前不再是她的情人，而是一只野性大发的猛兽。舒昂党的眉头拧得紧紧的，嘴唇咬在一起，而他张开嘴露出牙齿时就象一只呲牙咧嘴保护主人的恶犬。

"我离开你时，你是一朵花，找到你时，你是一堆狗屎。天哪！我为什么要离开你呢？你们到这里来是来害我们的，你们要出卖勒·加尔。"

这番话听起来不象人语，倒象野兽的咆哮。弗朗西娜很有些悚然，但是听到最后一句责骂，她大胆地抬起温和的眼睛，端详着他狂暴的面孔，平静地说："我以灵魂的得救起誓，你说的不对。这都是那个夫人想出来的。"

这回轮到他低下头了；她拉起他的手，用一个娇嗔的动作叫他朝着自己，对他说："皮埃尔，我们为什么要和这些事搅在一起呢？你听我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懂得这里面的东西，反正我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你要记住，这个美丽高尚的小姐是我的恩人，也是你的恩人，我和她情同亲姐妹。只要我们和她在一起，至少只要你我还活着，就不能让她出一点岔子。你要向我发誓，在这里我信得过的只有你。"

"我又不是这里的长官。"舒昂党粗声粗气地说。

他的脸阴沉下来。她捏住他两只下垂的大耳朵，轻轻一

拧，好象在逗弄一只猫。

“那你就答应我，”她见他脸色缓和了一些，就说，“用你全部力量保卫我们恩人的安全。”

他摇了摇脑袋，仿佛说不容易办到，这个动作叫布列塔尼姑娘浑身一震。正在这节骨眼上，卫队已经到了堤道。士兵的脚步和武器的碰撞在院子里激起回声，似乎使土行者不能再犹豫下去。

“我也许能救她，”他对自己的情人说，“不过你必须叫她待在屋子里。”他又补充说：“不管出了什么事，和她一起待着，不许走露半个字；要不然，全都玩完。”

“我答应你。”她紧张得要死。

“那好，你回去吧。马上回去，对谁都不许慌里慌张的，对你女主人也一样。”

“好吧。”

她握了握土行者的手，这舒昂党瞅着她象小鸟似地轻捷地跑上台阶，然后便闪身钻进了树篱，好比一个演员，见大幕启动，悲剧就要开始，便一溜烟跑回后台。

“我说，麦尔勒，我感到这地方象有机关埋伏。”到达古堡前面时吉拉尔说。

“我颇有同感。”上尉忧心忡忡地说。

两位军官立刻向堤道和大门派了岗哨，以确保这两处的安全，然后满心狐疑地打量着湖边和四周的景物。

“罢罢罢！”麦尔勒说，“我们应该放心地走进这破房子，要不然索性就别进去。”

“进去。”吉拉尔说。

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立刻解散，卸下枪支架成三角形，在麦秸地铺前摆成一排，地铺中间正放着那桶苹果酒。他们分成几组，有两个农民开始给他们分黄油和黑面包。侯爵迎上来接待两位军官，领他们到客厅去。吉拉尔在走上台阶前朝古堡两侧望了望，只见两边古松森然，黑色的枝干遮遮拦拦，便把飞毛腿和开心钥匙召唤到面前。

“你们俩到花园里察看一下，到树丛里搜一搜，听见没有？然后，派一个岗哨守着枪支……”

“我们能不能先把火生起来，然后再去搜索，副队长？”开心钥匙说。

吉拉尔点点头。

“你看得出来，开心钥匙，”飞毛腿说，“钻进这个马蜂窝，副队长算是走错了一步棋。要是于洛指挥，他绝不会把我们拉到这儿来。一进这里面，就好比瓮中之鳖了。”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开心钥匙回答，“怎么啦，你这个机灵鬼，你怎么会没想到这个岗亭是那个怪可爱的女人的古堡，我们那位百里不挑一的上尉，嘻嘻哈哈的麦尔勒一个劲地巴结，肯定会把她娶过来，这是擦亮的刺刀，明净的事。娶这样一个女人，全联队人脸上都光彩。”

“倒也是，”飞毛腿说，“你还可以说，你看，连苹果酒都摆上了。可是，冲着这些狗日的树丛子，我可没有心思喝酒。我好象老是看见拉罗斯和老旗① 滚到山沟里。我一辈子也忘不

---

① 指被土行者打死的两个侦察兵。

了可怜的拉罗斯那根辫子，甩搭甩搭就象大门上的铁锤。”

“飞毛腿，我的好朋友，当兵的可不能这样富于想象。你应该到国家学院① 去编歌子。”

“就算我太富于想象吧，”飞毛腿反唇相讥，“你呢，却太缺乏想象了，看来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上执政。”

士兵们哄堂大笑，两人的争论就此宣告结束，因为开心钥匙从他的子弹盒里已经找不到可以回击对手的子弹了。

“去转一转吧？我到右边去搜。”飞毛腿对他说。

“行，我去搜左边。”他回答，“不过，等一等！我得先喝他一杯苹果酒，嗓子发粘，粘得就和于洛漂亮帽子外面包的那块上胶的绸子差不多。”

花园左边这一片，开心钥匙没有立刻去搜，却偏偏就是弗朗西娜发现有人活动的那段潜伏杀机的河岸。战争中一切都有偶然性。吉拉尔走进客厅，一面向客厅里的人敬礼致意，一面用敏锐的目光把所有的人都扫视了一番，心里重又压上了十分沉重的疑团。突然，他走到德·韦纳伊小姐身边，低低地说：“我认为您应该立刻离开这里，我们在这里很不安全。”

“在我家里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她笑着问，“待在这里比在马延市安全多了。”

女人为自己的情人担保总是这样斩钉截铁，两个军官于是放宽了心。这时，客人们已经在陆陆续续地往餐厅里走，尽管从三言两语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尚未到

---

① 指的是国家音乐学院或者国家歌剧院。

达。餐宴开始时照例有一阵沉寂，德·韦纳伊小姐便利用这段时间仔细琢磨一下现时形势下的这次奇怪的集会。其实，由于她如同一般妇女一样，习惯于把一切都当儿戏，在一生最关键的行动中往往表现出无知，她竟不知道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次集会的原因。突然，她被一个事实震动了。两个共和军军官的面容威风凛凛，在场上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他们的长发从鬓角往后拢，在颈后扎成一条很粗的发辫，前额上印出的线条使年轻的面庞显得又纯洁，又高尚。蓝军装已经磨旧，红饰杠也已经破损，这一切，包括因为行军过多而挪到后面的肩章——这一点说明全军上下甚至包括高级将领在内都没有披风——也在内，都使这两名军人在周围的人中间显得出类拔萃。“呀！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就是自由。”她在心里说。她把目光移向保王党：“这边是独夫、国王、特权。”她望着麦尔勒的面庞，油然而生敬意。这个快乐的军人和世上关于法兰西士兵的观念多么相符，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也用口哨吹着歌曲，看到同伴倒下还不忘讲一句俏皮话。吉拉尔正襟危坐，神情严峻而冷静，显示出他有一颗真正的共和党人的心，在现时法国的军队里，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心，模糊但却十分高尚的献身精神使法国军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一位属于我们那些目光远大的有识之士。”她暗想，“他们控制着今天，靠这一点，他们毁灭了昨天，却迎来了明天……”这个思想叫她心里顿生愁云，因为它与她的情郎不相干。因此，她转过脸望着侯爵，想借另外一种崇拜来报复她已经有些仇视的共和国。他身边的人胆大狂热，深谋远虑，足可以同节节胜利的共和国

一决雌雄。他们的愿望是让王朝死灰复燃，让宗教复兴，让流亡的亲王和种种特权卷土重来。“这一位，”她暗想，“并不比那一位逊色，因为，他高踞废墟之上，用过去来创造未来。”她的脑子浮想联翩，在新旧之间无所适从。她的良知对她喊叫，此人是为独夫战斗，那人却是为祖国战斗，可是，别人通过理智认识到的，她却通过感情认识到了，这就是君主即国家。

客厅里响起一个男人的脚步声，侯爵站起来去迎接。他发现来者正是他们期待的客人。客人看见高朋满座大吃一惊，刚想张口说话，勒·加尔背着共和军军官摆摆手，叫他不要吭声，且在席上就座。两个军官察看着客人们的神情，刚到的时候产生的疑团又浮上心来。居丹神甫的教服和舒昂党人古怪的装束唤起了他们的警觉，他们加倍留神，发觉客人们的举止和他们的谈吐形成有趣的对比。有几个人越是招摇地发表共和言论，另外几个人的贵族气派就越是明显。他们注意到侯爵和客人交换眼色，听到几句说漏了嘴的双关语，特别是他们看到了有几个客人脖子上围着假胡子套，虽然有领带，却没有完全遮住，两个军官终于悟出了真相，同时为之一震。他们同时看了对方一眼，借目光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因为杜·加夫人很聪明地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只好拿眼睛来说话。以处境而论，他们必须要见机行事，他们弄不清楚的是他们能够控制古堡，还是已经中了人家的圈套；在这无法解释的事变中，德·韦纳伊小姐是受骗还是同谋；然而，还没等他们明白整个事变的严重性，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就使危险的局面急转直下。刚来的客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上下长得一般粗，脸

色油光红润，走起路来身体向后倾，走到哪儿都好象一阵风，自认为无论是谁对他们都要多瞧上几眼。这个人尽管出身高贵，却已经视生活如玩笑，问题在于如何从中多捞点好处。不过，他虽然自命不凡，却也显得和善，有礼，聪明，完全是那种在宫中受过教育，然后又回到自己领地的绅士派头，他们到死也不愿相信，在自己的领地上待上二十年，人早已变得迟钝了。这种人从来不知进退，脸皮又极厚，总能够泰然自若；卖弄小聪明，讲出来的却是大蠢话；不识好人心，还费尽心机去提防；花尽力气却为的是自投罗网。他拿刀叉一阵挥舞——足见其脾胃之佳，把因迟到而失去的时间补了回来，然后才抬起眼睛去望桌上其他的人。他看见两个军官，越发惊奇了。他用眼光去询问杜·加夫人，杜·加夫人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指了指德·韦纳伊小姐。他发现了座上的这个美人。这时德·韦纳伊小姐端庄的容貌已经把杜·加夫人一上来在客人们心中掀起的感情平息下去，这个粗壮的陌生人却露出放肆的、带着讥讽的微笑，就好象藏了一大段下流故事。他俯身凑近邻座的耳朵，说了两三句话，这几句话从这只耳朵传到那只耳朵，从这张嘴巴传到那张嘴巴，只瞒着两个军官和玛丽，最后传到了那个人的耳朵里，他的心好象被这几句话击碎了。旺代党和舒昂党的首领们把目光都转过来，怀着冷酷的好奇心望着德·蒙托朗侯爵。杜·加夫人的目光从侯爵身上移到德·韦纳伊小姐身上，眼睛里闪烁出快乐的光芒。两个军官互相看了看，等待着这奇怪场面的结果。这当儿，所有人手里抓着的叉子霎时间都停下来，大厅里鸦雀无声，全部的目光都

集中到勒·加尔身上。一阵狂暴的怒火直往上涌，使他那张血色鲜丽的脸顿时变得蜡黄。年轻的首领掉过脸望着这几句毒蛇般的话源出其口的那个客人，用一种半死不活的声音问："事关我的灵魂，伯爵，这是真的吗？"

"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伯爵庄严地点点头。

侯爵的眼睛垂下去，但是立刻又抬起来，目光转向德·韦纳伊小姐，她一直注意着这场冲突，这时候撞上了侯爵充满杀机的目光。

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哪怕丢了性命，我也要立刻报复。"

杜·加夫人从他嘴唇的动作上明白了他的话，朝他微微一笑，就象人们朝即将摆脱绝望情绪的朋友发出的笑容。满座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对德·韦纳伊小姐的轻蔑，两个共和军军官心中的愤怒积蓄到了极点，他们猛地站起来。

"你们想要什么，公民？"杜·加夫人问。

"我们的剑，女公民。"吉拉尔语含讥讽。

"酒宴上无需用剑。"侯爵冷冷地说。

"的确如此，不过我们用剑干什么你们心中明白。"吉拉尔回到桌边说，"比起在佩勒里纳，我们在这里彼此看得更清楚些。"

举座惊愕。正在这时，院子里响起一阵枪声，子弹同时出膛，那声音两个军官听了便知道不妙。他们冲到台阶上，只见一百个左右的舒昂党正把枪口对准第一排枪弹射出后幸存的士兵，象射杀兔子似地扣动了扳机。布列塔尼人是从河岸爬上来的，士行者叫他们冒死待在那里，所以，在他们射击时和

最后一阵枪声静寂之后，透过垂死的士兵的呻吟，可以听到有几个舒昂党落水，象石头滚进深谷似地沉到水底。面包贼的枪对准了吉拉尔，土行者瞄住了麦尔勒。

“上尉，”侯爵冷冷地重复麦尔勒说过的话，“您瞧见没有，人就象欧楂果，是在麦秸上成熟的。”他用手指了指血染的地铺上蓝军卫队全体士兵狼籍的尸体，舒昂党人正把还有一口气的士兵结果掉，剥下死人的衣服，手脚麻利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说得不错，你们的士兵的确用不着到佩勒里纳去了。”侯爵又说，“我相信，你们二位的脑袋也会在我之前填满枪子，对此你们有何看法？”

蒙托朗感觉到一种疯狂的冲动，他要发泄心中的怒火。嘲笑被自己打败的人，还有这次虽然不是由他下的命令，但是他现在却很赞赏的残酷、卑鄙的军事行动，都适应了他心中这种隐秘的需要。他气得要发疯，恨不得毁灭全法国。蓝军士兵都被残杀了，两个军官还活着，所有这些军人与他要报复的罪行毫不相干，然而现在落到他手里，他就好比输急了的赌棍，见到什么牌，不问三七二十一都一律吃进。

“与其象你们那样赢，倒不如象我这样死。”吉拉尔说。当他看见士兵们血淋淋，赤裸裸的尸体时，高喊道：“你们杀了他们，残酷，卑鄙！”

“就象你们杀了路易十六，先生。”侯爵抢白道。

“先生，”吉拉尔高傲地回敬道，“审判一个国王，其中自有您永远不能理解的奥秘。”

“竟敢对国王定罪！”侯爵怒气冲天。

“竟敢对法国宣战！”吉拉尔用轻蔑的口吻回答。

“愚蠢透顶！”侯爵说。

“卖国贼！”共和党人回答。

“弑君贼！”

“得啦，死就死罢，何必同他多费口舌？”麦尔勒笑嘻嘻地高声说。

“不错。”吉拉尔冷冷地说。然后转过来望着侯爵，又说：“先生，假若您想把我们处死，那就请你至少开恩立刻杀掉我们。”

“你看你！”上尉又说，“做事总是着急。朋友，假如要出远门，第二天又没饭吃，那么今天就得吃一点。”

吉拉尔一句话也没说，昂首阔步走到墙根下。面包贼举枪瞄准，同时瞅了瞅侯爵，只见侯爵一动也不动，头头的沉默在他看来就是命令，于是副队长象一株大树似地倒下了。土行者跑上前，要和面包贼平分吉拉尔的衣物。两个人就象饿急的乌鸦，你争我夺，在肌肤尚温的尸体上抢开了。

“上尉，如果您想把饭吃完，那您可以和我一起入座。”侯爵对麦尔勒说，他想把麦尔勒留下来做人质。

上尉一面机械地跟着侯爵往回走，一面轻轻地说，似乎在责备自己：“全是这个臭婊子干的好事。于洛会说什么呢？”

“婊子！”侯爵用低沉的声音吼道，“这就是说她果真是个婊子！”

上尉好象要了蒙托朗的性命，他面如土色，失魂落魄，软绵绵，晃悠悠地落在了后面。就在侯爵出去的这会儿功夫，餐

厅里出现了另外一幅场面，这场面是那样的阴森，以致玛丽在失去了保护人的情况下，看见情敌的眼睛里分明写着死亡的判决。排枪响起的时候，全体客人都站了起来，唯独杜·加夫人端坐不动。

"诸位请坐下，"她说，"没有什么，咱们的人在结果那批蓝军。"她看见侯爵走出去，便站起来。"在座的这位小姐，"她压制住胸中的愤怒，平静地高声说，"到这里来是想抓走勒·加尔！她想把勒·加尔出卖给共和国。"

"从今天早上起，我真要出卖他，连二十回也不止了，可是我却救了他的性命。"德·韦纳伊小姐反驳说。

杜·加夫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情敌扑过去，她急红了眼，不问青红皂白，扯开年轻姑娘紧身上衣的很不结实的胸带，姑娘被突如其来的暴力弄得措手不及。杜·加夫人的手蛮横地伸向藏信的那个神圣的地方，撕破了衣服、花边、衬衫、胸衣；接着，为了发泄自己的醋意，趁着伸手抓信的机会，灵巧而凶狠地抠伤了情敌急剧起伏的胸脯，留下血红的指甲印。以这桩恶毒的侮辱相加，她感到一种阴险的快意。面对着这个疯狂的女人，玛丽只有软弱的招架之功，斗篷松了襻，滑落到地下，发髻也散了，披下波浪似的卷发；脸上透着羞侮，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淌下，喷着火似的眼睛因而更加明亮了；她又羞又气，当着举座的客人，竟不停地颤抖。心肠再硬的法官，看见她这痛苦的模样，也会相信她是清白无辜的。

仇恨往往叫人打错算盘，所以杜·加夫人居然不曾发觉谁也没有听她得手之后喊出的这句话："先生们，请看，我是不

是冤枉了这个可恶的女人?"

"并不太可恶。"灾难的祸首，那个粗壮的客人说，"我对这类可恶的东西倒有一种特别的爱好。"

狠毒的女旺代党人① 又说："诸位请看，这便是由拉普拉斯签发，由杜布瓦② 会署的手令。"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好几个人都抬起了头。杜·加夫人继续说："命令内容是这样的：

> 叛党作乱的各省，尤其是绰号为勒·加尔的匪首、旧贵族德·蒙托朗侯爵活动地区的各级军事长官、各县市行政长官、检察官代表等公民，你们务必给女公民玛丽·韦纳伊以保护和帮助，遵从她发出的任何有关匪首的指令，云云。"

"一个歌剧院的女戏子竟然起了名门的姓氏，还用这样卑鄙的行为来玷污它!"她念完之后又补上一句。

举座惊讶，人们交头接耳。

"如果共和国派这样俊的娘儿们对付我们，那这场赌博就不公平了。"杜·陧尼克男爵打着哈哈。

"特别是派一点赌注都不下的婊子。"杜·加夫人说。

"一点赌注都不下?"杜·维萨尔骑士说，"可是小姐有领地呀，每年必定有大宗的进项!"

"看来共和国喜欢开心，所以派快乐姑娘③ 到我们这里当

---

① 杜·加夫人曾是旺代叛党首领夏雷特的情妇，故称之为女旺代党。

② 拉普拉斯(1749—1827)，曾任革命政府内政部长；杜布瓦(1756—1837)，曾任革命政府国防部长，但二人任期不同时，所以这里是一个小的史实错误。

③ 意为"妓女"，为了照顾到下文杜·加夫人的话，直译如是。

使节。"居丹神甫高声说。

"但是很不幸，小姐却是来寻找杀人的快乐。"杜·加夫人的表情得意而狰狞，表示玩笑话该停止了。

"夫人，假如是这样，您怎么还活着呢？"玛丽整理好凌乱的衣服，重新振作起来。

这句辛辣的话一针见血，全场的人听了，都对这个受了欺侮仍旧这样傲岸不屈的女人生出了敬意，大家默然无语。杜·加夫人看见首领们的嘴角一个个都浮起了嘲讽的微笑，恼羞成怒，于是指着德·韦纳伊小姐说："面包贼，把她带下去。这是我的战利品，我给你了，拿她怎么办，全随你的便。"她没有看见进来的侯爵和上尉。

全场的人听见这女人说随你的便，都打了一个寒噤，因为土行者和面包贼丑陋的面孔正出现在侯爵身后，德·韦纳伊小姐将要受到怎样骇人听闻的折磨，一见这两个人便都明白了。

弗朗西娜两只手叉在一起，眼睛里滚动着泪花，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那里，仿佛遭了雷击。德·韦纳伊小姐在这危险的时刻反倒恢复了精神的力量，她用轻蔑的眼光向全场扫视了一下，夺过杜·加夫人手里的信，脑袋高高昂起，双眼是干的，却闪出电火般的光芒。她飞步抢到门口，麦尔勒的佩剑就放在那里。在门口，她迎面撞上了侯爵，他站着不动，冷冰冰的，有如一尊石像。脸面上的全部线条都死死地板着，看不出一丝一毫对她的怜悯。她的心被刺痛了，生活变得面目可憎。这男人曾对她那样一往情深，可是，那些羞辱她的玩笑他竟然听

了进去，他目睹她横受欺侮，一个女人为爱情珍藏的冰肌玉肤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竟然无动于衷！对蒙托朗蔑视的感情，她或许可以原谅，可是落入这种羞辱的境地，却偏偏叫他看见了，这使她气恼不已。她朝蒙托朗愣愣地看了一眼，眼光里充满仇恨，感觉到胸中产生了可怕的复仇欲望。她看见死亡就在身后，为自己的软弱无能气得几乎要窒息过去。脑子里象旋风一般卷起疯狂的念头，周身的血液象开了锅，使她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火海。于是，她抓起剑，并不是自己寻死，而是挥剑向侯爵猛刺，深深地插进去，一直插到剑柄。但是，剑身滑进了腰臂之间的空隙。勒·加尔掐住玛丽的手腕，由面包贼帮着把她拖出大厅。面包贼是在这疯狂的女人挥剑要杀侯爵的时候扑过来的。弗朗西娜目睹此情此景，发出了尖厉的喊叫。"皮埃尔！皮埃尔！皮埃尔！"她拼命地喊，凄楚的声音令人肝肠俱裂。一边喊，一边跟着她的女主人往外走。

在场的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侯爵并不理会，自顾走出去，关上了大厅的门。当他走到台阶上的时候，他还抓着这女人的手腕，抽筋似地死死握住不放。面包贼的手狠劲地攥住她的胳膊，骨头都要折断了，但是，她却只感觉到年轻首领那只滚热的手，她朝他冷冷地望了一眼。

"先生，您把我捏疼了！"

侯爵并不答话，只静静地望着自己的情人。

"您莫非有什么事要学那女人卑鄙地进行报复？"她说。她一眼看见了麦秸上横七竖八的尸首，身上发抖，口里叫道："一个贵族的誓言！哈！哈哈！"她笑得叫人毛骨悚然，笑声停了，

又说："美好的一天！"

"是的，很美好，"他重复道，"但是，没有明天了。"

他朝德·韦纳伊小姐久久地望了最后一眼，他实在难以舍弃这个迷人的女人，然后，他终于松开了她的手。这两颗高傲的心谁也不愿意屈服。侯爵也许希望看到一滴眼泪，然而姑娘的双眼却是干的，露出高傲的神情。他猛地掉转身，把可怜的姑娘留给了面包贼。

"侯爵，天主有眼，我会求他也给您安排下没有明天的美好日子！"

这样美丽的一件猎物丢给面包贼，弄得他简直手足无措，他过来拉姑娘走，手脚很轻，带着几分尊敬，也带着几分嘲讽。侯爵叹了一口气，走回大厅，带到宾客眼前的那张脸俨然就是死不瞑目的僵尸。

麦尔勒上尉回到大厅，这叫这场悲剧的演员们大惑不解，因此，一屋子人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他，同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弄清是怎么回事情。麦尔勒看出舒昂党人很惊讶，他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忧郁地笑了笑，对他们说："先生们，对于一个就要走完人生道路的人，我相信诸位总不至于连一杯酒也不让他喝吧。"

话说出口，显示出法国人特有的鲁直，想必很合旺代党首领们的口味，全场不由地一片肃静，正在这时，蒙托朗走进来，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叫宾客们见了心里直冒凉气。

"诸位马上就能看到，"上尉说，"死人能给活人添精神。"

"咳！"侯爵象刚醒过来似地不由自主地挥挥手，"你在这

儿哩，亲爱的军事法庭！”

他递过来一瓶格拉夫酒，好象准备给上尉斟上一盅。

“多谢了：侯爵公民！您看，我会忘记一切烦恼的。”

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杜·加夫人微笑着对宾客们说：“算了吧，不一定留他吃点心了。”

“夫人，您的报复真狠毒。”上尉说，“您忘记我的朋友已经遭了毒手，他在等着我，我是从来不失约的。”

“上尉，”侯爵把自己的一只手套扔给他，“您自由了！拿着，这就是通行证。国王的猎手们知道，打猎不能把猎物打光。”

“那我就活下去！”上尉回答，“不过，您是做了错事，咱们丑话说在头里，我会缠住您同您斗，对您毫不留情。您大概也算得一个好手，可是您抵不上吉拉尔。话又说回来，您的脑袋尽管怎么也不能抵偿他的脑袋，我也还是要您的脑袋，而且我一定能到手。”

“他自己太性急。”侯爵说。

“咱们后会有期！我可以和杀我的刽子手交杯换盏，却不能和杀我朋友的人共聚一堂。”上尉说罢便扬长而去，宾客们被搞得莫名其妙。

“怎么样，先生们，对领导共和国的这些小官吏、医生和律师，诸位有何感想？”勒·加尔冷冷地问。

“侯爵，天主他妈在上，”博旺伯爵回答，“不管怎么说，这帮家伙太缺乏教养，刚才这位照我看，对我们太放肆了。”

上尉说走就走，心里自有他的打算。德·韦纳伊小姐遭

到这般戏弄和侮辱，此时此刻也许已经遭了难，刚才这一幕，她竟焕发出令他难以忘怀的光彩，因而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在心里想："就算她是妓女吧，也不是一般的妓女，我非娶她为妻不可……"把她从这帮野蛮人手里救下来，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他自己刚刚死里逃生，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从今往后要把德·韦纳伊小姐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而很不幸，当他走到台阶上，发现院子竟是空荡荡的。他朝四下里张望，听听附近是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花园里传来舒昂党人一边喝酒一边瓜分赃物时那喧闹的笑声。他不顾危险，绕过士兵们被打死在屋前的那座阴森的左侧厦。在前面的一个角落里，三五成群聚集着一伙人，借着几支微弱的烛光，他看出正是那帮王室猎手。可是，面包贼也好，土行者也好，还有那年轻姑娘，都不在那里；正在这时，他感到有人从后面轻轻扯他的军服，回头一看，只见弗朗西娜跪在地上。

"她在什么地方？"他问。

"不知道，皮埃尔把我赶到这里，叫我不要动。"

"他们打哪儿走的？"

"那边。"她指了指那条堤道。

这时，上尉和弗朗西娜都发觉在那边的水面上有月光映出的几个黑影，一个女人的影子虽然很模糊，却依稀可辨，他俩的心剧烈跳动起来。

"哎呀！是她。"布列塔尼姑娘说。

德·韦纳伊小姐似乎是站在那里，垂着脑袋，旁边还有几个身影，从动作上看好象在争论着什么。

“他们有好几个，”上尉大声说，“这也一样。咱们上去！”

“您去白白送死啊。”弗朗西娜说。

“我今天反正已经死过一回了。”他笑嘻嘻地说。

两个人朝幽暗的大门走去，那几个人就在大门后面。走到半路，弗朗西娜停下来。

“不行，我不能往前走了！”她轻轻地说，“皮埃尔不准我掺和进去；我了解他，我们会把事情全弄糟的。军官先生，您想干什么随您的便，不过，您得离我远一点。万一叫皮埃尔看见您在我身边，他会杀了您的。”

正说着，面包贼从大门后转出来，嘴里吆喝着待在马厩里的车夫，他一眼瞧见了上尉，抓起枪来指着他，咋咋唬唬地喊：“奥莱的圣安娜！怪不得昂特兰的神甫说蓝军和魔鬼订了约。别着急，咱们走着瞧，我会叫你还魂的！”

“喂！他们放了我一条命。”麦尔勒见势不妙，就冲面包贼嚷道，“这是你们头头的手套。”

”当真，果然是鬼魂。”舒昂党说，“我哇，我可不让你活命，Ave Maria!！①”

他扣动了扳机。子弹射中了上尉的脑袋，他颓然倒地。弗朗西娜走上前来，只听得麦尔勒口中喃喃地说：“我不愿自个儿回去，我愿意和他们待在一起。”

舒昂党跑过来，动手要剥蓝军的衣服，口中念叨着：“鬼魂还阳倒都穿戴得整齐，这一点挺不赖。”但是，当他看见上尉手

① 拉丁文祈祷词：向马利亚致敬。

里握着刚才挥给他看的勒·加尔的手套时，他呆住了，这是神圣的护身符啊。“我亲娘给我的这身皮肉怕是要倒楣。”他大声说。说罢，拔腿就溜，活象一只鸟，转眼就飞得不见踪影。

要想知道上尉何以会遭此劫难，那就必须回过头来讲德·韦纳伊小姐。当时，侯爵在盛怒与绝望之下离开她，把她丢给面包贼，弗朗西娜见了，双手痉挛似地抓住土行者的胳膊，眼里噙着泪水，请求土行者履行他的诺言。面包贼离他们只有几步远，好象拖什么沉重的货物似地拖着他的牺牲品。玛丽披着一头乱发，垂着脑袋，眼光向着湖面；但是，她被一只铁爪抓着，不得不慢慢地跟在舒昂党后面走。面包贼几次三番回过头，大概是想看看她，要不然就是催她走快点，每次回头，他都因为想到什么高兴的事而在脸上露出瘆人的微笑。

“她真标致！……”他粗声粗气地嚷道。

听到这句话，弗朗西娜才又重新开了口。

“皮埃尔？”

“什么事？”

“他会把小姐杀了。”

“不会马上杀。”土行者回答。

“可是小姐是不会听他摆布的，如果小姐死了，那我也要随她去死。”

“哈哈！得了吧，你爱她爱得过分了，她死就死吧！”土行者说。

“我们能有点钱，过好日子，那都是托小姐的福；就是先不说这些，她要有难，你就救她，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

“我试试看，你就待在这里，千万别动。”

弗朗西娜立刻松开了土行者的胳膊；她等在院子里，心里七上八下，紧张到极点。土行者找到他的伙伴时，这位已经进了谷仓，威逼他的牺牲品上车，见土行者来了，便叫他帮忙把马车拉出去。

“你拉这些东西想干什么？”土行者问他。

“怎么！大奶奶把这女人给我了，现在她的东西就是咱的了。”

“这车还凑合，多少能换两个钱；那女人呢？她会象猫一样扑到你脸上。”

面包贼哈哈大笑，答道：“中啊，把她一併带到咱家，我把她捆起来。”

“那中哇，套车吧。”土行者说。

土行者让他的伙伴守着猎物，自己赶着马车，不一会儿就出了大门，来到堤道上，面包贼拥着德·韦纳伊小姐上了车，竟没有发觉刚才她正屏足力气准备一头扎进湖里。

“嘿，面包贼！”土行者大喝一声。

“干什么？”

“你的这份，老子买下了。”

“开什么玩笑？”舒昂党人把女俘虏的裙子扯在手里，仿佛屠户害怕他的小牛犊跑了。

“让我瞧瞧她，我会给你开个价的。”

不幸的女人从马车上被推下来，两个舒昂党人一边站一个，每人拉住她的一只手，目不转睛地打量她，两个老头子偷

看苏珊娜出浴十有八九就是这副神情①。

“给你，”土行者叹了一口气，“给你三十法郎的入息，总够了吧？”

“当真？”

“击掌为定。”土行者把手伸给面包贼。

“好！击掌为定，有这笔钱，不愁弄不到布列塔尼姑娘，个个都是俏娘们！可是这车呢？车子归谁？”面包贼有点想反悔。

“归我。”土行者厉声喝道，这声音说明他那剽悍的性格使同伴们都让他三分。

“可是，如果车上有钱呢？”

“你击掌没有？”

“我击了。”

“那好，去找车夫吧，他被绑在马棚里。”

“可是如果有钱在……”

“有没有？”土行者抓住玛丽的胳膊，粗暴地问。

“有大约一百埃居。”德·韦纳伊小姐回答。

听到这句话，两个舒昂党人面面相觑。

“我说，好伙计，咱们别为蓝军的一个娘们争来争去了。”面包贼对着土行者的耳朵说，“给她脖子上吊一块石头，放到湖里算了，一百埃居咱哥俩平分。”

① 典出《旧约·但以理书》的附录。两个老头子垂涎苏珊娜的美色，偷窥其出浴。他们调戏不成后，反诬苏珊娜与人通奸。但以理断案明察，为苏珊娜昭雪。

"奥日蒙应给我们的赎金，从我的那份里再分给你一百埃居。"土行者大声说，作出这般牺牲，他真想低声骂几句娘，但是他忍住了。

面包贼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叫，跑去找车夫，正好撞到上尉，他倒是满心欢喜，却叫上尉遭了殃。土行者听到枪声，飞快地跑到出事地点，吓呆了的弗朗西娜还跪在地上，双手合抱，在可怜的上尉身旁祈祷，这幕杀人的景象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快去找你的主人，"舒昂党急火火地对她说，"她得救了。"

他自己奔去找车夫，闪电般地转回来，当他再次从麦尔勒的尸体旁边经过时，他发现了勒·加尔的手套，那只冰凉的手还死死地攥着。

"哟嗬！"他叫起来，"面包贼这一枪算是惹下祸事！就怕他钱还没到手人先呜乎哀哉了。"

他扯下手套，冲着已经和弗朗西娜一同坐进马车的德·韦纳伊小姐说："给您，拿着这只手套。如果半路上有我们的人拦截，您就喊：'啊！勒·加尔！'把这个通行证亮给他们看，那样您就可以平安无事。"他转过身看着弗朗西娜，紧紧抓住她的手说："弗朗西娜，我们欠这女人的债已经还清了，跟我走吧，她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你想让我在这种时候离开她！"弗朗西娜的声音凄楚悲凉。

土行者搔搔耳朵，又抓抓脑门，然后抬起头，露出一双充

满凶相的眼睛。“你说得对，”他说，“我让你和她再待八天，假如过了日子你还不来找我……”他没有把话说完，不过却用手掌使劲在马枪的枪口上一拍。他朝她的女主人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随后，不等弗朗西娜回答便溜走了。

舒昂党人刚走，立刻有一个仿佛从湖水里发出的声音低沉地喊道：“夫人，夫人。”

车夫和两个女人吓得一哆嗦，因为恰好有几具尸体漂到那里，却只见一个蓝军从藏身的树后闪出来。

“请让我到你们的大匣子里来，要不然我就没命了。开心钥匙要喝那杯该死的苹果酒，害得我们的血流了一桶还不止！他早要是学我的样子，先去转一转，我们这些可怜的同伴就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象小船似地在水上漂。”

正当屋外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情的时候，屋里由蒙托朗侯爵主持，旺代派来的首领和舒昂党的首领正一边饮酒，一边开会。他们频频畅饮波尔多葡萄酒，酒兴之下议论得颇为热烈，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讨论变得严肃而重要了。等到甜食上桌，各路军事行动的统一作战方案已经拟定，保王党人全体为波旁王室的健康干杯。正在这时，面包贼的枪声响了，就象是这群兴高采烈的高贵的阴谋家准备发动可悲的反共和国战争引发的一记回声。杜·加夫人身子一抖，这是她知道拔除了自己的情敌，欣喜之下产生的反应，宾客们见此情景互相交换一下目光，全场静默无语。侯爵从桌边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毕竟爱过她！”杜·加夫人话中带着刺，“德·封丹纳先生，您出去陪陪他，别让他愁眉苦脸的，否则他会象苍蝇一

样叫人讨厌。”

她走到朝院子的窗口，想看看能不能望见玛丽的尸首。从那里往外看，借着一轮残月的余晖，却分明见那马车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驶上苹果树中间的大道，德·韦纳伊小姐的面纱被风卷起，直飘扬到车厢外。目睹这个情景，杜·加夫人气急败坏地离开了会场。侯爵立定在台阶上，陷入幽暗的沉思，默视着眼前大约一百五十名舒昂党，这伙人在花园里分罢赃物，跑到这里来享用准备供应蓝军的苹果酒和面包。这是一些与众不同的士兵，在他们身上寄托着王朝的希望，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饮酒，还有七、八个人站在台阶对面的河沿上，往蓝军的尸体上捆石头，嘻嘻哈哈地扔进水里。这些无忧无虑的野汉古怪的服装和凶悍的表情形成了一些奇特的画面，在这些画面的衬托下，眼前的景象对德·封丹纳先生来说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旺代的军队多少总还象一支高贵而正规的，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对德·蒙托朗侯爵说："就凭这群畜生，你还能有什么指望？"

"成不了大器，是不是？亲爱的伯爵！"勒·加尔回答。

"遇到了蓝军，他们知道怎样作战吗？"

"绝对不知道。"

"且不说别的，只说他们能不能理解、执行你的命令？"

"绝对不能。"

"那你留他们有何用？"

"用他们把我的利剑插进共和国的肚子，用他们给我在三天内夺下富热尔，十天之内夺下全布列塔尼！"他用雷鸣般的

声音吼道。接着，他的语气缓和了些，“好吧，先生，您到旺代去吧；但愿德·奥蒂尚①、苏查奈和柏尔尼埃神甫②进展得和我一般迅速；但愿他们莫象有人让我担心的那样和第一执政讲和（说到这里，他使劲握了握旺代党人的手），倘能如此，二十天后，我们就能打到离巴黎一百里的地方。”

“不过，共和国派来了六万大军，由布律讷将军率领。”

“六万！可能吗？”侯爵露出讥讽的笑容，“波拿巴拿什么到意大利作战？至于布律讷将军，他来不了，波拿巴已经把他派到荷兰去打英国人了，代替他的是埃杜维尔将军③，他和你我的朋友巴拉斯有交情。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德·封丹纳先生听德·蒙托朗侯爵这样说，便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望着他，好象是责备侯爵自己没有听懂他刚才那几句话的弦外之音。到这时候，两个贵族彼此已经心照不宣，不过，年轻的首领却还是含着一种捉摸不定的微笑来回答他们的眼睛互相表达的思想：“德·封丹纳先生，您知道我的家徽吗？上面的格言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四道口④，人家都当我已经死了，所以您当然不会怀疑我的忠诚，不过，请您相信我的经验，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呀。”

---

① 德·奥蒂尚（1770—1852），旺代叛匪首领之一，一八〇〇年投降。

② 柏尔尼埃神甫（1762—1806），旺代叛匪首领之一，后充当拿破仑与旺代谈判的中间人。

③ 埃杜维尔（1755—1825），将军、外交家。

④ 旺代的地名，夏雷特曾在这里伏击共和军。

“说得不错！”拉比亚迪埃走过来说，“侯爵，您还年轻。愿意听我说两句么？您的财产还没有全部拍卖……”

“啊！您竟能设想不付出牺牲的忠诚！”蒙托朗说。

“您以为您很了解国王？”拉比亚迪埃说。

“当然。”

“不胜钦佩之至。”

年轻的首领说：“国王就是祭司，所以我是为信仰而战！”

三个人各奔前程。旺代党人相信识时务者为俊杰，信仰可以放在心里，拉比亚迪埃打算回英国，蒙托朗则准备赴汤蹈火，用他梦想的胜利强迫旺代党人和他携手合作。

这一天里发生的事使德·韦纳伊小姐心情过分激动，她颓然倒在车厢的后座上，就象死了一样，只说了一句“到富热尔去”。弗朗西娜跟女主人一样缄默不语。车夫害怕再发生什么意外，拼了命地把车赶上大路，顷刻间已经驶上了佩勒里纳山顶。

德·韦纳伊小姐在清晨白色的浓雾中穿过我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库埃斯农河谷，到了佩勒里纳山顶，建在页岩峭壁上的富热尔市隐约呈现在她的眼前。这时三位旅客距离富热尔市还有两法里路。德·韦纳伊小姐感觉寒气砭骨，她想到待在车后面的那个可怜的步兵，便不顾他再三拒绝，硬叫他坐到弗朗西娜身边。富热尔市已经近在眼前，她暂时从思绪中摆脱出来，而且设在圣莱奥纳尔门的岗哨不准陌生人进城，她不得不出示她的政府介绍信。一到城里，她便感到任何威胁都奈何不得她了，其实这时能保卫这座城池的只有本地的居

民。车夫找不到其他的住处，只好将她拉到驿站旅店。

“夫人，”被她救了性命的蓝军说，“万一有一天您需要和人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愿意为您舍出这条命。干这个我算得上好手。我叫冉·法尔孔，人称飞毛腿，在于洛的号称美因兹人的第七十二联队第一连当排长。请原谅我的傲慢和虚荣，但是，除了献上一个小排长的生命，我别无他物，眼下能为您效劳的东西只有这一样。”

他转过身，吹着口哨走远了。

玛丽怀着苦涩的感情说：“越是深入到社会下层，朴实无华的高尚心灵就越普遍。一个堂堂的侯爵以怨报德，而一个小小的排长……算了，不讲这些了。”

漂亮的巴黎女人躺到了温暖的床上，忠实的弗朗西娜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听惯了的问候话；女主人瞧她不安地站在一旁，做了一个透着哀愁的手势。

“弗朗西娜，才过了一天，”她说，“我却老了十年。”

第二天早上，玛丽刚起床，科朗坦来了，要见她，她请他进屋。

她说：“弗朗西娜，我的晦气够重的了，见见科朗坦倒并不叫我太难受。”

可是，等她见到这个男人，她一如既往地感觉到一种本能的厌恶，尽管已经相识两年，这种感情却丝毫没有减弱。

科朗坦笑着说：“怎么，我满以为您马到成功了。您带到车上的那个人不就是他吗？”

“科朗坦，”她脸上慢慢显出痛苦的表情，“这件事我自己

不说起，请您就不要提。”

这个男人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斜睨着眼光瞧着德·韦纳伊小姐，竭力揣摩这个古怪姑娘脑子深处的思想，再机灵的男人，有时候也会被这姑娘的眼光弄得局促不安的。

“您这次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他沉默了片刻，又说，“假如您愿意坐镇这座城市，我已经打听到一些情况。这地方是舒昂党人的腹地，您愿意留下来吗？”她肯定地点了点头，科朗坦由此把头天夜里发生的事情猜中了七八分。“我替您租了一幢房子，是没有卖出去的公产。这地方的人真落后，谁也不敢买这幢破房子，因为它是一个流亡贵族的产业，都说这贵族凶得很。房子在圣莱奥纳尔教堂附近；我说话算话，那里的景色很优美。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个窝，凑合还能住人，您意下如何？”

“说去就去。”她高声说。

“不过打扫整理还需要个把钟头，以便您看着一切都中您的意。”

“管它中意不中意，”她说，“就是住进修道院、监狱里都无所谓。不过只有一条，今天晚上必须让我能够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休息。好了，您走吧，看见您我简直受不了。我想单独和弗朗西娜待在一起。和她在一块儿也许比我独自一人还好些……再见，走吧，请您走吧，”

她这些话说得很流畅，时而显出娇媚，时而显出专横，时而又显出几分热情，说明她心底里已是一片平静。看起来，一觉醒来，头一天的各种印象渐渐有了条理，经过深思熟虑，

她已经下定了复仇的决心。她的面孔固然有时还流露出阴沉的表情，然而这种表情看来无非证明了一部分女人把最强烈的感情深埋在心里的能力，证明她们善于伪装，即使在盘算着如何伤害别人时，她们也能发出迷人的微笑。她独自苦思冥想怎样才能把侯爵生擒到她手里。这个女人平生头一遭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可是在她的生活里却已经只剩下了一种感情，复仇的感情，无穷尽的、彻底的复仇。她只有这样一个思想，只有这样一种激情。弗朗西娜在一旁伏侍她，和她说话，她仍是怔怔地一语不发，就好象睁着眼睛在睡觉。悠长的一天过去了，玛丽竟然连一个手势，一个动作都没有做，任何流露思想的外在行为都没有。她用几把椅子和几个枕头拼成一个躺椅，睡在上面不动。直到傍晚，她才望着弗朗西娜，心神恍惚地讲出下面一番话来：

"孩子啊，昨天我懂得了人能够为爱情活着，今天我懂得了人能够为复仇去死。哪怕他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他，我要找到他，重新引诱他，得到他，丢了性命我也不在乎；如果几天之内我不能让这个小看我的男人可怜巴巴地跪在我的脚下，成为我的奴仆，那我就是最下等的东西，我就不是一个女人，我就不再是我！……"

科朗坦向德·韦纳伊小姐提到的那幢房子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条件来满足这个女人讲究排场和高雅的本性；凡是他以为可以讨到她欢喜的东西，他都搬来了，心情之热烈不亚于一个男人对他的情妇，说得更恰当一些，态度之殷切好比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急于要讨好一个用得上的僚属。第二天他就跑

来叫德·韦纳伊小姐搬到这座临时公馆里去。

这个古怪的巴黎女人就象占有一件早该属于她的东西似地占有了这幢房子，其实她不过刚刚离开她的简陋的躺椅，睡到科朗坦为她找来的长沙发上。她看这里的一切都象女王似地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却会突然产生兴趣，而且随即就用起来，仿佛这些东西她早就熟悉了；这些说来都是细微末节，不过对于描绘这些特殊人物倒也算不得废话。好象这幢房子她已在梦中见过，一切都相熟，她本可以在这里缠绵于柔情，如今却在这里咬牙切齿地度日。

她想："我总算没有叫他产生侮辱人的怜悯，那简直是杀人的刀子；我的命也不是他救的。唉，我的第一次爱情，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爱情，竟是这样的结局！"她一跃而起，跳到弗朗西娜面前，把弗朗西娜吓了一跳："你爱着谁吗？噢，对了，我想起来了，你爱着一个人。啊，身边有一个能够理解我的女人，我太高兴了。这么说吧，可怜的弗朗赛特①，你是不是觉得男人很可怕？哼，他说他爱我，可是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抗不住了。反过来，纵使普天下都把他拒之门外，他也可以在我的心灵中找到避难所，纵使四海的人都骂他，我也会为他申辩。过去我看世界，红尘里人影憧憧，与我都毫不相干；世界很忧伤，然而并不可恶；可如今呢，假如没有他，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他活在这世上，却没有我在他身边，没有我望着他，同他讲话，触摸他，抓住他，搂抱他……罢罢罢！索性

① 对弗朗西娜亲昵的称呼。

由我自己在他睡熟时抹死他。"

弗朗西娜惊骇地看着她，好大一会儿没说话。

"杀死自己爱的人？……"她轻声说。

"那有什么，如果他不再爱你了。"

可是，说罢这番凶狠的话，她用双手掩住面孔，回身坐下，默然不语。

第二天，一个人未经通报就闯进来见她。此人脸色严峻，原来是于洛。她抬起眼，打了个哆嗦。

她说："您是来为你的朋友和我算账的吗？他们都死了。"

"我知道。"于洛回答，"但不是为共和国而死。"

"是为我而死，因我而死。"她说，"您要同我谈起祖国了！可是，为祖国而死的人，祖国能让他们起死回生么？就说为他们复仇吧，祖国能行么？我却能行，我就要为他们复仇。"她扯着嗓子喊。她遭遇的那场灾难的悲惨景象刹那间从她的脑际一一闪过。这个娴雅文静的姑娘一向认为显出几分羞怯是女人最要紧的手段，这会儿却疯癫癫地窜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于洛面前，倒把于洛惊得呆住了。

"您失去了几个士兵，我会拿来一颗抵得上几千个士兵的脑袋，送到您的断头台的刀斧之下。"她说，"女人很少打仗，可是，尽管您有一把年纪①，您却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不少锦囊妙计。我送到您刺刀下的将是整个家族：他的祖宗和他自己，他的未来和他的过去。我原来对他越是真心实意，披肝沥胆，今

---

① 据另一部小说《贝姨》，于洛在一七九九年最多三十三岁。

后对他就越要虚情假意，落井下石。司令官，说实话，我就是要把这个小贵族带到我的床上，当他从我的床上下来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就是死亡。这就是我的打算，什么女人也休想和我较量……这个小人已经自己宣布了自己的判决：没有明天的一天！您的共和国和我，咱们都能报仇雪恨。共和国！”她接下去说，古怪的声调叫于洛听了害怕，“可是这个反叛者将来丢了性命果然是因为他拿起刀枪反对自己的祖国么？法兰西借我的刀杀人罢了！噢！一条命算不了什么，一死也只能偿赎一次罪孽！而这位先生虽然仅仅有一颗人头可以丢，我却要用一夜的时间叫他明白，他丢掉的远不止是一条命。司令官，您早晚是要杀了他的(她禁不住叹了一口气)，但在一切方面都不许有任何迹象泄露出是我设的圈套，这一点您务必做到，要叫他死到临头还相信我对他是忠诚的。我对您只有这一点要求。要叫他眼睛里只有我，只有我和我的爱抚！”

她说到这里便沉默了；不过于洛和科朗坦从她脸上的红晕中看出来，愤怒和狂热还没有完全泯灭她的羞耻心。她在说最后几句话时，身上猛烈地发抖；她让这几句话重新从耳边过了一遍，仿佛怀疑是由自己嘴里说出的；她从心底里发出战栗，一面还做着手势，和一位面纱突然脱落的女人的手势一样，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

“可是，他不是曾经在您的掌握之中么？”科朗坦说。

“也许如此。”她凄苦地回答。

“我要拘留他，您为什么拦住我？”于洛问。

“唉！司令官，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就是他呀。”这女人本来

很激动，迈着急促地步伐踱来踱去，一面还向目睹她勃然发作的两个男人投去火一般的目光，这时却一下子平静下来。她用男人的声调说："我简直都不认识自己了。说这些管什么用？应该去找他！"

"去找他！"于洛说，"可是，亲爱的孩子，您要当心，乡下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您要是敢跑出城，走不出一百步，不被人杀掉也会被人抓走。"

"既要复仇，又何言危险。"她回答，同时傲慢地挥了挥手，把两个男人从眼前打发开，她见到他们心里就有愧。

"这个女人！"于洛和科朗坦一起走出房间后大声说道。"他们真是别出新裁，巴黎警察当局的这些人！她永远不会把他交给我们的。"他一边摇头，一边补充说。

"噢！她会交的！"科朗坦反驳。

"她爱他，您看不出来？"于洛说。

"恰恰因为她爱他。"科朗坦望着惊奇的司令官说，"再说还有我呢，我不会让她干蠢事的。伙计，照我看来，价值三十万法郎的爱情是没有的。"

这位管内政的外交家和军人分手以后，军人一直目送他远去，等到听不见他的脚步声了，军人叹了一口气，心中暗想："象我这样糊里糊涂有时倒也不失为一种福分！天杀的，如果我碰上勒·加尔，我们就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否则我就不叫于洛；他们已经成立了军事法庭，如果这只狐狸真把勒·加尔带来了交给我审判，我会觉得我的良心太肮脏，和头一次听到枪声的新兵的脏衬衫差不多。"

拉维弗蒂埃的屠杀和为两个朋友报仇的欲念促使于洛重掌联队的指挥权。而且，对于他的辞呈，新任部长贝蒂埃的答复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请求实难照准。随部里正式公文同时送到的还有一封部长的私信，信中对德·韦纳伊小姐担负何种使命只字未提，只说这件事与战争毫不相干，不应因此而停止军事行动。部长说，各地军事首长参与此事，应限制于在必要时帮助这位可尊敬的女公民。于洛从军事报告中获悉，舒昂党人的行动说明他们正在向富热尔集结力量，他已经秘密地从他的联队里抽调了两个营，命令他们急行军赶到这个军事要地。祖国的危难，对利用党羽威胁国家大片疆域安全的贵族阶级的仇恨，对军中同僚的友情，所有这些使这位老军人的心里又燃起了青春的火焰。

"原来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生活。"当房间里只剩下玛丽和弗朗西娜时，玛丽喊道，"每一个小时哪怕过得再快，对我来说都好象苦思冥想地过了上百年。"

她猛然抓住弗朗西娜的手，她的声音仿佛暴风雨后率先鸣啭的知更鸟，慢吞吞地讲出了下面这番话：

"孩子，我枉费了心思，那两片迷人的嘴唇，那个短短的、微微翘起的下颏，那双火一般明亮的眼睛总是在我眼前晃动，我耳边还在响着车夫的吆喝。总之，我是在梦里……何以一醒过来便有这么深的仇呢？"

她长嘘了一口气，站起来，随后她头一次观望起这片狼烟四起的土地，发动内战的元凶就是她孤身一人去讨伐的那个残酷的贵族。她受着眼前景物的诱惑，便走出门去，觉得在天

空下可以呼吸得自在一些。她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但是她显然正朝这个城市的林荫大道走去，这是我们心中叫我们向荒谬寻求希望的那个鬼魂作祟的结果。在这个鬼魂支配下形成的思想十之八九会变为现实，于是我们就认为它有先见之明，而这种先见之明一般就称为预感；这是一种真实而又无法解释的能力，它对于爱情百依百顺，就象一个阿谀奉承之辈，虽然经常撒谎，有时却也说实话。

第三章　没有明天的一天

我们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和故事发生地点的地势很有关系，故而在此作一个详尽的描绘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故事的结尾恐怕就会成为一锅糊涂粥。

富热尔市的一部分坐落在一块巨大的页岩上。城西，群山叠嶂，形成库埃斯农河谷，山峦都随着地名称呼，而这块巨大的岩石就好象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在这个方向上，城市和群山之间隔着一道山壑，壑底流水潺潺，有一条叫做南松河的山涧。石崖东边的景物和站在佩勒里纳山顶见到的一样，向西边眺望，则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南松河谷。石崖上有一个去处，从那里既可以望见一段弧形的库埃斯农河谷，又可以欣赏到注入库埃斯农河的南松河蜿蜒的曲线。当地居民都到这里来散步，德·韦纳伊小姐要去的就是这地方，在拉维弗蒂埃开场的悲剧正是要在这里演出它的结局。所以，富热尔市其他地方的风景哪怕再秀丽，我们也应该全神贯注于从林荫

大道上望见的那一片崎岖起伏的地势。

读者诸君若欲对富热尔市的石崖从这个方向看过去呈现的面貌有一概念，那就无妨把这石崖比作一座巍峨的高塔，撒拉逊①的建筑师在塔身外面修筑了一层层环绕塔身的宽大阳台，各层阳台间有螺旋形的扶梯相接。石崖的顶端实际上正有一座哥特式教堂，尖顶、钟楼、拱墙使教堂呈圆锥形。教堂里祭的是圣莱奥纳尔②。门口有一个不规则的小广场，石崖上的护坡墙高出地面，在广场外缘形成一道围栏。从广场经一片斜坡便可下到林荫大道。林荫大道围山崖绕一匝，俨然是高塔的第二层檐口，在圣莱奥纳尔广场下方几法丈，路面宽阔，树木葱郁，最后与城市的防御工事相接。由于页岩具有有利的结构，加上耐心的开凿，修出了这片平台，有高墙和岩石相护持。下面约十法丈的地方，从岩石中开凿一条盘旋的石径，名曰王后阶梯，直达布列塔尼的安娜③在南松河上造的一座桥。这条石径形成第三层檐口。再往下是一层一层的花园，直到河边，看上去宛如摆满鲜花的台阶。

城外，道道石崖耸峙，与林荫大道平行，当地人便以郊区的名称唤这些石崖，叫做圣絮尔皮斯山④。山势沿着南松河绵

---

① 撒拉逊，中世纪欧洲人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主要是阿拉伯人）的称呼。

② 圣莱奥纳尔，六世纪法国的一名修道士。

③ 布列塔尼的安娜（1477—1514），布列塔尼的公爵弗朗索瓦二世之女，后成为法国王后。

④ 圣絮尔皮斯，六世纪时布尔日的主教。这里巴尔扎克把低矮的石崖夸张地称为山。

延伸展，进入库埃斯农河谷后渐趋低矮，变为平缓的斜坡，并突然改向，转向北方。这些陡峭挺拔的石崖上一片荒芜，黑沉沉的，与林荫大道下的岩石似乎近在咫尺；不过有些地方，实际距离有一颗子弹的射程；山梁为一道狭窄的河谷挡住了北风，那河谷深约二百公尺，南松河在这里分为三股，滋润着一片牧场，牧场上有入画的建筑，林木繁荫，葱郁宜人。

向南，在真正的城市中止，圣莱奥纳尔郊区开始的地方，富热尔市的山崖凹陷进去，不那么陡峭，也不那么高峻了，它顺着南松河转向库埃斯农河谷，与圣絮尔皮斯山对峙，把南松河紧紧夹在当中，形成一个隘口，南松河分为两条溪水从隘口中溢出，流入库埃斯农河。这群岩石嶙峋的小山名叫钓齿巢，中间的河谷称为吉巴里山谷，山谷里牧场肥沃，美食家们熟知的所谓瓦莱牧场牛油大部分产于这里。

在林荫大道与防御工事相接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塔，人称帕普戈塔，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德·韦纳伊小姐居住的房子就造在上面。走过这座塔，你忽而看见一堵高墙，忽而看见光溜溜的垂直的岩石；富热尔市的一部分就建在这个坚不可克的险峻的高台之上，形成一个宽阔的半月形，到末端，岩石逐渐平缓，最后凹陷下去，给南松河让开了通道。通往圣絮尔皮斯郊区的城门就建在这里，城门和郊区都以絮尔皮斯命名。城门外有一个花岗岩的圆丘，俯瞰着三个小山谷，好几条大道都在山谷中汇合，圆丘上屹立着富热尔古堡带有雉堞的城墙和中世纪的塔楼，这是布列塔尼的公爵们修建的最壮观的建筑之一，城墙十五法丈高，十五法丈厚；城堡的东面以一面深潭为

屏障，南松河就从这潭里流出，河水溢进城堡的壕沟，推动了圣絮尔皮斯门与城堡吊桥之间的水磨；西面有险峻的花岗石崖为依托，城堡就雄踞于石崖之上。

这样，从林荫大道一直到中世纪的这个伟大遗迹——上面爬满常春藤，方形或圆形的塔楼林立，每一座塔楼里都可以驻扎一个团的兵力，城堡、城市和石崖组成一个巨大的马蹄铁，由笔直的高墙和直上直下的崖坡保护着，其间沟壑纵横。天长日久，布列塔尼人逐渐在沟壑中开凿出了几条小径。到处有大块岩石向前伸出，好似房屋的装饰。眼前，只见石缝中渗出汩汩泉水，钻出纤细的小树。远处，几处不那么陡峭的花岗岩山坡上生长着青草小树，引诱来群群山羊。一丛丛的欧石南长在湿润的石缝中，满山都是，用玫瑰色的花簇铺盖住峥岩峥嵘的黑色山崖。在这个漏斗状山谷深处，南松河曲曲折折地流过一片终年常青的牧场，宛若穿过一块柔软的地毯。

在城堡脚下，几块巨大的花岗岩山崖之间，矗立着圣絮尔皮斯教堂，南松河对岸的这一片郊区就因教堂而得名。这片郊区似乎被抛进了深渊的底层，就连教堂钟楼的尖顶也达不到山崖的高度，崖上的岩石仿佛就要坠落，压垮教堂和教堂周围的茅屋。不过，南松河的几条支流从附近流过，使这一带绿树成荫，花园棋布，真可谓风景如画。由林荫大道，城区和城堡形成的半月形在这里被割开一个不规则的缺口。圣絮尔皮斯郊区以其纯朴自然的景色，与对面半圆形山坡上那庄重威严的气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整个富热尔市，连同所有的郊区和教堂，甚至连同圣絮尔皮斯山，都在里莱高地的环抱之

中，而里莱高地则又是围绕库埃斯农大河谷总体山脉中的一部分。

以上说的就是这地方自然造化中最突出的景物，其主要特征是荒凉苍茫，不过由于一些秀丽的景色，也由于人类巧夺天工的工程与工地奇特变化的巧妙结合，这荒凉苍茫的气象究竟不显得那样森严了。这地方地势的对比往往出人意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突兀，令人诧异，令人惊叹，令人困惑。旅游者在法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库埃斯农大盆地和富热尔山崖与里莱高地之间幽深的河谷所呈现的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地形对照。这里的景色属于那种稀世之美，在这种美中，偶然是主导，同时又毫不缺乏大自然的和谐。这里有明净、清澈的流水；有覆盖着本地生命力旺盛的草木的山峦；有幽深的石崖，也有优雅的建筑；有借自然之力雄踞危岩的堡垒，也有人工建造的花岗岩塔楼；有光线与阴影的变化，也有无数画家捕捉到其中韵味的不同树木枝叶间的对比；有人烟辏集的房舍，也有荒凉的不毛之地，在这些地方，花岗岩石上连白色苔藓也无容身之地；总而言之，我们所要求于一处景物的观念这里应有尽有：既妩媚，又狰狞，这是幻象层出不穷的一首诗，是无与伦比的风景画，是领略乡情野趣的胜地！布列塔尼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全部灵气。

德·韦纳伊小姐的房子构筑其上的帕普戈塔，其基础直插渊底，顶部则升到与圣莱奥纳尔教堂门前在高崖上修出来的平台相齐的高度。从这所三面凌空的房子举目眺望，以帕普戈塔为其发端的巨大马蹄铁、蜿蜒的南松河谷以及圣莱奥

纳尔广场尽收眼底。与这房子一溜摆开的都是三百年的老宅子，全是木结构，和教堂的北墙平行，中间形成一道死胡同，仅有一个出口，通向教堂近侧的一条斜坡街，街的那头便是圣莱奥纳尔门①，此时德·韦纳伊小姐正顺着街向下走。

玛丽自然没有走进教堂广场，她现在是在广场的下方，她去的方向是林荫大道。设在圣莱奥纳尔门塔楼中的哨卡前有一排漆成绿色的低矮的栅栏，玛丽跨过这道栅栏之后，眼前雄浑的景色使她激动的心情暂时平静下来。她观赏着库埃斯农大河谷，从佩勒里纳山巅直到维特雷公路，河谷的大部分展现在她眼前；随后，她的目光落到钩齿巢和曲曲弯弯的吉巴里山谷上，那里的山峦沐浴在落日空濛的光辉中。南松河谷的深邃几乎使她感到一阵恐惧，谷底里最高的白杨树也不过勉强触到王后阶梯下面花园的堰墙。她一步三叹地往前走，最后站定下来，从这里，既可以穿过吉巴里山谷，远眺库埃斯农河谷，又可以欣赏马蹄铁形的城区、圣絮尔皮斯的山岩和里莱高地环抱中的一片秀丽景色。每天的这个时刻，城郊房舍的炊烟和山谷里升腾起来的雾气便在半空里汇合为一层云烟，宛若一顶淡蓝色的华盖，下面的一切都在若隐若现之中。过于耀眼的阳光开始消退，天空呈现出一种珍珠般的灰色，皎月已经把它的光辉洒向这幽静的深谷。面对如此的景物，人的心灵不禁会沉浸到梦境中，回想起最亲近的人。猛然间，无论是圣絮尔皮斯郊区覆盖木瓦的房顶，抑或是傲岸的尖顶已经隐

① 巴尔扎克对德·韦纳伊小姐住宅的描写失之含糊，周围环境亦交代得不精确。

没在山谷深处的教堂，抑或是古老城堡的高墙上爬满的百年常春藤和铁线莲，南松河流过古堡时使冲击磨坊的水轮发出的喧闹声，总之，她对眼前这景色中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落日枉然把金粉和大块的红色向点缀在山崖中的精致房舍、向水波深处和牧场之上泼洒过去，玛丽依旧一动不动地呆立在圣絮尔皮斯山崖的面前。虚妄的希望把她带到林荫大道上来，而这虚妄的希望居然奇迹般地实现了。透过对面山头上的荆豆和金雀花丛，她看见了拉维弗蒂埃的几位宾客，尽管他们都穿着羊皮袄，她却相信自己的眼力，而且人群中分明站着勒·加尔，他的一举一动，在落日柔和的光线的衬托下，显得极其清晰。她还看见了她的可怕的对手杜·加夫人，就在人群的后面，相隔几步远。一时间，德·韦纳伊小姐以为自己在做梦，但是她的情敌对她的怨恨立刻向她证明，这梦中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她只顾全神贯注地望着侯爵最细微的动作，竟没有注意杜·加夫人举着一枝长统步枪仔细地向她瞄准。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响在山峦中激荡，子弹呼啸着从玛丽身旁飞过，向她显示她的情敌有熟练的枪法。“她给我送名片来了！”玛丽微笑着想。霎时间，“什么人！什么人！”的喊声迭起，从古堡直到圣莱奥纳尔门，哨位上发出的呼喊此伏彼起，这就告诉舒昂党人，富热尔人防范得十分小心，因为他们的工事最不易攻破的部分竟也如此严密把守。“是她，是他。”玛丽心里说。

上去寻找侯爵，跟踪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个念头闪电般地掠过玛丽的心头。“我没有武器。”她喊了一声。她想

到在巴黎临行前曾把一支短剑扔进一个纸匣，这是一支玲珑的短剑，过去一位土耳其王妃佩带过。她既然即将登上战争的舞台，就想用这支剑来武装自己，这就好比那些喜欢开玩笑的人，旅行前准备许多本子，以便记录下途中的妙思。不过当时吸引她的倒不是料想到需要流血，而是感到佩带这样一把镶有宝石的印度短剑，摆弄象目光一样明亮的刀刃，这是一种享受。三天前，当她的情敌想使她蒙受奇耻大辱时，为了逃避折磨，她恨不得一死了之，那时她真后悔把剑留在了纸匣里。她立刻返身转回家中，找出短剑，挂在腰带上，取一条长披肩裹住肩膀和上身，头发用黑色花边包住，戴上一顶舒昂党人惯常戴的宽檐帽，帽子原是家里一个仆人的。而且，人在激动时有时反而很清醒，她还抓起土行者给她们当作通行证用的侯爵的手套揣在身上；她向惊惶失措的弗朗西娜说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呢？我要到地狱里去找他！"然后返回林荫大道。

勒·加尔还待在原地，不过是一个人。从他的望远镜所指的方向看起来，他正以一个军事家所具备的审慎，细密地观察着南松河的各个渡口、王后阶梯，以及自圣絮尔皮斯门绕过教堂，与古堡火力范围内的几条大道汇合的那条小路。德·韦纳伊小姐跃身跳进林荫大道斜坡上由山羊和牧人踩出的小径，从小径踏上王后阶梯，顺阶梯下到谷底，渡过南松河，横穿郊区。她象荒漠里的一只飞鸟，在圣絮尔皮斯险峻的山崖上猜测前面的道该怎么走，不大一会儿功夫，她就来到一条从花岗岩上开出的光滑的道路前，尽管道上金雀花丛生，荆豆刺人，碎石块布满路面，她却毅然地攀上去，这种气魄在男人身

上可能都见不到，然而女人倘若受到激情的驱使，却能在短时间里抖擞起这般精神。玛丽爬上山顶，她借着苍白的月色，竭力想辨认出侯爵可能走的道，就在这时，夜幕突然降临了；经过顽强的寻找仍然查无踪迹，四野一片沉寂，看起来舒昂党人和他们的头目已经离开这里。她那一股子拼命的热情，随着鼓舞这股热情的希望的破灭，一下子丧失殆尽。在这样的夜晚，孤零零一人待在这个战火频仍的陌生的地方，她脑子里不禁折腾开了，想到于洛的叮嘱，想到杜·加夫人那一枪，她紧张地颤抖起来。山里的夜，静寂深邃得可怕，再微弱的落叶声，哪怕相隔很远，也能听见，这细小的声音在空气中颤动，好象为的是叫人凄凉地觉察到孤独和沉寂究竟有多深多广。风从高空中掠过，云头猛烈地翻卷，这使得山上忽而一片昏暗，忽而又出现光亮，连最平常的东西也因此显出怪诞骇人的模样，这给她心里又增添了几分恐惧。她回过头去眺望富热尔市区，那边是万家灯火，宛如一片星光落在地上，蓦地，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帕普戈塔。她要想回家，从这里到那边真可谓近在咫尺，然而这咫尺之隔却是一道深渊。她想起她来的时候经过的小径，两侧有许多悬崖峭壁，她心里明白，返回富热尔市比继续追踪侯爵担的风险更大。她想，就算舒昂党人控制着乡村吧，有侯爵这只手套，尽管夤夜行走，也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唯一可担心的就是杜·加夫人。想到这里，她把短剑攥攥紧，迈步朝一间农舍走去，刚才她登上圣絮尔皮斯山崖时就看见了这间农舍的房顶。不过她走得很慢，因为她还从来不曾领略过深更半夜独身一人呆在荒野之中所感觉到的那

种阴森森的威严，四周的大山好似聚拢来的一群巨人，都把脑袋向你倾压下来。她的裙子好几次被荆豆钩住，发出嚓嚓的声音，使她心中颤栗；她好几次加快步伐，可是立刻又慢下来，因为她觉得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没过多久，事情突然起了变化，胆大包天的男人碰到这种情况心里恐怕都难免发慌，德·韦纳伊小姐更是陷入巨大的恐怖，这恐怖猛烈地压迫生命的全部机制，使人身上的一切，无论是力量还是孱弱，都得到充分的表现。此时此刻，最软弱的人的举动会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最坚强的人会怕得要死。玛丽听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古怪的声音，可以说很清晰，也可以说很模糊，就象这夜，忽明忽暗。这声音里透着杂乱，透着喧嚣，耳朵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捉摸到，它从地心里发出，好象有千军万马在行进，把大地踏得晃动起来。霎时间闪出一阵亮光，德·韦纳伊小姐发现距离她仅仅几步远的地方有一长串丑陋的面孔，象田里的麦穗似地摇摇摆摆，象鬼魂似地在移动。但是，她没来得及看清楚，因为阴影又象一块黑色的帷幕降落下来，把这幅闪烁着黄眼睛的可怕的图画遮没了①。她迅速地后退，奔上一座小山包，这群丑恶的人中间有三个人向她这边走来，她必须避开他们。

"你瞧见他啦？"一个人问。

"他打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一阵冷风。"一个嘶哑的嗓音回答。

"我却闻到一股子湿气，还有坟场的味道。"第三个人说。

① 在巴尔扎克笔下，黄眼睛表示野蛮、兽性。

“他是一身白吗?”第一个人又说。

“在佩勒里纳死了好多人,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还魂?”①第二个人说。

“嗐,还有,”第三个人答道,“为什么圣心会的人总是占便宜?话说回来,我情愿没做忏悔就死,也不愿象他那样,吃不上喝不上,血管里没血,骨头上没肉。”

“啊!……”

三个人发出一声惊呼,或者毋宁说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因为有一个舒昂党指着前面,他们看见了德·韦纳伊小姐轻盈的体态和苍白的面孔。德·韦纳伊小姐跑得飞快,可是他们竟听不到一点声息。

“他在那儿——在这儿——在哪儿?——那边——这边——他跑了——没跑——跑了——你看见他啦?”

这些喃喃碎语听起来好似海浪冲刷沙滩发出的单调的音响。

德·韦纳伊小姐鼓足勇气朝那幢房子的方向走去,她看见许多模糊的人影,她刚走近,这些人影便显出惊恐万状的样子四下逃散。她好象被一种奇怪的力量所推动,只能听从这力量的摆布;她的身体飘飘荡荡,连她自己都感到不可理解,当然这不免又是一件叫她害怕的事。那些人影看见她走近便成群地站起来,他们似乎是睡在地底下,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他们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全然不象人在说话。德·韦纳伊

① 他们在谈论死在佩勒里纳山里的舒昂党人玛丽·朗布勒坎。

小姐花费了不少力气，终于走进一座荒废的园子，园子的绿篱和栅栏被砍得七零八落。一个哨兵把她拉住，她掏出手套来给他看。月光照着她的脸，舒昂党的哨兵已经举枪向她瞄准，看见她那模样，枪从手中滑落，嘴里发出一声尖叫，声音直传到旷野之中。她看见好几处大房子，几点灯光映出来，说明有的房间里有人居住。她没有碰到什么障碍便来到墙根下。她朝最近的一扇窗子挪去，透过窗子，她看见了杜·加夫人和召到拉维弗蒂埃去的众首领。她被这情景和身陷绝境的感觉吓晕了，竟翻身向一个装着粗铁条的小窗口扑去。她看清楚里面是一个拱顶的长客厅，侯爵独自一人待在屋里，脸色忧郁，离她只有几步远。他坐在火炉前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炉火在他的面庞上投下摇曳不定的淡淡的红光，这使得这幕场景俨然有如幻觉；可怜的姑娘紧紧贴住铁条，希望在这深沉的寂静中，倘若他说什么，自己能够听到；她见他无精打采，垂头丧气，面容苍白，暗自庆幸造成他这般忧伤的原因中有自己一份；接着，她的愤怒变成了怜悯，怜悯又化成了柔情，她突然发现，把她一步步引导到这里来的并不仅仅是复仇的愿望。侯爵站起身，回过头来，猛地瞥见德·韦纳伊小姐的脸，这脸仿佛悬在云端中，他惊呆了；他急躁而又轻蔑地把手一挥，叫道："怎么连我醒着的时候也到处见到这个妖精！"可怜的姑娘觉得这话对她的侮辱太深，禁不住发出一阵狂笑，这把侯爵吓得一哆嗦，冲着窗口便扑过来。德·韦纳伊小姐转身就跑。她听得身后有一个男人的脚步，心想一定是蒙托朗；为了脱身，她顾不得前面有什么障碍，只要不再看见写在这男人额头的那火

一般的字：他蔑视你！她简直能够穿墙越脊，腾云驾雾，哪怕是逃上地狱之路也在所不辞。然而这几个字仍旧在她内心深处如同号角似地在震响。她径直地跑，也不知到了哪里，猛地觉得一股潮气袭来，便停下脚步。却听得好几个人杂沓的脚步，她吃了一惊，慌乱间拣一道台阶便往下跑，竟到了一个地窖深处。走到最后一级台阶，她站住了，侧起耳朵，想听听追赶她的人朝哪里走了。虽说外面人声嘈杂，她却分明听到一个人在凄惨地呻吟，这使她越发觉得胆战心惊了。台阶上面射来一束光，她担心追赶她的人已经发现她的行踪；为了摆脱他们，她重新聚集起力量。几分钟以后，等她的头脑清醒下来，连她自己也感到无法解释自己是怎样爬上现在藏身的这堵短墙的。身体的姿势使她很难受，但是起先她居然没有感觉；不过现在她终于觉得难以忍受了，因为她蜷缩在拱形的屋顶下，就象一个艺术爱好者把维纳斯像塞进一个狭窄的壁龛里。这堵墙相当厚，用花岗石砌成，把一段台阶和一个地窖隔开，呻吟声就从地窖那边传来。一会儿，她看见一个穿着羊皮袄的陌生人从台阶上下来，直奔到她身下，然后在拱顶下拐了个弯，从他的动作上看他并不急于寻找什么人。德·韦纳伊小姐心里火烧火燎地想知道能不能寻到脱身的机会，那人手里拿着火把，她恨不得火光立刻就把地窖给她照个明白。她看见那边地上有一团东西，模样很怪，却在动弹，它不停地猛烈地挣扎，想挪动到墙跟前的一个地方，活象一条鲤鱼被从水里扔到岸上，使劲地抽动蹦跶。

片刻之后，一根小小的松树明子淡蓝色的摇曳的火光充

满了地窖。刚才德·韦纳伊小姐听到一阵阵痛苦的祈祷，便发挥想象力，赋予这间拱顶的房子一种阴暗的诗意，然而这会儿她不能不承认，这房间其实不过是一间地下厨房，而且早就废弃不用了。那团怪东西被光照亮，原来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很胖，手脚被捆绑得结结实实。不过，把他抓来的人任他在这潮湿的石板地下躺着，好象也不曾特别多加小心。这俘虏看见陌生人进来，一只手拿着明子，一只手里夹着一捆柴禾，他便吐出一声深沉的呻吟。德·韦纳伊小姐的感觉受到强烈的触动，竟然忘掉了自己的恐惧、绝望，也忘掉了自己蜷手蜷脚，全身麻木苦不堪言；她尽量地保持姿势一动也不动。那舒昂党人先试了试顺着一条高高的铸铁条挂下来的旧钩子结实不结实，然后把柴禾扔进壁炉，用松明子点着了火。德·韦纳伊小姐认出这人正是她的情敌选来带她走的那个狡猾的面包贼，不免大吃一惊。这家伙的嘴脸被火光一照，很象德国人用杨木雕刻的那种滑稽小人。他的俘虏发出一阵呻吟，引得这个脸被太阳烤黑而且爬满皱纹的人哈哈大笑。

他对俘虏说："你瞧，我们基督徒可不象你说话不算话。这把火能给你活动活动手脚，还有你的舌头。你看，你看，我想找一个盆子搁在你脚下接油都找不到。你那双脚丫子太肥了，弄不好滴下油来会弄灭了火。你这幢房子里家伙可真不齐全，主人要烤火，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让他烤得舒服一点。"

那受罪的人发出一声尖厉的呼叫，仿佛希望叫声穿透拱顶，召唤人来救他性命。

"哈哈！奥日蒙先生，尽管放开喉咙唱好了！上面的人都

睡了，跟我来的只有土行者，他自会把地窖门关上的。"

面包贼一边说，一边用枪尖敲打壁炉的炉台、地面的石板、墙壁和炉灶，想发现守财奴收藏金子的地方。他敲打得十分在行，奥日蒙始终也不敢出声，似乎在担心有仆人受到恫吓，已经把他出卖了；他对任何人都是守口如瓶的，不过他的活动习惯却很可能提供合理推论的依据。面包贼有时忽地转过脸来瞅着他，就象儿童玩藏东西的游戏，经常根据藏东西的人的表情猜测自己离那玩意儿是近了还是远了。奥日蒙看见那舒昂党正敲打炉子，炉子发出空洞的声音，他便装作有几分害怕的模样。大约他看面包贼抱着急不可耐的侥幸心理，有心引他上当。正在这时，又有三个舒昂党人飞步奔下台阶，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厨房。面包贼看见土行者来了，朝奥日蒙瞪了一眼，眼光中充满因贪欲受到戏弄而产生的凶残表情，随即停止了搜索。

"玛丽·朗布勒坎复活了。"土行者说，脸上的神气表示面临如此重大的消息，其他一切利害都变得黯然失色了。

面包贼回答："我不感到奇怪，他领圣体领得多勤！好象善良的上帝只属于他一个人。"

万事如意说："嘻嘻！这对他毫无用处，就好比给死人穿鞋。在佩勒里纳那一仗之前，他不是还没有受到赦免吗？他带坏了高格吕的闺女，这是犯了轻慢神明的大罪。居丹神甫说了，象这样子，他得当两个月的游魂才能完全复活！刚才他从我们跟前逛悠过去，我们都瞧见了，白飒飒的，冷冰冰的，轻飘飘的，一股子坟场的气味。"

“神甫大人说了，游魂要抓住了什么人，就拉住他作伴。”说这话的是另一个舒昂党。

土行者正沉浸在宗教的遐想中，照居丹神甫的说法，大凡赤胆忠心保护教会和国王的人，只要热心敬神，复活的奇迹就能接二连三的出现。最后讲话的这位模样特别，把土行者的思路给打断了。

他神色严肃地对这个新近入伙的人说：“快腿酒鬼，你瞧，神圣的教会给我们规定的本分哪怕只放松一点点，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之间对再小的错误都不讲情面，这是奥莱的圣安娜对我们的忠告。你堂弟面包贼替你要了监视富热尔市的任务，勒·加尔同意把任务交给你，你的钱不会少拿；不过，你知道不知道对叛徒我们拿什么样的果子来招待他？”

“我知道，土行者先生。”

“你明白我为什么对你讲这些。有人说你喜欢苹果酒，还喜欢大把的钱；但是现在可不是从石头里榨油的时候，你只能听我们的。”

“土行者先生，恕我直言，苹果酒和钱是两件好东西，不会影响灵魂得救。”

面包贼说：“假如大哥干了什么蠢事，那是因为他无知。”

“只要出了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不能放过他。”土行者嚷道，他的声音震得拱顶都在发颤。然后他转过脸，向着面包贼补充说：“你得替我担着干系，万一他出了岔子，我就找你皮袄下那身皮肉算账。”

快腿酒鬼却又说：“不过，土行者先生，我再唐突一句，您

不是也经常把反舒昂党人当成舒昂党人么?”

土行者冷冷地回答:“朋友,但愿你不要如此,否则我会象切萝卜似地把你砍成两段。凡是勒·加尔派出的人,他们都有勒·加尔的手套,只有一点,发生了拉维弗蒂埃事件之后,大奶奶在手套上加了一条绿绸带。”

面包贼赶紧捅了捅土行者的肘臂,一面指指奥日蒙,那俘虏却佯装睡着了。不过,土行者和面包贼凭经验知道,在他们生起的火堆旁,谁也别想酣然入睡;刚才对快腿酒鬼说的最后几句话声音压得很低,不过被这俘虏听去了也并非不可能,四个舒昂党于是都盯住他,望了好大一会儿。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家伙或许早已吓得耳目失灵了。突然,土行者做了一个微弱的暗示,面包贼立刻脱掉了奥日蒙的皮鞋和袜子,万事如意和快腿酒鬼上前抓胳膊搂腰,把他拖到壁炉旁,然后,土行者取过一根绑柴禾的绳子,把守财奴的双腿捆在铁钩上。他们这么一动手,动作又如此麻利,奥日蒙不免嚎叫起来,等到面包贼把炭火堆积到他小腿下面,嚎叫便变得撕心裂肺了。

“朋友,好朋友,”奥日蒙高喊,“你们别伤害我,我和你们一样是基督徒。”

“你红口白牙地说瞎话。”土行者回答,“你兄弟不承认上帝,你呢,你买下了朱维尼修道院。居丹神甫说了,可以放心大胆地火烤叛教者。”

“可是,信奉上帝的弟兄们,我不是不付钱的呀。”

“我们给了你半个月,到现在两个月过去了,快腿酒鬼连一个子儿也没收到。”

“你真地一个子儿也没收到吗?”守财奴绝望地问。

“没有！奥日蒙先生。”快腿酒鬼惊慌地回答。

奥日蒙的嚎叫起先渐渐变成一声接一声的呻吟，犹如临死前的喘息，接着又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爆发出来。这四个舒昂党看这样的场面就象看小狗走路不穿鞋子一样，觉得很平常，他们十分冷静地瞅着奥日蒙挣扎嚎叫，仿佛是几个旅客守在旅店的壁炉前，只等烤肉熟了便可以饱餐一顿。

“我要死啦！我要死啦！”受刑的人叫道，“你们也甭想拿到钱了。”

喊叫声虽然惊天动地，面包贼却发现火苗并没有舔着皮肤；于是他把炭火巧妙地拨弄了一下，火苗窜得稍微高了些，这一下，奥日蒙有气无力地开了口：“朋友们，放了我吧。你们要多少？一百埃居，一千埃居，一万埃居，十万埃居，我可以给你们二百埃居……”

他的声音是那样悲切，以致于德·韦纳伊小姐竟忘了自己的安危，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叹息。

“谁在说话?”土行者问道。

舒昂党人朝四下惊恐地张望。这些人面对杀气腾腾的枪口个个英雄非凡，在鬼魂面前却吃不住劲了。只有面包贼还在专心致志地听受刑人的供词，那人耐不住不断加剧的疼痛，终于招认了。

“五百埃居，行，我给。”守财奴说。

“早该如此！钱在哪儿?”面包贼不慌不忙地说。

“呃，在第一棵苹果树下。圣母啊！在花园的尽头，左

边……你们这些强盗……小偷……哎哟！我要死了……那儿有一万法郎。”

“我不要法郎，我们需要的是金币。”土行者说，“你那共和国的钞票上有异教徒的头像，根本用不出去。”

“那一万法郎就是金币，是货真价实的金路易。放了我，放了我吧……你们已经知道我的命根子在哪里了……我的钱啊。”

四个舒昂党人互相瞅着，必须从四个人中间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把钱挖出来。这时候，德·韦纳伊小姐被这些吃人生番的残酷行径激怒了，她不顾自己靠一张苍白面孔扮演的鬼魂的角色是否还能够使她逢凶化吉，大义凛然地用庄严的声音喝道：“你们不怕上帝震怒吗？放开他，野蛮的东西！”

舒昂党人抬起头来，望见半空中有一双眼睛象星星似地熠熠闪光，吓得仓皇而逃。德·韦纳伊小姐跳进厨房，朝奥日蒙奔过去，伸手把他从火炉边拉开，使劲太猛，竟把绑住他双脚的那根捆柴禾的绳子扯断了。然后，她用短剑割断了奥日蒙身上缠绕的绳索。守财奴自由了，他刚爬起来，脸上出现的第一个表情便是一惨笑，痛苦的而又含着嘲讽的笑。

“去吧，到苹果树下去吧，强盗！”他说，“我已经叫他们上了两次当，第三回他们就休想抓到我了！”

话刚说完，就听得外面响起一个女人的嗓音。

“鬼魂！鬼魂！”杜·加夫人嚷道，“一群废物，那就是她。谁把这娼妇的头给我提来，赏他一千埃居。”

德·韦纳伊小姐的脸刷地白了；那守财奴却微微一笑，抓

起她的手，拉住她钻到壁炉炉台的下面，领着她小心地往前走，叫她不要碰乱炭火以免留下痕迹——那炭火只占着很小一块地方；他按动一个机关，只见那块铸铁板升起来；当他们共同的敌人走进地窖时，暗室沉重的门已经悄无声息地落下。巴黎姑娘刚才看见可怜的银行家象鲤鱼打挺似地一个劲地抽动，这会儿才恍然大悟他的目的何在。

土行者大声说道："夫人，您看见没有，鬼魂把共和党带去作伴了。"

恐怖的气氛一定非常强烈，因为土行者说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深沉的静寂，奥日蒙与他的同伴能够听见舒昂党人低声念叨着："Ave Sancta Anna Auriac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① 云云。

奥日蒙叫道："他们在祈祷哩，一群蠢货。"

德·韦纳伊小姐截住他的话："你不怕叫他们发现我们的……"

老守财奴哈哈大笑，消除了巴黎姑娘的忧虑。

"铁板嵌在一块花岗石板里，石板有十寸厚。我们能听到他们，他们却听不到我们。"

说罢，他轻轻拉住救命恩人的手，把她带到一条缝隙前，阵阵清风从缝隙里吹出，她推测留这缝隙的地方大概是壁炉的烟道。

"哎哟！哎哟！"奥日蒙说，"妈的！我的腿烧得真有点痛！

---

① 拉丁文祷词：向你致敬，充满仁爱的奥莱的圣安娜，天主与你同在。

夏雷特的母马——这是南特人对她的称呼——不是傻瓜，她才不会去反驳她那帮信徒哩，她心里明白，这帮家伙要不是那么懵懂无知，哪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替她卖命。她也开始祈祷了。她在说向奥莱的圣安娜致敬时，那模样一定很好看。不过她最好还是去截一辆马车，好还她欠我的那四千法郎债。加上利息，加上手续费，总计该是四千七百八十法郎，外加几个生丁……”

祈祷完毕，舒昂党人都站起来向外走。老奥日蒙却握住德·韦纳伊小姐的手，大概是提醒她危险依然存在。

沉默了几分钟，只听到面包贼嚷嚷道："不，夫人，哪怕您在这里等上十年，他们也不会回来了。"

“可是她并没有出去，她应该在这里。”夏雷特的母马固执地说。

“不，夫人，不，他们穿过墙壁飞走了。魔鬼不是已经从这里，当着我们的面，带走过一个宣过誓的教士①么？”

“怎么啦，面包贼！你和他一样爱钱如命，难道真的没想到这个老财迷会花几千法郎在这间拱顶房子的墙基里造一间暗室，暗室的门藏在什么机关后面？”

守财奴和姑娘听见面包贼爆发出一阵大笑。

“很有道理。”他说。

杜·加夫人说："你留下来，在门口等着他们。看见他们你只要放上一枪，你从放高利贷的家伙的金库里不管能找到

① 指遵照共和国法令宣誓忠实于共和国宪法的教士，教会把这些教士视为反叛。这显然是指下文中说到的奥日蒙的哥哥。

多少钱，我全都如数给你。我让你把那小妮子杀了，你却把她给卖了，要想得到我的宽恕，你就得听我的。”

“放高利贷的！”老奥日蒙说，“可我借给她的钱只要九厘利。当然，我要了抵押品！但是不管怎么说，看看她这个人多懂得知恩图报！罢了，夫人，倘若有上帝惩罚我们作恶，那就有魔鬼专门惩罚我们行善，人哪，就在这两极之间左右为难，弄不清前程的吉凶祸福，这总叫我感到象是一道比例式，X永远解不出来。”

他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这是他独具的，因为气流通过他的咽喉，好象碰上并加以撞击的是两条松弛的声带。杜·加夫人和面包贼重新开始搜索墙壁、拱顶和石板，叮叮咚咚的敲打声好象倒使奥日蒙放了心，他抓起救命恩人的手，领着她登上一道圣吉尔式① 的螺旋楼梯，楼梯是从一堵厚厚的花岗岩墙里开凿出来的。走了大约二十级台阶，头顶上出现了微弱的灯光。守财奴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瞅着他的同伴，仔细端详她的面孔，仿佛把一张送来贴现的靠不住的票据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然后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叹息。

经过片刻的沉默，他说道：“把您带到这里，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算彻底偿还了，所以我看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您……”

“先生，让我留在这里好了，我对您毫无所求。”她说。

这几句话，或许还有美丽的姑娘挂在脸上的高傲神情，倒使小老头儿放了心，他叹了口气，一面回答：“唉！既然带您到

---

① 一种旋转的楼梯，因朗克托刻省的圣吉尔修道院有这样的楼梯而得名。

了这里，就不能半途而废……”

他很客气地扶着玛丽登上几级修得极特别的石阶，半愿不愿地把她请进一间四尺见方的斗室。拱形的屋顶上悬挂着一盏灯。一眼就可以看出，守财奴早已做好充分准备，倘若内战带来麻烦，迫使他留在这个藏身洞里，他自可以在这里住上几天。

“不要靠近墙壁，您会蹭上白灰的。”奥日蒙突然说。

他把一只手相当迅速地插到姑娘的披肩和墙壁之间，墙壁看样子刚刚粉刷过。不过，老守财奴这个动作的结果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德·韦纳伊小姐因此猛抬眼朝前张望，只见一个屋角里修造了一件东西，那东西的形状令她不由地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因为她觉得那似乎是一个人被涂上了灰浆，直挺挺地竖在那里。奥日蒙向她恶狠狠地一挥手，叫她闭上嘴，他那双蓝磁般的小眼睛和他同伴的眼睛一样流露出惊惧的神情。

“傻姑娘，您以为是我杀了他吗？……这是我哥哥。”他换了悲切的声调叹息道。“他是第一个宣誓的本堂神甫。舒昂党和其他的神甫气红了眼，为了逃命，他只能藏在这里。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们也要抓！他比我大，亏得只有他有耐性，教我学会了十进制。啊！他是一个好心的神甫！他省吃俭用，又会攒钱。四年前他死了，我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不过你是知道的，这些神甫，时不时地跪下作祷告是他们的习惯，可能是因为他不象我，老在这里面站着他受不了……我把他放在那里了，换个地方他们会把他挖出来的。总有一天我能象这

可怜人说的，把他安葬在圣地里，当时他宣誓只是因为害怕呀。”

小老头干枯的眼窝里滚动着一颗泪珠，在姑娘的眼里，他那赭红色的假发此时也不显得那么难看了。对他的痛苦，姑娘暗自生出几分敬意，便把眼睛转开去。然而奥日蒙虽显得温和下来，却依旧对她说："不要靠近墙，您……"

他的眼睛不离开德·韦纳伊小姐的眼睛，以为这样便能够阻止她去仔细察看这小室的墙壁；室内空气太稀薄，不足以满足肺部的需要。不过玛丽还是逃过了他的监视，偷偷地斜睨了一眼，墙壁上有许多地方很奇怪地隆凸起来，根据这一点她琢磨这墙大概是守财奴自己动手砌的，里面藏了成袋的金银。这会儿，奥日蒙已经陷入一阵很可笑的恍惚状态中。小腿上的灼伤叫他十分疼痛，眼见得一个大活人呆在他的金银财宝之间又叫他十分惶恐，这些从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都看得分明；然而同时，他干枯的眼睛里却燃烧着一团异乎寻常的火，表达出他和救命恩人危险地挤在一起心中慨然而起的一股激情，姑娘粉红白嫩的面颊又撩得他想上去亲吻，温馨的黑眼睛使他心中泛起一阵阵热潮，他简直不明白这是生命的标志还是死亡的征兆。

“您成家了吗?”他用颤抖的声音问。

“没有。”她微笑着回答。

他叹了口气，说道："我还有些财产，尽管不象他们那些人说的那样阔气。”他神色张皇地朝四下望了望，又补充说："象您这样的年轻姑娘一定喜爱钻石珠宝、金银首饰、车辆马匹。

我死了以后，这些东西都要给人。呃！假如您不嫌弃……”

老头子的眼睛暴露出即使在他产生短暂爱情的时候，心中也有十分周密的计算，因此德·韦纳伊小姐一边摇头表示回绝，一边禁不住思忖，这守财奴想娶她，不过是要把他的秘密埋葬在另一个“我”的心中罢了。

“钱嘛，”她向奥日蒙投去充满讥讽的目光，弄得他又欢喜又恼火，“金钱对我来说如同尘土。假如把我曾经拒绝接受的金钱全放在这里，您会比现在阔三倍。”

“不要靠近墙……”

“而人家要求于我的，不过是瞅他一眼而已。”她补充说道，神情中带着难以置信的傲气。

“那就是您的不是了，这是一笔上好的买卖。不过请您想一想……”

“请想一想，”德·韦纳伊小姐说，“我刚才听到那边响起一个人的声音，哪怕我只听到他说一个字，也比你全部的财产还宝贵。”

“您还不知道我有多少财产……”

玛丽用手指抵住一张画着路易十五骑马的小幅着色版画，不等守财奴上前阻拦，她已经推开了画像。突然间，她看见侯爵就在她下面，正在往喇叭枪里填火药。这个小洞口藏在贴版画的木板后面，它一定与隔壁房间天花板上的装饰相契合，保王党的将军可能就睡在这个房间里。奥日蒙小心翼翼地把旧版画推回原处，神色严肃地望着姑娘。

“如果您想活命，就一句话也别说。”停顿片刻，他又附在

她耳边说："您钓着的可不是一条小鱼。您知道，德·蒙托瑚侯爵租赁出去的土地有十万法郎的收入，这些地还没有被出售。而且执政府刚下命停止没收贵族的财产，我是从《里尔-维兰旬报》① 上读到的。哈哈！您觉得这小伙子如今越发成了美男子，对吧？您的眼睛象两枚崭新的金路易那样闪闪发光呢。"

德·韦纳伊小姐的眼光确实异乎寻常地亮起来，因为她又听见了那熟悉的声音在说话。自打她站在这间斗室里，好象被埋进了一个大银矿以后，原已被种种事变消磨了活力的心灵又恢复了元气。她似乎已经下定了一个不祥的决心，并且已经找到了付诸实施的办法。

她想："他对我既然如此轻蔑，就不可能改变看法了。假如他果真不再爱我，我就杀了他，天下的女人谁也休想得到他。"

"不行，神甫，不行，"年轻的首领高声说，声音一直传到这边，"必须这样办。"

居丹神甫傲慢地回答："侯爵先生，您若在圣詹姆士举行舞会，全布列塔尼将会为之大哗。能到村子里去煽风点火的是传道士，而不是舞蹈家。我们需要的是枪，而不是小提琴。"

"神甫，您是个明白人，您应该知道，只有把支持我们的人全部召集起来，我才能知道和他们在一起能干多大的事业。我觉得在宴席之上可以更好地观察他们的表情，了解他们的

① 巴尔扎克虚构的报纸。至于执政府的命令，拿破仑当时为了缓和流亡贵族的反抗情绪，确曾有类似的计划。

意图，这比派多少探子都强，再说，我讨厌刺探。我要叫他们酒盅一端便无所不谈。”

玛丽听到这几句话身体一震，心中立刻酝酿好一个计划，她要去参加舞会，就在舞会上报仇雪恨。

蒙托朗接着说：“您振振有词地反对舞会，您以为我是傻瓜？为了以‘信仰之父’①的新名义重振旗鼓，您会不高高兴兴地去跳三步舞②？……您难道不知道布列塔尼人做完弥撒就去跳舞？您难道不知道伊德·德·纳维尔和昂迪涅两位先生五天前和第一执政会谈，讨论路易十八陛下复位的问题③？我之所以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孤注一掷，完全是为了增加我们钉了铁掌的皮鞋在这些谈判中的分量。你难道不知道旺代的头领包括封丹纳在内都在口口声声讲什么收兵认输吗？哼！先生，显然有人向亲王们撒了谎，没有把法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这些人向亲王们侈谈忠诚其实是为了博取高官厚禄。神甫，我的确已经把脚浸到血泊中，但是我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把半个身子都泡进去。我效忠国王，不是效忠四个头脑发昏的家伙，效忠象里福埃尔④那样债台高筑的空皮囊，效忠滥施火刑的暴徒，效忠……”

“您就直说吧，先生，不是效忠那些靠在大路上征税来维

---

① 一七七三年，耶稣会被教皇解散，不久又改头换面建立了“信仰之父”同盟会。

② 原文是 Chaonne，一种三步舞，有时是四步。起源于西班牙，十八世纪末开始盛行于法国。

③ 谈判的时间是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④ 即下文的里福埃尔·杜·维萨尔骑士。

持战争的神甫。"居丹神甫说。

"我为什么不能说？"侯爵尖刻地回答，"我还没说完呢，旺代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

"侯爵先生，没有您我们照样能够创造奇迹。"

"那不假，就象玛丽-朗布勒坎的奇迹一样。"侯爵笑着说。"算啦，神甫，别赌气了！我知道您是不惜性命的，您枪杀一个蓝军和念一句 oremus① 一样轻松。假若上帝赐福，我希望能够使您戴着主教的冠冕参加圣上的登极大典。"

最后这句话对于神甫无疑具有一种魔力，因为响起了拉动马枪枪栓的声音。他叫道："侯爵先生，我口袋里装了五十发子弹，我的生命属于国王。"

守财奴对德·韦纳伊小姐说："这一位也是我的债务人。他向我借过五六百埃居，数目微薄，倒也罢了，我说的是一笔血债，这笔血债总是会偿还的，我希望。这个可恶的耶稣会神甫，就是千刀万剐也难消我心头之恨；他赌咒发誓要杀我哥哥，煽动所有的人反对他。为什么？就因为那可怜的人惧怕新的法令。"他把耳朵贴在暗室的一个地方听了片刻，说："都走了，这群强盗！又去创造奇迹了！但愿不要象上次那样往我房子上放把火，算是向我辞行。"

过了半个钟头。在这半个钟头里，德·韦纳伊小姐和奥日蒙互相望着，各人都好象在望一幅画。这时只听得快腿酒鬼那生硬粗野的嗓音低声喊道："奥日蒙先生，没事啦。这回三十埃居真给我赚着了。"

① 拉丁文：请众同祷。神甫做弥撒时叫信徒共同祈祷。

守财奴说："孩子，向我发誓您一定闭上眼睛。"

德·韦纳伊小姐拿一只手遮住眼帘，可是老头子为了更加保险，索性吹灭了灯。他拉住恩人的手，领着她在一条很难通行的过道里走了七八步；过了几分钟，他轻轻松开了她的手，德·韦纳伊小姐发现自己正待在德·蒙托朗侯爵刚离开的那间屋子里。这是守财奴自己的房间。

老头子对她说："亲爱的孩子，您可以走了。请您不要这样东张西望的。您一定没钱吧？拿着，给您十埃居；有的有缺口，不过还可以使用。您走出花园就能看到一条小路，这条路通到城里，或者按时下的说法，通到区里。不过富热尔来了舒昂党，很难说您一时半会是不是能回得去；所以，您也许需要找一个可靠的藏身之地。记住我下面要对您说的话，我讲的这地方不是万分紧急不要使用。在吉巴里山谷里通向钩齿巢的路上您会看见一座庄院，绰号叫快腿酒鬼的大西卜就住在那里。你进去对他女人说：你好哇，伯卡涅尔！巴尔贝特就会把您藏起来。万一快腿酒鬼发现了您，那也不要紧，假如是在夜里，他会把你当作鬼魂；假如是大白天，有十埃居也就足以叫他客客气气了。再见吧！你我之间的帐已经算清了。"他指了指房子四周的田地，又说："假如您愿意，这全是你的！"

德·韦纳伊小姐朝这个怪人投去一道婉谢的目光，叫他发出了一声叹息，其中酸甜苦辣咸五味无一不备。

"您一定会还我这十埃居，请听好，我并没有谈利息，你把钱交给帕特拉律师，他那里有我的帐户，他是富热尔的公证人，美丽的宝贝儿，如果您愿意，他可以为我们订婚约。再见。"

“再见。”她微笑着，并向他挥手致意。

“如果您需要钱，”他朝她嚷，“我可以按五分利借给你！真的，只要五厘利。我说的是五厘吗？”德·韦纳伊小姐已经走远了，“看起来这是个好心的姑娘；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要把壁炉的机关改一改。”说罢，他拿起一只十二磅的大面包，一条火腿，回到暗室里去了。

当德·韦纳伊小姐走到旷野中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得到了新生，她的脸似乎被一股滚烫的热气炙烤了好几个钟头，这会儿触到清晨凉荫荫的空气，才又恢复了知觉。她努力寻找守财奴指给她的那条小道，但是月亮下山之后，黑沉沉伸手不见五指，她只好信步朝前乱走。但是，害怕跌进深渊的恐惧立刻揪住了她的心，而且救了她的命，因为她预感到再往前迈一步，脚下便没有实地，因而冷不丁地站住了。一阵更加清凉的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她听到流水的呜咽，这些现象以及她的直觉告诉她，她自己正站在圣絮尔皮斯石崖的边缘上。她伸出双臂搂定一株树，等着天色放明，心里面忐忑不安，因为她听到了武器声、马蹄声和人声。她暗自感谢这沉沉的黑暗，倘若真象守财奴讲的那样，舒昂党已经包围了富热尔城，那么这黑暗倒使她不致于落入舒昂党人手中。

几道淡紫色的光线有如深夜点燃的象征自由的烽火，掠过了群山的峰峦，山坡仍然呈现灰暗的蓝色，与山谷上空飘浮的凝着露珠的云雾形成鲜明的对照。稍顷，一个红宝石般的圆盘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光芒渐渐浸润了整个天际。高低错落的山川，圣莱奥纳尔教堂的钟楼，峥嵘的山岩，还有淹没在

黑暗中的牧场，不知不觉都显露出来，连山顶上的树也在旭日的光辉中显出清晰的轮廓。太阳优雅地抖了一下身子，从红色、褐色和蓝色的飘带中解脱出来，把它耀眼的光辉均匀地、平等地洒向一座座山峰，充溢一道道河谷。黑暗消散了，阳光普照大地。一阵料峭的微风在半空中回旋，百鸟鸣啭，万物复苏。但是，年轻的姑娘刚刚垂下眼睛俯瞰这幅壮观的奇景，在这些气候凉爽的地区常见的现象便发生了。烟雾聚成片片白絮，弥漫开来，充满了河谷，升腾到最高的山巅，用白雪般晶莹的大氅遮掩了这个富饶的盆地。片刻之后，德·韦纳伊小姐觉得似乎重新见到了阿尔卑斯山中那些连绵起伏的冰川雪山。接着，云一样的烟雾好象大海似地卷起波涛，掀起无法穿行的巨浪，一排排浪头柔和地摇晃，起伏跌宕，忽又猛烈地旋转奔腾，把阳光凝聚成鲜艳的红霞，同时有的地方呈现一片透明的白色，宛若一面面水银湖。忽然，北风大作，吹过这幻景般的画面，云雾散去了，只在草地上留下了粒粒淡黄色的①露珠。这时德·韦纳伊小姐才看见富热尔的山崖上黑压压一大片，七八百名武装的舒昂党活象麕集在蚁窝上的一群蚂蚁，在圣絮尔皮斯郊区蠢动起来了。三千多人好象从天而降，突然占领了古堡附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座沉睡的城市，虽说有绿荫覆盖的险要地势和工事，有灰色的古老炮楼，倘若没有于洛昼夜警惕，恐怕已经陷落了。城市的工事包围着一块洼地，一个炮队就隐蔽在洼地中央的高地上，舒昂党刚一开

① 原文是pleine d'oxyde，意为"充满氧化物的"，据七星文库版注，指晨光射在露水上产生的颜色效果。

火，炮队便发炮回击，舒昂党人正在古堡下的道路上，炮火从斜刺里轰击过来。霰弹如风扫残云，廓清了道路。随后，从圣絮尔皮斯门冲出一连队士兵，他们趁舒昂党人惊魂未定，在路上排下阵势，射出致命的子弹。舒昂党人无心恋战，他们已经望见古堡上军士如云，仿佛是布景师独运匠心，在上面画了一道道蓝线。他们还发现在古堡的火力掩护下，共和军狙击手的火力越发势不可当。但是另有一伙舒昂党占据了南松小河谷，从山岩上的通道爬上来，接近了林荫大道，然后蜂拥而上，羊皮袄铺满了大道，看上去就象年深日久变成灰褐色的稻草房顶。与此同时，城市朝向库埃斯农河谷的方向上也响起了猛烈的枪声。事情很清楚，富热尔市四面受敌，已经被团团包围。朝东的山崖外面甚至出现了火光，说明舒昂党正在郊区放火。可是从荆棘屋顶和木板屋顶上窜起的火舌很快就消失了，几股浓烟形成的烟柱表示大火已经熄灭。白色和灰色的烟雾飘过，又一次遮住了德·韦纳伊小姐眼前的景象，好在一会儿功夫风就吹散了这股尘烟。共和军的指挥官站在林荫大道的高处，看到他头几道命令完成得很出色，便下令炮队掉转炮口，让炮火向着南松河谷、王后阶梯和城郊的石崖一条线地依次轰击。圣莱奥纳尔门架上了两门大炮，抢占了前方阵地，象窝边的蚂蚁一样麕集在一起的舒昂党被击溃了。富热尔的国民自卫军迅速冲进教堂前的广场，赶走了那里的敌军。战斗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蓝军伤亡不到一百人。舒昂党在各个方向上都吃了败仗，溃不成军，在勒·加尔多次下令之后，他们已经开始撤退了。勒·加尔自己并不知道，他这

次冒险行动的失败正是拉维弗蒂埃事件的结果，因为事件发生后于洛便十分机密地来到了富热尔市。炮队在头天夜里刚刚到达，要不然蒙托朗哪怕听到一点点关于对方增援的风声也会放弃他的计划的，计划一旦失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上，于洛盼望能结结实实地教训一下勒·加尔，而勒·加尔也很盼望奇袭成功，以便对第一执政的决定施加影响。第一声炮一响，侯爵立刻明白，倘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把这场已经失败的偷袭战继续打下去，那无异于发疯。因此，为了不使他的党徒们白白送死，他赶紧派出七八个传令兵，命令各个方向上的舒昂党火速撤退。于洛遥望他的对手由一大群亲随簇拥着，其中还有杜·加夫人，便朝圣絮尔皮斯岩崖打了一排炮，想击中他们，但是他们那地方选择得很高明，年轻的首领安然无恙。于洛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角色，反守为攻。就在舒昂党刚刚行动，暴露了侯爵撤退意图的时候，集结在城堡墙下的一支连队抢占了南松河谷上游的出口，切断了舒昂党的退路。

德·韦纳伊小姐虽说心中忿怨未消，却把她情人统率的部队的命运和自己联系起来，她急忙回过头，看河谷的另一边是否还有退路；不料看见许多蓝军，无疑是在富热尔市的另一侧打了胜仗，穿过吉巴里山谷，从库埃斯农河谷方向迂回过来，抢占了钩齿巢和圣絮尔皮斯山崖控制南松河谷下游出口的地方。这样一来，舒昂党就被堵在隘口内一片狭窄的牧场上，看来是非战死到最后一个人不可了。共和军的老指挥官真是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啊。但是在这两点上，刚才给于洛帮了大忙的大炮却无用武之地了。两个方面的战斗都很激烈；富

热尔城一旦保住了，战斗的性质就起了变化，这种小规模的短兵相接是舒昂党人的拿手好戏。此时此刻，德·韦纳伊小姐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会看见这么多人睡在田地里，舒昂党的头目们为什么在奥日蒙家里开会，夜里发生的事一桩桩全清楚了，不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她何以竟能从这层层危险之中逃脱出来。这次军事行动本是背水一战，因而德·韦纳伊小姐对它极为关切，她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观察着眼前这些活生生的图画。不大一会儿，在圣絮尔皮斯山脚下发生的战斗对于她便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原来侯爵眼看着蓝军几乎控制了整个战场，便率领几名左右冲进南松河谷，援助那里的舒昂党。石崖下密密麻麻全是人，一群群的，杀红了眼，是生还是死，在这块土地上见了分晓；穿皮袄的人手里的武器现在更利于作战。这个不断移动的角斗场不知不觉扩展开，舒昂党人四处奔散，抓着稀稀拉拉的小树丛上了山崖。德·韦纳伊小姐发觉敌人重又登上山顶时已经有点晚了，她一时很慌乱；舒昂党上来之后便拼了命地死守通过山顶的那些崎岖小道。这山上所有的通道都被双方占领，德·韦纳伊小姐害怕陷入两面的夹击，便从那棵大树后面抽身出来，一路奔逃而去，脑子里想着老守财奴的嘱咐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她在圣絮尔皮斯山朝向库埃斯农大河谷的山坡上跑了很久，总算望见远处有一个牛棚，她断定那肯定是快腿酒鬼家的牛棚，快腿酒鬼这会儿正在打仗，肯定只有他女人在家。这一番推论使德·韦纳伊小姐自己颇为振奋，她希望能够受到殷勤的接待，在这里呆上几个钟头，等危险过去了再返回富热尔市。从

所有的现象看起来，于洛是必胜无疑了。舒昂党人狼奔豕突，她只听得枪弹在四周噼啪作响，想到弄不好会被子弹打中，心里十分紧张，脚下便加快速度，把那烟囱认作标记，径直地向草屋奔去。她走的那条小路，尽头有四根粗大的木柱撑着一个金雀花草铺的顶，算是一个棚子吧，柱子上还留着树皮。棚子里面打了一堵和了草的泥墙，算是底墙，棚子下放着苹果榨子，打荞麦的板子，还有几件农具。德·韦纳伊小姐站住了，倚着一根柱子，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越过眼前这片泥泞的水洼，这家人便以这水洼作家院，他们的房子远远看去，竟被她这个地道的巴黎人当成牛棚了。

这幢茅舍背靠一座小山丘，山丘高出于房顶之上，给房子挡住了北风。这茅舍倒不缺乏诗意，几株榆树苗，几丛石南，还有山丘岩石上的鲜花，象花环似地点缀在周围。在棚子与茅舍之间修了一道土台阶，主人可以走上丘顶呼吸清新的空气。山丘伸到房子的左方便突然低下来，可以望见后面一块块庄稼地，最近的一块地无疑是这家庄院的。庄稼地被精致地分成小块，隔以土围子，围子上栽了树，最近的一条土围与院子的围墙相连。有一条路通到地里，路口上堵了一根粗大的、半朽的树干，这是布列塔尼人的栅栏。这种栅栏的名字将在下文里引出一段闲话，到那时这个地区的特点便可以说是备述无遗了。在从页岩上开出的台阶与由粗树干堵死的小路之间，在水洼旁边，在倾斜的岩石下面，将几块粗粗錾过的石头层层垒起，便是茅舍的四个房角，支撑着由胡乱和成的泥、木板和小石子打成的土墙。屋顶上一半盖着金银花草，代

替了麦秸，另一半盖着木板，用的是橡树板，仿一般铺房顶的石板的模样，一望便知这房子左右各异；果然，一边掩着一扇歪斜的柴扉，用作牛棚，一边是主人的住房。这里靠近城市，因而茅舍多少还有点样子，倘再过去两法里路，便连这样子也消失尽净。不过这茅舍终究还是说明人民不得安居乐业，这是战争和封建割据形成的风俗严重影响农奴生活习惯的结果，难怪时至今日这里的许多农民还把贵族老爷居住的城堡唤作庄府。不难想象，德·韦纳伊小姐是怀着惊奇的感觉打量这地方的，最后她发现在泥泞的院子里稀稀拉拉扔着花岗石块，直通到房前，铺成一条路，好几个地方令人望而却步。但是一阵阵枪声明显地越来越近，为了到那房子里去藏身，她只好从一块块石头上蹦过去，好象是跨越一道山涧。这房子的门由两个部分组成，下面是一块厚实的木板，上面是一个支板，算作窗户扇。法国有些小城市许多铺子就有这般式样的门，不过当然做得漂亮得多，而且在下半部分装上了警铃。这间屋子的房门，下半扇用一个堪称黄金时代产品的木销插住，上半扇不到夜里不放下，因为屋里全凭着这个窗口采光。这倒真是一扇粗糙的窗户，然而窗玻璃厚得赛瓶底，宽大的铅框子又占去了不少空间，故而说它用来采光，毋宁说用来遮光。德·韦纳伊小姐推开咯吱咯吱作响的房门，只觉得一阵强烈的碱渍气味从屋里扑面而来，往屋里看，只见那些四只脚的东西已经用蹄子踢坏了牛棚与住房的隔墙。这家农舍——确实是农舍——的内部与它的外表倒是挺般配。德·韦纳伊小姐正在想着人怎么能在这烂泥潭一般的地方生活的时候，一个衣衫

褴褛的小男孩，看上去只有八、九岁，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孩子的面孔水灵灵的，白里透红，脸蛋滚圆，眼睛扑闪有神，牙齿白得如象牙，一绺绺金黄色头发披在半裸的肩膀上。这孩子惊奇的神情叫人心疼，又象一般孩子似地直瞪着双眼，透着天真质朴的劲儿。这孩子简直就是美的极致。

"你妈妈呢？"玛丽用温和的声音问，一面弯下腰亲了亲孩子的眼睛。

那孩子吃了这一吻，却象泥鳅似地溜出去，转到小路和房子中间一堆粪肥后面不见了。这粪堆就在山丘的坡上，快腿酒鬼和许多布列塔尼农民一样，按照本地独特的耕作方法，把肥料堆放在高处，这样，等他们施肥的时候，雨水早已把肥力冲得干干净净。玛丽暂时成了这屋子的主人，她很快地看了看里面的陈设。她站在这里等巴尔贝特的房间就是主人的全部住房。顶显眼、顶富贵的东西是一个庞大的壁炉，炉台由蓝色花岗石砌成。炉台这个词的来源可以从一块破旧的绿绒布上得到证实①，绒布用淡绿色的缎带绲了边，剪裁成圆形，贴着台面垂下来，台面中央竖着一个彩色的石膏圣母像。德·韦纳伊小姐看见像的底座上有两行在此地颇为流行的宗教诗：

我乃上帝之母，
庇荫北方幸福。

① 炉台在法文里是manteau，此词原义是大衣，绿绒布与大衣有关连，故有此语。

圣母像的后面挂着一幅用红蓝两色胡乱涂出来的像，可怜也竟然算作图画，画的是圣拉布勒①。一张铺着绿绒布，俗称坟墓式的大床，一张简陋的小孩床，一架纺车，几把粗制滥造的椅子，一个放了几样器皿的雕花碗柜，快腿酒鬼的全部家当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了。小窗下面还放了一张栗木条桌，配了两张栗木凳子，被小窗的光线映着，倒象陈年红木幽暗的颜色。还有一个大酒桶，德·韦纳伊小姐看见木塞下面有一片黄泥，湿漉漉的泥水毁坏了地面，虽说地面其实不过就是用红土粘着花岗石铺的。这只苹果酒桶证明了房子主人在舒昂党里的绰号实非凭空得来的。德·韦纳伊小姐抬起眼睛，似乎不忍再看下去，然而她刚才抬眼，便觉得眼前出现许多黑点，原来天花板上吊的蜘蛛网多得数不胜数。好象全世界的蝙蝠都悬在那里。栗木条桌上搁着两只盛满苹果酒的大酒瓶。这种酒瓶其实就是一种土褐色的陶瓶，类似的式样在法国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一个巴黎人若要知道它的模样，无妨想一想美食家用来盛布列塔尼牛油的小罐，不过肚子更大一些，釉上得很不均匀，显出一些深褐色的斑点，和某些贝壳的花纹相近。瓶的顶端是一个敞口，很象一只青蛙的脑袋，正张着大嘴在水面上喘气。玛丽最后正瞅着这两只酒瓶出神，猛听得厮杀声越发真切了，既然不见巴尔贝特转来，她就只好自己寻个地方藏身。正在这时，那女人却突然走进来。

---

① 圣拉布勒，即伯努瓦-约瑟夫·拉布勒(1748—1783)，著名的苦行僧，后被尊为圣人。

“您好，伯卡涅尔。”玛丽说。她见那女人的脸很象建筑师刻在窗楣中央用作装饰的头像，不由自主地想笑，不过终于忍住了。

“喔！是奥日蒙叫您来的。”巴尔贝特回答，神情并不怎样殷勤。

“您把我藏在哪儿？舒昂党人这就要……”

“藏在那儿。”巴尔贝特说。她很惊愕，既为这女人的美貌，又为这女人奇怪的服饰，她简直不敢把她也归入女人一类。“那儿！神甫的密室里。”

她领着玛丽走近床头，拐进床与墙壁之间的夹道，偏偏在这时，她们好象听见有人大步跨进了院里的水注，两个人都吓呆了。巴尔贝特刚刚扯下一块床幔，就地给玛丽掩上，转身便迎头碰上了一个逃窜来的舒昂党。

“老太婆，这屋里有什么地方可以躲一躲？我是德·博旺伯爵。”

德·韦纳伊小姐发起抖来，她听出这声音就是在拉维弗蒂埃说了几句话，使她吃尽苦头的那个客人；那几句话迄今对她还是个谜。

“唉！老爷，您瞧，这屋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我出去，为老爷您望个风。万一蓝军来了，我就给您递个信。我要是留在屋里，他们看见我和老爷您在一起，会把我房子烧掉的。”

说着，巴尔贝特便出了屋，因为她缺乏足够的智谋来弥合这两个敌人的利益，他们都有权利藏在密室里，谁让她丈夫扮

演着双重角色哩。

“我只有两粒子弹了。”伯爵绝望地说，“不过，他们已经追过去了。嘻！假如他们回来经过这里，突然心血来潮向床底下望，那就算我晦气。”

他把枪轻轻地放在床柱旁边——玛丽掩着床幔正站在那里，然后他俯下身子想看看床底下是不是能钻得进去。眼看他就要瞧见玛丽的脚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玛丽抓起他的枪，猛地窜到屋子当中，用枪比着伯爵。然而伯爵却哈哈大笑，他认出了玛丽；玛丽刚才急于躲藏，摘下了舒昂党人的大帽子，大卷的头发从带花边的发罩里垂落下来。

“不要笑，伯爵，您是我的俘虏。您要是动一动，我就要让您知道一个受侮辱的女人的厉害。”

伯爵和玛丽怀着迥然相异的感情互相瞅着，这时山崖上响起杂乱的呼喊：“保护勒·加尔！快散开！保护勒·加尔！快散开！……”

巴尔贝特的声音盖过了外面的喧闹，茅舍里听得一清二楚，两个敌人带着完全不同的感觉听着，因为她实在并不是在和儿子说话，而是冲着他们在喊。

“你没瞅见蓝军吗？”巴尔贝特尖声尖气地叫道，“快过来，你这混小子，再不过来看我过去揍你！你想吃枪子儿啊！快，快躲开。”

一连串的小事件接踵而起，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蓝军跳进了院子的水洼里。

“飞毛腿！”德·韦纳伊小姐冲他嚷。

飞毛腿闻声直奔过来，他也举枪逼住伯爵，比起他的恩人来，他的动作毕竟熟练些。

这个调皮的士兵开口道："贵族，不许动，不然我就立刻象砸碎巴士底狱一样把你砸个稀巴烂。"

德·韦纳伊小姐用令人十分受用的声音说："飞毛腿先生，这个俘虏我就交给您了，随您怎么办，不过必须把他平安地带回富热尔交还我。"

"明白了，夫人。"

"到富热尔的路现在畅通无阻了吧？"

"万无一失，除非舒昂党会还魂。"

德·韦纳伊小姐得意洋洋地挎上那支轻便猎枪，朝俘虏揶揄地微微一笑，说了声："别了，伯爵先生，再见！"说罢，戴上她的宽檐帽，奔上了小路。

德·博旺伯爵一副苦相："我明白得太晚啦，千万不要同没有荣誉的女人拿荣誉来开玩笑。"

飞毛腿声色俱厉地喝道："贵族，你要是不想让我送你回你天堂的老家，就别说这位美丽夫人的坏话。"

德·韦纳伊小姐沿着连接圣絮尔皮斯石崖的钩齿巢的小路返回富热尔城。她一面攀上最后一个山头，踩着从花岗岩中开出的曲曲弯弯的小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奔，一面观赏着秀丽的南松小河谷，刚才河谷里还是天翻地覆的，这会儿却已归于一片幽静。从她这里远眺，河谷宛如一条绿荫葱茏的街道。走到小路尽头便回到了圣莱奥纳尔门。城里的居民听远处的枪声，觉得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到这时一个个惊

魂未定，正在门下等候国民自卫军归来，以便弄清楚伤亡情况。他们看见这姑娘打扮得离奇古怪，披散着头发，手里提着枪，披肩和长裙在墙上蹭过，又沾满了泥巴，浸透了露水。这巴黎女人的权力、姿色和独特的禀性原本已经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此时富热尔人的好奇心当然便益发不可遏止了。

弗朗西娜被焦虑的心情笼罩着，等女主人等了整整一夜；她看见女主人回来，张口要说话，却被主人一个亲切的手势制止住了。

玛丽说："我没有死，孩子。天哪，打巴黎出来时我不就是想刺激自己的感情吗？……"稍稍停顿之后她又补上一句："我已经做到了。"

弗朗西娜准备去叫人送饭来，她对女主人说她一定饿极了。

玛丽说："吓！洗澡，洗澡！首先得换换装。"

弗朗西娜听主人叫她取出包裹里最漂亮的衣服，心里吃惊不小。吃罢晚饭，玛丽便打扮起来，只有准备赴舞会，要在意中人面前卖弄风骚的女人，才把衣着装扮看得这般要紧，肯花这样的力气，下这样细致的功夫。弗朗西娜对主人含着嘲弄意味的快乐模样感到莫名其妙，这不是爱情带来的快乐。一个女人看到这种表情是不会弄错的。这是凝聚在心头的毒汁，叫人感到凶多吉少。玛丽亲自动手，把窗帘理出整齐的褶皱；朝窗外望去，山川多娇，美不胜收。然后她将长沙发拉到壁炉跟前，放的地方正好使壁炉火光给她的脸添几分娇艳，又叫弗朗西娜摆些花上来，使屋里具有一种喜庆的气氛。弗朗

西娜拿了花，她便立刻张罗着将花摆放得富有诗情画意。她很满意地向房间里最后巡视了一眼，然后就叫弗朗西娜差人去向指挥官领她的俘虏。她自己慵慵懒懒地朝沙发上一躺，一方面是想休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是想摆出一副袅娜娇弱的神态，这副神态在某些女人身上确实具有令人魂销骨酥的魅力。她懒洋洋、软绵绵地躺着，脚尖从长裙的褶裥下露出一丁点儿，带有挑逗的意味，身子松弛，颈项微曲，这一切，还有垂在枕边，仿佛一簇茉莉花苞似的纤纤素手，都同两道秋波相配合，叫人产生非分之想。她焚起香料，让空气中飘溢着清香，这香气能够强烈地刺激男人的神经，如人所希冀而又不愿强求的成功经常因此而水到渠成。过了一会儿，卧室外间的客厅里响起了那老军人沉重的脚步声。

"怎么样，指挥官，我的俘虏呢？"

"我刚刚派了十二人小队把他带走，要执行枪决，因为他被捕时没有放下武器。"

"您怎么能处置我的俘虏！"她说，"指挥官，您听我说，假如我相信您的脸色，那么打完仗以后再杀人对您来说想必不是什么叫人得意的事。既然如此，那就请把这个舒昂党还给我，他的死刑暂缓执行，责任由我承当。我明白地告诉您，这个贵族对我至关重要，他能够协助实现我们的计划。再说，枪毙这种窝囊废的舒昂党，就和用枪打气球一样滑稽，其实只要用针一戳就泄气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心狠手辣的事还是让贵族们去干吧，共和党应该宽大为怀。到基伯龙送死的那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人，您难道会不宽恕他们吗？这样吧，叫您

那十二个人去巡哨，您和我的俘虏一起到我这里来吃晚饭。再有一个钟头天就黑了，您瞧。"她微笑着补充说，"您再耽误，我这身打扮就要失去效果了。"

"可是，小姐……"指挥官莫名其妙。

"还有什么？我懂您的意思。去吧，伯爵跑不掉的。这只胖蛾子早晚会死在您行刑队的枪下。"

指挥官微微耸了耸肩，一个男人对一个漂亮女人的愿望，纵使老大不愿意，也只好俯首应允。半个钟头之后他回来了，身后跟着德·博旺伯爵。

德·韦纳伊小姐假装对两个客人进来毫无准备的样子，叫伯爵看见她这样随随便便地躺着，她似乎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她从伯爵的眼睛里看出自己的头一手已经奏效，便从沙发上站起来，很有礼貌，很有风度地招待他们。她的谈吐举止、音容笑貌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勉强，根本看不出这是有预谋、有目的的行动。整个场面滴水不漏，没有任何虚张声势的地方叫你觉得她是在模仿并未在其中生活过的那个社会的做派。保王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落了座，她神色严峻地望着伯爵。伯爵对女人很熟悉，他知道冒犯了这样一个女人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尽管他这样想，可是他既不显得高兴，也不显得悲伤，他的神情说明他并不希望就这样快地一了百了。然而他立刻又觉得在一个漂亮女人面前表现得贪生怕死未免有些可笑。总之，玛丽严峻的神色叫他产生了许多想法。

他寻思："对她来说，侯爵的帽子既然已经丢了，得到一顶

伯爵的帽子何尝不是一件乐事？蒙托朗骨瘦如柴，而我……”他带着踌躇的神情瞧了瞧自己。“这且不说，我最少可以保住我的人头吧。”

这种外交辞令式的思想毫无用处。伯爵对德·韦纳伊小姐垂涎三尺的模样原是打算做做戏，但却真地生出一腔子强烈的欲火来，这对这个危险的女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她说：“伯爵先生，您是我的俘虏，我就有权力处置您。没有我的同意，您的死刑不会执行。我这个人好奇心很大，所以还不想让您这会儿就被他们毙了。”

他笑嘻嘻地回答：“假如我顽固到底，不开口呢？”

“同一个规矩女人，也许行，但是同一个荡妇！得了吧，伯爵先生，不可能。”这几句话里充满了辛辣的讽刺，玛丽的口舌又那么锋利，尖声尖气地说出来，语气象是苏利谈起博福尔公爵夫人①。伯爵大为惊讶，只能直瞪瞪地望着这位残酷的对手。她又带着嘲弄的神气说：“这样吧，我就来当一当好姑娘，免得您看错人。先把您的马枪给你。”她把武器递给他，略微带有揶揄之意。

“我以贵族的名誉起誓，小姐，您的举动……”

她打断了他的话：“吓！贵族的名誉我已经领教够了。就是凭着这样一句话我走进拉维弗蒂埃的。你们的头头赌咒发

---

① 苏利(1560—1641)，法王亨利四世的大臣、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曾用这样的话谈论亨利四世刚迷上的德·韦纳伊侯爵夫人，而不是博福尔公爵夫人。

誓说我和我的人在那里可以平安无事。”

“无耻之极！”于洛紧蹙双眉嚷道。

“那过错就在伯爵先生身上。”她向于洛指着贵族说：“勒·加尔无疑是打算恪守诺言的，但是这位先生不知说了我什么坏话，坐实了夏雷特的母马胡乱编派我的秽言秽语……”

“小姐，”伯爵十分慌张，“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要说我讲的是实话……”

“讲了什么？”

“讲您曾经当过……”

“直说吧，当过某人的情妇。”

“当过德·勒农库侯爵的情妇，他现在是公爵，是我的朋友。”伯爵说。

“现在我可以放您到刑场上去了。”她说。听了伯爵故意这样非难她，她并不显得激动，那平淡的神色是真的也罢，假的也罢，都叫伯爵目瞪口呆。她又笑着说：“好吧，永远也不必去想那些可怕的枪子儿了，因为您对我的侮辱并没有超过您那位朋友，就是您说我是他的……呸！拉倒吧！您听着，伯爵先生，您难道没去拜访过我父亲德·韦纳伊公爵？既然如此……”

德·韦纳伊小姐一定觉得她要说的这句心腹话太重要，不便让于洛听见，便摆摆手把伯爵唤到跟前，贴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话。德·博旺先生低低地发出一声惊叫，木呆呆地瞧着玛丽，玛丽自己向壁炉上一靠，神态天真无邪象个孩子，一下子就把她刚才唤起的记忆补充完整了。伯爵跪下了一条腿。

他叫道："小姐，鄙人罪该万死，万望小姐开恩恕罪。"

"我没有什么可宽恕的。"她说，"您当初不该在拉维弗蒂埃信口雌黄，如今却也无需后悔叹息。这些神秘的事不是您所能理解的。"她又庄重地说道："您只需要知道一点，德·韦纳伊公爵的女儿心高气傲，她不会不好好关照您的。"

"甚至在我得罪了您之后。"伯爵说，颇有些内疚。

"不是有些人卓然超群，诬陷之词根本奈何不得他们吗？伯爵先生，我就属于这些人之列。"

姑娘一边说，一边显出高贵矜持的神气，这叫俘虏心悦诚服，也叫于洛越发弄不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指挥官手捋胡须往上捻了捻，不安地望着德·韦纳伊小姐，她会意地向他做了一个暗示，意思是说自己并没有离开原定的计划。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我们随便聊聊吧。弗朗西娜，好孩子，给我们点上灯。"

她巧妙地把话题引到时隔不久如今却已经变成旧制度的那个时代上。她侃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描绘当时的情景，把伯爵带回到了那个年代；她十分讨好地看风使舵，叫伯爵得以应对如流，这样就给伯爵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卖弄小聪明，到后来竟弄得伯爵发觉自己从未象现在这般可爱，这个念头使他焕发出青春，他决心要同迷人的姑娘分享他良好的自我感觉。这个狡猾的姑娘饶有兴味地在伯爵身上尝试她的风流手段，对她来说这本来就易如反掌，因此她越发卖弄精神。她忽而叫伯爵觉得事情大有进展，忽而又似乎诧异于自己竟然心旌摇荡，便显出冷冰冰的神态，弄得伯爵魂不守舍，突然而起的欲

火不知不觉更加炽烈了。她俨然就是一个渔夫，不时把鱼竿提起来，看看鱼儿上钩没有。她以天真的神情接受了几句巧妙的恭维话，可怜的伯爵便被诱进了圈套。什么流亡，什么共和国，什么布列塔尼，什么舒昂党，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于洛端端正正地坐着，纹丝不动，缄默无语，好似一尊地界神①。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一类谈话使他如堕五里雾中，他琢磨这两个人一定都是极机灵的；但是他还是绞尽脑汁地想听懂他们的谈话，以便知道他们是不是用隐晦的语言相互串通起来反对共和国。

伯爵说："小姐，蒙托朗出身名门，很有教养，又生得一表人材，但是他对风流韵事一窍不通。他太年轻了，没见过凡尔赛宫。他受的教育还不到家，不会玩弄权术，只会同人动刀动枪。他可以有强烈的爱，可是他一辈子也别想有洛赞、阿代马尔、柯瓦尼②以及其他许多人那种第一流的优雅风度！……他完全不懂得和女人扯漂亮的闲话是一门可爱的艺术，说到底，这些漂亮闲话更合女人的胃口，只凭着一股子冲动的激情很快就会叫她们厌烦的。当然啰，这家伙也交过几次好运，但是他都缺乏应有的豁达和风度。"

玛丽回答："我已经注意到了。"

伯爵心想："哈！她嗓音的变化和她的眼神说明我很快就

---

① 地界神的雕像安置在地头，无腿，表示地界不可移动。

② 洛赞公爵（1747—1793），以美貌风流著名，一七九三年被革命政府处决。阿代马尔伯爵（？—1792），流亡贵族，死于荷兰。柯瓦尼（1737—1821），富热尔的贵族，古堡的最后一代主人。

能成为她的贴己。好哇，只要能成为她的人，她让我相信什么，我就相信什么。”

晚餐已经摆好，他挽着德·韦纳伊小姐入席。席间，德·韦纳伊小姐极尽东道之谊，礼数周全，又讲究分寸，倘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在典雅的宫廷中生活过，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离席之后，她对于洛说：“您走吧，您在这儿会叫他害怕，我单独和他在一起，很快就能够知道我想了解的东西；对他来说已经够火候了，这种时候男人想什么都会告诉我，看什么都只能通过我的眼睛。”

“然后怎么办？”指挥官问，他的神情是想索要俘虏。

“啊！自由，”她回答，“他将象空气一样自由。”

“可是他是在手持武器的情况下被捕的。”

“不对，我已经解除了他的武装。”她说，女人总是喜欢拿似是而非的玩笑话来反对无可辩驳的理由。她回到屋里，对那贵族说：“伯爵，我刚为你争来了自由。不过，这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她又微笑着补上一句，同时侧着脑袋，若有所问。

“您向我要什么都行，包括我的姓氏和我的爵位！”他色迷迷地大叫，“我把一切都放在您的脚下。”

他走上前来想抓住姑娘的手，同时又竭力想叫姑娘把他的情欲当成感激之情。可是德·韦纳伊小姐不是那种分不清这两种感情的姑娘。因此，她一面微笑，给这位新情郎几分希望，说：“您不会辜负我的信任吧？”一面却又向后退了几步。

"年轻姑娘发挥想象力要比妇女来得快。"他笑道。

"年轻姑娘失去的东西要比妇女来得多。"

"这话不假，身上带着宝贝就应该多几个心眼。"

"别用这种语言说话了，"她说，"我们谈正经的。你们要在圣詹姆斯举行舞会。听说你们在那里建了仓库、兵工厂和政府机构。舞会定在什么时候？"

"明天晚上。"

"一个遭到诽谤的女人决心拿出女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着亲眼目睹她受到侮辱的那些人的面，堂而皇之地让人为她恢复名誉，先生，对此您大概不会感到惊奇吧。我准备参加你们的舞会。从我在舞会上出现时起一直到我离开舞会，我请求您保护我。我不需要您发誓。"她见伯爵把手放在心口上，便说道。"我讨厌起誓，起誓显得太谨小慎微。您只需要对我说您保证我的人身安全，绝不会受到任何罪恶的或者下流的攻击，答应我当众宣布我确实是德·韦纳伊公爵的女儿，以此来弥补您的过失，不过对于我因为失去了父亲的保护而遭受的磨难您要守口如瓶：这样，我们的人情就两讫了。好啦！在舞会上花两个钟头保护一个女人，这个赎金不算贵吧？……就这样吧，再多一个子儿您也不值了……"她微微一笑，冲淡了这几句话里包含的苦味。

"赎回这支马枪您要什么价？"伯爵笑道。

"哦！比赎您的价钱高。"

"什么价？"

"保守秘密。您要相信我的话，博旺，女人的心思只有女

人能猜到。我敢肯定，只要您走漏一个字，我就会在半路上一命呜呼。昨天几颗子弹已经向我发出警告，在路上奔走是何等危险。呀！那个女人梳妆打扮手脚伶俐，打猎也是把好手。我的女仆从来没有那样麻利地给我脱过衣服。"她说，"啊！您行行好，千万别让我在舞会上再遇到这样的事……"

"这回有我保护您。"伯爵得意地回答，"不过您到圣詹姆斯是去找蒙托朗吧？"他又神色抑郁地问。

"您想知道的事我自己还不知道哩。"她笑着说。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您走吧。我自己陪您出城，因为你们在这里打的是一场吃人的战争。"

"这么说您对我还少许有点关心？"伯爵嚷道，"啊！小姐，我对您怀着一片友好之情，但愿您不会无动于衷。看来现在我只能满足于这样的感情，是吧？"他又补了一句，脸上显出自负的神气。

"快走吧，预言家！"她带着那种嘻嘻哈哈的表情说，大凡一个女人想允诺点什么，却又既不愿丢失面子，又不愿泄漏秘密，脸上多半就是这种表情。

说完，她披上一件皮大衣，一直把伯爵送到钩齿巢。走到小路的尽头她对他说："先生，请您务必严守机密，就是对侯爵也要守口如瓶。"说着，她把手指贴到嘴唇上。

伯爵见德·韦纳伊小姐面上一团和气，他就壮起了胆，拉过德·韦纳伊小姐的手，小姐任他抓着，象是给他一项了不起的恩惠，他在她手上温柔地吻起来。

"啊！小姐，您一生一世都依靠我好了。"他见自己已经脱

离了危险，高喊起来，“说起来我欠您的情分就象欠着母亲的情分，但是要仅仅对您抱着敬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顺着小路奔去；玛丽望着他爬上圣絮尔皮斯山崖，然后她满意地摇了摇头，轻轻地对自己说：“这个胖小子为了逃命向我付出的代价超过了他的生命！我花了极少的本钱就把这小子变成了我的创造物！创造物和创造者，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区别！”

她没有再说下去，向着苍天投去一瞥绝望的目光，然后她缓步走回圣莱奥纳尔门，于洛和科朗坦正在门下等候她。

“再过两天他就……”她叫道，但是当她发现门下不止两个人时就停住了。她凑近于洛的耳边说：“……他就会倒在您的枪下。”

指挥官后退一步，用一种难以言传的冷嘲神气瞧着这姑娘，姑娘的举止和脸上的表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后悔。说起女人家，值得钦佩的地方就在于即便是做下了最肮脏的事，她们也绝不会多加思索，她们是叫感情牵着鼻子走；就连她们弄虚做假的时候也有一种自然的东西在里头。也只有在女人身上才能发现无卑琐可言的罪行，一般说来，女人根本不知道罪行是怎样铸成的。

“我要去圣詹姆斯，参加舒昂党人的舞会，然后……”

科朗坦打断她的话说：“到那里有五法里路，您要我送您吗？”

她对他说：“有一件东西您念念不忘，我却连想也不去想……这东西就是您。”

玛丽看不起科朗坦，这叫于洛感到特别高兴，他瞅着玛丽消失在圣莱奥纳尔门附近，做了一个习惯的鬼脸。科朗坦的眼光一直跟着玛丽，同时他脸上明显地暴露出他心里在暗暗思量。他觉得通过驾驭这迷人的女人的感情就可以发挥自己命里注定对她具有的优势，而一旦控制了这女人的感情，她就总有一天会成为他的人。德·韦纳伊小姐一回到住所，立刻盘算参加舞会的装束。弗朗西娜已经习惯于服从，她无需懂得主人的意图，她在各个纸匣里翻了一通，建议主人穿上一套希腊服装。当时希腊款式在各个方面都很时兴。玛丽表示同意，这套服装可以放在一个纸盒里，携带很方便。

"弗朗西娜，我的孩子，我又要去东奔西跑了，你看看，你是愿意留在这里还是随我去。"

"留下来？"弗朗西娜叫道，"那谁给你穿衣服呢？"

"你把我今天早上交给你的手套放在哪里啦？"

"在这儿。"

"在手套上缝一条绿带子，最要紧的是带上钱。"弗朗西娜拿了一些新铸的钱，玛丽瞥见了，大叫："光这几个钱就能把你我置于死地。叫热雷米去叫醒科朗坦。不，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会盯住我们的！还是叫他去找指挥官，就说我向他借一些六法郎的埃居。"

她凭着女人滴水不漏的精细头脑把什么都想到了。弗朗西娜忙着为这次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旅行打点行装，她自己则在一旁学猫头鹰叫，到后来居然能模仿土行者的口哨，听上去难辨真假。半夜时分，她出了圣莱奥纳尔门，踏上通向钩齿巢

的小路，领着弗朗西娜穿过吉巴里河谷。她的步伐十分坚定，因为有坚强的意志在支持着她，给她的行动和她的身体注入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平时女人要是从舞会出来，要紧的事情便是切莫着凉，然而一旦她们胸中怀着一股热情，她们的身体便象钢铸铁打的一般。这次行动便是在一个胆大气壮的男子，也要在心里边掂量再三，而德·韦纳伊小姐刚刚产生行动的念头，所有的危险就立刻成了诱惑她的力量。

"您走的时候没有乞求天主的保佑。"弗朗西娜转身望了望圣莱奥纳尔教堂的钟楼，对德·韦纳伊小姐说。

虔诚的布列塔尼姑娘收住脚步，合拢双手，念了一段《圣母经》给奥莱的圣安娜，求她保佑这次旅行大吉大利。她的女主人若有所思，一会儿瞅瞅正热烈祈祷的女仆天真的姿态，一会儿瞅瞅月亮雾一般的光晕，光线透过教堂低豁的地方，映得那花岗石建筑竟似水印画般地玲珑剔透。两个旅行者一溜烟地奔到了快腿酒鬼的草舍前。她们蹑手蹑足往前走，但是仍然惊醒了一条大狗。布列塔尼人对这些忠实的看家犬十分放心，所以他们的房门一般只插一个普通的木销子。大狗冲着两个陌生人直窜上来，吠叫得越来越凶，她们只得大声呼救，同时一步步向后退缩。但是四下里没有任何动静。德·韦纳伊小姐吹了一声猫头鹰啼叫般的口哨，草舍门生锈的合页立刻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快腿酒鬼慌慌张张地爬起来，露出他那张丑陋的面孔。

玛丽把德·蒙托朗侯爵的手套递到富热尔市的监守面前："我必须尽快赶到圣詹姆斯。德·博旺伯爵告诉我由你给

我带路，并且负责保护我。所以，亲爱的快腿酒鬼，给我们准备两头驴子当坐骑，你也赶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时间很宝贵，因为假若明天晚上我们不能赶到圣詹姆斯，那我们就既看不到勒·加尔，也看不到舞会了。”

快腿酒鬼惊得张口结舌，他接过手套，翻过来，又覆过去，然后点燃了一根象手指头一般粗细，颜色象蜜糖面包似的松脂烛。这件从北欧卖到布列塔尼来的商品同我们在这块奇特的地方所看到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说明这地方的人对全部贸易原则，包括常识性的东西，简直一无所知。快腿酒鬼看见了手套上的绿带子，他瞧了瞧德·韦纳伊小姐，搔了搔耳朵，灌了一小坛苹果酒，同时还敬了漂亮夫人一盅，他请德·韦纳伊小姐在桌前的一张刨得溜光的栗树板凳上坐下，自己便去找驴子。异国的松脂烛射出紫莹莹的光，光不强，盖不住一束束明亮的月光，烟熏火燎的草屋地面和家具清一色黑魆魆的，偏被月光投下许多白晃晃的亮圈。那个小男孩抬起了俊秀的面孔，他感到很惊讶；在他漂亮的头发上面，两头奶牛从牛棚隔墙的破洞探出淡红色的鼻子和亮闪闪的圆眼睛。那只大狗好象在审视两个陌生女子，好奇心不亚于男孩，在这个家庭中，这只狗的嘴脸倒不象是最愚笨的。倘是一位画家，他保险会对这幅图画中夜色的效果流连不舍，然而玛丽却移步到了屋外；她没有兴致同巴尔贝特攀谈，此时巴尔贝特已经象一具幽灵似地坐起，她认出了玛丽，眼睛瞪得滚圆，玛丽出来一则是为了逃避屋里污浊的空气，一则也是为了逃避巴尔贝特可能会向她提出的问题。她步履轻盈地登上快腿酒鬼草屋背后

山崖上的台阶，只见万象森罗，引得她赞叹不已。前行数步或者后退数步，仰观山巅或者俯视河谷，看到的景色不断变化。月光仿佛银白色的雾，笼罩着库埃斯农河谷。淡淡的月色给周围的景物披上了奇幻的外衣，映得河水也泛出不同的色调，目睹此情此景，心中不免会生出一缕哀愁，对于一个心怀单相思的女人，当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这时，几声驴叫打破了幽静的气氛。玛丽快步下岗，走到舒昂党人的破屋前，他们也就即刻上了路。快腿酒鬼带了一支双筒猎枪，穿了一件很长的羊皮袄，样子好象鲁滨孙·克罗索①。长满肉疙瘩、爬满皱纹的脸叫一顶宽檐帽遮着，几乎看不见；这种帽子本地的农民至今还把它当作古老时代的传统保存着，他们觉得凭着自己的忠心终于把过去老爷头上的装饰品弄到自己头上，这是无上的光荣。这个向导的装束、神色和面容都有一点长辈的架式，这支夜行的队伍由他护送，颇有些近似伦勃朗笔下那幅色调阴沉的出埃及图。② 快腿酒鬼小心地避开大路，领着两个陌生女子在布列塔尼纵横交错的小道中穿行。

德·韦纳伊小姐此时才懂得了舒昂党战争是怎么回事。在这些小道上奔走，她才把布列塔尼的乡村看得真切了，以往她居高临下地观望，乡村是一派诱人的景象，其中的危险和各种难以摆脱的障碍，不深入其境是无法想象的。说不清从哪

---

① 英国小说家笛福的著名小说《鲁滨孙飘流记》的主人公。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画面多用阴暗的基调。他是巴尔扎克小说提及最多的画家。《出埃及图》画的是圣母抱着幼年的耶稣骑在驴上，养父约瑟步行相随。

朝哪代开始的，布列塔尼的农民围着每块田垒起一道下宽上窄的土墙，墙顶上栽上栗树、橡树和山毛榉。墙上种了树就称为篱笆（诺曼底篱笆①），长长的树枝向小路低垂，在路的上方形成巨大的拱顶。小路可怜地夹在从粘土地上垒起的土墙中间，很象防御工事里的战壕，岩石在这个地区一般暴露在地面外，倘若不连成高低不平的路面，那就非常难走，便是极小的车辆，如果没有两条牛和两匹虽然矮小一般却极强壮的马来拉，也休想挪动。这些小路通常还十分泥泞，久而久之，行人就在田地中和篱笆边缘踩出一条条小径，当地人称之为路眼，这些路眼在块块田地里首尾相接。要想从这块地走到那块地，就少不了翻越篱笆，而翻越篱笆就要走台阶，碰上雨天，台阶总是滑得要命。

除此而外，行人在这些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还需要跨越许多障碍。每块田地如此设防之后免不了要留一个豁口出入，那豁口一般大约十步宽，用被西部的人称为栅子的玩意儿封着。所谓栅子就是一段树身或者一节粗树枝，一头打一个对顶透亮的洞，再胡乱寻一根木头象装柄似的插进去，算是栅子的轴。栅子末端稍稍长出木轴，将一块足够沉的石块压在上面，这样即便是小孩子，也能够转动这奇特的、富于田园情趣的栏杆，栏杆的另一端便落在篱笆里侧的一个洞上。有些农户把用作配重的石块省了，索性把树干或者树枝的粗头放在木轴外侧。这些栅子因业主的才智不同而变化。往往有一种栅

① 巴尔扎克最早的构思以诺曼底为背景，故而时有把布列塔尼与诺曼底相混的地方。

子，孤零零只用一根树枝，两头都用泥巴封死在篱笆上。又往往有一种栅子，形状有如一扇正方形的门，用细树枝做成，隔一段距离固定一根，就象一架横置的梯子。这门和一般栅子一样转动，另一端则在一个实心的轮子上滑动。有了这些篱笆和栅子，这块土地看上去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棋盘，每一块田就是棋盘上的一个格子，与其他格子完全隔绝，象军事要塞似的严密封锁，也象要塞似的有明碉暗堡。便是那门口也不难防卫，有人要想从这里进攻，那吃的苦头会最大。因为布列塔尼的农民放手让金雀花在这里繁殖蔓延，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高休闲农田的肥力，这种灌木植物在这个地区备受优渥，所以时间不长便能够长到一人高。这样的偏见与这些在院子最高处堆放肥料的人十分相称，由于这个偏见作祟，在这块土地上，有四分之一的田地里金雀花竟象林子一般，里面简直可以布下千军万马。而且，几乎没有一块田地里没有几株专门用于酿苹果酒的苹果树，低枝垂到地里，对于被它们覆盖住的庄稼简直是致命之害。更有甚者，倘若你想一想这些田块面积都很窄小，而所有的篱笆上树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贪婪的树根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田块，那么你对德·韦纳伊小姐此时正穿行其间的这地方的面貌和农业状况就有一个概念了。

我们说不清建造这些宏伟的围墙是否主要是为了避免争执，而不是出于因为懒惰而把牲口关起来不加看管这种习惯，反正这些永恒的障碍使你无法攻占这个地区，大部队作战根本不可能。在我们一步一步地分析了这里的地形之后，我们就看明白了，正规军同农民作战必然毫无结果，因为只消五百

个农民，把全国的军队拉上来也对付不了。这就是舒昂党战争秘密之所在。德·韦纳伊小姐于是乎懂得了共和国要平息这里的骚乱，不能徒劳无益地使用军事力量，必须运用警察和外交手段。舒昂党人聪明得很，他们根本不屑占据城市，他们要牢牢控制拥有坚固工事的乡村，对付他们能有什么高招？当这些盲从的农民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足智多谋而又胆大泼辣的首领身上时，不谈判怎么行呢？德·韦纳伊小姐对部长的才智深感钦佩，他虽然坐在办公室里，却预见到了和平的关键。她觉得这些略扫一眼便尽晓天下事的伟人，他们考虑问题的根据已经被她发现了，这些人的行为在一般人看来是罪孽，其实是一种浩瀚思想的表现。在这些令人敬畏的人身上，很难区分哪些是宿命假手他们成事，哪些是他们个人命运的力量，他们有一种不知其然而然的预见力，表现出来便可以叫他们平步青云；大众还在自己的人堆里寻找他们，待到抬起眼来，才发现他们高翔在天上。德·韦纳伊小姐这样想着，感到自己复仇的愿望似乎更有理由，甚至变得高尚了；而且，她心灵中的这番活动以及她所抱的希望给她增添了力量，尽管这趟旅行异乎寻常的艰难，她却承受了下来。每走到田块的尽头，快腿酒鬼就不得不把两位妇女扶下驴，帮她们艰难地爬过篱笆的入口，待路眼中止后，她们又不得不重新骑到驴背上，在由于冬天临近而变得泥泞不堪的小路上懵懵懂懂地往前走。由于树木高大，道路低洼，又有许多土围墙，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得洼地里聚集了湿漉漉的空气，时时将三个人包围住，象是给他们裹上了冰雪的大衣。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终

于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到达了马里尼埃森林。在宽阔的林间道路上行走，旅行就不显得那样辛苦了。枝叶在头顶上合抱，树木又密密层层，旅行的人藏在里面，天气再严酷也奈何不得他们。旅行开始时的重重困难这会儿都潜形匿迹了。

他们在林子里刚刚走了三四里路，便听得远处有低沉杂乱的人声和叮当的银铃声，那铃不是平时牲口行走时那种单调的音响。快腿酒鬼一边走，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悦耳的声音，不一会儿，一阵风吹过，飘来了几句赞美诗的歌声，和谐的音调显然强烈地吸引住了快腿酒鬼，因为他拉起乏力的驴子就朝一条小路上走。他把两位旅行者带上的这条道显然不是通往圣詹姆斯的正路，德·韦纳伊小姐再三提醒他，他却装聋作哑。这地方四下里阴森森的，德·韦纳伊小姐不免越来越有些慌张。道路的左右，硕大的花岗石层层叠叠，峥嵘离奇。巨蟒一般粗大的树根蜿蜒地横过岩石伸向远处，为几株百年老山毛榉去寻找养分。两侧的景象犹如以钟乳石著称的那些地下岩洞。乱石上生长着暗绿色枝叶的冬青、凤尾草和一块块浅绿色或者灰白色的苔藓，色调和谐，有如巨大的彩带，遮掩住沟壑和深穴的入口。三个旅行者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刚走了几步，一幅令人无比惊讶的图画便蓦地呈现在德·韦纳伊小姐眼前，同时也就叫她恍然大悟快腿酒鬼为何固执地往这里走。

只见前方有一片半圆形的洼地，遍布着大块的花岗石，好似一个圆形剧院，那参差的看台上，高大的黑松和发黄的栗子树一层层地高上去，形式就好象一个宽阔的马戏场。在这里，

冬天的太阳无法倾泻它的光芒，只能投下苍白的颜色，而秋天已经四处铺下了由枯叶形成的褐色地毯。这个大厅大概出自山洪这位建筑师之手，中央卧着三块德落伊教时代的巨石，构成一方宽大的祭坛，上面竖立着一面古老的教旗。约摸有一百多人跪在场子里，光着脑袋，热烈地祈祷着，一个神甫由另外两名僧侣辅助，正在诵弥撒。几个僧侣穿着破旧的服装；神甫的嗓音很弱，飘在空中好似喃喃低语；这一百多人满怀虔诚的信仰，被同样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匍伏在毫无装饰的祭坛前；十字架也是光秃秃的；"教堂"显示出粗犷的力量，加上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一切都赋予这个场面以早期基督教所特有的那种淳朴品格。德·韦纳伊惊呆了，心中赞叹不已。在密林深处做弥撒，祭祀活动因为遭受迫害而返归其本源状态，旧时代的诗意在这样一个古怪而离奇的自然环境中大胆地爆发出来，这些武装的和没有武装的、残酷的和虔诚的、既成熟而又幼稚的舒昂党人，所有这一切与德·韦纳伊小姐看见过或者想象的景象毫无共同之处。她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曾经瞻仰过罗马教堂，那宏丽的陈设使人的全部感官都为之所动；但是她还不曾见过空旷中的上帝，上帝的十字架竖在祭坛上，祭坛就设在大地之上；这里见不到教堂的峨特式拱顶上面雕刻的树叶花纹，只有象是由秋天的大树支撑着的穹顶般的天空；见不到由窗玻璃透射出的绚丽缤纷的色彩，只有太阳勉强投进来的淡红光线和祭坛上以及神甫和听众身上幽暗的反光。人的存在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事实，不是一种制度；这是祈祷，不是宗教。不过，人的激情虽然暂时受到压抑，使这幅图画保

持了它的全部和谐气氛，但激情却很快从神秘的场景中显露出来，并且引起了强烈的波动。

德·韦纳伊小姐到达的时候，正赶上念完《福音书》①。她认出主祭的僧侣正是居丹神甫，心中多少有点害怕，她迅速闪到一块岩石后面，躲过了神甫的目光。她索性就藏在那里，又将弗朗西娜一把拉了进来。可是快腿酒鬼已经选中一个位置来分享从仪式中所能得到的恩惠，她想拉他只能是白费劲。她发觉这里的地形很有利，她可以抢在全体在场的人离开之前逃掉，所以她希望自己能够化险为夷。她从岩石的一条阔缝中向外张望，看见居丹神甫跨上一块岩石，这便是他的讲坛了；他站在上面，以这样一句话作他宣道的开场白：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②

听得这句话，参加弥撒的舒昂党人全都恭恭敬敬地画了一个十字。

神甫声音响亮地继续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首先为死难者祈祷：冉·科什格吕，尼古拉·拉费尔泰，约瑟夫·布鲁埃，弗朗索瓦·帕尔夸，絮尔皮斯·库皮欧，他们都是本教区的教民，在佩勒里纳战役和围攻富热尔市时受伤身亡。De profundis③，云云。"

依照惯例，这段赞美诗是由听众和教士一起背诵的。教士们轮流唱一段，他们唱得很认真，为的是取个吉兆，保证下面

① 《福音书》即《新约》。

② 拉丁文：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③ 拉丁文：《哀悼经》。这里是叫听众一起诵此经。

布道的成功。待到为亡人唱的赞美诗结束，居丹神甫继续讲话，他的嗓音越来越洪亮，因为这位往昔的耶稣会教士心里很清楚，说话的热情是叫这些野蛮的听众心服口服的最强有力的论据。

他说："上帝的这些卫士已经给你们树立了尽责的榜样。想到在天堂里人们会怎样议论你们，你们难道不脸红？要不是有这些幸运儿——他们在天堂一定受到了圣人们的热情接待，天主肯定会认为你们教区住的全是伊斯兰教徒！你们知道在布列塔尼，在国王那里，人家是怎样说你们的吗？……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来告诉你们：'怎么，共和党推翻了祭坛，杀死了神甫，谋害了国王和王后，他们想把全布列塔尼的教民都变成他们一样的共和党，把教民送出自己的教区去打仗，到很远的地方去，弄不好没有忏悔便丢了性命，结果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而马里尼埃的那些好汉们呢，人家烧了他们的教堂，他们竟然袖手旁观？哎呀！哎呀！这个罪人的共和国拍卖了上帝和贵族的财产，让共和党人坐地分赃；它用鲜血喂养自己，它还要用金钱来喂养自己，所以它颁布了法令，就象六丁要抽三一样，六法郎的埃居里要抽出三法郎。而马里尼埃的好汉们竟然没有拿起枪来把共和党人赶出布列塔尼？好哇，好哇！……天堂的大门将向他们关闭，他们的灵魂永远不能得救！'人们就是这样说你们的。基督徒们，这关系到你们来世的命运。为天主教、为国王而战，你们就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在前天夜里两点半，奥莱的圣安娜向我显灵了，我把她的话告诉你们：'你是马里尼埃的神甫？——是的，夫人，愿

为您效劳——那好，我是奥莱的圣安娜，按照布列塔尼的说法，我是上帝的姑母①。我一直在奥莱，有时也到这里来，我这次来是要叫你告诉马里尼埃的男人，如果他们不拿起武器，他们就别指望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除非他们效忠于上帝了，否则你必须拒绝宽恕他们的罪孽。你要为他们的枪支祝福，赦免了罪孽的汉子没有打不中蓝军的，因为他们的枪已经成了圣物！……'说罢她就不见了，在帕特·杜瓦的橡树下留下香火的清香。我在那地方做了记号，圣詹姆斯的本堂神甫已经在那里竖了一尊美丽的木刻圣母像。皮埃尔·勒鲁瓦，也就是土行者，他母亲当天晚上到那里去祈祷，结果多年的老病痊愈，因为她儿子干得很出色。她就在你们当中，你们可以亲眼看到她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这是一个奇迹，就象玛丽·朗布勒坎死而复生一样，这都向你们证明，只要布列塔尼人为上帝的臣仆和国王作战，上帝就永远不会抛弃布列塔尼人的事业。所以，亲爱的兄弟们，假如你们希望拯救自己，希望成为人主圣上的卫士，那么你们就必须对圣上的钦差，就是我们称为勒·加尔的老爷惟命是从。那样，你们就不再象伊斯兰教徒了，你们将和全布列塔尼的好汉们一起站在上帝的旗帜下。你们可以到蓝军的口袋里把他们偷的钱夺回来，因为你们去打仗，田没人耕种，既然如此，天主和国王就把你们从敌人身上得到的战利品赐给你们。基督徒们，你们难道心甘情愿让人家说莫尔比昂的汉子、圣乔治的汉子、维特雷的汉子，还有

① 据《伪福音书》，圣安娜是圣母马利亚的母亲。奥莱的圣安娜为布列塔尼地区信奉的圣安娜，与一般传统的说法不尽一致。

昂特兰的汉子都在为上帝与国王效力，而马里尼埃的汉子们落在他们后面了？你们心甘情愿让他们把什么都拿光？无数的布列塔尼人都在拯救自己，保卫国王，你们难道能象异端邪教似地袖手旁观？《福音书》上说：‘你们要为我放弃一切。’我们已经放弃了什一税，我们教会！你们就应该放弃一切来进行这场圣战！你们将成为马卡贝家族① 一样的英雄。你们会获得彻底的宽恕。你们的神甫和司铎将和你们在一起，胜利是你们的！”在结束他的布道时他说：“基督徒们，请注意，只有今天我们有权利为你们的武器祝福。谁不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奥莱的圣女就不会对他大发慈悲，就不会象上一次战争一样听他的祈祷。”

这篇布道词靠过于夸张的大嗓门和令讲演人汗流浃背的数不清的手势来支撑，表面上看起来收效甚微。农民们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眼睛盯住讲演人，活象一尊尊木雕泥塑。但是德·韦纳伊小姐很快就觉察出来，场内的这种反映，正是神甫的话迷住了他们心窍的结果。他学那些伟大的演员的样子，讲起话来既触动观众的利害，又触动他们的感情，结果全场观众象一个人似地被他随意左右。他的这番话不是预先就将一切过火行为都宽囿了，而且把束缚这些粗野的人，叫他们服从宗教和社会观念的绳索砍断了吗？他象妓女出卖肉体一样把神甫的职守出卖给了政治利益。不过，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党派的利益，拿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来

① 马卡贝，原是犹太英雄犹德斯的绰号，后用来称呼与他同时反抗希腊暴君统治的他的四兄弟以及四兄弟之一艾雷阿查尔的七个儿子。

作武器，为人类创造食粮的犁头变成了战争工具，耶稣和平的十字架当然也不例外。德·韦纳伊小姐看到全场没有一个人此时能同她有相同的思想，就回过头去瞧瞧弗朗西娜，她不胜惊诧地发现她和其他人一样激动，因为只见她手持念珠虔诚地祈祷，那念珠无疑是布道时快腿酒鬼递给她的。

“弗朗西娜！”德·韦纳伊小姐低声说，“你是害怕当伊斯兰教徒不成？”

“哎呀，小姐！”布列塔尼姑娘回答，“您朝那边瞧，皮埃尔的妈，她走……”

弗朗西娜的表情流露出一种深沉的信念，玛丽于是懂得了这篇布道词的全部诀窍，懂得了教士在乡间的影响，也懂得了为什么会出现正在开始的这幕场景这样神奇的效果。祭坛附近的农民鱼贯走上前，跪下来把枪献给布道人，他把枪都放在了祭坛上。快腿酒鬼赶紧跑上去递上自己那支旧猎枪。三个神甫高唱颂歌Veni Creator，① 此时主祭人拿着香在空中画来画去，好象画了一些纠缠在一起的图画，给这些杀人工具蒙上了一层淡蓝色的烟雾。待到轻风拂来，吹散了烟气，枪支便依次发回。每个人都跪着接过自己的枪，神甫一面把枪递给他们，一面用拉丁文背诵着经文。当有枪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去之后，一直沉默的听众内心深处的热情便突然爆发出来，那情景叫人既惊骇，又感动。

“Domine salvum fac regem！……”②

① 拉丁文：来吧，创世主。

② 拉丁文：主啊，请拯救国王吧！ regem意为国王。

布道人用洪亮的声音为经文起了调，在狂热的气氛中全场人连续唱了两遍。叫喊声显得又野蛮又英武。Regem这个词的两个音符，农民唱起来很顺口，所以特别卖力地喊叫出来，德·韦纳伊小姐听了也禁不住怀着温柔的情感想到流亡外国的波旁王室。对王室的回忆唤醒了她对自己往昔生活的回忆。记忆为她再现了过去的宫廷盛会，她在这些盛会上曾经风流一时，如今这宫廷已经烟消云散了。忽然，侯爵的面容从万千思绪之中浮现出来。女人的思想原本是跳动不定的，德·韦纳伊小姐这时便忘记了眼前的景象，重新记起了自己的复仇计划。这是一件与她生死攸关的大事，然而碰到一个人的目光时却可能会前功尽弃。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她想到自己必须显得风姿绰约，于是又想到自己此时去参加舞会竟没有头饰来装点。这当儿冬青树卷曲的叶片和红色的浆果吸引了她的注意，想到可以用一枝冬青编成环戴在头上，她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了。

"哟哟！我的枪打鸟可能打不中，但是打蓝军嘛……没有不中的！"快腿酒鬼一边说，一边满意地点头。

玛丽更加仔细地打量她这位向导的脸庞，发现这张脸与她刚才看到的所有面孔是同一类型的。这个老舒昂党人表现出的思想显然并不比一个儿童多，他瞅着自个儿那支枪的时候，天真的笑容在他脸颊和脑门上挤出许多皱纹来。但是，宗教信念却在欢乐的表情中掺进了一丝狂热相，刹那间这张凶悍的面孔上便暴露出了文明的罪愆。不久他们走进了一个村庄，所谓村庄就是有四五家同快腿酒鬼家差不多的房子，德·

韦纳伊小姐在村里吃了一顿饭，全部肴馔就是牛油、面包和奶制品。她刚吃完，新近招募的一队舒昂党就进了村。这帮乌合之众由神甫带队。神甫手里举着一个权充大旗的粗糙的十字架，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他对自己能够扛着教区的旗帜感到万分荣幸。这支队伍也到圣詹姆斯去，德·韦纳伊小姐只好与他们同行，不过幸亏快腿酒鬼嘴快，他对队伍的头头说他为之充任向导的这个俊娘们儿是勒·加尔的好朋友，这样一来这支队伍倒可以保护她，什么危险也不用害怕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三个旅行者抵达了圣詹姆斯。这是一座小城，建于十四世纪，名字是英国人起的，当时布列塔尼是他们的天下。进城之前，德·韦纳伊小姐目睹了一幕奇特的军事场景，不过她并没有很留意，因为她害怕敌人中有人认出她来，心里一慌，脚下的步子就迈快了。这时有五、六千农民驻扎在一片营地中，他们的装束和前面讲的佩勒里纳山上那些壮丁非常相似，和战争的概念则完全不相干。这群人熙熙攘攘仿佛一个大集市。必须很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布列塔尼人都带着武器，他们身上五花八门的大皮袄把枪支几乎全遮住了。最容易发现的武器是大镰刀，这是几个农民在没有领到枪支前，权当代用品的。有的人在饮酒用饭，有的人在打架斗殴，高声争吵，不过大多数人倒是躺在地上睡觉。看不出他们这里有什么规矩和纪律。有一个军官穿着一身红色军服，引起了德·韦纳伊小姐的注意，她推测他一定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稍远的地方，另外两名军官正在教几个比较聪明的舒昂党人操纵大炮，这两门火炮好象构成了未来王党军队炮

兵的全部家当。营里的人从旗帜上认出新来的队伍是马里尼埃的弟兄，他们发出一片狂呼乱叫表示欢迎。趁着这支队伍和神甫们在营地里引起的骚动，德·韦纳伊小姐平安地穿过了营地，进入城中。她寻到一家门面平常的旅店，这里距离举办舞会的宅子不太远。城里面人满为患，德·韦纳伊小姐吃的辛苦尽管难以想象，却也只能委屈住在一间又小又破的房间里。她安顿妥帖之后，快腿酒鬼把盛着她的衣物的纸盒子交给弗朗西娜，然后便站在那里，显出一种期待和难以描绘的迟疑表情。倘在其他时候，德·韦纳伊小姐一定有兴趣看看一个布列塔尼农民离开了本教区会是什么样，然而她现在已经断绝了这份闲情。她从钱包里取出四枚六法郎的埃居递给快腿酒鬼。

"拿着吧！"她对他说，"你如果领我的情，那么立刻回富热尔市，不要从营地里走，也不许喝酒。"

舒昂党人受宠若惊，他瞅瞅手里的四个埃居，又瞅瞅德·韦纳伊小姐；小姐却挥了挥手，他便走出门去。

"小姐，您怎么把他打发回去啦？"弗朗西娜问，"您没看见城外全是兵吗？我们怎么离开呢？在城里谁来保护您呢？"

"您不是有保护人吗？"说罢，德·韦纳伊小姐嘲弄地学了几声土行者的口哨，并且竭力模仿土行者的神态。

弗朗西娜闹了个大红脸，对主人这般高兴，她付之悽然的一笑。

"那您的保护人呢？"她问。

德·韦纳伊小姐唰地抽出短剑，亮到布列塔尼姑娘眼前，

姑娘吓坏了，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在一处。

“玛丽，您到这里来想干什么！”她叫道，这是哀告的声音，并不要求回答。

德·韦纳伊小姐却已经在专心地编制采来的冬青枝了。她说：“不知道冬青戴在头上好看不好看。可也只有象我这样容光焕发的脸才能用这种深颜色的头饰，你以为如何，弗朗西娜？”

她这样叨唠着，这说明这个奇特的女人梳妆打扮的时候精神是十分轻松的。不论谁听了都很难相信此时正是她拼着性命的严重时刻。她穿了一条相当短的印度绸连衣裙，质地象是湿了水的衣裳，暴露出她窈窕的身段线条。然后，她披上一件大红多褶外套，褶裥越往两侧去便越长，把希腊式长袍的优美款式衬托得越发清晰。这身异教女祭司肉感的装束使得当时的风尚所能允许的最时髦的女装也显得不那么放肆了。为了叫这套衣服不过分轻佻，玛丽披上一条纱巾，把长袍裸露得太低的肩膀遮住。她把长辫子盘上去，在脑后做了一个松散、平顶的头发髻儿；这种发髻能使脸庞看上去略长些，给许多古代雕像增添了楚楚动人的风韵。她又在前额上面留出几个发环，梳成亮闪闪的长发卷从脸庞的两侧垂下。如此穿戴一番，如此梳理一番，她简直和希腊雕塑家的上乘杰作毫无二致。她微微一乐，表示这样的发式很中她的意，其中的细枝末节很能烘托她的姿色。然后她将准备好的冬青枝环戴上，颗颗浆果点缀在头发里，正巧和外套的颜色一致。她一面摆弄叶片，让叶面和叶背形成有趣的对比，一面在镜子里从头到脚

地打量自己，判断这一身装束的效果。

“今晚我这样子真吓人！”她说，就好象四周围满了捧场的，“就象一尊自由女神像。”

她把短剑仔细地插在胸衣正中间，让剑柄末端的宝石露在外面，这样宝石的淡红色反光就会把人们的眼光引诱到她的胸脯上来，正是这珠宝一样珍贵的地方曾经遭到她的情敌无耻的亵渎。弗朗西娜不愿意离开主人。她看见德·韦纳伊小姐准备动身了，就找了许多理由，说一个女人在下布列塔尼的小城里赴会难免会遇到许多麻烦。她能不去为小姐脱大衣么？大街上虽说垫了沙子，却还是泥泞难行，套鞋是非穿不可的，她能不去为小姐脱套鞋么？举办舞会的房子周围有许多舒昂党人，小姐必须戴面纱以避开好奇的目光，她能不去为小姐取下面纱么？参加舞会的舒昂党人数众多，主仆二人只能从人群的夹缝中往里挤。弗朗西娜不再阻拦主人。她按照女人装束的成功首先有赖于绝对整洁这一条要领为主人作了最后修饰之后，便待在院子里。这样她可以随时冲进房子里援救主人，不至于把主人完全抛弃给命运来安排。可怜的布列塔尼姑娘总觉得主人这一进去便凶多吉少。

就在玛丽·德·韦纳伊动身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在蒙托朗的房间里演出了一幕怪戏。年轻的侯爵刚刚穿戴完毕，正把表示他是晚会上的头号人物的宽大的红色饰带往身上套时，居丹神甫神色忧虑地走进来。

“侯爵先生，请快点来，”他说，“只有您能平息这场风暴，首领们争吵起来，我也不知道为的什么。他们说他们不再为

国王效劳了。我估计乱子是里福埃尔这个鬼东西惹起来的。这一类争吵，起因往往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听说杜·加夫人责怪了他，说他来参加舞会衣冠不整。”

“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竟然想……”侯爵叫道。

“杜·维萨尔骑士回答说，”神甫打断了头头的话，“假如您以国王的名义真的把钱给了他……”

“行了，行了，神甫先生，现在我全明白了。这幕戏是串通好了的，对不对？而您就是代表……”

“我？侯爵先生！”神甫再一次抢过话头说，“我是坚决支持您的，我希望您能公平地对待我。请相信，就我微不足道的工作而言，在法兰西重建宗教祭坛，把国王扶上先王的宝座，这对我吸引力更大，而您答应的雷恩主教的职位……”

神甫没敢往下说，因为侯爵听到这句话便苦笑起来。不过年轻的首领立刻克制住了心中的愁思，脸上挂起严峻的表情，和居丹神甫一道走进一个大厅，那里面吵吵嚷嚷，乱成一片。

“在这里我不承认任何人的权威。”里福埃尔喊道，他的眼光火辣辣地瞅着周围的人，一面把手按在剑柄上。

“您承认不承认理智的权威？”侯爵冷冷地问。

年轻的杜·维萨尔骑士——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父姓里福埃尔——在天主教军队的将军面前沉默不语。

“先生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年轻的首领察看着所有人的面孔。

“侯爵先生，是这么回事。”一位赫赫有名的走私贩说。他就象一个老百姓站在大老爷跟前，起先囿于对贵人先入为主

的看法，不免手足无措，但是一旦他跨越了横在他与老爷之间的鸿沟，他就觉得全然没有束缚了，因为他认为老爷与他是一回事。他说道："是这样，您来得正合适。我不会说漂亮话，所以我的话开门见山。上次战争里我手下有五百人。打从这次重新起事，我又招集了一千个象我这样的硬汉子为国王拼命。七年来我为我们的事业出生入死，我并不是要怪您什么，可是有一份辛苦就得有一份报酬。眼下作为开始，我希望人家能叫我德·科特罗先生，我希望能承认我的上校军衔，如若不然，我就要和第一执政谈判，向他投降。您瞧，侯爵先生，我和我的人有一个叫人讨厌透顶的债主，一个必须时时满足他的债主！"他一边拍拍肚皮，一边补上一句："就是它！"

"拉提琴的都来了吗？"侯爵却用一种嘲讽的口吻转过脸去问杜·加夫人。

但是，这位强盗已经鲁莽地谈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且所有这些精于算计、野心勃勃的人对于能从国王那里指望什么心怀悬念已经为时太长了，所以尽管年轻首领表现出不屑一听的傲慢神气，他却不能让谈话就此结束。年轻气盛的杜·维萨尔骑士立刻挡在蒙托朗面前，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

"侯爵先生，您要仔细。"他对蒙托朗说，"这些人都有权利得到您所代表的那个人的感谢，而您却太怠慢他们了。圣上授与您全权来考察我们的成绩，这我们知道，而我们的成绩不论在今世还是在来世都应获得奖赏，因为每时每刻断头台都高耸在那里等着我们。至于我，我知道，少将的头衔……"

"您是说上校……"

“不，侯爵先生，夏雷特已经任命我为上校了。我说的这个军衔对我而言是无可争议的，所以现在我不是在为我自己申诉，而是在为我部队里那些大无畏的弟兄们申诉，他们的功绩不容抹煞。今天，只要有您的签名和您的许诺，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他低声说，“而且我承认略有表示他们就能心满意足。”然后他又抬高声音说：“但是，当太阳在凡尔赛宫上重新升起，王朝沐浴着阳光，每日载歌载舞的时候，那些在法国的土地上支持国王夺回法兰西的忠勇将士们，他们是不是能够很容易地荣耀门楣，赡养孤寡，收回被无理充公的财产呢？我很怀疑。所以，侯爵先生，现在来确认一下大家建立的功业对将来并非是毫无用处的。我绝对不会怀疑国王，但是我很怀疑那些贪得无厌的大臣和廷臣，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国王侈谈什么关心公众利益，什么法国的荣誉，什么王权的利益，如此等等，一大堆废话。这样，将来人家就会嘲笑一位忠诚的旺代党或者一位勇敢的舒昂党，因为他老了，因为他曾经为崇高的事业而挥舞的长剑如今在他因为伤痛而日见消瘦的腿边磕磕碰碰……您认为我说的不对吗？”

“您讲得精彩极了，杜·维萨尔先生，可惜稍微早了点。”侯爵回答。

“侯爵，您听我说。”德·博旺伯爵低声对他说，“老实说，里福埃尔讲得确实很好。您可以随时和国王谈话，而我们呢，我们见一次圣上要隔很长时间。我同您讲实话，假如您不以贵族的名义担保让我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法国河道森林总监的职位，要我拿我的脑袋去冒险那是见了鬼。为国王夺

回诺曼底，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获得大荣誉勋章。不过，”他红着脸补充说，“我们还有时间来考虑这件事。上帝不会让我学这些穷鬼的样子来给您找麻烦的。您只要在国王面前提起我，那就全妥了。”

每一个头领都想出了办法，用比较巧妙的方式向侯爵宣布他希望自己的功绩能加倍得到报偿。这一位很谦虚地要求当布列塔尼省长，那一位要求赐封男爵；这一位要军衔，那一位要指挥权；而所有的人都要求得到年金。

“怎么，男爵，”侯爵问杜·隗尼克先生，“您什么也不要？”

“说实话，侯爵，诸位先生留给我的只有法兰西的王位了，不过我想我也能够将就……”

“喂，先生们！”居丹神甫用雷鸣般的声音喝道，“如果你们都那么迫不及待，那么你们就会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毁掉一切的，那时国王岂不只好向革命党人让步？请诸位三思。”

“向雅各宾党人让步？”走私贩嚷道，“吓！只要国王放手让我干，我保证用我这一千人去绞死这帮雅各宾党，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他们解决掉。”

“德①·科特罗先生，”侯爵说，“我看见几位应邀前来的客人进来了。我们大家应该争先恐后地上去向他们表示热情和关怀，让他们下决心与我们神圣的事业合作。您明白现在不是考虑您的请求的时候，尽管这些请求是合理的。”

侯爵一边说，一边向门口走，他大概看见了邻近地区的几

① 强调一个“德”字，表示不无嘲讽地姑且承认他已取得贵族身分。

位贵族，准备去迎接，但是大胆的走私贩却横挡在路上，脸上带着恭顺卑谦的表情。

“不，不，侯爵先生，请您原谅；不过一七九三年时雅各宾党已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动手收割的人反而吃不上麦饼。请在这张纸上签名，我明天就给您送一千五百汉子来；否则，我就同第一执政谈判。”

侯爵昂然地环顾四周，他看到围观的人看见这个老保王党大胆的举动和坚定的神情无不欣然而有喜色。只有一个人向隅独处，似乎同这边的事情毫不沾边，只顾专心地往白陶烟斗里填烟草。他对那些慷慨陈词的人流露出鄙夷的表情，自己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当他的眼睛与侯爵相遇时放出同情的目光，这使侯爵不免仔细打量起这位高尚的部下，他认出来这是布里戈少校。首领大步向布里戈走去。

“你呢，”首领对他说，“你要什么？”

“哦！侯爵先生，只要王上能回来，我就满足了。”

“那你个人呢？”

“啊！我……大人您取笑了。”

侯爵握住布列塔尼人长满茧子的手，杜·加夫人这时正走上前来，侯爵便对她说：“夫人，我可能会还没有向王上如实地报告布列塔尼天主教军队的情况就在战斗中倒下。如果您能看到圣上复位，请莫忘记这位勇士和杜·陧尼克男爵，他们比那边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更加富于献身精神。”

他指了指那些头领，他们正有些不耐烦地等待侯爵满足他们的要求。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打开的文件，那无疑是上次

战争中王党将领为他们记功的证明。每个人都在小声嘀咕。其中居丹神甫、德·博旺伯爵和杜·陀尼克男爵正商量如何帮助侯爵把这些奢望挡回去，因为他们发现年轻的首领正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中。

忽然，侯爵将他闪烁着讥讽之光的蓝眼睛朝全场的人扫过去，用清亮的声音说道："先生们，我不知道圣上赏赐给我的权力是否允许我满足诸位的要求。圣上也许没有料想到诸位竟会这样热情，这样忠诚。我请诸位自己来判断一下我的职分，这样我或许便能够尽力而为了。"

他走出去，随即又快步返回，手里拿着一封打开的信，信上有玉玺印和国王的签字。

"这就是命令你们服从我的诏书。"他说，"诏书授权我代表国王管辖布列塔尼、诺曼底、曼恩、安茹等省，对王师中功勋卓著的军官予以酬劳。"

所有的人立刻面露喜色，活跃起来。舒昂党人们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在侯爵身旁站成一圈，眼睛全都盯住了国王的签名。年轻的首领此时正站在壁炉前，他扬手把诏书扔进火里，转眼间那诏书便化作了灰烬。

年轻人大声说道："我只指挥一种人，他们把国王看作国王，而不是有利可图的猎物。先生们，凡有要离开我的，悉听尊便……"

杜·加夫人、居丹神甫、布里戈少校、杜·维萨尔骑士、杜·陀尼克男爵、德·博旺伯爵情绪激昂，齐声高呼："国王万岁！"其他的首领们起先还犹豫着，没有立即响应，但是他们很

快就被侯爵高尚的举动感染了，纷纷请侯爵忘掉刚才的事，向他保证，虽然诏书没了，他也永远是他们的统帅。

德·博旺伯爵叫道："跳舞去吧，以后的事随它去！说到底，"他又笑嘻嘻地说，"朋友们，与其求圣人倒不如直接求上帝。我们先打仗，以后再走着瞧吧。"

"啊！说得不假，这话。"布里戈低声对忠实的杜·陞尼克说，"恕我说话难听，我还从来没见过大清早就要领全天工资的。"

在场的人都分散到客厅去，早已有人聚集在那里。侯爵竭力想摆脱使他的面容显得十分难看的阴沉神情，但是白费力气；他不但勇于献身，而且还抱着青年人的美丽幻想，首领们很容易地发觉了刚才的事情给这样一个人留下的恶劣印象，都不免暗自惭愧。

一种如痴如醉的欢乐气氛在客厅里弥漫开。参加聚会的都是最狂热的保王党，他们偏居在一个桀骜不驯的外省，根本无法正确判断大革命中的事件，总是拿最缥缈的希望当作现实。蒙托朗头几次大胆的军事行动，他的姓氏，他的财产，他的能力，鼓起了大家的勇气，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政治上的狂热，这种狂热危害最大，因为它只有在几乎永远是白白流淌的血泊中才能冷却。对全体在场的人来说，大革命充其量不过是发生在法兰西王国的一场转瞬即逝的动乱，在他们眼里，王国依然故态。乡村一直在波旁王室手里，王党在乡村的统治十分严密，故而四年前奥什得到的与其说是和平，倒不如说是一次休战。贵族们看革命党都是隔着门缝瞧的；对他们来

说，波拿巴也不过是较其前任幸运些的马尔索①罢了。因此，妇女们已经兴致勃勃地准备跳舞了。有几个首领同蓝军交过手，只有他们才明白目前危机的严重性，然而他们也知道，倘若向这班落伍的同乡谈论第一执政，说他如何了得，那无异于对牛弹琴。因此他们聚在一处闲聊，一面悠然地望着那群妇女，妇女们则互相评头论足以示报复。杜·加夫人俨然以舞会的主人自居，跑到女宾面前挨个地讲几句老一套的恭维话来散散心，以免她们不耐烦。已经听到乐器定音吱吱哑哑的声音了，这时杜·加夫人发觉侯爵脸上依然挂着忧郁的表情，便突然走到他跟前。

"我希望您这样无精打采总不至于是因为您同这班乡下佬之间发生的这场平常的争吵吧。"她对他说。

她没有得到回答。侯爵正陷在沉思中，他恍惚又听到玛丽在这些首领聚集在拉维弗蒂埃时用先知的口吻对他说的几句话。玛丽列举了几条理由，劝他放弃这场斗争，不要为国王而与人民为敌。但是这个年轻人心气太高，禀性太傲，自信心也可能太强，既然已经开了头，他是不愿半途而废的，此刻他下定决心，纵然有千难万险，也要抖擞精神干下去。他高傲地昂起头来，这时他才听懂杜·加夫人在和他说什么。

"您一定又回到富热尔了。"她说，显出几分辛酸，说明她原想替侯爵宽宽心，结果全是白操心。"唉！先生，只要能把她送到您手里，看见您高高兴兴同她在一起，我宁可肝脑涂地。"

---

① 马尔索(1769—1796)，原名弗朗索瓦·德格拉维埃，共和军著名将领。

“那您朝她开枪时为什么瞄得那么准？”

“因为她如果不能留在您的怀抱中，我就要叫她死。不错，先生，当我认为德·蒙托朗侯爵是个英雄的那天，我可以爱他，而如今我对他只抱着一种模糊的友情，我看到歌剧院一个女演员朝三暮四的心已经叫他背离了光荣的职责。”

“说到爱情，”侯爵用挖苦的语调说，“您对我的判断太糟糕！如果我爱那个姑娘，夫人，我就不会那么惦念她……而且，要不是您，我可能早已经不去想她了。”

“她来了！”杜·加夫人突然说。

侯爵忽地转过头去，这使可怜的女人如万箭攒心；可是当他回过脸来，因为她耍了女人惯用的伎俩而冲他微微一乐时，借着耀眼的烛光，她把自己热恋着的这个男人脸上最细微的变化都看在眼里，觉得他还有回心转意的可能。

“你们在笑什么？”德·博旺伯爵问。

“笑一个肥皂泡破灭了！”杜·加夫人乐呵呵地回答，“如果我们相信侯爵，那么他的心今天为那个自称德·韦纳伊小姐的娼妇猛跳了一阵，他自己也感到惊奇。明白了吗？”

“娼妇？……”伯爵用责备的口气说，“夫人，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以我的荣誉起誓，她确实是德·韦纳伊公爵的女儿。”

“伯爵先生，”侯爵的声音变得很厉害，“您的两句话应该信哪一句？拉维弗蒂埃那一句还是圣詹姆斯这一句？”

一个声音高喊德·韦纳伊小姐到。伯爵向大门跑去，他显出至深的敬意挽住美丽的不速之客，穿过好奇的人群，把她带到侯爵和杜·加夫人面前。“请只相信今天这句话。”他回

答。年轻的首领目瞪口呆。

杜·加夫人见到这个晦气星，脸色变得苍白。姑娘站了一会儿，用傲慢的目光瞅了瞅人群，寻找拉维弗蒂埃的那批客人。她等候她的对手向她勉强行了礼，然后对侯爵看都不看就随伯爵走到贵宾席。伯爵安排她紧挨杜·加夫人就座。她倨傲地向夫人微微颔首致意，夫人凭着女人本能的功夫并不愠怒，而且立刻堆起满脸笑容，显得和蔼可亲。德·韦纳伊小姐与众不同的装束和美丽的容貌在人群中激起一阵窃窃私语。侯爵和杜·加夫人将目光转向拉维弗蒂埃的客人，只见他们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而且看不出有装扮之态，人人都似乎在动脑筋，想重新获得被他们错看了的这位巴黎姑娘的青睐。两个敌人于是乎又狭路相逢了。

杜·加夫人说："小姐，这简直象变戏法似的！这世上只有您能够这样叫人大吃一惊。怎么，就您一个人？"

"就我一个，"德·韦纳伊小姐答道。"所以今天晚上，您要杀也只能杀我一个人了。"

"您何必如此耿耿于怀。"杜·加夫人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与您重逢心里真欢喜。真的，想到我曾经错待了您我心里就难过，我一直在找机会弥补我的过失。"

"说到您的过失，夫人，您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倒可以不介意，可是被您屠杀的蓝军却印在我心里。再说，您给我传递消息的方式未免太生硬了，我也蛮应该出出怨气。算了吧，看在您给我帮忙的面子上，一切我都原谅了。"

杜·加夫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标致的情敌按住了，那女

人还以一种恼人的优雅风度向她微笑，这叫她十分尴尬。侯爵一直动也不动，这会儿他使劲攥住了伯爵的胳膊。

"您可耻地哄骗了我，"他对伯爵说，"害得我名誉扫地。您休想把我当作喜剧中的皆隆特①，我得要您的性命，或者您要我的性命。"

伯爵不慌不忙地答道："侯爵，您想要知道的，我都可以给您解释。"

他俩走到隔壁房间里去。对这幕场景的秘密一无所知的人也开始悟出了一点奥妙，因此，当小提琴奏响舞曲时，竟然谁也没有动。

"小姐，不知我有幸为您做了什么事，居然得蒙……"杜·加夫人说，一面恨恨地咬紧嘴唇。

"夫人，我能认清德·蒙托朗侯爵的真实品格，不是多亏了您吗？这个混帐男人眼见我受委屈却无动于衷，我心甘情愿把他让给您。"

"那您到这里来所求为何？"杜·加夫人赶紧问。

"为在拉维弗蒂埃被您夺走的名声和荣誉，夫人。至于其他的东西，您只管放心好了。即使侯爵对我回心转意，吃回头草终究还是没有什么爱情可言，这您也是知道的。"

杜·加夫人于是亲密地拉住德·韦纳伊小姐的手，这是女人喜欢彼此使用的动作，在有男人在场时更是如此。

"好哇，可怜的孩子，您这样通情达理我很高兴。如果我

---

① 皆隆特，固执、吝啬而又轻信的典型，意大利喜剧和莫里哀的作品中都有这个人物。

让您知道的事一开始会使您很痛苦，”她一面说，一面紧紧握住她拉住的手，尽管当她的手指触到那细软柔滑的手时，她恨不得将它撕碎。“那么我索性把事情全部告诉您。您听着，我了解勒·加尔的品性，”她显出一脸奸笑，“看来，他一定欺骗了你，他既不想也不能娶任何人。”

“啊！……”

“真的，小姐，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危险的使命，全是为了能够娶于克塞尔小姐，圣上向他表示过完全支持这桩婚事。”

“啊！啊！……”

德·韦纳伊小姐就这样讥诮地感叹了几声，并不多说一个字。年轻英俊的杜·维萨尔骑士在拉维弗蒂埃曾经说了一句玩笑话，结果成了侮辱德·韦纳伊小姐的信号，现在他急于得到宽恕。他走到德·韦纳伊小姐面前，恭恭敬敬地邀请她跳舞。德·韦纳伊小姐把手伸给他，快步走到有杜·加夫人在内的四人舞圈子里站定位置。妇女们的装束都是流亡宫廷过去的款式，她们都施了脂粉，或者卷了头发，同德·韦纳伊依照时尚穿戴起来的这一身又雅致、又华丽、又庄严的服饰相比较，她们的衣着便立刻显得滑稽可笑了。对德·韦纳伊的装扮她们高声加以讥评，然而心底里却羡慕不已。男人们则对她美丽的自然发髻，对她装束的细枝末节百看不厌，这套装束的全部风韵就在于它显示出身段的袅娜柔媚。

这时，侯爵和伯爵回到舞厅，来到德·韦纳伊小姐身后。她没有转身。即使她没有从对面的一面大镜子里看到侯爵的身影，她也可以从杜·加夫人的神态中猜度出来。杜·加夫

人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却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她在等待着两个情人之间迟早会爆发的争吵。侯爵和伯爵以及另外两个人在一起聊天，不过他却听见了几对男女舞伴之间的谈话，按照四人舞的规则，这几个人暂时代替了德·韦纳伊小姐及其舞伴的位置。

“哎呀，天哪！夫人，真的，她是一个人来的。”一位男舞伴说。

“胆子真够大的。”女舞伴回答。

“不过我要是这样装扮，我会觉得跟没穿衣服似的。”另一位太太说。

“唔，这衣服不怎么合规矩。”那位男舞伴说，“不过真漂亮，也真合体！”

“您瞧，她跳得这么好，我倒替她脸红了。您不觉得她象歌剧院的舞女么？”那位满怀醋意的太太说。

“据您看，她到这里来是不是替第一执政谈判的？”第三位太太说。

“您真会开玩笑。”那男舞伴回答。

“就怕她的嫁妆里不能带上贞操。”那太太笑着说。

勒·加尔猛地转过脸，看看是哪个女人竟敢说出这样尖酸的话，这时杜·加夫人直瞅着他，那神情显然是说：“您看人家是怎样想她的！”

伯爵对玛丽的对手笑道：“夫人，夺走她贞操的只有女人……”

侯爵从心里原谅了伯爵的全部过失，他壮起胆子朝他的

情妇瞥了一眼。和几乎所有的女人一样，在明亮的烛光下她越发显得妩媚动人了。但是她却把背朝着他走回座位，和她的舞伴交谈，柔和的嗓音一直传到侯爵耳朵里。

"第一执政给我们派来的代表可真厉害。"那舞伴对她说。

"先生，这已经是拉维弗蒂埃的老话了。"她回敬了一句。

"您的记性和王上一样好。"贵族赶紧说，对自己说了一句蠢话感到很扫兴。

"要想宽恕您受到的侮辱，那就必须记住这些侮辱。"她立刻说，并且嫣然一笑，把那贵族从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这次赦免把我们全都包括在内么？"侯爵问道。

她象个孩子似地兴奋地跑去跳舞了，并没有回答，随他站在那里发怔。他冷冷地、忧郁地注视着她，她发觉了，于是她斜侧过脑袋，颈部的优美轮廓使她的姿势显得风流动人。那些能够表现她罕见的优美体态的动作她当然也一个不会忘掉。她象希望一样地引诱人，又象回忆一样地倏然飘逝。看到她这副模样，任何人都想不惜一切代价去占有她。对于这一点，她很清楚，而且此时此刻她那么留心于自己的姿色，这更给她的脸上增添了难以言传的魅力。侯爵觉得一股爱情、忿怨和疯狂的旋风从心里直卷起来，他激动地握了握伯爵的手，然后便走开了。

"怎么，他走啦？"德·韦纳伊小姐回到座位上以后问道。

伯爵跑到隔壁房间去，他把勒·加尔带回到自己的被保护人面前，同时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

德·韦纳伊小姐从镜子里观察到侯爵微微有些激动的脸上放出希望的光，在心里说道："他是我的。"

她接待年轻的首领时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讲，但是离开他时却笑容可掬。她看见他在众人中有如鹤立鸡群，而她自己却能够对他耍蛮横，不免洋洋自得。她想必须让他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给他几句贴心话，要叫他知道这几句话的价值才行。她这是受到一种本能的支配，所有的妇女或多或少都会这样做的。四人舞结束了，到过拉维弗蒂埃的贵族们全都围聚到玛丽身旁，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许多都还算动听的奉承话，每个人都巴望玛丽宽恕自己的罪过。但是，她巴望看到跪在自己脚下的那个人却偏偏没有走到听命于她的这群人中间来。

"他认为我还爱着他，不愿意和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她想。

她拒绝了跳舞的邀请。然后她由德·博旺伯爵挽着，从一个四人舞圈子走到另一个四人舞圈子，仿佛这次舞会是为她举办的。她对德·博旺伯爵有意表现出几分亲昵。这时候拉维弗蒂埃事件的详细经过在舞会上已经尽人皆知了，这是杜·加夫人的功劳，她指望通过公开德·韦纳伊小姐和侯爵的关系，给他们破镜重圆的努力再加上一层障碍。这样一来，两个发生龃龉的情人便成了大家注意的对象。蒙托朗不敢走近他的情妇，因为内疚的情感和死灰复燃的强烈欲望使得玛丽在他眼里几乎变成一个可怕的人；在她那方面，姑娘一面假装凝视着舞场，一面却不停地窥伺蒙托朗佯作平静的面孔。

“这里太热了。”她对舞伴说，“我看见德·蒙托朗先生的脑门上全是汗水。陪我到那边去吧，让我透透气，我闷死了。”

她把脑袋一扬，向伯爵示意到隔壁客厅去，那里有几位客人在赌牌。侯爵从玛丽嘴唇的翕动上捉摸出她说的话，于是便尾随他的情妇而去。他巴不得玛丽为的是同他会面才离开人群的，这种假想的青睐给他的爱情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几天来他觉得应该抑制自己的感情，然而对玛丽的爱却从重压下滋长起来。德·韦纳伊小姐故意要折磨年轻的首领，她的眼光望着伯爵时显得甜蜜蜜的，娇滴滴的，但是每当与侯爵的目光相遇时就立刻变得又冷峻，又阴沉。蒙托朗显然拼了很大的气力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您莫非真不能原谅我？”

她冷冷地回答：“爱情要么什么也不原谅，要么什么都原谅。不过，”她见他显得活跃起来便又说道，“那必须有爱情才行。”

话没说完，她已经又挽起伯爵的胳膊，走进与设牌局的大厅相连的一间小客厅。侯爵跟着她走进去。

“您听我说。”他叫道。

“先生，”她说，“您想叫人家认为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您，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尊严。如果您再这样无聊地跟着我，我就要告辞了。”

这时侯爵想起了洛林的最后一位公爵① 曾有过一次骇人

---

① 可能指德·斯塔尼斯拉斯，波兰国王，逊位后为洛林和巴尔的公爵。

的举动，就说："那好，请允许我同您谈几句话，绝不超过我把这块木炭抓在手里的时间。"

他弯下腰，从炉子里抓出一块尚未燃尽的木柴，紧紧攥在手心里。德·韦纳伊小姐面孔一下子涨得通红，她将手臂从伯爵的肘弯里猛地抽出，不胜惊愕地望着侯爵。伯爵悄悄地走出房间，留下两个情人单独在一起。侯爵疯狂的行为震撼了玛丽的心，因为在爱情上，最具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勇敢而愚蠢的行动。

"您这样做只是向我证明了您可以把我送去受最残忍的折磨。"她想让他扔掉木炭，"您干什么事都走极端。听了一个傻瓜的一句话，听了一个女人的挑唆，您竟然就相信一个救了您性命的女人会出卖您。"

他脸上泛起笑容，说道："是的，我待您太残忍了。不过求您把这些永远忘掉吧，我自己当然终身不会忘却。请容我解释。我上了人家的当，丢了脸，可是那一天也太蹊跷，许多事情都对您不利。"

"而这些事情就足以熄灭您的爱情之火？"

他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她轻蔑地挥了挥手，站起身。

"啊，玛丽！现在我只相信您……"

"先把这火块扔掉！您疯了。张开手，我要您张开手。"

他故意不顺从自己的情妇温柔的要求，软绵绵地抵挡一阵，为的是多享受一会儿被她柔软细腻的手紧紧抓住时所感觉到的强烈快意。不过她终于掰开了他的手，她心里恨不得把这只手放到嘴上亲吻。血已经浸熄了炭火。

“您看您，这样做对您有什么好处？……”她说。

她用自己的手绢当作纱布将伤口包扎好。伤口不算深，侯爵立刻戴上手套，把受伤的地方完全遮掩住。杜·加夫人蹑手蹑脚溜进设牌局的房间，向这对情人窥伺。他们稍微一动，她就机灵地将身体向后一仰，以躲过他们的目光。但是，她想根据他们的动作来推测他们在说什么，这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即使人家对我的议论都是实话，您也得承认现在我已经报了仇。”玛丽说，她恶毒的表情使侯爵的脸色一下子白了。

“那究竟是什么感情把您引到这里来的？”

“亲爱的孩子，您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您以为糟践了我这样一个女人可以象没事人似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到这里来既是为您也是为我。”她把手按在胸脯中间的那簇红宝石上，并且抽出剑刃来给他看。

“这是什么意思？”杜·加夫人暗想。

玛丽继续说道：“不过，您还爱着我，至少你一直想到我，您刚才做的蠢事，”她拉起他的手补充说，“已经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我又变成了我一心想做的人，我可以幸福地离开这里了。谁爱我们，谁就可以得到宽恕。而我呢，我得到了爱情，我重新争得了在我眼里代表整个世界的那个男人的敬重，我死也瞑目了。”

“这么说您还爱着我？”侯爵说。

“我这样说过吗？”她带着嘲弄的神气回答。从她到舞会之时起她便叫侯爵忍受着巨大的折磨，现在眼见这苦滋味有增

无减，她心里十分欢喜。“为了到这里来，我不得不做出了牺牲！我救了德·博旺伯爵，使他死里逃生，他比您知道好歹，为了报答我对他的保护，他愿把财产和姓氏都奉献给我。您就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

侯爵听了最后这几句话象挨了一拳头，痴痴地愣住了。他认为自己被伯爵戏弄了，一把从未有过的无明火从心中烧起。他把怒气压下去，一句话也不说。

“哟！……伤脑筋啦？”她又说，带着一丝苦笑。

“小姐，”年轻人说，“您的怀疑证实了我的怀疑。”

“先生，我们离开这里吧。”德·韦纳伊小姐大声说道，她瞥见了杜·加夫人的裙角。她站起来，但是她又想叫情敌明白大势已去。她怀着这样的欲望犹豫着，迟迟不往外走。

“您想把我投进地狱不成？”侯爵拉住她的手，使劲握住。

“您在五天前不就已经把我投进地狱了吗？直到现在这一刻，您不还是狠心地让我的心悬在半空，不知道您的爱情是否真诚吗？”

“可我又怎么知道您会不会为了解心头之恨，不是希望我死，而是要抢走我的全部生命，往上抹黑……”

“哼！您不爱我，您考虑的是您自己而不是我。”她忿忿地说，掉下了几滴眼泪。

这个风流女人很清楚她的眼睛浸泡在泪水里的时候具有何等的威力。

“好吧，”侯爵发狂似地说，“我的生命交给你了。你别哭了行不行！”

“呀！亲爱的，”她声音哽咽地嚷道，“这才是我等待已久的话语、声调和目光！我一旦等到了，就会把你的幸福看得比我自己的幸福还重！”她又说：“但是，先生，我请您给我最后一个证明，证明您夸下海口的感情是真诚的。我不想在这里久留。让人家知道您是我的，这就够了。我在这所房子里连一杯水也不会喝，因为这里住着一个女人，她曾经两次想杀我，她可能还在打主意算计我们，而且这会儿她正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她用手指示意侯爵往那边看，杜·加夫人飘动的裙褶正好暴露出来。她抹掉脸上的泪水，侧过身子，凑近年轻首领的耳朵，他感觉到她温柔湿润的气息摩挲着自己的脸颊，身上不由地战栗起来。她说道：“做好一切准备，我们一起走。您把我送回富热尔，到了那儿您才能真正知道我是不是爱您！这是我第二次对您表示信任，您能再一次对我表示信任吗？”

“啊，玛丽！您已经把我弄到神魂颠倒、不知所措的地步了！您的话语，您的目光，总之是您，叫我陶醉，我愿意满足您的一切要求。”

“那好，那就让我享受片刻的欢乐吧！让我获得我唯一渴望的荣耀吧。我要在梦寐以求的生活中自由自在地呼吸，趁着幻想还未消失，拿这些幻想来充实自己。走吧，来，和我跳舞吧。”

他俩一同走回舞厅。尽管对一个女人来说，德·韦纳伊小姐在心灵和虚荣两方面已经获得了最大的满足，但是她那深奥莫测的温柔目光，她嘴唇边那似有似无的微笑，她翩跹飞舞时那轻捷的动作，都包藏着隐秘的思想，就象大海中掩藏着

一个罪犯抛下的沉重尸体。全场的人看见她在情郎的臂膀中旋转着跳三步舞，无不啧啧赞叹。他俩脸对着脸，亲密地靠在一起，眯缝着眼睛，脑袋觉得沉甸甸的。他们飞快地旋转，彼此象发了疯似地紧紧搂住，暴露出他们热烈渴望能有更亲密的结合，得到全部欢乐。

杜·加夫人对德·博旺伯爵说："伯爵，请您去看看面包贼在不在营里，把他带到我这儿来。您尽管放心，做了这件小事，您要什么都可以，甚至和我结婚。"她望着伯爵走出去，心想："我的报复付出的代价太高；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绝不会失败。"

这幕场景发生之后不久，德·韦纳伊小姐和侯爵已经坐在一辆套着四匹骏马的小马车上。弗朗西娜看见这两个所谓的仇敌此时紧紧拉着手，十分亲密，不禁大为诧异。她默然无语，也不敢在心中自问这样做在她的主人到底是诡计还是爱情。离富热尔越近，德·韦纳伊小姐就越不安，幸亏天色已晚，四野沉寂，侯爵没有发现。眺望远方，在苍茫的暮色中圣莱奥纳尔教堂的钟楼已经隐约可见。这时玛丽在心中叹道："我要死了！"马车驶到第一座山下，两个情人的脑子里闪出同样的念头，他俩跳下车，徒步向山上走去，仿佛为了追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玛丽挽着侯爵的胳膊走了几步之后，冲着侯爵微微一笑，对他一直没有惊扰她的沉思默想表示感谢。当他们走上山头，富热尔市已经出现在眼前时，玛丽突然从冥想中惊醒过来。

"不要再往前走了。"她说，"今天我的权力可能已经不足

以把您从蓝军手里救出来。”

蒙托朗表示出几分惊讶，她惨然一笑，用手指了指一块大石头，意思好象是要他坐下。她自己却仍然站着，流露出凄婉的神情。撕心裂肺的痛苦感情使她无法再随心所欲地施展矫饰造作的功夫。此时此刻，哪怕叫她跪在通红的炭火之上，她也不会有感觉，就和侯爵为了证实自己强烈的激情将燃烧的木柴抓在手里而不觉得疼一样。她先用含着无限深沉的痛苦的目光朝她的情郎怔怔地望了一会儿，然后才吐出这句惊人的话来：“您对我的一切怀疑都是真的！”侯爵不由地把手一抬。“啊！我求您了，”她把双手合抱在胸前说，“请听我说，不要打断我。”她用激动的声音说了下去：“我真是德·韦纳伊公爵的女儿，不过是他的私生女。我的母亲是卡泰朗家的一位小姐，为了逃避家族的惩罚，她进了修道院。她流了十五年泪水来赎她的罪过，最后死在塞兹。直到弥留之际，这位亲爱的修女才为了我的缘故去哀求那个抛弃她的男人，因为她知道我既无朋友，又无财产，又无归宿……我当时被寄养在弗朗西娜母亲家，这一家人经常提到这个男人，而他却早已把他的孩子忘掉了。不过公爵后来还是收留了我，并且承认了我是他女儿，因为我长得漂亮，还可能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旧王朝时代，这些豪门贵人引以为荣的就是炫耀自己虽然做下罪孽，但因为做得漂亮，所以照样能够得到宽恕。我不再说了，他终究是我的父亲！让我给您讲一讲我住在巴黎的时候灵魂受到怎样的毒害吧。德·韦纳伊公爵的社交圈子，还有他带我出入的社交界，都沉迷于一种冷嘲热

讽的哲学。由于许多人四方游说，摇唇鼓舌，弄得全法国一时都对这种哲学津津乐道。那些叫我感到耳目一新的精彩谈话，或者以见解鞭辟入里而著称，或者以对神圣与真实的东西巧妙地嗤之以鼻而见长。这般人物一面对人的感情大加奚落，一面却又描绘这些感情，而且他们越是缺乏这些感情，就越是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言谈犀利风趣，同时也因为他们能够嘻嘻哈哈用一句话讲完一个故事。但是，他们聪明过分了，反而经常为聪明所误。他们叫女人感到厌烦，因为他们把爱情当作一门学问而不是感情的需要。我没有力量抗拒这股潮流。但是，我的心灵中——请莫怪我太骄傲——充满了激情，所以我能够觉察到思想已经叫所有人的感情都枯竭了；我那一段生活的结果是我的自然感情和我在这段生活中沾染上的恶习之间不断爆发出冲突。有几位卓越的人物很有兴趣地在我身上培养自由思想的能力和对公众舆论的蔑视，这两点能够泯灭一个妇女纯朴的灵魂，而一旦失去纯朴的灵魂，她就失去了魅力。唉，很可惜！苦难终于没有足够的力量克服荣华富贵在我身上造成的缺点。我的父亲，"她叹了一口气，然后接着说，"德·韦纳伊公爵，在承认我是他女儿之后便与世长辞了，他立下了遗嘱，给我许多好处，不过却使我的兄弟，他的合法儿子的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我一夜之间便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保护人。我的兄弟向法院控告了这个给了我大量钱财的遗嘱。在豪门巨富人家生活了三年，我的虚荣心膨胀起来。我父亲对我溺爱娇纵，这样便养成了我对豪华生活的眷念，还养成许多坏习惯。我的心灵当时还太幼

稚，太天真，看不到这些习惯有多么危险，有多么顽固。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德·勒农库公爵、元帅，当时已到古稀之年，他表示愿意做我的监护人。我同意了。那场肮脏的官司开始之后没过几天，我就搬进了一所漂亮房子，我享受到了我父亲尸骨未寒我那狠心的兄弟便拒绝提供我的一切优越条件。每天晚上，老元帅都到我身边来度过几个钟头，老人家讲的都是温存体贴的话。他那满头的银丝，他那为种种感人的行为所证实的慈祥的父爱，促使我向他的心灵倾诉我的感情，我愿意做他的亲闺女。我接受他送给我的首饰，我不向他隐瞒我的任性娇惰，因为我发现他在满足我的要求时感到很幸福。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得知全巴黎都认为我是这个可怜的老头子的情妇。人们向我证实，当所有的人都毫无根据地否认我的清白时，洗刷我的名声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了。这个人利用了我的无知，但是他既不能做我的情人，也不愿做我的丈夫。在我发现了这可怕的事实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我要求得到他的姓氏，这是他能够给我的唯一补偿，然而就在预定婚期的前夜，他动身到科布伦茨去了。我被人从元帅安顿我的小公馆里撵出去，羞惭得无地自容，这房子并不是他的。讲到这里，我对您说的都是实话，就象我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但是现在，请不要再叫一个薄命的女人去清理已经深埋在记忆中的痛苦经历吧。总之有一天，我嫁给了丹东。然而事隔几天，我搂在怀里的这棵高大的橡树被暴风雨刮倒了。我跌到了苦难的底层，于是这一次决心告别人世。我自己也说不清，对生活的眷念，还有熬过苦难，向无边深渊的底层寻求依稀可见的幸福这

样一种希望是不是不知不觉地向我提出了忠告，或者是因为我受到了一个出生在旺多姆的青年① 花言巧语的欺骗，两年来他就象蛇缠树似地缠住我，他一定以为一场特大的灾难会把我推给他的。总而言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接受了一项卑鄙的使命，以三十万法郎为代价，去勾引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把他交给当局。先生，我遇见了您，而且凭着从不虚诳的预感立刻认出您就是我要找的人；但是我却有意抱着疑惑，因为我越是爱您，便越害怕肯定您的身分。当我把您从于洛指挥官手里救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的任务，决心欺骗刽子手而不是欺骗要成刀下鬼的人。我错了，我是一个在这世上除了感情什么也看不见的年轻姑娘，我不该以随随便便的态度去戏弄人，戏弄他们的生命，戏弄他们的政治，戏弄我自己。我自以为被人爱上了，我想入非非，竟然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可惜，种种迹象，也许连我自己也包括在内，都暴露了我过去混乱的生活，所以您才对我这样一个热情的女子产生了怀疑。唉！对我的爱情，对我的伪装，谁会不加以谅解呢？真的，先生，我好象做了一个可怕的梦，醒来之后又回到了二八妙龄的年代。我不是又回到了阿朗松吗？在那里度过的童年给了我许多纯洁无瑕的回忆。我简单到荒唐的地步，竟然相信爱情能够为我做一次贞洁的洗礼。有一阵子我想，我既然还没有被人爱过，那我就还是处女。然而昨天晚上，我感到您的爱情是真切的，一个声音于是向我喊道：'为什么要欺骗他？'所以

① 指科朗坦。

您要知道，侯爵先生，”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她以高傲的态度要求受到谴责，“您要知道，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完全配不上您。从现在起，我要恢复我荡妇的角色，您让一个女人心灵中一切高尚的品格失而复得，然而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已经厌倦了。贞操对我说来是一种负担。假如您竟软弱到要娶我，那我会瞧不起您的。这种没有出息的事只有德·博旺伯爵能够干出来。但是您呢，先生，您应该珍惜您的前程，您应该毫不惋惜地离开我。您知道，烟花女子是贪得无厌的，她们不会象一个单纯天真的姑娘这样来爱您。这个单纯天真的姑娘在一段时间里从心里产生了美好的希望，希望做您的伴侣，希望使您幸福，给您增添荣耀，希望成为一个高贵的、伟大的妻子，然而她又从这些感情中汲取了勇气，敢于把自己卑怯肮脏的劣根性表现出来，以便在您和她之间竖起一道永恒的屏障。我愿为您牺牲我的荣誉和财富。这种牺牲造成的自豪感将支撑我在贫困中打熬，天意怎样安排我的命运我都无所谓。我永远也不会出卖您。我很快就回巴黎去。在巴黎，您的名字对我来说将是另外一个我，您赋予这个我的崇高价值将平抚我心头的一切忧伤。而您呢，您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您应该把我忘却。永别了。”

她朝圣絮尔皮斯河谷的方向奔去，不等侯爵站起来拦住她，她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不过她随后又折回来，利用一块岩石的洞穴将身子隐住，探出脑袋，怀着一种半是好奇半是怀疑的心情观察侯爵的动静，只见他象丢了魂似的，也不看路，只顾朝前走。“他难道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当侯爵已经消

失，她觉得自己与他从此隔绝时，她在心里思忖，“他能理解我吗？”她发起抖来。随后，她猛地甩开大步，独自朝富热尔走去，好象害怕侯爵会跟上来，跑到富热尔去送死。

“你说说看，弗朗西娜，他对你都讲了些什么？……”她与忠实的布列塔尼姑娘相会时，向她问道。

“别说了，玛丽！他真叫我可怜。你们这些贵妇人，你们的话能象匕首一样刺穿男人的胸膛。”

“他走到你跟前时是什么样子？”

“他哪里看见我了吗？咳，玛丽！他爱你！”

“呀！他爱我还是不爱我，”玛丽说，“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是天堂还是地狱。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休想找到立足之地。”

在这样决定了自己凶险的命运之后，玛丽便沉浸到痛苦之中。她如花似玉的容貌过去一直有丰富的感情护养滋润，如今却一下子凋谢了。在幸福的预感和绝望的情绪之间苦苦挣扎了一天之后，她的面容已经失去了娇嫩艳丽的光彩，这种光彩一般不是源于七情六欲皆无，便是源于令人陶醉的大福大喜。于洛和科朗坦急于了解玛丽这次疯狂的行为有什么结果，她回来以后不久就一同来看她。她笑嘻嘻地和他们寒暄。

“好啦，”她对指挥官说。指挥官面容忧郁，带着一种探询的表情。“狐狸就要回到您的枪口之下了，您很快就可以大获全胜。”

“事情究竟如何？”科朗坦漫不经心地问道，一面却斜睨着

德·韦纳伊小姐，外交家们一向用这样的眼光去窥测别人的心思。

她回答说："哦，勒·加尔对我越发迷恋了，我让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富热尔城外。"

"看来您的本事也就到此为止。"科朗坦说，"这位旧贵族的恐惧还是超过了他对您的爱情。"

德·韦纳伊小姐向科朗坦投去一道轻蔑的目光。

"您这是以己度人。"她说。

"既然如此，"他毫不动声色，"你为什么不把他一直带到您这里呢？"

"指挥官，假如他真的爱我，"她对于洛说，向他狡猾地眨眨眼，"那我要救他，带他到国外去，您会非常恨我吗？"

那老兵快步上前，拉起她的手，带着几分热情亲吻了一下，然后他定定地瞧着她，神色阴沉地说："您忘掉了我的两个朋友和我的六十三名士兵。"

"啊，指挥官！"她因为怀着满腔激情而表现得十分天真，"这不能算在他的账上，他上了夏雷特的情妇这个坏女人的当，我相信这个女人恨不得喝蓝军的血……"

"得啦，玛丽，"科朗坦说，"别拿指挥官开心了，他还不习惯您这些玩笑。"

"不用您多嘴。"她答道，"您放明白点，哪一天您太叫我讨厌了，我就要叫您活不到第二天。"

"小姐，我明白了，"于洛毫不苦恼地说，"我必须准备战斗。"

“亲爱的上校①，您的力量不够。我在圣詹姆斯看见他们有六千多人，有正规部队，有炮兵，还有英国军官。但是如果没有他，这些人又算得了什么？我同意富歇的看法，他的人头就是一切。”

“既然如此，我们能够得到他的脑袋吗？”科朗坦忙问道。

“我哪里知道。”她心不在焉地回答。

“英国人！……”于洛怒冲冲地吼道，“就凭这一点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好哇！我会把他们给你送来的，这些英国人！……”

“外交官公民，好象每隔一段时间你就要在这个姑娘面前吃一次败仗。”他们俩人从房里出来走了几步之后，于洛对科朗坦说。

科朗坦带着沉思的神气说：“你在她的全部谈话中只看见战火硝烟，这不足为奇。你们这些扛枪杆的，你们不知道打仗的办法是很多的。巧妙地利用男人或者女人的感情，拿来当作发条，为了国家的利益把这些发条都拧足了劲，把一个个齿轮都装配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这个巨大机器上，那些最不驯服的感情我们也照样拿来，当作缓冲装置安在机器上，并且以监视这些装置为乐，这难道不就是创造么？这不就象上帝一样，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么？……”

“请莫见怪，我还是喜欢扛枪打仗，不喜欢你那一行。”军人冷冷地回答。“你们高兴拿你们的齿轮干什么就干什么，我

---

① 玛丽心神不定，一会儿用现行的军衔称呼于洛为“指挥官”，一会儿用旧制度下的军衔称他为“上校”。

只知道一个上级，那就是国防部，我接到了它的指令，我要和那些生龙活虎的士兵一起上战场，从正面攻击你想从背后暗算的敌人。”

“嗯，你可以做好出发的准备。”科朗坦说，“尽管这姑娘对你来说好象不可捉摸，但是据我对她的揣度，你不久就会有一次小战斗，我也很快就能叫你高高兴兴地看到这个土匪头子被带到你眼前。”

“这话怎么讲？”于洛问道，不觉后退几步仔细打量这位古怪的人物。

“德·韦纳伊小姐爱上了勒·加尔，”科朗坦的声音很低沉，“可能勒·加尔也爱上了她！一位侯爵，有红绶带，又年轻又机敏，说不定还很富有，这是多大的诱惑！她要是不为自己打算，把他交给我们而不是想法嫁给他，那她真是十足的傻瓜了！她现在是在跟我们捉迷藏。不过，我从这姑娘的眼睛里看出来她还有几分疑虑。这两个情人很可能要定一次约会，而且已经约好了都说不定。很好，这样明天我就能揪住他的耳朵。过去他仅仅是共和国的敌人，几分钟以前他已经变成了我的敌人。然而谁要胆敢置身于我与这姑娘之间，谁就一定会成为断头台上的刀下鬼。”

说罢这番话，科朗坦重又陷入沉思，因此他没有看见正直的军人脸上流露出来的极度的厌恶，此时这位军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阴谋的全部底细和富歇所使用的手段的秘密。因此，于洛下了决心，举凡在从根本上说不损害政府的事业，不违背政府的意愿的事情上，他都要和科朗坦对着干。他要让共和

国的这个敌人得到机会，手持武器光荣地战死，以免他先成为屠刀下的牺牲品；最高警察当局的这个密探已经承认他就是屠刀的供应商。

“如果第一执政听我一句话，”于洛转过身，把背朝向科朗坦，暗自说道，“那他就应该打发这些狐狸去同贵族作战，这才是半斤对八两哩，当兵的可以派去干别的事。”

他这么想着，脸色变得开朗了，科朗坦冷冷地瞧着他，目光里又流露出嘲讽的神情，显示出这个屈居下僚的马基雅弗利① 的优越地位。

“给这些畜生发上十尺蓝呢子，再给他们挂上一把剑，他们就以为在政治上杀人只能用一种方法。”科朗坦心想。他慢慢地溜达了几分钟，突然自言自语道：“好，时候到了，这个女人这一下是我的了！我在她周围划的圈子五年来已经不知不觉地收紧，我就要抓住她了。有了她，我在政府中就可以爬上与富歇平起平坐的高位。没错，只要她失去了唯一心爱的人，痛苦就会叫她全心全意地投入我的怀抱。现在只需要不分昼夜小心监视，揭穿她的秘密。”

过了一会儿，倘有人留心，便会看见科朗坦苍白的面孔从一幢房子的窗口闪出来。无论是谁，只要走进圣莱奥纳尔教堂与对面那排房屋之间的死胡同，就休想逃过他的双眼。第二天早上，科朗坦以猫儿等耗子的耐心坚持等在那里，再细微的动静他都不放过，对每一位路人都严格地打量。这一天是逢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集的日子，如今天下不太平，农民不大敢进城来，可是科朗坦却看见一个矮个子男人，面容阴沉，穿着一件皮袄，胳膊上挎着一个扁平的小圆篮子。这个人朝四下很随便地张望了一阵，便径直往德·韦纳伊小姐的房子走去。科朗坦跑下楼，他想在门口等这个人出来，然而突然间他又想到，倘若他出其不意地闯进德·韦纳伊小姐的房间，这个送信人藏在篮子里的机密也许可以唾手而得。再说他早就风闻与布列塔尼人和诺曼底人纠缠完全是白费力气，他们回答你的话叫你根本摸不着头脑。

"快腿酒鬼！"德·韦纳伊小姐看见弗朗西娜带进一个舒昂党人来，惊叫道。她又低声对自己说："这么说他爱我？"

一种本能的希望使她的脸上泛起最鲜艳的光彩，心中涌起欢乐的波涛。快腿酒鬼瞅瞅房间的主人，又瞅瞅弗朗西娜，对弗朗西娜投去不信任的目光。德·韦纳伊小姐打了个手势，叫他放心。

"夫人，"快腿酒鬼说，"两点钟左右，他在我家里等您。"

德·韦纳伊小姐激动得除了点头之外，竟说不出一个字来回答他。不过即使他是一个撒摩耶①人，他也能明白这一点头的全部含义。这时，客厅里响起科朗坦的脚步声。快腿酒鬼看见德·韦纳伊小姐眼神不对，而且瑟瑟发抖，他明白情况不妙，然而他却丝毫不慌乱。秘密警察刚刚探进他那张狡诈的脸，舒昂党人便提高了嗓门，声音大得震破脑壳。

① 撒摩耶人，居住在西伯利亚的蒙古族人，这里用来比喻不开化、愚笨的民族。

“哎呀！哎呀！”他对弗朗西娜说，“布列塔尼牛油可是有好有坏。你们想要吉巴里牛油，又想一斤只给十一个苏？那就别叫我去取呀！这都是上好的牛油，”他一边说，一边揭开篮子，取出两小块巴尔贝特做的牛油。“做事得公道，好太太，这样吧，再加一个苏。”

他的嗓音响亮而沉稳，听不出丝毫的惊慌，一双绿眼睛深藏在灰白色的浓眉下，毫不畏缩地迎视着科朗坦刀子似的目光。

“行啦，别说了，老乡，你不是来卖牛油的，跟你打交道的这位太太今生今世还没干过讨价还价的事呢。老兄，你干这一行总有一天要叫你掉脑袋的。”科朗坦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又说：“又干舒昂党又干蓝军，这可不是长久之计。”

快腿酒鬼亏得此时头脑清醒，才能忍气吞声，对科朗坦加给他的罪名也没有辩解。再说他本来爱钱如命，科朗坦说的也是实情。他只能答道：“先生拿我寻开心。”

科朗坦把背转向舒昂党人；但是他一面同德·韦纳伊小姐打招呼，一面却能从镜子里观察快腿酒鬼，德·韦纳伊小姐的心紧缩起来。快腿酒鬼以为探子看不见他了，便向弗朗西娜使了个眼色，弗朗西娜指着门对他说：“跟我来，老乡，咱们总是好商量的。”

什么都没逃过科朗坦的眼睛。德·韦纳伊小姐用微笑也掩饰不住的紧张神情，她脸上的红晕和五官模样的变化，舒昂党人的不安，弗朗西娜的手势，这一切他全看见了。他断定快腿酒鬼是侯爵的密使，就在快腿酒鬼向外走的时候，科朗坦抓

住他山羊皮袄的长毛，把他拽到自己跟前，目不转睛地盯住他说："亲爱的朋友，你住在哪里？我需要牛油……"

"我的好先生，"舒昂党人答道，"全富热尔都知道我住在哪儿，我差不多算是……"

"科朗坦！"德·韦纳伊小姐一声大喝，打断了快腿酒鬼的答话，"您在这个时候跑到我屋里来，还对我如此张狂，您有多大的胆？我连衣服都没穿好……把这个乡下人放开，他不懂您的花言巧语，我也不明白您究竟用意何在。你走你的，老实人。"

快腿酒鬼迟疑了一会儿，没有立刻动身。他象个可怜虫似的，不知道听谁的话好，待到年轻姑娘威严地将手一挥，他才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出去。他的神情是真的也罢，是佯装的也罢，反正把科朗坦哄住了。此时，德·韦纳伊和科朗坦四目相对，默默无言。这一回，玛丽明澈的眼睛有些受不了这男人放射出刺人火花的目光了。秘密警察闯进屋来时那种坚定的神色，他脸上出现的那种玛丽从未见过的表情，他尖厉的嗓子发出的那种混浊不清的声音，还有他的举止，这一切都令玛丽心慌意乱；她知道，她与科朗坦之间的一场暗斗已经开始，而且科朗坦已经在运用他阴险势力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她。然而此时此刻她虽然清楚自己正投身于深渊，但是她却从爱情中汲取了力量，驱散由预感凝聚在心头的寒气。

"科朗坦，"她显出轻松的模样说，"我希望您能让我梳妆打扮。"

"玛丽，"科朗坦说，"是的，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您还不

了解我！听着，就是一个眼光不如我敏锐的人也会早已发现您爱上了德·蒙托朗侯爵。我几次三番向您表白心迹，要求与您结百年之好，然而您却认为我配不上您；也许您是对的。但是，假如您以为您自己有很高的地位，有闭月羞花之貌，或者有奇才大志，我高攀不上，那么我却有办法把您拉下来，拉到我的水平上。我的野心和我的为人处世之道使得您对我不大尊重，坦率地说，您错了。人并没有多高的价值，也就和我对他们的估计差不多，几乎等于零。我肯定会飞黄腾达的，那时自会有荣华富贵让您称心如意。除了五年来一直爱着您的这个人以外，还有谁更加爱您，还有谁对您更加俯首帖耳呢？我也许会叫您产生对我不利的想法，因为您想象不出一个人倘若爱得太深反而能放弃他所崇拜的心上人，尽管如此，我却依然要叫您知道我对您的爱慕是何等的无私。请不要这样摇动您美丽的脑袋。假如侯爵爱您，那您就嫁给他；但是在嫁给他之前，务必要证实他的诚意。我若知道您被人骗了，我会万分痛苦的，因为我把您的幸福看得比我自己的幸福还重。我的决心可能叫您吃惊，但是请把这种决心完全归因于一个男人的谨慎，这个男人绝不会傻到不顾一个女人的反对而强行占有她。所以，如果我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我只会责备我自己，而不会去责备您。我一直希望靠着服从和忠诚来赢得您的心，所以长久以来，您知道，我按照我自己的原则努力叫您生活得幸福。但是您却从来不给我任何酬报。"

"我一直容忍您留在我身边。"她高傲地说。

"您还可以加上一句，说您很后悔……"

“您害得我卷入了这样一个卑鄙的勾当，还要我对您道谢说……”

“我向您建议的这桩事业对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当然不无可挑剔之处，”科朗坦不顾一切地说道，“但是我考虑的完全是您的财产。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成功也罢，失败也罢，不论是什么结果，我如今都可以用来实现我的计划。假如您嫁给了蒙托朗，我也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巴黎为波旁王室效力，我是巴黎克利希俱乐部①的成员。再说，倘若机缘凑巧，我和王公们建立起联系，那我就可能会放弃共和国的利益，这个共和国如今每况愈下。波拿巴这个人精明得很，他不可能不意识到在德国、意大利和革命正在崩溃的布列塔尼几个地方同时作战谈何容易。他发动雾月十八政变无疑纯粹是为了在拿法国同波旁王室作交易时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这是一个聪明人，不缺乏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但是，在波拿巴选择的道路上，政治家应该抢在他的前面。背叛法兰西，这也是一件叫傻瓜们疑虑重重的事，而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根本不在乎。我不瞒您，我有一切必要的权力，既可以同舒昂党的头子们谈判，也可以叫他们倾巢覆灭；因为我的靠山富歇是个城府极深的人，他一直在玩弄两面手法；恐怖时期，他一方面支持罗伯斯比尔，一方面又支持丹东。”

“丹东后来被你们可耻地抛弃了。”她说。

“蠢话。”科朗坦答道。“他已经死了，把他忘了吧。来，您

① 克利希俱乐部是保王党组织，因经常在克利希花园聚会而得名。不过克利希俱乐部在一七九七年九月就已经停止活动。

应该和我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已经给您做了样子。共和军的这位联队长看上去老实，其实很滑头，如果您想躲过他的监视，那您就不会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想一想，他的剿灭舒昂党行动队潜伏在山谷里，刹那间就会出现在你们约会的地点！您住在这里，就在他眼皮底下，完全在他的稽查队的控制之中。您看，您这里来了舒昂党，他马上就知道了！他那军人的头脑难道会不明白，如果侯爵爱上了您，那末您的任何行动，哪怕再细小，也是在告诉他侯爵会有什么行动？”

德·韦纳伊小姐从来不曾听到过这样甜蜜而动情的声音，科朗坦是诚心诚意的，而且似乎对她充满了信任。这个可怜的姑娘最容易为慷慨仗义的言行所动，所以她准备把秘密告诉这条盘绕在她身上的毒蛇了。然而她转念想到，这一番漂亮言词是否肺腑之言无从证实，因此她又心安理得地去蒙骗这个专门监视她的人了。

“哎呀呀，您猜中了，科朗坦。”她回答道，“真的，我爱上了侯爵，但是他并不爱我！起码我有这种担心。所以，他约我与他会面，我觉得其中怕是有什么圈套。”

“可是，”科朗坦不以为然，“您昨天说他把你们一直送到富热尔……如果他想对您下毒手，您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

“您的心灵已经枯竭了，科朗坦。您可以制订种种妙计良策，然而您的根据都是生活里的事件，而不是感情的波折。您之所以总是叫我讨厌，原因大概就在这里。既然您能明察秋毫，那么就请您捉摸一下，一个男人，前天我一气之下同他分了手，今天他怎么会耐心地等待我，在通往马延市的路上，弗

洛里尼①村的一座房子里，向晚的时候……”

她仿佛是在一阵感情冲动之下脱口道出了真情，象她这样坦率而热情的女人就是好激动。科朗坦听到这里，兴奋得连脸都红了，他到底还年轻呀。不过，他还是偷偷向玛丽投去一道锐利的目光，想看透她的灵魂。德·韦纳伊小姐天真的神情扮演得很到家，科朗坦这探子终于受骗。他装出一副憨厚模样说："需要不需要我远远地保护您？我带上几个化装的士兵，随时看您的眼色行事。"

"我同意。"她说，"但是，您必须用您的名誉向我保证……哟，不行！您的名誉我信不过！拿来世得救做担保吧，可是您又不信上帝！拿您的灵魂，您可能压根儿没有灵魂。您拿什么可以向我担保您的忠诚？算了吧，我相信您就是了，我交到您手里的不仅仅是我的性命，还有我的爱情或者是我复仇的机会！"

科朗坦苍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德·韦纳伊小姐明白危险已经躲过去了。这警棍拉起他的牺牲品的手，他的鼻翼非但没有张开，反而贴紧了，他以毕恭毕敬的态度在玛丽手上吻了一下，告别时还向她鞠了一躬，那动作似乎不能说全无高雅的风度可言。

这幕场景过去三个小时以后，德·韦纳伊小姐害怕科朗坦再来找麻烦，便悄悄出了圣莱奥纳尔门，奔上了通往狗齿巢的小路。这条路一直通到南松河谷。待她走上通向快腿酒鬼

---

① 实际上应是弗勒里涅。

那间破屋的盘曲陀路，依然看不到一个人，她认为自己算是逃出来了，便兴冲冲朝破屋奔去。她心里一面抱着能够最终获得幸福的希望，一面也抱着帮助情人摆脱厄运的强烈愿望。这个时候，科朗坦正在到处寻找指挥官。他找到于洛的时候，于洛正在一个小空场上做军事行动前的准备。科朗坦差一点没认出他来。确实，这位正直的老兵作出了一些牺牲，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他的辫子和髭须都剪掉了，头发也按照教士的规矩作了修整，表面上还扑了一点粉。他穿了一双钉铁掌的大皮鞋，脱掉了破旧的蓝军装，换上了羊皮袄，卸掉佩剑，系上了挂着手枪的皮带，还拿上了一支笨重的马枪，正在检阅二百名富热尔市的居民。便是最有经验的舒昂党人，见到这二百人的服装也难辨真假。眼前这个场面虽然并不新鲜，但是却充分反映了这个小城的尚武精神和布列塔尼人的性格。到处可以看见做母亲的，做姐妹的，给儿子或者兄弟送来一瓶烧酒，要不就是送来忘在家里的手枪。几位长者在询问这些国民自卫军战士携带的弹药的数量和质量，所有的战士一律是剿灭舒昂党行动队的打扮。他们兴高采烈，不象是去打仗玩命，倒象是去打猎取乐。对他们来说，与舒昂党人交战就等于是过去的骑士比武，不过现在是城里的布列塔尼人与乡村的布列塔尼人对垒。他们的爱国热情也许和获得了部分充公的财产有关，不过，大革命的功绩在城里看得更真切些，还有党派精神和崇武好战的国民性，这些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于洛不由地暗自赞叹，他一排排地巡视过去，一面向居丹打听情况，他对居丹就象过去对麦尔勒和吉拉尔一样倾注了全部友

谊。居民们成群结队地来观看战斗准备，拿他们那批吵吵嚷嚷的同乡的军容风纪和于洛联队里的一个营相比较。这个营的蓝军排列整齐，全体肃立，寂静无声，在军官的率领下，等待着指挥官的命令，所有士兵的目光都随着指挥官从一个行列移动到下一个行列。科朗坦走到联队长跟前，看到他面容的变化，忍不住笑起来。于洛的模样就象是一幅同原型相比走了样的肖像画。

“有什么新情况？”科朗坦问于洛。

“跟我们走，一块放上几枪，然后你就知道了。”指挥官答道。

“哟！我又不是富热尔人。”科朗坦说。

“这一看便知，公民。”居丹对他说。

邻近的行列里纷纷传出讥讽的笑声。

科朗坦说：“你以为要为法兰西服务就只有拼刺刀么？……”

说罢，他掉转身，把后背朝向讥笑他的人，向一位妇女打听队伍出发做什么，到哪里去。

“哎唷，好先生！舒昂党已经到了弗洛里尼！听说有三千多人，要来攻打富热尔。”

“弗洛里尼！”科朗坦叫道，顿时变了颜色。“约会不在那里！”他又说：“是通往马延市路上的弗洛里尼吗？”

“没有两个弗洛里尼。”那妇人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被佩勒里纳山峰截断的那条路。

“你们是不是去抓德·蒙托朗侯爵？”科朗坦问指挥官。

“差不多。”于洛粗暴地回答。

“他不在弗洛里尼。”科朗坦说。“把您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派到弗洛里尼去，但是您带几名行动队员留下来等着我。”

“要不是这家伙鬼点子多，我简直以为他发疯了。”指挥官见科朗坦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而去，不禁嚷道。“他是不折不扣的间谍之王！”

说完这话，于洛便命令部队出发。共和国的士兵们偃旗息鼓，沿着狭长的郊区悄无声息的向马延大道前进，在树丛和房屋中间划出一条长长的红蓝双色线，乔装的国民自卫军跟在他们后面。于洛带领居丹和大约二十个最机灵的城里的小伙子留在空场上等候科朗坦，他脸上神秘的样子撩动了于洛的好奇心。弗朗西娜告诉精明的暗探，德·韦纳伊小姐走了，于是他由怀疑变为确信。德·韦纳伊小姐突然溜走，其中定有文章。科朗坦立刻赶出城去了解情况。在圣莱奥纳尔哨卡站岗的士兵告诉他那个漂亮的陌生女人向钩齿巢去了，他赶紧往林荫大道跑。很不幸，他跑到那里的时候正巧可以望见玛丽，连极小的动作都能看清楚。虽然玛丽穿了一条绿裙子，披了一件绿斗篷，不大容易辨认，可是由于她跑起来发疯似地颠颠耸耸，因而透过树叶落尽而且披了一层白霜的树篱仍然可以发现她，看出她是朝什么方向奔去。

“好哇！”科朗坦喊道，“你说你到弗洛里尼去，可是你却往吉巴里河谷跑！我简直是个白痴，她把我耍了。等着瞧吧，什么时候你都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科朗坦已经大致估计出两个情人相会的地点，他跑回空

场，这时于洛正准备离开，要去赶他的部队。

“站住，将军！”科朗坦对指挥官叫道，指挥官闻声转过身。

科朗坦迅速地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于洛，虽然其中的底细还不清楚，但是已经有蛛丝马迹可寻。这外交官竟有这样的眼力，于洛大为惊讶，他一把抓住了科朗坦的胳膊。

“他妈的！多心眼的公民，你说得对。土匪是在那边搞佯攻！我派了两个机动小队到郊区去，在昂特兰和维特雷之间的路段上侦察，他们还没有回来，这样我们到了乡下就能得到增援。别以为有没有增援无所谓，因为勒·加尔不是傻瓜，不带上他那些可恶的猫头鹰，他是不会跑出来的。”

“居丹，”他又对年轻的富热尔人说，“你去通知勒布伦上尉，就说在弗洛里尼和土匪交火不必等我了，然后你就立刻回来，越快越好。你认识路，我等你回来带我们去抓那个贵族，为在拉维弗蒂埃死难的弟兄报仇。”他看见居丹象变戏法似地转眼就不见了，便又说道：“老天爷，他跑得真快！吉拉尔要活着，一定会喜欢这个小伙子的！”

居丹回来之后，发现于洛又从城里各个哨卡上挑了几名士兵补充到小分队里。指挥官叫年轻的富热尔人挑送十二名同乡，必须尽量符合担任各项困难任务的行动队的条件，命令他们出圣莱奥纳尔门，从圣絮尔皮斯山后朝向库埃斯农大河谷的那面山坡上山；快腿酒鬼的破屋就在山坡上。然后，他自己率领其他的人从圣絮尔皮斯门出城，登上絮尔皮斯山峰。按照他的打算，他应该在山上碰到由飞毛腿带领的人，他的意图是叫这些士兵去增援负责守卫从圣絮尔皮斯郊区到钩齿巢这

一线山崖的几处哨卡。科朗坦觉得已经把舒昂党的头目交到了与这头目不共戴天的仇敌手里，万无一失了，他便飞快地跑上林荫大道，从那里可以把于洛的整个军事行动一览无遗。不一会儿，他就望见居丹的小分队出了南松河谷，顺着库埃斯农大河谷一侧的山岩前进；与此同时，于洛一班人沿着富热尔古堡出城，正在通往圣絮尔皮斯山峰的崎岖小道上攀登。这样，两支队伍行进的线路恰好是平行的。树和草丛都披上了一层霜，好似画上了白色的花纹，向田野里投射出白色的反光，把行进中的两支小队伍映衬得很分明，就仿佛两条清清楚楚的灰线。于洛带着一班人翻上山顶之后，就把穿军装的士兵都挑出来。科朗坦看见他们按照聪明的指挥官的命令排成一列游动哨，相互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排头的士兵负责与居丹联系，排尾的负责和于洛联系。这样，任何一片草丛都不会从士兵的刺刀下漏掉。三列士兵一起推进，开始满山遍野搜捕勒·加尔。

"这只久经沙场的老狼，真狡猾。"科朗坦叫道。在荆豆丛中闪光的最后几支步枪的枪尖也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勒·加尔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如果玛丽早点把该死的侯爵交出来，那我们俩就已经由背信弃义这条最牢固的纽带拴在一起了……不过，她反正总会成为我的人！……"

由居丹少尉率领的十二名富热尔人很快就爬上了由絮尔皮斯石崖形成的那面山坡，坡下是一些小山丘，再往下便是吉巴里河谷。待他们遇到头一块金雀花地，居丹便离开了道路，纵身一跃跳过篱笆。十二个同乡中有六个跟着他进了金雀花

地，另外六个人按照他的命令走进右边的地里。他们开始在道路两侧进行搜索。金雀花地中央有一株苹果树，居丹径直朝那里奔去，六个行动队员紧跟在后面。他们穿过大片金雀花，虽然尽量避免摇晃结霜的枝叶，可是嚓嚓的脚步声还是惊动了另外七、八个人。这几个人领头的是飞毛腿，他们听到声音便急忙藏到篱笆上的几棵栗树后面。尽管地里泛着白色的反光，居丹这批富热尔人又都有好眼力，可是他们一上来竟然没有发现已经有人埋伏在树丛后面。

“嘘！他们上来了。”飞毛腿第一个探出脑袋，“这几个蟊贼把我们搞得有点狼狈，不过他们就在我们的枪口下，别打偏了，奶奶的，要不连当教皇的老爷兵都不够格！”

居丹眼尖，这时他已经发现几个枪口正对着他的小分队。也就在这个时候，八个粗大的嗓门象恶作剧似地齐声喝道：“什么人？”紧跟着，八支枪同时开了火。子弹呼啸着飞过行动队员的身旁，一个队员手臂上挂了花，另一个队员栽倒了。剩下的五个富热尔人平安无事，他们一面开枪还击，一面叫道：“自己人！”他们向敌人猛扑过去，想趁敌人换子弹的空子冲到他们面前。

“我们说自己人还说对了哩。”年轻的少尉认出了自己联队的军装和旧军帽，便嚷起来。“我们象地道的布列塔尼人，先动手再讲理。”

八个士兵认出了居丹，一个个瞠目结舌。

“哎呀，我的长官！你们穿着羊皮袄，谁见了都以为你们是土匪。”飞毛腿痛苦地喊道。

"这很不幸，不过我们都没有责任，因为事先没有通知你们行动队出城。你们在干什么呢?"居丹问飞毛腿。

"长官，我们在搜寻十二个舒昂党，他们寻我们的开心，把我们累得半死。我们就象吃了毒药的耗子到处乱窜；什么树篱，什么篱笆，鬼才能分得清，把我们两条腿都跳细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一会儿。要我看，土匪现在肯定在那间挺大的破房子附近，就是你们看见冒烟的那房子。"

"好!"居丹叫道。然后他对飞毛腿和八个士兵说："你们几个人从地里穿过去，撤回圣絮尔皮斯石崖，指挥官在那里设立了哨卡，你们可以去增援他们。你们别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穿着军装。妈的！我们要把这群狗东西都收拾了，勒·加尔也休想跑掉！我来不及细说，伙计们会跟你们讲的。你们从路的左边走，碰到六个象我们这样穿皮袄的可千万别开枪。我们行动队员从领结上可以认出来，我们的领结不打扣，光象带子似的绕着。"

居丹把两个受伤的队员抬到苹果树下，然后朝飞毛腿刚才指给他的快腿酒鬼的家走去。对他来说，那房上的炊烟就好比是指示方向的罗盘。这一类误会在这场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一般来说伤亡比这一次要严重得多，不过年轻的军官却因此发现了舒昂党的踪迹。就在这时，于洛指挥的小分队已经把他们的行动路线推进到与居丹小队平行的地方。这位老军人领着一班行动队员，沿着一排排的篱笆，静悄悄地向前疾奔。他象小伙子一样精神抖擞，跳栅子时仍旧相当敏捷，他一面奔走，一面将他褐色的眼睛向四面的山头上张望，同时还象

猎人似地竖起耳朵，聆听最细小的动静。他跳进第三块田，看见一个女人正在抡着锄头翻地，那女人约摸三十岁，佝着腰，干得很起劲。旁边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用柴刀砍那东一簇西一簇的荆豆，枝叶上的霜被震得直洒，他将荆豆砍下，放成一堆。于洛从另外一侧的栅子跳进来，落地时发出沉重的响声，那母子俩人一齐抬起头。于洛立刻把这个年纪还轻的女人当作了老太太。布列塔尼女人的额头和颈部都过早地布满了皱纹，穿着一件旧皮袄，显得不伦不类，要不是一条肮脏的黄布裙清楚地显示了她的性别，于洛简直就不知道这个乡下人是男还是女，因为她长长的黑发都拢在一顶红毛线帽下。那孩子衣衫褴褛，难以蔽体，皮肉都露在外面。

"嘿，老太婆！"于洛走到那女人面前，用低沉的声音喝问道，"勒·加尔在哪里？"

这时，跟随于洛的二十名行动队员也越过了围墙，走到地里来。

"哟，到勒·加尔去你们得从原路往回走。"女人用戒备的眼光瞅了瞅这伙人，答道。

"我什么时候问你到富热尔的郊区勒·加尔的路了吗？老不死的！"于洛粗暴地说，"凭奥莱的圣安娜的名义，你看见勒·加尔从这里经过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女人回答，又弯下腰准备干活了。

"该死的女人，后面有蓝军追我们，你想叫他们把我们吃掉么？"于洛大叫。

女人听了，又用戒备的眼光瞅了瞅这班行动队员，口中答

道：“有蓝军追你们？这怎么可能。我刚看见七、八个蓝军从下面那条路回富热尔市了。”

“瞧她那样子，好象成心要同我们过不去。”于洛说，“喂，你瞧，老母山羊。”

指挥官用手指一戳，叫她往身后看，那里有他的三、四个流动哨，从帽子、军装和枪支上一望便知是蓝军。

“你莫非要眼睁睁地看着土行者派来保护勒·加尔的人被蓝军干掉不成？富热尔人正到处抓勒·加尔哩。”于洛直眉瞪眼地说。

“哦哦，对不起。”女人说，“现在弄不好就会被人诳了！你们是哪个教区的？”她问道。

“圣乔治的。”两三个富热尔人一齐用下布列塔尼话喊道，“我们饿死了。”

“那好，你们瞧，”女人回答，“看见那边的烟了吗？那就是我家。你们打右边的小路走，可以从坡上过去。路上也许能碰到我当家的。快腿酒鬼该在那里为勒·加尔站岗放哨。你们知道他今天要到我家来。”她得意地补充了一句。

“多谢了，好心的女人。”于洛说。“走啊，你们这些人，他妈的！”他又对手下的人说，“看他还能往哪儿跑！”

说罢，指挥官奔上了那女人指的小路，小分队紧随其后一溜烟地跑了。快腿酒鬼的女人听到这个自称为舒昂党的人骂出极少天主教徒气味的粗话，脸上顿时变了色。她望望这伙戴腿套穿羊皮袄的年轻的富热尔人，一屁股栽倒在地上，搂过她的孩子说道：“愿奥莱的圣女和大慈大悲的圣拉布尔可怜我

们！我看他们不是自己人，他们的鞋子上没有钉子。快从下面这条路跑去告诉你爹，弄不好他会掉脑袋的。”那孩子象一头鹿似地越过金雀花和荆豆丛，消失了。

蓝军和舒昂党在快腿酒鬼那间破屋四周迷宫般的小路上相互追逐，可是德·韦纳伊小姐却既没有碰到一个蓝军，也没有碰到一个舒昂党。待她望见那破败的房子半坍的烟囱里冒出淡蓝色烟柱，她的心便剧烈地跳动起来，一下一下跳得极快，轰响着，竟象有一股股潮水向颈部涌去。她收住脚步，用手扶着一根树枝，默默地注视着这股炊烟，无论对年轻首领的朋友还是对他的敌人，这股炊烟都好比是信号。她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激动得快要瘫倒了。“呀！我太爱他了。”她自言自语道，似乎带着几分绝望，“今天我可能会把握不住自己……”突然，她向茅屋冲去，跨越最后一段路程，跑进院子里。院里的泥淖冻得结结实实。那只大狗依旧咆哮着向她扑过来，不过快腿酒鬼一声吆喝，它立刻摇摇尾巴安静下来。德·韦纳伊小姐走进茅屋，她只向屋里扫了一眼便把一切都看明白了。侯爵还没有来。玛丽感到呼吸较为自如了。她很高兴地发现快腿酒鬼尽了很大努力，想把窝里唯一的而又肮脏不堪的屋子收拾得稍稍整洁些。快腿酒鬼抄起他那支破猎枪，向女客人默默地鞠了一躬，然后带着狗走出门。玛丽把他送到门口，看他走上屋子右边的一条小道，路口上横挡着一棵腐朽的大树，算是一道栅子，不过已经几乎全坍了。放眼向小路外面望去，只见树木和篱笆都是光秃秃的，旷野里的景物尽收眼底。田垄块块相接，一道道栅子看去竟象是绵延不

尽的一串门。待到快腿酒鬼的宽檐帽完全消失之后，德·韦纳伊小姐转到屋子左边向富热尔的教堂张望，但是快腿酒鬼的那个棚子把教堂全部遮住了。她把目光转向库埃斯农大河谷，河谷就象一条长长的绸带呈现在她眼前，雪白雪白的，相形之下，就要下雪的灰蒙蒙的天空显得越发晦暗了。碰到这样的日子，天地都好象沉寂了，万籁都在空气中凝固。因此，尽管蓝军和行动队正在田野里兵分三路，组成一个三角形，向这间破屋一步步围拢过来，静寂却依旧是那样的深沉，以致在这个使人不安又使人感到全身充满着悲凉的环境中，德·韦纳伊小姐不由地觉得心绪激荡。灾难在空气中弥漫开。她终于望见在一长串栅子尽头低矮的木栅处，一个青年人正在跳跃栅栏，他敏捷得好似一只松鼠，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向这里飞奔。"是他。"她在心里说。勒·加尔的衣着象一个普通的舒昂党，穿了一件羊皮袄，喇叭枪斜挎在背后，若不是他那优雅的风度，简直就认不出来了。玛丽受到一种和恐惧一样难以解释的本能反应的驱使，急忙走回屋里。不一会儿，年轻的首领已经站在她面前，两人靠着火炉，只相隔两步远，火炉里欢欢势势地冒出明亮的火苗。两个人都感到嗓子里好象梗住了，不敢互相注视，也不敢稍微动弹一下。共同的希望把他俩的思想联结起来，相同的狐疑又把他俩隔开。这里有焦虑，也有爱的欢乐。

"先生，"德·韦纳伊小姐终于开口，声音很激动。"我到这里来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

"我的安全！"他说道，觉得一阵心酸。

“是这样，”她接着说，“只要我还在富热尔，您的生命便受到威胁，我太爱您了，所以今天晚上不能不离开富热尔；您不要再进城去找我。”

“离开这里！亲爱的天使，我跟您走。”

“跟我走！您真这么想？那蓝军怎么办？”

“嗐！亲爱的玛丽，蓝军和我们的爱情有什么相干？”

“可是我觉得您很难和我一起留在法国，和我一起离开法国就更难。”

“有了爱，天下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唉！不错，我相信没有办不到的事。我不是就有勇气为了您而离开您么？”

“您胡说什么！您曾经把自己许给一个您并不爱他的无耻之徒，现在您却不愿意叫一个崇拜您的男人获得幸福？有了您，他的生活将变得充实，而他又发誓永远只属于您。听我说，玛丽，你爱我吗？”

“爱的。”她说。

“那好，你应该是我的。”

“您莫非忘了，我已经又开始扮演高等妓女的卑鄙角色，应该是您属于我？我想离开您，为的是不使我招来的鄙视落到您头上；假如不是担心这一点，也许……”

“假如我什么也不怕……”

“谁能向我担保？我很多疑。不过有了我这样的遭遇，谁又不多疑呢？……即使你我的爱情不能持久，它至少应该是圆满的，有了它，我们就能愉快地忍受这世界不公正的待遇。

您为我做过什么呢？……您只是想得到我罢了。您以为您想得到我，您就超过了迄今为止见到过我的人吗？您何曾做到为了一个小时的欢乐，拿您的舒昂党人去冒险，不再考虑他们，就象我失掉一切的时候也不去想那些遭到屠杀的蓝军那样？如果我叫您抛弃您的全部思想，抛弃您的理想，抛弃您那位叫我讨厌的国王，您替他卖命，他却并不拿您当回事；您能听我的么？而我却可以义无返顾地为您去死！如果我叫您投书归降第一执政，这样您就可以随我到巴黎去；……如果我求您与我一起远离这浮华尘世，到美洲去生活，以便知道您是否象我现在爱您这样仅仅为了我这个人才爱我！总之一句话，如果我非但不脱胎换骨，爬到您的地位上，而且要叫您一落千丈，栽下来与我为伴，您会怎么办？"

"别说了，玛丽，你何苦自轻自贱，可怜的孩子，我明白你的心思！你要知道，我最初的欲火已经化为激情，而如今激情已经化为爱情。你是我灵魂的灵魂，我知道，你的人品和你的门第一样高贵，你不但容貌出众，而且才智超群；我也是名门世族，自认为并非等闲之辈，定可以叫你立足于上流社会。莫非我预感到你能永远带给我人世罕见的欢乐？……莫非我在你的心灵中发觉了吸引我们终生不渝爱一个女子的高贵品质？原因究竟何在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的爱情却是与大地共存的，我感到没有你我就无以生活。真的，假如你不一辈子在我身旁，我的生活就会贫乏无味……"

"什么，在您身旁？"

"哎呀，玛丽！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你的阿尔封斯的心？"

“啊！您以为向我求婚，让我攀上您的门第，我就受宠若惊了？”她表面上显得矜持倨傲，实际上却目不转睛地盯住侯爵，不放过他脑子里最细微的思想活动，“您自己能知道半年以后还会爱我吗？到那时我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不，不，只有当情妇的女人才能确信男人对她表达的感情，因为不存在责任、法律、社会、孩子的利益，这些令人不快的因素。只要她的影响是长久的，她就能够从自己的影响中发现慰藉和幸福，为此受天大的委屈也心甘。做您的妻子，有朝一日成为您的负担，想到这里我就发憷，倒不如享受一次短暂然而却是真实的爱，即使到头来弄得一贫如洗或者丢了性命也在所不辞。不错，我可以做一个贤妻良母，也许还强似别的女人，但是要叫一个女人在心灵中保持贤妻良母的感情，就万不能只凭着感情的冲动便娶了她。何况，我自己难道又能知道明天您还讨我喜欢吗？不，我不愿意给您带来不幸，我要离开布列塔尼。”她发现他流露出迟疑的眼神，“我马上回富热尔市，您不要去找我……”

“好吧，后天，如果清早你看见圣絮尔皮斯山崖上升起黑烟，那么晚上我就会到你那里去，我是你的情人还是丈夫，全随你的便。就是粉身碎骨、肝脑涂地我也不惜！”

“阿尔封斯，”她感情陶醉了，“你既然非常爱我，难道你还没有把生命给我便可以这样轻生吗？……”

他不回答，两眼只是望着她，望得她垂下了眼睛。不过他从情人那张红通通的面颊上还是看出她心里和他一样乱哄哄压着千言万语，于是，他向她张开了手臂。玛丽心荡神迷了，她

决心委身于他，把错误化成最大的幸福，不惜拿自己的命运去押宝，倘若她能够在这最后一次考验赢得胜利，那她的前程就稳妥了。她眼看就要软绵绵地倒在侯爵的怀中，但是她的脑袋刚刚触到情人的肩膀，屋外便传来轻微的声响。她仿佛猛然惊醒了似的，从侯爵的臂膀中挣脱出来，忽地冲到茅屋外面。这时，她略微冷静了些，想到了自己的处境。

"也许他要娶我是拿我寻开心。"她暗暗寻思，"嘿！假如我相信真是这么一回事，我能把他杀了。啊！且慢且慢。"她又想，因为她看见了飞毛腿，她向飞毛腿打了一个手势，那士兵立刻心领神会。

可怜的小伙子呼地磨转脚跟，佯做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德·韦纳伊小姐也猛地翻身返回客厅①，她将右手的食指贴在嘴唇上，叫年轻首领保持绝对安静。

"他们在外边。"她轻声说道，有些慌张。

"谁？"

"蓝军。"

"呀！我不能死，我还没有……"

"是的，来吧……"

他一把搂住她，她并不推阻，周身冰凉。他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这一吻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欢乐，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亲吻，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亲吻。然后，两人一同走到门口，站好一个位置，以便既能把外面看得一清二楚，又不会被

① 正如一些注家指出的，此处用"客厅"一词殊费解。

外面的人发觉。侯爵朝库埃斯农河谷望去，只见居丹率领十二、三个人已经到了坡下，再回头看那一溜棚子，只见那根腐朽的粗树干边上已经守着七个士兵。他跳上酒桶，捅破木板房顶，想从那里跃上山坡；但是他刚将脑袋伸出洞口，却又立刻缩了回来，原来于洛已经占据了高地，切断了到富热尔的路。这时，他瞅了瞅自己的情人，而她却发出一声绝望的呼喊：她听见了三个小分队的脚步声，他们正向这栋房子包围过来。

"你先出去，"他对她说，"为我挡一挡。"

这句话对她来说便是至高无上的命令，她感到无比幸福，立刻走到门外，侯爵趁这个机会往喇叭枪里压上了弹药。他度量了一下破屋门口到大树干之间的距离，然后就朝那七名蓝军猛扑过去，一阵急射把他们打得东倒西歪，从中间杀开了一条血路。三支队伍哗地一下向棚子这边围过来，然而勒·加尔已经飞身跃过棚子，只见他在田里连窜带蹦，轻捷得令人难以置信。

"开枪，开枪，见他妈的鬼！你们简直不是法国人，给我开枪，混蛋！"于洛的声音雷鸣般地响起来。

于洛在山坡顶上这样吼叫着，话音未落，他的士兵和居丹的士兵一齐放了一排枪，幸好都打偏了。这时侯爵已经跑到了第一块田地尽头的栅子，就在他要进入第二块田地的时候，差一点被从后面奋力追上来的居丹抓住。勒·加尔听到这个可怕的对手距离自己只有几步远了，脚下越发象飞起来似的。可是居丹还是几乎与侯爵同时冲到栅子前。侯爵眼疾手快，举起喇叭枪，嗍地朝居丹的脑袋掷过去，不偏不斜打了个正

着，居丹的脚底下不由地慢了。此时玛丽如何紧张，于洛和他的队伍如何叫这景象牵动着心，这些都不能细表了。大家都凝神屏息，而且都不自觉地模仿着居丹和侯爵的动作。勒·加尔和居丹同时奔进一片小树林，树枝上挂着白花花的霜，象一道白色的屏障；然而居丹蓦地倒退数步，闪到一棵苹果树后。大约有二十个舒昂党，刚才害怕伤了他们的头目一直不敢开枪，此时呼地跳出来一起开了火，把苹果树打得象筛子一样。于洛带领的小队飞也似地奔上去援救居丹；居丹手无寸铁，只能抓住舒昂党人换弹药的时机，从一棵苹果树奔向另一棵苹果树。这情景真是千钧一发，然而时间不长，行动队员们和于洛率领的蓝军就蜂拥而至，冲到侯爵掷喇叭枪的地方来救居丹。这时，居丹发现他的对手已经精疲力竭，正坐在林子里的一棵树下，他让伙伴们同伏在田地侧面篱笆后的舒昂党人厮杀，自己从旁边绕过去，径直朝侯爵奔去，活象一只下山的猛虎。王室猎手们见状都惊呼起来，叫他们的头领小心。他们向行动队员打了一阵枪，象偷猎者一样，运气还不错，然后他们就企图抵挡住对方的进攻，可是行动队员们勇敢地越过敌人据以顽抗的篱笆，同样也叫敌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于是，舒昂党人奔上田地旁边的小路——双方在这块地里混战了一场，他们抢占了于洛放弃的高地。这是于洛的失策，待到蓝军醒悟过来舒昂党人早已在山顶岩石间的缝隙中埋伏好。倘若于洛的士兵想冲上山来厮杀，凭据这样的地形，舒昂党人就能够放心大胆地朝他们射击。于洛带着几名士兵缓缓行进，到小树林里去寻找居丹，行动队的富热尔人留下来，剥下舒昂党

人的尸体的衣物，把还活着的舒昂党人结果掉。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双方都不留俘虏。侯爵被救下来，舒昂党和蓝军双方都看清了彼此在各自的地位上所具有的力量，意识到再打下去是无益的，因此都打算收兵撤退了。

“假如我失去了这个小伙子，”于洛向小树林里仔细地张望，口中嚷道，“我就再也不要朋友了。”

“哈哈!”一个正在剥死人衣物的富热尔小伙子说，“这只鸟有黄羽毛。”

他向他的同乡们亮出一个盛满金币的钱袋，这是他刚从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子衣兜里找到的。

“他这儿还有什么?”另一个人说，他从死人的外套里抽出了一本经书。

“真是自作自受，这是个神甫!”他喊道，把经书掼到地下。

“这个偷儿，他就给我们这么一点儿。”第三个人说道，他正在剥一个舒昂党的衣服，从衣兜里只翻出两枚六法郎的埃居。

“真的。可是他的皮鞋很棒。”一个士兵说，一面就要来脱那死人的鞋。

“归了你那份儿，你才能拿。”一个富热尔人抢白了他一句，一面把皮鞋从死人脚上拔下来，扔到已经高高堆起的什物上。

第四个行动队员接过钱，准备等小分队全体士兵到齐了之后再分。居丹冒着生命危险第二次去追赶勒·加尔，结果还是一场空。于洛同这位年轻军官一道回来，他们发现二十多

名士兵和三十多名行动队员都站在篱笆下的一条土沟前，沟里扔下了十一具舒昂党人的尸首。

于洛声色俱厉地喝道："士兵们，我禁止你们瓜分这堆破衣烂衫。集合，快一点。"

"指挥官，"一个士兵把鞋子伸到于洛面前，鞋头里露出了五个光秃秃的脚趾头。"钱就算了，可是这双鞋，"他用枪托指了指这双钉了铁掌的鞋，继续说，"指挥官，这双鞋我穿起来不大不小正合适。"

"你竟然想穿英国皮鞋！"于洛抢白道。

一个富热尔人毕恭毕敬地说："指挥官，自从仗打起来以后，我们一向是把战利品分掉的。"

"你们富热尔人要按老规矩办事，悉听尊便。"于洛硬梆梆地打断了他的话。

"居丹，拿着，这钱袋里有三个金路易，你辛苦了，收下这钱袋长官不会生气的。"一位旧日的伙伴对这军官说。

于洛乜斜眼睛望着居丹，见他脸色变得惨白。

"这是我叔叔的钱袋。"年轻人叫道。

居丹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但他紧迈几步走近那堆尸体，首先映入他眼睛的正是他叔叔的尸首。他刚刚看清楚那张青一块肿一块的红面孔，那双僵直的手臂，看见中弹的伤口，便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叫，然后高声喊道："指挥官，我们走吧。"

蓝军的分队出发了。于洛伸出手臂扶着年轻的朋友。

"活见鬼，一切都会过去的。"老兵对居丹说。

"但是他死了，"居丹答道，"死了！我只有这一个亲人。他

喜欢骂人，可是他爱我。如果国王卷土重来，全国到处悬赏要我脑袋，老先生就会把我藏在他僧袍下。”

“他真有点傻！”国民自卫军的战士们说，他们留下来瓜分衣物。“这老先生可阔哩。不过，这一来，老先生还是没有来得及立遗嘱剥夺他的继承权。”

衣物分毕，行动队员们便追赶上去，远远地跟着蓝军的小分队。

向晚时分，一股惶恐惊惧的气氛潜入了快腿酒鬼的茅屋；这个家庭本来一直天真地、无忧无虑地度日。吃晚饭的时候，巴尔贝特和她的小儿子回到家，母亲背着一捆沉重的荆豆，儿子背着一捆牛草。母子二人走进屋，满屋子里见不到快腿酒鬼的踪影。这间破败的房间从来不曾显得这般大，这般空旷。冰冷的炉灶，黑洞洞的屋子，沉静的空气，一切都预示着某种灾难即将降临。天刚一黑，巴尔贝特就赶紧生着一炉旺火，点明两支松脂烛。松脂烛就是用松脂制成的“蜡烛”，从布列塔尼地区内的卢瓦尔河两岸直到卢瓦尔河上游都这么叫，现在旺多姆农村昂布瓦斯以内的地方还在用这个称呼。巴尔贝特做这些事时慢吞吞的，一个人心里有事动作便是这般迟缓。再微弱的声音她也听在耳朵里。可是她再三上了风声的当，她兴冲冲奔到门口，又垂头丧气地走回来。她把两个瓶子擦干净，灌满苹果酒，然后拿来放在核桃木长桌上。她几次三番抬眼望望正在照看烘荞麦面饼的儿子，却始终不同他讲话。有一次，孩子的眼光落在他父亲挂猎枪的两根钉子上，巴尔贝特也朝这块空荡荡的地方望去，不由地打了个寒噤。打破这寂

静的只有奶牛哞哞的叫声和苹果酒从桶口渗出来发出的有规则的嘀嗒声。可怜的女人一边叹气，一边向三个黑陶碗里盛上一种用奶、切成小块的荞麦饼和煮熟的栗子做成的汤。

“他们在拉贝洛迪埃尔家的地里打仗来着。”孩子说道。

“去看一看。”母亲吩咐。

孩子跑到地里。月光下他看见一堆尸体，他从里面没有发现自己的父亲，便高高兴兴地吹着口哨往回走；他还拣到了几枚一百个苏① 的硬币。这几枚硬币被打了胜仗的士兵踩到泥里，所以被丢弃了。他回到家，看见母亲坐在火边的一张矮凳上纺麻。他向母亲摇摇头，不过母亲却还是觉得凶多吉少。不一会儿，圣莱奥纳尔教堂敲响了十点，孩子向奥莱的圣女喃喃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便睡下了。巴尔贝特彻夜未眠，天放亮时，她听见远处传来钉了铁掌的皮鞋发出的熟悉的声音，欢喜得叫起来。紧接着快腿酒鬼便走进来，脸上显得闷闷不乐。

“圣拉布勒有灵，勒·加尔平安无事！我向圣拉布勒许下了一支蜡烛。别忘了，我们现在欠这位圣人三支蜡烛。”

快腿酒鬼抓起一瓶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女人忙给他盛上汤，替他摘下猎枪。他在核桃木凳子上坐定，将手脚伸到火边，说道：“蓝军和行动队员怎么会到这里来呢？那时弗洛里尼正打着哩。见鬼，勒·加尔在我们家，这会是谁走露了风声呢？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他，他那位标致的小妞儿和我们。”

女人变了颜色。

---

① 一百个苏合五法郎。

“那些行动队哄了我，说他们是圣乔治的舒昂党。”女人战战兢兢地说，“是我告诉他们勒·加尔在哪里的。”

快腿酒鬼也变了颜色，他把手里的碗放下，搁在桌边。

“我叫咱们的小子去告诉你，”巴尔贝特十分惊慌，“可是他没有碰到你。”

舒昂党人跳起来，狠狠地揍了他女人一下，女人脸色惨白，象死人似地栽倒在床上。

“倒霉的女人，你可把我毁了。”他说。但是他即刻又害怕起来，把女人抱在怀里。“巴尔贝特？”他叫道，“巴尔贝特？圣母啊！我的手太重了。”

女人睁开眼睛，对他说：“你看土行者会知道吗？”

舒昂党人回答：“勒·加尔已下令调查消息是怎么走露的。”

“命令土行者？”

“面包贼和土行者当时还在弗洛里尼。”

巴尔贝特觉得胸口轻松了些。

“他们要动你一根毫毛，”她说，“我就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唉！我不想吃了。”快腿酒鬼忧心忡忡地叫道。

女人将另外一瓶苹果酒推到他面前，他竟然连看都没看。两粒豆大的泪珠顺着女人的面颊滚下，沾湿了她憔悴的、满是皱纹的脸。

“听着，屋里的，明天早上千万要在圣絮尔皮斯山崖上放一堆柴，朝着圣莱奥纳尔门，然后把柴点着。这是勒·加尔和

圣乔治的老神甫约定的信号，神甫要来为他做弥撒。"

"这么说他要进富热尔?"

"嗯，去看他那位标致的小妞儿。我今天得跑断两条腿，就是为这个。我看他是想娶她，把她带走，因为他叫我租几匹马，带到通往圣马洛的大路边等着。"

说罢，疲惫不堪的快腿酒鬼便去睡觉，几个小时后他又出门了。第二天早上他回到家，侯爵吩咐的事他都已经小心翼翼地办妥。他看土行者和面包贼并未出现，就叫他女人不要多虑，于是女人在动身到圣絮尔皮斯山崖去的时候，心里几乎完全踏实了。头天晚上她已经在圣絮尔皮斯山崖朝向圣莱奥纳尔门的圆丘上准备好一堆挂着白霜的木柴。她牵着小儿子出了门，儿子捧着一只破木屐，里面盛了炭火。儿子和女人刚刚转上山坡，被棚顶遮住看不见了，快腿酒鬼便听到有两个人跳过那边地里的最后一道栅子。隔着浓雾，他隐约看见了两个棱角分明的人，辨不十分真切，仿佛两团黑影。"是面包贼和土行者。"他在心里自言自语。他发抖了。两个舒昂党人走进小院子，面孔阴沉沉的，配上破旧的宽边帽，活象木刻家雕刻的衬着背景的头像。

"早上好，快腿酒鬼。"土行者板着面孔。

"早上好，土行者先生，"巴尔贝特的男人巴结地说，"请进来喝几瓶苹果酒。我有冷面饼，还有刚做成的牛油。"

"那就多谢你的好意了，堂兄。"面包贼说。

两个舒昂党人走进屋。对房子的主人来说，这时还没有什么凶险的征兆。他急忙跑到大桶前灌满了三瓶酒，土行者和

面包贼已经分别在长桌两侧磨得溜光的凳子上坐下，自己切开面饼，抹上黄澄澄、肥腻腻的牛油，用刀一压，牛油便冒出许多小奶泡。快腿酒鬼把满满的、起着沫子的三瓶苹果酒放在客人面前，三个舒昂党人就吃起来。房主人不断用眼瞟着土行者，殷勤地为他斟酒。

“把你的烟壶给我。”土行者对面包贼说。

这个布列塔尼人抓住烟壶使劲晃了好几下，然后嗅了嗅手心里的烟草，那神情就象准备采取什么重大行动。

“这天真冷。”面包贼说，一面站起来，走去关上了大门上半部的支扇。

于是，房间里只剩下从那扇小窗子透过浓雾射进来的一束昏暗阳光，仅仅照亮了桌子和两张凳子，不过炉火却在房间里投射出淡淡的红光。这时候，快腿酒鬼已经又把客人的酒瓶灌满了，放在他们面前，然而他们却并不喝。两人扔掉宽檐帽，突然摆出一副庄重的神情。他们用探询的手势和目光互相打了个招呼，快腿酒鬼不禁瑟瑟发抖，仿佛看见他们戴的红毛线帽正渗出血来。

“把你的菜刀给我们拿来。”土行者说。

“土行者先生，你要菜刀干什么？”

“堂兄，少废话，你自己明白。”面包贼紧紧攥住土行者还给他的烟壶，“你被判决了。”

两个舒昂党人同时站起来，把马枪抓在手里。

“土行者先生，勒·加尔的事我可是什么也没说……”

“我叫你去拿菜刀。”土行者道。

可怜的快腿酒鬼撞上了儿子睡的粗木板，三枚一百苏的硬币滚落到地下。面包贼把钱拾起来。

"好哇！蓝军给了你新钱币①。"土行者叫道。

"圣拉布勒像在上，我讲的是实话。"快腿酒鬼说，"我一个字也没说出去。巴尔贝特把行动队当成了圣乔治的舒昂党，再没别的了。"

"你为什么把这样的大事对你老婆讲？"土行者粗暴地说。

"再说呢，堂兄，我们不要你讲理由，我们要你拿菜刀来。你已经被判决了。"

土行者一挥手，面包贼立刻帮他按住快腿酒鬼。快腿酒鬼见这两个舒昂党人把自己夹在当中，全身的力气都没了，他双膝跪倒，双手绝望地伸向两个刽子手："好朋友，好堂弟，你们说，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有我照看他。"土行者说。

"好伙计，"快腿酒鬼面如土色，"我现在还不能死。你们不让我忏悔就打发我走吗？你们有权利要我的性命，可是你们没有权利夺走我永恒的幸福啊。"

"这话有理。"土行者望着面包贼说。

两个舒昂党人一时间很尴尬，事关一个人的宗教良知，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快腿酒鬼听着微弱的风声，似乎抱着什么希望。苹果酒从酒桶里滴下来发出的有规律的声音引他朝酒桶机械地望了一眼，又伤心地叹了口气。

---

① 相当于五法郎的一百苏硬币是大革命后铸造的。

突然，面包贼扯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墙角，对他说："把你的罪恶向我忏悔吧，我再转告给真正的教会的神甫，他一定会告诉我宽恕你，如果需要吃苦赎罪，自有我替你。"

快腿酒鬼唠唠叨叨地忏悔自己的罪过，借此苟延残喘。他的罪孽不少，讲起前因后果又极罗唆，然而他的长篇大论终于还是到了头。

最后他说道："唉！堂弟，既然我现在跟你说话就是跟忏悔神甫说话，那么说到底，我可以用上帝神圣的名字向你保证，我真没有什么应该责骂自己的地方，除非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多揩了点油水。我指壁炉上的圣拉布勒像发誓，勒·加尔的事我什么也没说。真的，朋友们，我没有背叛。"

"得了，得了，我知道了，堂兄，你过来，这些话你和上帝说去吧，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总要让我临死前讲几句话吧，是向巴尔贝……"

"够了。"土行者答道，"如果你不想叫人太厌恶你的话，就拿出布列塔尼人的样子来，死得象条汉子。"

两个舒昂党人再次抓住快腿酒鬼，把他捺倒在板凳上。快腿酒鬼反抗不得，只能出于动物的本能做一番挣扎，最后他发出低沉的嚎叫，然而随着菜刀重重的一声响，嚎叫立刻停止了。脑袋被一刀切下。土行者抓住一撮头发，把脑袋提溜起来。他走出草屋四下张望，在粗糙的门框上发现一根大钉子，就将手里这撮头发缠在钉子上，把血淋淋的脑袋悬挂在那里。他甚至不给死者合上眼皮。两个舒昂党人在一个大瓦钵里不慌不忙地把手洗净，取过帽子、马枪。一面跨过栅子，一面用口

哨吹着《上尉谣》的曲调。他们走到地头，面包贼扯起沙哑的嗓子，信口唱起这首天真的歌曲中的几段词，富于乡野气息的节奏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

在第一座城市，
情人给她穿新衣
一身雪白的缎子；

在第二座城市，
情人给她穿新衣
一身金子和银子。

她美得象朵花
全团上上下下
抢着给她搭帐篷架。

两个舒昂党人越走越远，曲调也渐渐变得模糊了。但是旷野里万籁无声，一片寂静，所以仍旧有几个音符飘进了牵着孩子往家走的巴尔贝特的耳朵。这首歌在法国西部家喻户晓，乡下女人听到它没有不动心的，因而巴尔贝特下意识地唱起了歌谣的头几节。

来，出发吧，美丽的姑娘，
让我们一起上战场，
时间到了，莫迟疑。

勇敢的上尉，
请你莫伤悲，
我女儿不属于你。

无论到海角还是天涯，
你都休想得到她，
除非你玩弄诡计。

老爹爹抓住姑娘
脱光她的衣裳
把她扔到河里。

上尉更加英雄，
纵身跳入水中，
把姑娘救上河堤。

来，出发吧，美丽的姑娘，
让我们一起上战场，
时间到了，莫迟疑。

在第一座城市，
等等，等等。

当巴尔贝特唱到面包贼打这里起唱的反复部分时，她正

好跨进院子。她的舌头好象一下子冻住了，身体也僵硬了，张大嘴巴，惊叫一声，却又立刻沉默了。

“好妈妈，你怎么啦？”孩子问。

“你自己往前走，”巴尔贝特低声说，她把手从孩子手里抽出来，十分生硬地把孩子推到前面，“你已经没有爹，也没有娘了。”

那孩子一面哭，一面揉着肩膀。突然，他看见了悬在钉子上的头颅。他一声也不吭，稚嫩的小脸蛋神经质地抽搐，欲哭无声。他睁大眼睛，久久地盯着父亲的头颅，脸上显得痴呆呆的，竟看不出有任何感情；他糊里糊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面孔先是木然，后来又流露出一种野蛮的好奇表情。巴尔贝特突然拉过孩子的手，紧紧攥住，扯着孩子三步并作两步进了屋。面包贼和土行者把快腿酒鬼按在板凳上时，他掉下来的一只鞋正好落在他脖子下面，这样鞋里就灌满了血。寡妇进屋后第一眼就看见了这只鞋。

“脱掉木屐，”母亲对儿子说，“把脚放到这只鞋里。好。终生记住你爹的这只鞋吧，”她叫道，声音凄惨悲凉。“每次穿鞋你都要想到被舒昂党灌满了血的这只鞋，要把舒昂党斩尽杀绝。”

她一边说，一边疯狂地摇晃着脑袋，一绺绺黑发散落下来，披在脖子上，使她的面容显得阴森可怖。

“我向圣拉布勒起誓，”她接着说，“我一定把你交给蓝军。你要当兵为你爹报仇。杀，杀舒昂党，学我的样子。啊！他们砍了我男人的脑袋，我要把勒·加尔的脑袋交给蓝军。”

她一个箭步跨上床，从一个暗洞里掏出一个小钱袋。儿子惊得直发怔。她拉起儿子的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拽着他就走，弄得他连木屐都没来得及换上。母子二人朝着富热尔市飞快地奔去，谁都没有回头看一眼他们抛弃的茅屋。他们爬上圣絮尔皮斯石崖，巴尔贝特将柴堆拨了拨，让火烧得更旺些，孩子帮着往火上添金雀花枝，青青的花枝上还沾着一层霜，于是烟冒得越发浓了。

"它烧的时间比你爹的命长，比我的命长，也比勒·加尔的命长。"巴尔贝特指着火堆对儿子说，显出凶悍的模样。

正当快腿酒鬼的寡妇和脚上沾满血迹的孤儿带着复仇和好奇的阴沉表情，眼望浓烟滚滚直上云天的时候，德·韦纳伊小姐也直盯着这边的石崖，她望穿了双眼，想发现侯爵告诉她的信号，然而什么也看不见。雾不知不觉变得更浓，将整个地区笼罩在灰蒙蒙的纱帐中，连紧靠城边的景物都隐没了。她怀着又甜蜜又不安的心情一会儿望望山崖，一会儿望望古堡，一会儿又望望城里的房子。在大雾里，山崖、古堡、房屋似乎都变成了一团团的雾，只是略黑些罢了。在她的窗子附近，几棵树从淡蓝色的背景中显露出来，好似风平浪静之际大海里隐约可见的珊瑚礁。阳光给天空涂上了一层灰白色，好象失去光泽的银器。树枝染上了似红非红的颜色，几片残叶在枝头抖动。由于玛丽的心头充满了甜美的感情，所以尽管这景象与她提前开始品尝的幸福很不协调，她却没有看出什么不祥之兆。两天来，她的思想起了奇怪的变化。她浮躁的性格，强烈而混乱的感情渐渐受到了真正的爱情赋予人的平和

心境的影响。她历经艰辛去追求的爱情如今确凿无疑地得到了，这使她萌发了重返上流社会的愿望，这个社会能给她幸福，而她当年却不得不痛苦万状地与之告别。短暂的爱在她看来是无能的表现。如今她发现自己突然从水深火热的社会底层青云直上，回到她父亲曾让她短暂停留的阀阅门第。她的虚荣心长期以来在感情忽而幸福，忽而又遭到伤害这样残酷的循环往复中受到压抑，现在苏醒过来，让她看到一旦有了高贵的社会地位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生来就是贵妇人，嫁给蒙托朗这对她来说不过是在属于她的天地中活动和生活罢了。她在动荡的生活中几经磨难，因而对于造就家庭的感情是伟大的感情这一点，她的体会比其他任何女人都要深。而且，结婚、生育、抚养子女对于她与其说是一种责任，倒不如说是一种休息。透过这场最后的风暴已经依稀可见的高尚平静的生活使她感到欢喜，如同一个厌倦贞洁的女人会对不规矩的爱情投去羡慕的目光一样，对她而言，贞洁已经成了新的诱惑。

她没有看见圣絮尔皮斯山崖上的火光，便从窗口走回来：“也许我对他太多情了？但是他有多么爱我，我心中是有数的啊！……弗朗西娜，这不是梦！今天晚上我就要做德·蒙托朗侯爵夫人了。我做过些什么，竟有幸获得这样圆满的幸福？对！我爱他，爱情足以报答爱情。不过，上帝肯定是想奖赏我，因为我贫贱到这样的地步还保留了一颗高尚的心，上帝希望我忘掉过去的痛苦。你知道，我的孩子，我受过多少罪啊！”

“今天晚上！德·蒙托朗侯爵夫人！您！玛丽！只要没

有成为真事，我就觉得是在做梦。是谁告诉他您的全部价值的?”

“好孩子，他不但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还有一颗高尚的心。你要能象我一样亲眼目睹他临危不惧的样子就好了！啊！他一定知道应该怎样爱，因为他是那样勇敢!”

“既然您那么爱他，那你为什么又同意他到富热尔来?”

“我们被突然包围的时候哪有时间说话？再说，这不也是对爱情的一种考验吗？考验永远没个够！我们一边等，你一边给我梳头。”

但是，她一面在精心打扮，一面却仍旧在胡思乱想，因而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象触电一样，猛地把梳得好好的头发弄乱。在做头发卷的时候，或是在把辫子梳得更光溜的时候，她都在琢磨侯爵会不会欺骗她。她心里对侯爵终究还有一点怀疑，然而她又想，要说其中有诈，那未免太难想象，因为他是到富热尔市里来找她，她可以立即报复，对他来说那是太冒险了。她对着镜子挖空心思研究一顾盼，一蹙眉，一个微笑，一个嗔怒、爱慕抑或矜持的表情的效力，她要用女人的心计在最后的时刻试探年轻首领的心。

“你说得对!”她说，“弗朗西娜，我和你一样担心婚礼能不能举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愁云苦雾中生活，它要么孕育着我的死亡，要么孕育着我们的幸福。这雾真可恶。”她一面说，一面又朝圣絮尔皮斯山峰望去，山峰依然在烟雾之中。

她自己动手整理起装饰窗户的绸窗帘和细布窗帘，故意遮住一些光线，使房间里若明若暗，好刺激人的感情。

“弗朗西娜，”她说，“把堆在壁炉上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全拿走，只留下座钟和那两个萨克森花瓶，待会儿我自己把科朗坦采来的那些冬天开的花插进去……椅子全搬出去，我喜欢屋里只有长沙发和一把扶手椅。这些干完之后，我的孩子，你就把挂毯刷一刷，叫挂毯的颜色显得更鲜亮，把蜡烛插在壁炉台和蜡烛台上……”

玛丽聚精会神地、久久地注视着悬挂在墙上的旧壁毯。她有一种天生的鉴赏力，因而能够从立经壁毯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中间选中这样一种色调，这种色调把这种古老的装饰品和闺房里的家具和摆设协调起来，不但色彩和谐，而且相互对比，别有一番情趣。她在装饰房间的那些式样别致的花瓶里插的花也是按照相同的观点设计的。长沙发挪到了壁炉旁。壁炉对面的墙下放了一张床，床两侧各有一张销金小桌，她往桌上各放了一个萨克森花瓶，瓶里插满枝条和鲜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当她抚弄绿锦缎床幔波浪般起伏的皱褶的时候，当她端详花床罩曲折的花纹的时候，她不止一次颤栗起来。这些事情总是包含着一种难以言传的、隐秘的幸福，撩得心里生出甜蜜蜜的骚动，所以一个女人忙起这些令人销魂的事情来，便会把所有的怀疑抛到脑后。此时德·韦纳伊小姐就正是这样。心上人现在不在这里，这些典雅的布置他看不见，也无从夸奖，但是等他来了以后，他一定会报以赞许的微笑，因为这些布置的精妙总是能被人领悟的，而她为心上人如此操办忙碌，其中是不是含着一种宗教感情？逢到这种时候，无妨说女人总是提前投入爱情的怀抱的，她们无一不象德·

韦纳伊小姐现在这样对自己说："今天晚上我会幸福极了！"即便是最贞洁的女人这时候也会在绸缎或者细纱极微小的皱褶中寄托这种甘美的期待，然后，不知不觉地，她在周围建立的和谐气氛便会使一切都洋溢着爱情的温馨。在这个温柔甜蜜的环境中，所有的东西都有了生命，都成了见证，而她已经在和这些东西分享将来的全部欢乐了。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思想都大胆地把未来当作现实。不久，她不再期待，不再希望，她抱怨寂静，哪怕再细小的声音也好象向她预示着什么。最后，怀疑又将它的利爪攫住她的心，她浑身发热，坐立不安，她感到思想完全演化成一种物质力量在压迫自己；她忽而感到欢欣鼓舞，忽而又感到苦不堪言，倘不是怀着欢乐的期望，她连一秒钟也难以支撑下去。德·韦纳伊小姐把窗帘掀起七七四十九次，希望看见山崖上升起一股浓烟，但是大雾似乎渐渐地又染上了一层灰色，她的想象力终于告诉她这是一种凶险的预兆。她终于不耐烦了，放下窗帘，决心不再掀开它。她悻悻地看着这间蕴含着自己的灵魂和声音的房间，心想这一切也许都是徒劳，这样一想，各种念头便都涌上心来。

"我的孩子，"她一面说，一面把弗朗西娜拉到隔壁的梳妆间里，梳妆间有一扇小圆窗，朝向城防工事和林荫大道的山岩相交的那个幽暗的角落。"把这儿收拾一下，要整理得井井有条！至于客厅嘛，随你的便，要乱就让它乱着吧。"她补充道，一面笑了笑。女人只对最亲近的人才这么微笑，其中迷人的魅力男人永远也体会不到。

"哎呀！您真美呀！"布列塔尼姑娘叫道。

“嘿！我们都够傻的，我们的情人不永远是我们最漂亮的首饰吗？”

弗朗西娜让玛丽懒洋洋地睡在躺椅上，自己慢慢走出房间，她心里明白，不管蒙托朗爱不爱她的主人，她的主人都不会出卖他。

“老太婆，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于洛对巴尔贝特说。巴尔贝特一进城就把他认出来。

“您没长眼睛？喏，瞧瞧圣絮尔皮斯石崖，瞧那边，好兄弟，朝圣莱奥纳尔那边。”

科朗坦的眼睛顺着巴尔贝特手指的方向往山崖望去，此时大雾已经开始消散，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一条白色的烟柱，和快腿酒鬼的老婆讲的一样。

“可是他什么时候来呢？嗯，老太婆？是晚上还是夜里？”

“好兄弟，”巴尔贝特说，“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跟舒昂党一条心了？”于洛把乡下女人拉到离科朗坦几步远的地方，厉声问道。

“这个嘛，将军先生，看看我孩子的脚吧！看见了吗，脚上沾的是我男人的血。舒昂党把我男人杀了，象杀小牛犊似地杀了；我说话粗，您别见怪。他们杀他就因为前天我锄地时您从我嘴里骗去的那几句话。留下我的儿子吧，反正你们已经夺走了他的爹和妈，不过您必须把他培养成真正的蓝军，好兄弟，叫他努力去杀舒昂党。给您，这里是二百埃居，请您为我儿子保存好；只要省着用，靠这笔钱他一定能混出个人样来，这些钱他爹花了十二年功夫才攒出来。”

于洛惊奇地瞅着这个脸色苍白、满面皱纹的乡下女人。她的眼窝里干干的。

“可是你呢？”于洛说，“你这个当娘的，你怎么办呢？最好你自己留着这笔钱。”

“我？”她难过地摇摇头，回答道，“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您就是把我塞在梅吕西讷塔的底下（她指着古堡的一座塔），舒昂党也会找到那里杀掉我！”

她面容阴沉，伤心地亲了亲自己的儿子，瞅瞅他，掉下了两粒泪珠，又瞅瞅他，然后便走了。

“指挥官，”科朗坦说，“机会来了。要想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俩就必须齐心协力。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但也可以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立刻去包围德·韦纳伊小姐的房子，这会惹得她和我们翻脸的。假如这个姑娘领头去救她那位旧贵族，你我二人，还有你的行动队和两个营，都不是她的对手。蒙托朗是宫廷里的人，所以他很狡猾；他很年轻，所以他有胆量。我们休想在他进城的时候抓住他，而且他说不定已经进城了。挨家挨户搜查？太荒唐！不会有收获，只会打草惊蛇，又搅得老百姓不得安宁。”

于洛不耐烦了：“我去命令圣莱奥纳尔的哨卡巡逻时多走几步，这样他们就可以到达德·韦纳伊小姐的房前。我和每一个岗哨都约定信号，我自己在哨卡坐镇，一旦有信号告诉我有年轻人进城，不管他是谁，我就带上一名班长和四名战士，然后……”

“然后，”科朗坦打断了这位火暴性子的军人的话，“如果

那年轻人不是侯爵，如果侯爵不从城门进城，如果他已经到了德·韦纳伊小姐家，如果，如果……”

科朗坦一边说，一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望着指挥官，这使老军人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叫道：“见你妈的鬼！溜达你的去吧，地狱的公民。我才不管这些呢！如果这家伙闷头乱钻，撞上了我的巡逻队，我就必须把他毙了；如果我知道他在哪一所房子里，我就必须包围那所房子，抓住他把他毙了！要叫我绞尽脑汁想一些馊主意，自己往军装上抹黑，那根本没门儿。”

“指挥官，三位部长的信命令你服从德·韦纳伊小姐。”

“公民，请她自己来吧，我倒要看看我应该怎么办。”

“那好，公民，”科朗坦傲慢地回答，“她马上就会来。她会亲口告诉你那个旧贵族几点几分进城。而且或许只有她看见你设下岗哨，包围了她的房子，她心里才安稳呢。”

“这家伙简直是魔鬼。”共和军的老联队长痛苦地说。他望着科朗坦大步登上王后阶梯——刚才的事就发生在这里，向圣莱奥纳尔门跑去。然后他在心里自忖道：“他一定会把蒙托朗公民交给我，那时主持军事法庭的麻烦就会落到我头上。不管怎么说，”他耸了耸肩膀，“勒·加尔是共和国的敌人，他杀了我可怜的吉拉尔，而且毙了他就好歹少一个贵族。让他见鬼去吧！”

他用靴子的后跟点地，轻快地转过身，嘴里吹着《马赛曲》，到城市的各个哨卡巡视去了。

德·韦纳伊小姐此时正沉浸在一种冥想之中。这种冥想

的秘密至今似乎仍旧埋在心灵的深渊里，它产生的无数矛盾的感情经常使冥想者感到在四壁之内也可以领略暴风雨般的、感情激荡的生活，甚至终生高卧于床榻也无妨碍。这姑娘到这里来追求的戏剧性生活已经接近尾声，她的眼前正一幕又一幕地重现与侯爵相逢后十天以来爱与恨交织的场面。这时候，卧室前的客厅里响起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她颤栗了；门打开；她猛回头，眼前是科朗坦。

“小刁妇！”警察当局的上层人物笑着说，“您是不是还想骗我？唉，玛丽呀玛丽！您上了赌桌却不让我和您赌同家，打出牌去也不征求我的意见，这岂不太危险？如果说侯爵得以逃脱天网……”

“那并非您的过错，是吧？”德·韦纳伊小姐回答，话中暗含讥讽之意。她接着又语气严厉地说道：“先生，您有什么权利又闯到我家里来？”

“您的家？”他用刺耳的语调问。

“您提醒了我，”她神色凛然地说，“这里不是我的家。您挑选这幢房子是别有用心，您以为在这里杀人可以十拿九稳。我马上就走。我宁可住到沙漠里，免得看见您这样的……”

“我这样的密探，您说就是了。”科朗坦说，“不过这幢房子既不是您的，也不是我的，它是政府的。至于说到搬出去嘛，您大概还不会这么做。”他一面说，一面用恶毒的眼光看了看德·韦纳伊小姐。

德·韦纳伊小姐气得呼地站起来，她向前走了几步，但又猛地站住了，她看见科朗坦掀开了窗帘。科朗坦微微一笑，叫

她到他身边来。

“看见那股烟了吗?”他不慌不忙地说。不管他心里如何激动，他总能保持一副沉静的面孔。

“人家烧杂草和我离开这里有什么关系?”她问。

“您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厉害?”科朗坦说。然后他换了温和的语气，“可怜的姑娘，我什么都知道了。侯爵今天要到富热尔来。您把房间布置得如此叫人动情，这些花，这些蜡烛，总不至于是为了把他交给我们吧。”

德·韦纳伊小姐看见这只披着人皮的野兽的眼睛里分明写着侯爵的死讯，她的脸顿时变了色，同时她感到心中对情人产生了一种近似疯狂的爱。她的每一根头发都把强烈的痛苦注入她的头顶心，她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躺椅上。科朗坦双臂抱在胸前，一时竟没有动，他心中一半感到高兴，这女人平日对他不是讽刺挖苦就是爱理不理，这回他反过来叫她尝到了苦头；不过他对这女人一向不避辛苦，甘为驱驰，现在看她那痛苦的样子，心中一半又有些难过。

“她爱他。”他轻声自言自语道。

“爱他，”她喊道，“这个字能说明什么?科朗坦！他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呼吸。”她扑到这男人的脚下，他平静的模样让她感到害怕。“卑鄙的灵魂啊，”她对他说，“我可以把脸丢尽，但那必须是为了让他获得生命，而不是失去生命。为了救他我可以流尽最后一滴血。说吧，你需要什么?”

科朗坦全身一抖。

“我就是来听您的吩咐的，玛丽。”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温

情，同时他彬彬有礼地把德·韦纳伊小姐扶起来。"真的，玛丽，您骂我，可是我还是一心一意向着你，不过您不能再骗我。您是知道的，玛丽，骗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啊，科朗坦！如果您想叫我爱您，您就应该帮我救他。"

"那好，侯爵几点钟来?"他问道，竭力把语气放得很平和。

"唉！我完全不知道。"

两人默默地对视。

"我完了。"德·韦纳伊小姐在心里说。

"她骗我。"科朗坦想。"玛丽，"他说，"我有两条格言，一条是绝不相信女人的话，这是避免上当受骗的办法；另一条是时刻注意她们会不会因为某种利害，做的和说的正好相反，她们把行动的秘密告诉我们，然而她们的实际行动却与此风马牛不相及。我想现在我们两个已经互相理解了。"

"完全理解了。"德·韦纳伊小姐答道，"您需要证据，证明我是真心诚意；但是我不能给您，除非您先证明您是真心实意。"

"再见了，小姐。"科朗坦冷冷地说。

"好啦好啦，"姑娘笑着说，"您请坐，就坐在那儿。别赌气了，您再生气，我就不用您帮忙了，我自己完全能救侯爵。至于您朝思暮想的三十万法郎，一旦侯爵的安全得到保障，我就给您放在这壁炉上，清一色的金币。"

科朗坦站起来，后退了几步，望着德·韦纳伊小姐。

"短短几天您成了大富翁了。"他说道，口气中酸溜溜的味

道欲盖弥彰。

她脸上露出怜悯的微笑，说道："蒙托朗本人付给您的赎金肯定还要多。这样吧，告诉我您有办法保证他平安无事，而且……"

科朗坦突然嚷起来："您不能在他进城的时候让他逃走吗？于洛不知道他进城的时间和……"他闭上嘴，好象怨自己说得太多了。"您这样的人难道还需要我来想办法？"他十分自然地微微一笑，又开口说道，"听着，玛丽，我相信您是说话算话的。只要您保证补偿我为了帮助您所失去的一切，那我一定哄住那个傻瓜指挥官，让侯爵在富热尔市和在圣詹姆斯市一样自由自在。"

"我向您保证。"姑娘带着庄严的神气说。

"这样不行。"科朗坦说，"要以您母亲的名义向我起誓。"

德·韦纳伊小姐打了一个寒噤。她举起颤抖的手，按照科朗坦的要求发了誓。科朗坦的态度随即起了变化。

"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力。"科朗坦说，"您可不许骗我，今天晚上您就会对我感恩不尽了。"

"我相信您，科朗坦。"德·韦纳伊小姐深受感动，高声说道。她冲他微微一点头，表示感谢。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温和而忧悒的表情，德·韦纳伊小姐见了不禁发出半是善意、半是诧异的微笑。

"这女人真是个尤物！"科朗坦一边走，一边高声说，"难道我真的永远得不到她，让她既当我的摇钱树，又当我的安乐窝么？她也终于跪到了我的脚下！……哼，侯爵快完了。如果

我不把这女人捺到泥塘里就休想得到她，那我就一定要叫她到泥塘里去滚一滚。”他信步往前走，不知不觉来到广场上。他自言自语道："不管怎么说，她可能不再怀疑我了。转眼间十万埃居到手！她一定认为我爱财如命。这是她玩的诡计，要不然她就已经嫁给他了。”科朗坦一路这样胡思乱想，迟迟下不了决心。接近晌午的时候。大雾已经被太阳驱散，然而这会儿却又凝聚起来，越来越浓，连近处的一片树木都看不见了。“又来一件晦气事。”他一边缓步向自己的住所走去，一边在心里想。“六步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老天爷想保护这对情侣哩。雾这么大，对她的房子必须严加监视才行。什么人？”他喝道，一把抓住一个陌生人的手臂，这个似乎是从陡峭的岩石上爬上林荫大道的。

“是我。”一个孩子的稚气的声音回答。

“哦，是脚上沾了血的小孩。你想不想为你爹报仇？”科朗坦问他。

“想！”孩子说。

“好。你认识勒·加尔吗？”

“认识。”

“那就更好了。听好，不要离开我，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你就能够把你娘想做的事做了，你还能挣到许多钱。你喜欢不喜欢钱？”

“喜欢。”

“你喜欢钱，你想杀掉勒·加尔，那我就愿意关照你。”过了一会儿，科朗坦又自忖道："瞧吧，玛丽，你会亲手把他交

给我们的！她现在太冲动，不能判断我会给她怎样的打击；再说，爱情从来就不思考。她又不认识侯爵的笔迹。布下天罗地网的时候到了，凭她的性子，她一定会驯服地钻到我的网里。不过，要想万无一失，还应该把于洛派上用场，我得去找他。”

此时此刻，德·韦纳伊小姐和弗朗西娜正在商量对策，要想办法让侯爵既不受居心叵测的科朗坦的伤害，又能躲过于洛的刺刀。

“我去告诉他。”布列塔尼姑娘叫道。

“你疯了。你知道他在哪儿？就是我自己，有心灵的全部直觉相助，都很可能找他三天三宿也碰不到他。”

俩人想出了许多象弗朗西娜的建议这样不切实际然而在火炉边却极易实行的计划，最后玛丽高声说道：“等我见到他就会急中生智的。”

于是她就和所有个性刚烈的人一样，宁可等火烧眉毛时再拿主意。她相信自己的福星，也相信自己天生的智谋，这种智谋大凡女人无不具备。她的心大概从来不曾象今天这样矛盾惶遽。她一会儿象傻了似的，双眼发直；一会儿又听到一点声音便发抖，那样子就象快要连根拔起的树，樵夫们为了叫树快点倒，拴上绳子拼命摇晃。突然，远处枪声大作，那是十几支步枪同时开火的声音。德·韦纳伊小姐的脸色顿时变了，她抓住弗朗西娜的手，说道：“我完了，他们把他杀了。”

客厅里响起一个士兵的脚步声。弗朗西娜吓坏了，起身迎出去，随后带进来一名班长。共和军向德·韦纳伊小姐敬

了军礼，然后递上几封信。信纸不怎么干净。年轻的姑娘没有作答，那士兵抽身往外走，同时说道："夫人，是指挥官叫我送来的。"

德·韦纳伊小姐怀着不祥的预感打开一封信，这是于洛的信，很可能是匆忙中写下的。

"小姐，我的行动队员刚才抓住了勒·加尔的一个密使，已经把他枪毙了。我从截获的信件中拣出这封信给你送去，或许对您有用，云云。"

"谢天谢地，他们枪毙的不是他。"她叫道，把信扔进火中。

她的呼吸舒畅了，于是把于洛送来的信很快地看了一遍。这是侯爵写的信，好象是要交给杜·加夫人的。

"不，我的天使，今晚我不能去拉维弗蒂埃。今晚您的赌注要输给伯爵，不过我却要在这个可爱的姑娘身上击败共和国，这姑娘肯定值一夜的代价，这一点您应该同意。这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可以得到的唯一收获，因为旺代已经准备投降了。在法国已经无用武之地，我们当然一起回英国，不过正事留待明天再做不迟。"

信从她手里滑落。她闭上眼睛，头倚在靠垫上，身体后仰，沉默无语。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抬起眼睛望望座钟。指针指着四点。

"先生叫人等得好苦。"她用冷嘲的口气说。

"唉！他要不来就好了。"弗朗西娜说。

"他要是不来，"玛丽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就去找他，我！

不，现在他不会再耽搁了。弗朗西娜，我的确很美吗？”

“您脸色很难看！”

“你瞧，”德·韦纳伊小姐说，“这间熏香的屋子，这些鲜花，这些蜡烛，这醉人的烟雾，我准备让他在爱情中度此良宵的那个人见到这里的一切一定会感到这简直是神仙的日子。”

“到底出了什么事，小姐？”

“我被人骗了，哄了，诓了，耍了，坑了，我完了。我要把他杀掉，把他撕碎。嗯，他对我一直有一种蔑视的态度，他掩饰得很不高明，可是我偏偏视而不见！啊，我要死了！不过，尽管我傻得要命，”她笑道，“他却是要到我这里来的，今天夜里我会让他明白，不管他和不和我成婚，一个男人只要占有了我就甭想抛弃我，侮辱了我就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我要叫他在绝望中完蛋。我以为他心地高尚，谁知道他竟那么下贱！他哄骗我的手段真高，我到现在还很难相信一个能够毫不心软地把我扔给面包贼的人会下作到玩弄司卡班①的手段。要弄一个痴情女子实在太容易了，只有极端无耻的家伙才这么干。他要是把我杀了，那倒没什么，但是他却对我说谎，我还把他看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杀！杀！啊，我要看他死在断头台上。我的心竟有这样狠么？他死的时候会有我的爱抚和亲吻相随，这抵得上二十年的生命……”

“玛丽，”弗朗西娜的口气温柔得好似天使，“愿您象其他许多女人一样做您的情人的牺牲品，不要做他的情妇，也不要

① 司卡班，喜剧中听差的名字，善于玩弄小聪明。来源于意大利喜剧，后为法国喜剧（如莫里哀）所采用。

做他的刽子手。把他的形象珍藏在心底吧，何苦自己把他画得面目可憎。假如无望的爱情果真没有一丝欢乐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还有什么盼头！玛丽，您一向不想着上帝，可是上帝却一定会报答我们女人，只要我们恪守我们女人在世上的本分：给人爱情，忍受痛苦！”

“小家伙，”德·韦纳伊小姐摩挲着弗朗西娜的手，答道，“你的声音真温柔，真迷人！由你嘴里说出，道理就变得委婉动听了！我倒真想听你的……”

“宽恕他吧，不要出卖他！”

“别说了，莫再和我谈这个人。和他相比，科朗坦的为人还高尚些。你懂我的意思吗？”

她站起来，平静得可怕的外表掩饰着内心的混乱和不可遏止的复仇渴望。她的步履缓慢而沉着，显示出一种难以描述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她的脑海里思绪翻滚，她把屈辱咽到肚里，凭她高傲的性格，哪怕再小的痛苦也不会承认。她朝圣莱奥纳尔哨卡走去，想到那里打听指挥官住在哪里。她前脚走出房子，科朗坦后脚走进来。

“哎呀，科朗坦先生！”弗朗西娜嚷道，“假如您真关心那位年轻人，那就快去救他，小姐要把他交出去。这张倒霉的纸片把什么都毁了。”

科朗坦漫不经心地接过信，问道：“她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

“她绝望了，我得去救她。”

他抓着信跑了，飞快地冲到楼外，向正在门外玩耍的小男

孩问道："刚才出来的那个夫人朝哪里走了？"

快腿酒鬼的儿子拉着科朗坦走了几步，指了指斜坡上那条通向圣莱奥纳尔门的小路。

"打这儿走的。"他毫不犹豫地说。他要报仇，这是母亲埋在他心底的思想。

就在这时，四个化了装的男人溜进了德·韦纳伊小姐家，小男孩和科朗坦都没有看见。

"你还是回去放哨。"科朗坦说，"装着玩百叶窗的插销的样子，不过你要仔细，四面八方都要看住，连房顶上也不放过。"

科朗坦朝孩子指示的方向奔去，隐约从大雾中发现了德·韦纳伊小姐。待她走到圣莱奥纳尔哨卡时，他追了上来。

"您到哪儿去？"他向她伸出胳膊，"您脸色苍白，发生了什么事？您这样一个人跑出来出了事怎么办？挽住我的手臂。"

"指挥官在哪儿？"

德·韦纳伊小姐话音刚落，就听得圣莱奥纳尔门外回来一队侦察兵，接着又在一片嘈杂声中听到于洛的嗓门。

"他妈的！"于洛嚷着，"什么也看不清，巡逻的时候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鬼天气。这个旧贵族指挥起老天爷来了。"

"您何必抱怨，"德·韦纳伊紧紧抓住于洛的胳膊，"这大雾固然可以掩护阴谋诡计，但也可以掩护复仇的行动。指挥官，"她又轻声补充道，"我来和您商量一起采取行动，叫勒·加尔今天插翅难逃。"

"他在您家里？"于洛问道，他的声音很激动，说明他吃了

一惊。

“不在。”她答道，“不过您给我一个可靠的人，侯爵一到我就派他告诉您。”

“您要干什么？”科朗坦忙对玛丽说，“一个当兵的呆在您家里一定会吓着他，我找到一个小孩，小孩子不会惹他怀疑……”

“指挥官，”德·韦纳伊小姐说，“您诅咒这场雾，但是全亏它，您现在就可以把我的房子包围起来。各处都要派兵把守。在圣莱奥纳尔教堂里设下岗哨，守住我客厅窗外的那片空地。林荫大道上也要派人，虽说我卧室的窗户离地面有二十多尺，不过人要急了，有时再险再高也敢跳。听好！我很可能让这位先生从楼房的大门出去，所以，监视他的任务必须交给一个有胆量的人。”她叹息了一声，“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很勇猛，他一定会以死相拼的。”

“居丹！”指挥官叫道。

年轻的富热尔人应声跃出队伍，这支队伍刚才和于洛一同返回，排列在比较远的地方。

“听我说，年轻人，”老军人轻声对居丹说，“这女人他妈的把勒·加尔交给我们了，我也不清楚是为什么。反正一样，这不关我们的事。你带十个人去埋伏好，守住那个死胡同，胡同尽头就是姑娘那幢楼房。你要注意，别叫人看见你和你的士兵。”

“是，指挥官，那地方我熟悉。”

“那好，我的孩子，”于洛继续说，“什么时候该拼刺刀我派

飞毛腿通知你。你亲自上去抓侯爵，假如你能杀掉他，让我免了开庭审判枪毙他的麻烦，那么不出半个月你就可以当上中尉，否则我就不姓于洛。喏，小姐，这汉子很有胆识，"他指着居丹对年轻姑娘说，"由他守在您的楼前，只要那旧贵族从楼里出来或者想进楼里去，他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居丹带着十二名士兵走了。

"您知道您都干了些什么？"科朗坦低低地对德·韦纳伊小姐说。

她并不回答，只是以一种满意的神情望着一部分士兵按照少尉的命令向林荫大道开去，另一部分士兵遵从于洛的指令，在圣莱奥纳尔教堂幽暗的墙下排开。

"有几栋房子和我的房子毗连，"她对指挥官说，"把这几栋房子也包围起来。咱们千万不要因为稍有疏忽而后悔。"

"她气急了。"于洛想。

"我料事如神吧？"科朗坦附上于洛的耳边说，"我准备派到她家里去的人，就是那个脚上沾了血的孩子；这样……"

他的话没说完。德·韦纳伊小姐突然拔脚就朝她的房子奔去，他紧随在后面，嘴里吹着口哨，好象碰到了什么喜事。待他赶上她，她已经先到了房门口。科朗坦看见快腿酒鬼的儿子还在那里。

"小姐，"他对她说，"您把这孩子领进去，你甭想找到比他更天真也更认真的传信人。——你一看见勒·加尔进来，不管人家对你说什么，你都要马上跑开，到哨卡来找我，我会给你一笔钱，让你一辈子不愁吃。"

科朗坦的这几句话无妨说是轻轻吹进小孩子的耳朵里去的，话一说完，他就觉得布列塔尼小鬼重重地捏了一下他的手，随后那小鬼便跟着德·韦纳伊小姐进了屋。

“现在，朋友们，绞尽脑汁想去吧！”待房门关上以后，科朗坦高声说，“侯爵老弟，今宵红罗帐里铺的便是你的裹尸布。”

科朗坦想亲自盯住这栋灾难将临的房子，便跑到林荫大道上。他看见指挥官也在那里，正在给部队下命令。不一会儿，夜幕降临。两个钟头过去了，彼此呼应的各岗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说明侯爵已经穿过三道隐蔽而警惕的人墙。这三道人墙截断了帕普戈塔楼三面的通道。科朗坦从林荫大道往哨卡跑了七七四十九次，然而他的期待每次都落了空，他的小传信人一直没有露面。他沉浸在万千思绪当中，在林荫大道上缓缓地踱着方步，只觉得心中三种激情相撞击，使他五内俱焚，这三种激情便是：爱情、贪欲、野心。市里所有的钟同时敲响八点。月亮很迟才升起。雾和夜交织成可怕的黑暗，笼罩着这块土地。由此君构思的戏就要在这里收场了。警察当局的这位重要人物很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的双臂沉重地叉在胸前，双眼死死盯住塔楼的那扇窗口，它高高地悬着，好似一个发光的幽灵。每当他踱到面临河谷那一侧的悬崖边上，他便机械地向雾中窥伺，市区和郊区一些宅子里的灯火在雾里映出零星的、惨淡的白光，在城防工事的上方和下方闪烁。万籁俱寂，打破沉寂的只有南松河潺潺的流水，定时鸣响的凄厉的警钟，哨兵沉重的脚步和每隔一小时哨卡换岗时枪支的声音。眼前的一切，人和自然，都变得庄严静穆。

“天黑得好象在狼肚子里。”这时分面包贼说道。

“只管走，”土行者回答，“象死狗一样别说话。”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面包贼分辩道。

“刚才谁踢落一块石头，他要是想用他的心做我的刀鞘，那就再来一下。”土行者的声音压得极低，和南松河流水的呜咽融合在一起。

“是我踢的。”面包贼说。

“妈的，老钱袋，”小头目说，“象蛇一样把肚子贴紧地面，要不然，我们就要早早把骨头扔在这里了。”

“哎，土行者！”面包贼不知趣，继续说。他靠双臂的力量撑起上身，凑到伙伴身旁，附在他耳际轻声说了几句话，轻得连跟在后面的舒昂党人都听不见一个字。“哎，土行者，听咱们大奶奶说，到上面又可以捞一把。咱俩二一添作五，怎么样？”

“听着，面包贼！”土行者趴下不动了。

全队的舒昂党都伏倒不动，这段山崖崎岖难行，他们已经累得够呛。

“我知道，”土行者继续说，“你是那种贪心的好约翰，挨了打不在乎，不过万一被逼急了眼，也能狠狠地去揍人。我们到这里可不是来抢死人的皮鞋，我们来是要拼个鱼死网破，谁手软，谁倒霉。大奶奶派我们来，为的是救勒·加尔。他在那儿。抬起你的狗脸，那边，瞧那个窗子，在塔楼的上面。”

这时，时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月亮升起了，照得雾气好象白色的烟。面包贼猛地攥住土行者的胳膊，悄悄地指给他看，只见上面离他们十尺的地方有几把三角刺刀在闪闪发光。

“蓝军先到了，”面包贼说，“我们要吃大亏。”

“别着急，”土行者答道，“假如我早上观察得不错，帕普戈塔底下，在碉堡和林荫大道之间有一小块地方，总是堆着肥料，人要掉到上面就象摔到床上一样软和。”

“假如圣拉布勒愿意把我们的血化成上等苹果酒，”面包贼说，“那明天早上富热尔人就有喝不完的酒了。”

土行者用硕大的巴掌堵住朋友的嘴。他轻声下了一道命令，命令一行一行往后传，直传到最后一个舒昂党。这些舒昂党人攀附着页岩上的欧石南，正悬在半空中。科朗坦的听觉非常灵敏，舒昂党人搬动小树发出的簌簌声，还有小石块滚落崖底时细弱的声响都很难逃过他的耳朵，他走到了教堂广场的边缘。土行者似乎具有在黑暗中观物的本领，要不然就是他的五官经过不断的锻炼获得了野人一样的反应能力，总之他隐约地看见了科朗坦；或者大概有如一条训练有素的狗，他嗅到了科朗坦。科朗坦徒然在寂静中聆听，徒然向着由页岩形成的自然的高墙窥视，结果一无所获。虽然在雾气依稀的白光中他恍惚看见了几个舒昂党，可是他却以为是几块岩石，这些人的身体与粗糙的自然物太接近了。舒昂党人的部队面临的危险很快就过去了。科朗坦被林荫大道另一端的声音吸引过去，声音听得分明，就在护墙终止、岩石斜坡开始的地方。页岩山崖的边缘一条联接王后阶梯的小路正好通向这个结合部。科朗坦走到那里，只见一张脸好象变魔术似地从下面探出来，他不知道这是鬼还是人，反正来者不善，于是伸手去抓，结果碰到一个女人滚圆、柔软的身体。

“这位妇人家，您简直活见鬼！”他喃喃说道，“您要不是碰上了我，脑袋上早就挨了一枪了……深更半夜的，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您是哑巴吗？”他心中暗想：“不过她真是个女人。”

因为沉默引起了怀疑，陌生女人便答了腔，声音里流露出巨大的恐惧：“哎呀，好先生，我看护病人刚回来。”

“原来是侯爵那位所谓的母亲，”科朗坦暗道，“我倒要看看她想干什么。”

“哦，您走那边，老太婆，”他高声说，佯作并不认识她，“从左边走，要不然您会挨枪子的。”

他站着不动弹，但是当他看见杜·加夫人朝帕普戈塔楼走去时，便远远地跟上去，机灵得象一个鬼魂。就在他俩冤家路窄撞到一起的时候，土行者已经率领舒昂党巧妙地爬上肥料堆埋伏下来。

“大奶奶来了！”土行者轻声自言自语道，他象一只大狗熊似地贴着塔楼的墙壁站立起来。

“我们在这儿。”他对杜·加夫人说。

“好！”杜·加夫人答道，“你要是能在那栋房子里寻到一架梯子就好了，那房子的花园就在下面，离肥料堆有六尺，那样勒·加尔就得救了。看见那个小圆窗户没有？里面是梳妆室，和卧室相连，必须够着那个窗户。塔楼的四面墙只有你们待的这面没有被封锁。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守住南松河的通道，用不了十五分钟我们就能让侯爵脱离危险，尽管他简直发疯了。如果那婊子想跟他走，就用刀捅了她。”

科朗坦望见这边有几个模糊的黑影，起先他以为是石头，后来却发现这些黑影灵活地动起来，他立刻跑到圣莱奥纳尔门的哨卡，在那里找到了指挥官。指挥官在行军床上和衣而卧。

“别喊他，”飞毛腿很不客气地对科朗坦说，“他刚刚睡下。”

“舒昂党来了。”科朗坦对着于洛的耳朵喊。

“胡说，不过也好！”指挥官睡眼惺忪地说，“起码可以打一仗。”

于洛来到林荫大道，科朗坦把舒昂党潜伏的那个奇怪地点指给他看。

“他们很可能骗过或者干掉了我设在王后阶梯与古堡之间的巡哨。”指挥官说，“妈的，这该死的雾。不过别急！我派一名中尉带五十个人埋伏到山崖下。不能在这里攻击他们，这些畜生筋骨硬得很，他们能够象石头一样顺势滚下峭壁，胳膊腿都不会受伤。”

钟楼的破钟敲响二点的时候，于洛回到了林荫大道。他已经做了最严密的军事布署，要把土行者率领的一班舒昂党一网打尽。所有的哨卡都增了兵，德·韦纳伊小姐的房子已经成了一个小型军事阵地的中心。指挥官看见科朗坦默默地望着帕普戈塔楼居高临下的那扇窗子出神。

“公民，”于洛对他说，“这个旧贵族会不会骗我们？一点动静也没有。”

“他在那里呢，”科朗坦指着窗口说，“我看见窗帘上有男

人的影子！我纳闷的是那个小孩子不知怎么了。他们可能把他杀了，也可能把他勾引过去了。瞧，指挥官，看见没有？有一个男人！走吧！”

“我可不愿意到床上去抓他，妈的！他既然进去了，那就早晚得出来，居丹不会放他跑掉的。”于洛说，“居丹不动手一定有他的道理。”

“得啦，指挥官，我以法律的名义命令你立刻攻击这所房子。”

“要想支派我，你还太嫩了点儿。”

科朗坦对指挥官忿忿然的样子并不在意，他冷冷地说道：“你必须服从我！这是国防部长签发的正式命令，命令你听我指挥。”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文件。“你以为我们会那么没头脑，真地让那姑娘随便行动？那只是她自己想的罢了。我们要扑灭的是内战，辉煌的成果自然能弥补手段的卑劣。”

“公民，我要斗胆派你去……懂我的意思吗？懂了就好。开步走，让我安静一些。快走快走。”

“你念一念。”科朗坦说。

“少拿你的职权来找我的麻烦。”于洛大叫，这样一个在他眼里一钱不值的角色却来命令他，这使他火冒三丈。

正在这时，快腿酒鬼的儿子仿佛一只耗子从地里钻出来似地出现在他俩中间。

“勒·加尔已经走了。”他叫道。

“从哪儿？……”

“圣莱奥纳尔街。”

“飞毛腿，”于洛对着身旁的班长的耳朵说，“快去告诉你的中尉，叫他向楼房进攻，打一个漂亮的连射，懂了吗？其他人听好，向左看齐，向塔楼前进。”指挥官叫道。

为了使读者诸君透彻理解故事的结局，我们有必要同德·韦纳伊小姐一道返回她家里。

当着我们的感情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它会使我们沉浸于一种醉意，这种醉意的力量远在酒力与鸦片细小的力量之上。思想中凝聚的洞察力，过度兴奋的感官所具备的敏锐的反应能力能够产生最奇特，也是最出人意料的效果。思想一旦钻进牛角尖，有的人的目光便一方面可以明察秋毫之末，另一方面却对如椽之木视而不见，仿佛根本无此物存在。德·韦纳伊小姐此时便陷入这样一种恍惚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真实的生活竟变得有些象梦游人的生活了。她念完侯爵的信便迫不及待地做出周密的安排，要让侯爵难逃她复仇的罗网，就象她为了爱情的第一次欢聚而做好细致的准备一样。然而当她看见依照她的吩咐，她的房子被三重刺刀团团围住时，一道闪光倏地划过她心中。她开始审察自己的行动，想到自己弄不好已经铸成大罪，心中不免有些仓皇。她开始紧张了，一阵风似地朝大门冲去，可是到得门口却又一动也不动地站住了，她绞尽脑汁地想了好大一会儿，始终也没能理出个头绪来。她对她刚才的行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信，所以当她牵着这个陌生的孩子走进房屋穿堂的时候，她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她感到有无数的亮光在空中闪动，仿佛

一片火苗在摇曳。她迈步望里走，想使自己从这昏沉沉的状态中振奋起来，但是她就象一个睡意矇眬的人，所有的事物在她眼里都失去了平常的形式和真实的色彩。她用异乎寻常的力气握住孩子的手，拉着他飞也似地朝前跑，那模样好象是疯了。她穿过客厅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客厅里有三个人，他们向她敬礼，并且往两下分开给她闪出道。

“她来了。”一人说。

“她真标致。”神甫说。

“不错，”第一个人说，“不过她脸色发白，心事沉重……”

“而且魂不附体，”第三个人补充道，“她根本没看见我们。”

德·韦纳伊小姐走到卧室门口，看见了弗朗西娜温和而快乐的面孔。弗朗西娜对着她的耳朵说：“他来了，玛丽。”

德·韦纳伊小姐清醒了，脑子也活了，她瞅瞅自己牵的孩子，恍然大悟。她对弗朗西娜说：“把这个小男孩关起来，你要想让我活命，就千万别让他跑了。”

她一字一字说得很慢，同时把眼睛盯住卧房的门，直勾勾地，看了叫人害怕，以为她透过门板看见了她的牺牲品。她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没有转身便从背后把门关上，因为她看见侯爵正站在壁炉前。侯爵的衣着虽不过分讲究，却也显得华贵，透着几分喜庆，女人总是觉得自己的情人容光焕发，有这样一身装束，便越发精神了。见此情景，德·韦纳伊小姐的头脑完全清醒了。她拼命想咬紧双唇，然而嘴巴却依然微张着，露出白玉般的牙，勾画出一个凝固的微笑，那神气与其说叫人动

情，毋宁说让人害怕。她一步一步朝侯爵走去，手指指着座钟：

"一个男人值得爱当然也就值得等啰。"她带着装出来的高兴表情说。

可是，她的感情太激动了，终于浑身无力地栽倒在壁炉旁的沙发上。

"亲爱的玛丽，您生气的时候显得真迷人！"侯爵说道。他在她身旁坐下，拉起她的手，她任他握着，可是当他望她的眼睛时，她却把目光躲开了。侯爵又说："玛丽现在不愿意望她幸福的丈夫，我想过一会儿她会为此伤心的。"

听到这句话，她猛地回过头来，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怪吓人的。"他笑道，"哟，你的手好烫！亲爱的，你怎么啦？"

"亲爱的！"她有气无力地重复道，声音都变了。

"是的。"他双膝落地，跪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拼命地吻，"是的，亲爱的，我一辈子都是你的。"

她一把推开他，忽地站起来。面孔板得铁紧，接着又象疯子似地哈哈大笑，对他道："你的这些话你自己连一个字也不相信，你比最无耻的流氓还会花言巧语。"她一步跳到花瓶前，抄起放在旁边的短剑，明晃晃的逼到侯爵胸前两三指远的地方，侯爵大惊失色。"唏！"她扔掉短剑，说道，"要我杀掉你，我觉得你还不配呢！你的血太贱，就是让士兵杀你也会脏了他们的手，我看你只配死在刽子手刀下。"

她声音低沉，每句话都说得很吃力，同时象一个娇惯的孩子发脾气似地拼命跺着脚。侯爵走上前想抓住她。

“别碰我！”她大叫，一面惊恐地向后退。

“她病了。”侯爵在绝望中自言自语。

“是的，病了。”她重复道，“但是还没有病到情愿当你的玩物的地步。对于爱情，我什么都可以原谅，但是没有爱情想来占有我，而且写信给这个……”

“写信给谁？”他问道，惊诧的表情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给想杀死我的那位贞洁的太太。”

听到这话，侯爵的脸色变了，他使劲攥住扶手椅的靠背，几乎要把靠背折断。他叫道：“假如杜·加夫人竟敢玩弄什么毒计……”

德·韦纳伊小姐想找那封信，可是没找到。她喊弗朗西娜，布列塔尼姑娘走进来。

“那封信到哪儿去了？”

“科朗坦先生拿走了。”

“科朗坦！啊，我全明白了，信是他写的。”

德·韦纳伊小姐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然后走到沙发旁，颓然倒下，眼泪象泉水般地夺眶而出。怀疑和确信都是可怕的。侯爵扑到情人的身边，将她紧紧搂在胸前，他说不出别的话，只是十多遍地重复说道：“我的天使，你哭什么？这有什么关系？你对我的咒骂充满了爱。别哭了，我爱你！永远爱你！”

突然，他感觉到她用一种异样的力量紧紧偎着他。她一边抽噎，一边问道：“你还爱我吗？……”

“你还有疑心。”他用一种近乎忧伤的语气回答。

她猛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似乎又惭愧又惊慌，闪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

“你问我还有疑心？……”她高喊。

她看见侯爵脸上泛起微笑，笑容中带着嘲讽，然而却是那样温和，因此她下面的话到了嘴唇边便又停住了。她任他拉住她的手，随他走到屋门口。她看见客厅里面支起了一张祭桌，是她不在的时候匆忙放上的。神甫已经利用这段时间穿上了僧袍。几支蜡烛已经点燃，在天花板上投下光亮，象希望一样沁人心脾。她认出来，刚才向她敬礼的两个人是德·博旺伯爵和杜·隗尼克男爵。他们是蒙托朗挑选的证婚人。

“你真要永远拒绝我吗？”侯爵悄悄地对她说。

她看见这副情景，蓦地倒退一步，回到卧室里，扑通一下双膝跪倒，高举双手朝着侯爵呼叫道：“啊！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

她的声音哽住了，脑袋向后仰去，双眼紧闭，倚着侯爵和弗朗西娜的胳膊，仿佛昏死过去。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碰上年轻首领的目光，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

“玛丽，沉住气！这是最后一次风暴了。”他说。

“最后一次！”她重复道。

弗朗西娜和侯爵惊讶地面面相觑，玛丽打了个手势使他们欲言又止。

“叫神甫来，”她说，“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弗朗西娜和侯爵走出去。

“神甫，”她对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神甫说，“我的父亲，我

小时候有一个象您一样的白发老人经常对我说，只要赤子一般地虔诚，就能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果真如此么？”

“果真如此。”神甫回答，“万物的创造者是无所不能的。”

德·韦纳伊小姐扑过去双膝跪倒，显示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她兴奋地说：“啊，主啊！我对你的信仰和我对他的爱情一样深！给我启示吧！在这里创造奇迹吧！否则就请结束我的生命。”

“您的心愿一定会满足。”神甫说。

德·韦纳伊小姐倚着白发苍苍的神甫的胳膊出现在众人面前。她怀着一种深沉而隐秘的感情接受了情人的爱，她比过去的任何一天都更加光艳照人，因为她脸上显示出画家们经常赋予殉道者的那种静穆的表情，令人肃然起敬。她把手伸给侯爵，两人一同走上前，在祭坛前面跪下。婚礼即将在离洞房两步远的地方接受祝福，祭台已经仓促支起，神甫掖掖藏藏带来了十字架、祭器、圣杯，香烟代替了昔日菜餚的热气，在雕花天花板下缭绕，神甫只在僧袍上挂了一条襟带，客厅里摆上了蜡烛，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既动人心弦又离奇古怪的场面，这个场面淋漓尽致地画出了那个令人黯然神伤的时代。当时，世俗的纷争推翻了最神圣的典章制度，于是宗教仪式便充分具备了神秘事物的韵味。婴孩就在母亲还在痛苦呻吟的卧室里接受从简的洗礼式。主耶稣却仍象过去一样，简朴、贫寒，给弥留的人带去安慰。年轻的姑娘就在头一天玩耍的地方第一次领取圣饼。韦纳伊小姐与侯爵的结合，就和其他许多人的结合一样，通过一种与新的法律背道而驰的手续得到

确认；不过这些多半是在橡树下接受祝福的婚礼后来全都被小心翼翼地承认了。这位至死保留传统习惯的神甫是那种任凭风狂雨骤，信守自己的原则不动摇的人。他没有按照共和国的要求起誓，然而他的声音透过狂风暴雨传播着和平的信息。他与居丹神甫不同，他不干煽风点火的勾当，不过他与其他许多神甫一样为那些忠于天主教的灵魂冒着风险履行自己的神职。为了完成这项危险的使命，他不得不使用各种虔诚的手段逃避迫害。侯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个藏身洞里找到他，这些藏身洞直到今天还被称为*神甫的密室*。看见这张苍白而痛苦的面孔，祈祷与虔敬之心便油然而生，所以这张面孔本身已经足以使这间世俗的客厅俨然象是一块圣地了。将带来痛苦和欢乐的仪式已经完全准备好。仪式开始前，神甫在一片静寂中询问未婚妻的姓氏。

“玛丽-娜塔莉，已故塞兹圣母修道院院长，布朗什·德·卡泰朗小姐与维克托-阿梅代·德·韦纳伊公爵之女。”

“出生地？”

“阿朗松附近的沙斯特里。”

“我一直不相信蒙托朗会娶她，这简直是胡闹。”男爵低声对伯爵说，“一位公爵的私生女儿，这算什么！”

“假如是国王的私生女，倒还说得过去。”德·博旺笑着说，“不过我是不会去责怪他的。我喜欢另外一位，现在我要开始向*夏雷特的母马*发动进攻了。她不会谈情说爱，这个女人！……”

侯爵的姓氏事先已经写好，两个情人签了字，随后证婚人

也签了字。婚礼开始。这时，只有玛丽一个人听到了步枪的撞击声和士兵沉重而均匀的步伐，他们一定是来接替她命令布置在教堂里的岗哨的。她打了个哆嗦，抬起眼睛望着祭坛上的十字架。

“她成了一个圣女。”弗朗西娜低声说。

“给我这样的圣女，那我也能成为十足的信徒。”伯爵压低嗓门说。

神甫向德·韦纳伊小姐提出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她回答“是的”，同时发出深深的叹息。她侧过身子，凑到丈夫的耳边说：“过一会儿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违背了绝不嫁给您的誓言。”

仪式结束后，众人一同走进另一个房间，晚餐已经准备好。就在大家入座的当口，热雷米神色惊慌地走进来。可怜的新娘刷地站起，迎着热雷米走去，弗朗西娜也随即跟了过去。新娘子用一个对于女人来说可以轻而易举编造出来的借口请侯爵暂时独自款待一下客人，不等那仆人冒失地说出其后果不堪设想的话便把他带出了房间。

“啊，弗朗西娜！觉得自己要死了，偏又不能说：我不行了！……”德·韦纳伊小姐叫道。说罢，她便离去了。

德·韦纳伊小姐离席而去，这一点以仪式刚才举行完毕为理由，似乎也无可厚非。晚宴将尽，正当侯爵忐忑不安，已经按捺不住的时候，玛丽穿着珠光宝气的结婚礼服走进来。她满面春风，平静自若，而陪伴她的弗朗西娜眉眼之间却流露出极度的恐慌，看着这两张面孔，客人的眼前似乎浮现出萨尔瓦

托·罗沙①的一幅画，画家用怪诞的笔触描绘出手拉着手的生命和死神。

“先生们，”她对神甫、男爵和伯爵说，“今晚你们就在我这里安歇，因为出城太危险。我已经吩咐了这位姑娘，她领你们到各自的房间去。”

“请莫推辞。”神甫正要说话，她却抢先说道，“我希望你们不至于在一个女人结婚的日子里违背她的意愿。”

一个小时之后，她与她的情侣双双走进了由她布置的优雅的洞房。他们终于睡到了这张吉凶难料的新婚床笫之上。在这张床上往往好比在坟墓中，希望纷纷化为死灰；在这张床上，一觉醒来是否有美好的生活往往极难确定；在这张床上，爱情或诞生，或死亡，全看双方的禀性，是否相投全在此见分晓。玛丽望望座钟，暗想：“还可以活六个钟头。”

“我居然睡着了。”将近凌晨时分，她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不觉叫起来。我们如果头一天向自己定好翌日要在某个时刻醒来，到时候往往就会浑身一震，象德·韦纳伊小姐这样猛地惊觉过来。“真的，我真的睡着了。”当她借着烛光看见座钟的指针快指到半夜两点时，便又重复了一句。她转过头，默默地望着侯爵。侯爵还在梦乡中，一只手象孩子似地托着自己的脸，另一只手握住妻子的手，脸上绽出依稀的微笑，仿佛是在亲吻中酣然入睡的。

她低语道：“呀！他睡得象个孩子！他怎么会不信任我

① 萨尔瓦托·罗沙（1615—1673），意大利画家，他的作品多怪诞的想象，笔触粗犷而具有神秘气息。

呢？是他给我带来无法形容的幸福的啊！”

她轻轻推了推他，他醒过来，笑容一下子在脸上荡漾开。他吻了吻他握住的那只手，瞅着这个不幸的女人，眼睛里闪着火花。她被这含情脉脉的目光瞅得不好意思了，缓缓地垂下了宽宽的眼帘，仿佛叫自己不要再凝视侯爵，免得惹事生非。她这样掩饰自己眼睛中的火，看起来是拒绝他的欲念，但是却把他撩拨得越发热切起来。倘若不是她心中深藏着恐怖，做丈夫的一定会怪她过分扭捏作态。他俩同时扬起漂亮的面孔，互相做了一个表示感激的姿势，内里充满他们已经品尝到的欢乐。侯爵很快地审视了一下妻子可爱的面庞，发现她的额头压着一片阴云，这片阴云一定来自心头的抑郁之情，于是他用温柔的声音问道：“亲爱的，为何郁郁不乐？”

“可怜的阿尔封斯，你知道我正把你带往何处？”她问道，全身在颤栗。

“带向幸福。”

“带向死亡。”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紧张得瑟瑟发抖。侯爵莫名其妙，也随她从床上起来。他妻子把他领到窗口，不由自主地用一个猛烈的动作掀开窗帘，指了指广场上的二十名士兵。月亮已经驱散了浓雾，洁白的光线清楚地映出了士兵的制服和枪支，映出了有如一只等待猎物的豺狼在广场上走来走去的科朗坦，映出了交叉双臂定定地站着，仰面朝天，嘴角下垂，显得又专心又忧伤的指挥官。

“嗐！别管他们，玛丽，回来吧。”

“你笑什么，阿尔封斯？是我派他们来的。”

“你在做梦吧？”

“是真的！”

他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侯爵全明白了，他把玛丽搂在怀里：“没什么！我永远爱你。”

“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玛丽叫道。停了片刻，她又说：“阿尔封斯，我们还有希望。”

正在这时，他俩清楚地听到了猫头鹰低沉的啼叫，弗朗西娜突然从化妆室冲出来。

“皮埃尔来了。”她仿佛发谵妄似地兴奋地说。

侯爵夫人和弗朗西娜以令人惊奇的速度给蒙托朗穿戴上舒昂党的服装，只有妇女才有这般麻利的手脚。侯爵夫人见丈夫正在往弗朗西娜送来的枪里装子弹，她向忠实的布列塔尼姑娘示意了一下，然后便轻捷地退出房间。弗朗西娜带着侯爵走进与卧室相通的化妆间。年轻的首领看见许多床单牢牢地结在一起，益发相信布列塔尼姑娘对他的关心；为了他的安全，姑娘想出这个办法来瞒过那些虎视眈眈的士兵。

“我休想从这里钻出去。”侯爵端详一下小圆窗狭窄的窗框，说道。

这时，一副黑胖的面孔把椭圆形的窗口遮得严严实实，弗朗西娜十分熟悉的那个哑嗓子轻轻叫道：“将军，快一点，龟孙子蓝军开始行动了。”

“啊！再吻我一下。”一个温柔的声音颤抖地说。

侯爵的双脚此时已经踏住救命的梯子，然而身体还有一

部分在小圆窗里面，他感觉到有人绝望地、紧紧地抱住了他。他认出来这个穿着他的衣服的人正是他的妻子，不禁喊出声来。他想抓住她，但是她猛力挣脱出他的怀抱，他无可奈何，只得爬下去。他手里攥着撕下的一块布，月光突然照在这块布上，他发现这是从他昨天穿的背心上扯下的。

“站住！齐射。”

于洛吼出的这几个字从令人隐隐感到毛骨悚然的寂静中爆发出来，打破了似乎影响到所有的人和景物的神秘气氛。埋伏在林荫大道上的蓝军的火力刚刚停止，又有一排子弹从谷底飞出，直射塔楼脚下。共和军的火力没有片刻的空隙，弹如雨下，毫不留情。被打倒的人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两次齐射之间的沉静叫人毛发倒立。

然而科朗坦却听见从梯子高处掉下一个人；梯子上有好几个人，他指给指挥官看过。他怀疑其中有诈。

“这群畜生谁也不吭一声，”他向于洛说，“我们那两位情人完全可能在这里向我们虚幌一枪，他们自己却弄不好从另一边跑了……”

这密探急不可耐地想弄清虚实，叫快腿酒鬼的儿子赶快拿火把来。科朗坦的估计于洛完全明白，这老兵听到圣莱奥纳尔哨卡附近激烈地交上了火，心中十分担忧，大叫道：“说得对，他们不可能有分身法。”

说罢，他就向哨卡奔去。

“指挥官，我们用子弹给他洗了脑袋。”飞毛腿迎着于洛走来，对他说，“可是他打死了居丹，还伤了两个人。妈的，这疯

子！他冲破了我们三道防线，要不是圣莱奥纳尔门哨卡的人用刺刀穿透了他，他就跑回田里去了。”

指挥官听到此话，立刻冲进哨卡。他看见行军床上放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士兵们刚刚把尸体抬进来。他走近被说成是侯爵的尸体，摘下遮住尸体面孔的帽子，然后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我就猜到了。”他狠狠地叉起双臂，叫道，“她留着他的时间太久了。”

全体士兵都木然地伫立着。指挥官摘下帽子时，女人的黑色长发已经披落下来。忽然，一群士兵熙熙攘攘的声音打破了寂静。科朗坦走进哨卡，后面跟着四个士兵，他们用步枪摆成一副担架，上面抬着蒙托朗，好几颗子弹打断了他的大腿和胳膊。侯爵被抬到行军床上，躺在妻子的身旁。他看见了妻子，屏足力气，颤颤巍巍地抓住了妻子的手。那垂死的女人艰难地转过头，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全身猛烈地一抽搐，叫人目不忍睹。她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地说：“没有明天的一天！……上帝过分地满足我了。”

“指挥官，”侯爵屏足了全身的气力，一面依然握住玛丽的手，一面说，“我相信您为人正直，请您把我的死讯通知我在伦敦的弟弟。您写信对他讲，如果他愿意听从我临死前的忠告，那就切莫同法兰西作战，不过同时也永远不要放弃为国王效力。”

“我一定做到。”于洛握住垂死者的手说。

“把他们抬到附近的医院去。”科朗坦大叫。

于洛抓住密探的胳膊，他使的劲很大，指甲深深嵌入科朗坦的肉中。他说："你在这里的勾当已经结束了，给我滚开吧，仔细看看于洛指挥官的脸，假如你不想让他的刺刀扎进你的肚子，你就小心别在路上碰到他。"

这老兵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抽出战刀。

"这又是一个永远不能飞黄腾达的正人君子。"科朗坦飞也似地离开了哨卡，心里暗忖道。

侯爵又向他的对手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这是士兵对正直的敌人流露出的敬意。

一八二七年，一个老头儿和妻子一同在富热尔的市场上为买牲口与人讨价还价。尽管他曾经杀过一百多人，却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甚至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的绰号"土行者"。对我们这幕场景的所有人物提供了宝贵资料的那个人① 看见他牵走了一头奶牛，他那质朴敦厚的神气叫人见了不免会说："这真是一个老实人！"

至于说到西卜，就是面包贼，他是怎么死的，富热尔人都看到了。土行者也许曾经想尽办法要把他的伙伴从断头台上救下来，但是没有成功。在著名的里福埃尔、布里永和拉尚特里诉讼案② 期间曾经爆发过一次骇人听闻的骚乱，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事件，那时土行者可能曾到阿朗松的广场上来过。

一八二七年八月于富热尔

罗 芃 译

---

① 据注家，可能指德·鲍姆洛勒将军，作者在富热尔期间曾在他家居住。

② 此情节见本《全集》第十五卷《现代史拾遗》。

沙漠里的爱情

“这样的表演真可怕！”她一边喊，一边走出马丁先生①的动物展览馆。

她刚才观看了这个大胆的江湖艺人，用广告上的话说，与鬣狗一同献技。

“他用什么方法把动物驯得这样服帖，”她继续说，“对动物的感情了如指掌，竟能……”

“这件事对您是一个疑问，”我打断她的话说，“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哦？”她喊了一声，嘴角上浮现出不以为然的微笑。

“您以为野兽就完全没有感情？”我问她，“要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文明生活的恶习全部教给它们呢。”

她惊奇地望着我。

“不过我得承认，”我继续说，“第一次看马丁先生表演的时候，我也同您一样惊奇不已，大声喝彩。那一次我身旁坐了一位老兵，他没有右腿，是和我一同入场的。他的脸给我的印象很深。象他那种好汉都长着这样的脑袋，上面留着战争的烙

① 马丁（1793—1882），驯兽家。

印和拿破仑历次战役的记录。这个老兵的性情直爽、开朗，特别投我的脾气。他无疑是那种对什么都不以为奇的士兵，看到同伴临死前的惨相也会哈哈大笑，他能高高兴兴地掩埋同伴，也能高高兴兴地扒下同伴的衣物，哪怕炮弹横飞他也若无其事，他目光短浅，很容易和魔鬼称兄道弟。展览馆的老板从兽房走出来，我的同伴把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撇了撇嘴，显出轻蔑和嘲讽的神情，高人一等者为了表明自己与一般容易上当的人不同，就喜欢这样意味深长地努着嘴。因此，当我赞扬马丁先生的勇气时，他笑起来，摇摇头，带着内行的神气说：'不稀奇！……'

"'怎么，不稀奇？'我问他，'假如你肯把这个秘密告诉我，那我将感激不尽。'

"我们很快交上了朋友，然后我们一同走进我们看到的第一家餐馆吃饭。待到用餐后甜食的时候，一瓶香槟酒下肚，这个古怪士兵的记忆变得清晰了。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我于是明白他确实有理由喊一声：不稀奇！"

她回家以后同我纠缠不休，许了许多愿，最后我只好答应为她把这个士兵的秘密写下来。第二天她便收到了这篇文章，它只是一部史诗的插曲，姑且命名为《法国人在埃及》。

故事发生在德塞将军① 远征上埃及的时候。一个普罗旺斯籍的士兵落到马格里布② 人的手中，被这些阿拉伯人带到

① 德塞(1768—1800)，拿破仑的部将，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

② 马格里布是原法属北非三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总称。

了远离尼罗河瀑布的沙漠里。马格里布人为安全计想同法国军队拉开距离，所以一路急行军，直到夜里才休息。他们在一口被几棵棕榈树遮盖住的水井周围扎营，棕榈树下有他们原先埋好的粮食。他们没有料到俘虏会生出逃跑的念头，所以只捆住了他的两只手；吃了一些椰枣，给马匹喂了一些大麦之后，他们便呼呼大睡了。大胆的普罗旺斯人见敌人不再监视他，就用牙齿衔过一把弯刀，用双膝固定住刀锋，割断了缚住双手的绳索，恢复了自由。他迅速抄起一支马枪和一把匕首，又拿了一些椰枣，一小袋大麦，一些火药和子弹，以备不时之需；他在腰间系了一把弯刀，跳上一匹马，朝着他认为法国军队所在的方向疾驰而去。他回营心切，拼命催促那匹本来已经很疲劳的马，结果可怜的畜牲双肋断裂，咽了气，把法国人丢在沙漠里。

士兵象一个逃跑的苦役犯，勇敢地在沙漠里徒步行走，后来不得不停下，这时天正在黑下来。尽管东方的夜空很美，他也感到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好在他已经走到一个小山丘下，山丘上长着几株挺拔的棕榈树，他老远就望见了棕榈树叶，当时心里便产生了无限甜蜜的希望。他实在太累了，当即躺倒在一块花岗石上，那石头的形状和行军床差不多，他在上面酣然入梦，没有采取任何以防万一的自卫措施。他已经豁出去了。入睡前他最后的想法甚至是后悔，后悔不该离开那伙马格里布人。自从他远离他们，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马格里布人的流浪生活便变得可亲了。他被太阳晒醒，无情的光线垂直照射到花岗石上，烫得叫人受不了。当然，普罗旺斯人

自己也犯了个错误，他应该睡在另一边，棕榈树庄严的浓荫在那里投下阴影……他望着这几棵孤零零的树，不禁颤栗起来！他想起了阿尔勒的大教堂①里那些优美的、顶部雕出长长的树叶的圆柱，这是撒拉逊圆柱的特点。但是，他数完棕榈树之后，极目四望，无限的苍凉便袭上了他的心头。他看见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深灰色的沙子向四面八方伸展，无边无垠，在强烈的阳光下就象刀锋剑刃，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弄不清这究竟是一片镜子的海洋，还是由无数湖泊拼成的一面镜子。火热的蒸气如巨浪似地涌来，在这块流动不止的土地上空旋转。天空具有东方式的明亮，洁净得令人绝望，因为没有留下丝毫想象的余地。天空和大地都在燃烧。寂静显示出野蛮和恐怖的威严，叫人胆战心惊。苍茫辽阔、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各个方向压迫着人的心灵：天上没有一片云，空中没有一丝风，沙漠里没有一座山，只有细小的沙浪在移动。象晴天在大海上看到的一样，天地最后相交为一道刀锋般纤细的明亮的线。普罗旺斯人搂住一棵棕榈树干，仿佛抱着一个朋友的身体；然后，他站在这棵树垂直投在花岗石上的纤细的阴影里，潸然泪下。他坐下来，呆在那里无限凄凉地望着眼前无情的景色。他高声喊叫，仿佛想试探一下荒漠。他的声音消失在沙丘的洼坑中，只把微弱的音响送到远方，不能引起任何回声；回声是在他心里：普罗旺斯人今年二十二岁，他往马枪里压上了子弹。

---

① 阿尔勒，法国城市，有著名的圣特洛菲姆教堂，然而并非如下文所说具备撒拉逊风格。

“再等一等也不算迟！”他自言自语道，又放下了能够使他解除痛苦的武器。

士兵一会儿望望深灰色的沙漠，一会儿又望望蔚蓝色的天空，他怀念起法国来。他欣喜地闻到了巴黎水沟的气味，他回忆起他经过的城市，记起了同伴的面容和生活中最琐细的事情。不久，他凭着南方人的想象力，终于从飘浮于广阔的沙漠之上的热气中看见了亲爱的普罗旺斯的砾石。这个残酷、危险的海市蜃楼景象使他害怕，他就往山下走去，下山的这面坡正好与昨天上山的那面坡相对。他在构成山岗基础的巨大花岗岩石中发现了一个山洞，简直欣喜若狂。山洞是鬼斧神工的产物。洞中有一张破席，表明有人在这里住过。他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几棵结着椰枣的棕榈树①。于是求生的本能在他心中觉醒了。他希望能够活到有马格里布人经过这里，或者，也许不久他就能听到大炮的轰鸣！因为此时此刻波拿巴正在埃及纵横驰骋。这样一想，法国人兴奋起来，他打下几簇成熟的椰枣，棕榈树似乎都叫这几簇枣坠弯了腰。他尝了尝这些意想不到的天赐食品，相信这几棵棕榈树一定是以前住在洞里的人栽种的。椰枣的果肉鲜美可口，更说明果树经过种植者的精心培育。普罗旺斯人立刻从悲凉的绝望转为近似疯狂的欢乐。他又走上山顶。直到天黑前他一直在砍一棵不结果实的棕榈，昨天他就在这棵树的荫庇下过了一夜。模糊的记忆使他想到了沙漠中的野兽；岩石下冒出一股泉水，

---

① 椰枣，亦称海枣，椰枣树为棕榈树的一种。

然后消失在沙地里，他预料野兽会来泉边饮水，决定在隐居的洞口设置一道栅栏，以防野兽光顾山洞。他拼命地干，夜里睡着了会被野兽吞掉的忧虑给了他力量，但是他终于没能在白天将树砍成几段，只是把树砍倒了。向晚时分，这个沙漠之王轰然倾倒，声震遐迩，仿佛是荒漠吐出的一声呻吟。士兵打了个哆嗦，似乎听到什么声音在向他预告灾祸。但是，正如一个继承人不会为死去的亲属长久地哀悼一样，他也很快便动手把这棵美丽的树富有诗意的装饰品——又长又阔的叶片——砍下来修补席子，准备睡觉。天气炎热，又干了一天活，他感觉疲惫不堪，很快就在潮湿的山洞里红色的石壁下睡着了。半夜时分，他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在周围一片深沉的寂静中他听到一高一低的呼吸声，呼吸的力量十分粗悍，绝非人类所有，再加上黑暗，寂静和乍醒时的幻觉，他感到毛骨悚然，心里象结了冰。他拼命睁大眼睛，看到黑暗里有两粒黄色的微光，这时他连毛发乍竖的痛苦也感觉不到了。起先他觉得这或许是自己瞳孔的反光，然而不一会儿，借着洞外皎洁的月光，他渐渐看清了洞中的东西，只见一头巨兽正卧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这是一只狮子？莫非是一只老虎？还是一条鳄鱼？普罗旺斯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知道他的敌人属于哪一类，哪一科，然而他越是无知，便越觉得天下所有的灾难都落到了他头上，因而就越发恐惧。他侧耳细听，注意这呼吸的各种变化，最细微的差别都不放过，自己却一动也不敢动，象忍受酷刑拷打一般痛苦。一阵强烈的气味充满了山洞，和狐狸散发的骚臭一样，但是更刺鼻，更浓重。当普罗旺斯人

的鼻子受用到这气味时，他简直恐怖到极点，因为一个可怕的伙伴的存在已经无可怀疑，他是在兽王的洞里宿营。不一会儿，西沉的月光照亮了山洞，一只金钱豹花斑的毛皮渐渐显露出来。这只埃及狮子正睡着，就象大公馆门口华丽的狗舍里安详蜷伏的一只大狗；它的眼睛睁开片刻，重又闭上。它的脸朝着法国人。花豹的囚徒胡思乱想，心乱如麻。起初他想一枪打死它，可是他发现他与豹子之间距离太近，无法瞄准，枪筒可能比他们的间隔还长。而且万一把它惊醒了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就不敢动弹了。他在寂静中听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他诅咒自己的血往心脏里涌得太猛，害得他脉搏跳得太强，只怕会不等他找出一条活命的办法就把这畜牲吵醒了。他两次把手按在弯刀上，想一刀剁下敌人的脑袋，可是又怕那又短又硬的毛极难砍透，不得不放弃这个大胆的计划。“砍不下来怎么办？必死无疑。”他想。他宁愿等厮拼的时候寻找机会，于是他决定等到天亮再说。没过多久天就放亮，法国人现在可以仔细地打量这只豹子了。它的嘴边沾着血迹。“它美餐了一顿！……”他想，全不去考虑它的美宴是不是人肉席，“它醒来的时候不会饿的。”

这是一只雌豹。肚子和大腿的毛皮白得发亮。爪子周围长着天鹅绒般的带花斑的细毛，仿佛漂亮的镯子。坚硬有力的尾巴也是白的，只有尾巴尖上有几个黑环。背部的皮毛呈暗淡的黄色，象没有光泽的金子，不过十分平滑，十分柔软，散布着富有特点、略有差异的斑点，形状象玫瑰花，这正是豹子与其他猫科动物的区别。这位安详而凶猛的女主人打着呼

噜，姿势十分优美，就象一只睡在躺椅坐垫上的雌猫。她的前爪沾着血，十分有力而且露着利爪，平展地卧着，脑袋就枕在上面，几根象银丝一般的稀疏的胡须直楞楞地竖着。倘若这畜牲躺在笼子里，普罗旺斯人一定会欣赏她优雅的风度，赞美她身上对比强烈的鲜明色彩，这些颜色使她的长袍象帝王的服饰一般华丽。然而此时此刻他却感到这可怕的景象使他的目光模糊了。这只豹子面对着他，尽管闭眼沉睡，却也对他产生一种魔力，就象传说中毒蛇的眼睛对夜莺所具有的效力一样。士兵遭遇到这样的危险，一时竟丧失了勇气，而此时倘若面临枪林弹雨，他却一定能够生龙活虎地冲杀。不过，一个大胆的念头渐渐在他心里成熟，额头上的冷汗随之彻底干了。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听任死亡的摆布，士兵现在就是这样，他不知不觉把自己的遭遇看作一出悲剧，决心把自己在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光荣地担当到底。

"就算前天阿拉伯人已经把我宰了呢？……"他想。他既然权当自己早已魂归西天，便怀着一种不安的好奇心勇敢地等待敌人醒来。阳光射进洞里，花豹突然睁开眼睛，然后她威武地伸开脚爪，似乎想活动一下筋骨，舒展一下血脉。最后，她打了个呵欠，露出狰狞的牙齿和锉刀般粗硬的分叉的舌头。法国人看见她在地上打滚，动作又温柔又娇媚，不禁想道："真象个风流娘儿们！……"她舔干净爪子上和嘴上的血迹，娴雅地用爪子反复搔着脑袋。"很好！……稍微打扮一下吧！……"法国人在心里说，他逐渐恢复了勇气，心情也开朗起来，"我们就要互道早安了。"他抓住从马格里布人那里偷来的匕首。

这时候，花豹回过头来冲着法国人，她没有向前走，只是牢牢地盯住他。一双金属般的眸子十分严峻，射出令人畏惧的光芒，更加令人害怕的是那畜牲竟朝他走来，普罗旺斯人不由发抖了。可是他带着爱抚的神情斜眼瞟着她，仿佛要对她施催眠术，并且放她一直走到自己身旁，然后他用十分温柔，十分亲昵的动作抚摸她，仿佛在抚爱一个绝色美人。他的手摩挲她整个身躯，从脑袋到尾巴，指甲轻轻地搔着她黄色脊梁正中间柔软的脊骨，花豹舒适地竖起尾巴，眼光变得温和了。待法国人第三次这样别有用心地献媚时，花豹仿佛猫咪表示快感那样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不过这声音发自一个洪亮而深沉的喉咙，它在山洞里回响，就象教堂的管风琴最后的几声轰鸣。普罗旺斯人明白了这种爱抚的重要性，于是他不厌其烦地做下去，想迷惑和麻痹这位威严的花魁女。等到他确信自己已经平息了这位任性的伴侣的兽性之后——幸亏她昨天晚上已经饱餐过一顿，他就站起来，想走出山洞；花豹放他走出去，可是等他刚走上山丘，她就象麻雀跃枝那样轻捷地跳到他身边，在他的腿上摩蹭，同时象猫似地弓起脊背。然后，她瞅着她的客人，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已经不那么严厉了，她发出一声野性的吼声，博物学家把这种吼叫比为锯子的声音。

"她倒得寸进尺了！"法国人微笑着说。他摆弄她的耳朵，抚摸她的肚子，用指甲使劲挠她的脑袋。他发觉这样做很有效果，便用匕首的刀尖去搔她的脑壳，一面寻找机会下手；但是坚硬的头骨使他战栗，他害怕难以成功。

沙漠女王对她的奴隶的才干表示嘉许，她仰起头、伸长脖

子，以十分安静的态度表达她内心的陶醉。法国人突然想到，要想一刀结果这位残暴的女王，必须把匕首插进她的脖子。他慢慢举起刀，可是花豹一定已经得到了满足，她亲热地躺到他脚下，不时朝他望一眼，眼光中虽然带着天生的凶猛表情，却也杂夹着善意。可怜的普罗旺斯人靠在一棵棕榈树上，拿出椰枣来吃；他忽而向沙漠投去探索的目光，寻找救命的人，忽而又瞅瞅自己这位可怕的伴侣，窥探她那并不可靠的仁慈。他每扔下一粒枣核，花豹就望一望枣核掉落的地方，眼光中流露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猜疑表情。她象生意人那样谨慎地打量法国人；打量的结果无疑对法国人有利，因为他刚用完简陋的早餐，花豹就来舔他的皮鞋，她的舌头又厚又硬，可是却奇迹般地把嵌在鞋缝里的泥都舔干净了。

“等她肚子饿了怎么办？……”普罗旺斯人想。尽管他为自己的念头害怕得发抖，然而还是带着好奇的心理目测这只花豹的身量。她足有三尺高，四尺长，尾巴还不算在内，在同类中肯定是最美丽的一只。她的尾巴是有力的武器，木棍般粗细，将近三尺长。脑袋与一头母狮子的脑袋一般大小，与众不同的是带着一种罕见的细腻表情，那模样主要显出老虎的冷酷与凶残，但是也依稀有些象一个狡猾的女人的面孔。此时此刻这位孤独的王后脸上流露出与尼禄王① 醉酒时相仿的快乐神情：她已经喝足了血，现在想娱乐了。士兵试探性地来回走了几次，花豹并不干涉，只用眼睛跟着他来回转，样子不

---

① 尼禄(37—68)，古罗马暴君 杀人如麻，荒淫无度，后被刺死。

象一只忠实的狗，而象一只对一切甚至对主人的行动都十分警觉的巨大的安哥拉猫。他往回走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匹马的残骸就在泉水边上；花豹把马的尸体拖到这里，已经吃掉了三分之二。见此情景，法国人松了口气。难怪当时花豹不在洞里，难怪她让他睡了一个安稳觉。既然开始运气不错，法国人的胆子就大了，想要试探一下将来的运气。他产生了疯狂的希望，只要他不忽略任何可以驯服她，赢得她恩宠的方法，说不定可以和她和睦相处，平安度过这一天。他走回她跟前，看到她竟用不易觉察的动作摇了摇尾巴，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他放心地坐在她身边，他俩便一同戏耍起来。他掐她的脚爪，嘴巴，拧她的耳朵，把她推翻在地，使劲搔她缎子般光滑的温暖的腰部。她随他摆弄，当士兵抚平她脚爪上的毛的时候，她还小心地缩回钢刀一般的弯曲的利爪。法国人的一只手仍旧按在匕首上，心里还想着将匕首扎进这只轻信的花豹的肚子；但是他害怕他自己保不住会随即在她最后的挣扎中被扼死。而且，他听到内心深处发出惭愧的呼声，要他尊重一个没有伤害过他的生物。他觉得自己在这无边无际的荒漠中已经找到了一个女友。他不由自主想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情妇，他给这个情妇起了个绰号叫“娇娘”，这是反话，因为她是一个凶狠的妒妇。在他们相爱的日子里，她总是扬言要和他动刀子，弄得他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青年时代的回忆使他想起用这个绰号来称呼这只花豹。他欣赏她的敏捷，优雅和温柔，而且现在心里已经不那么紧张了。

天快黑的时候，他已经习惯危险的处境，几乎迷恋上了在

这种处境中所感到的恐惧。最后，每当他细声细气地喊一声“娇娘”，他的伴侣就习惯地抬起眼睛看着他。太阳落山时分，娇娘发出了好几声深沉而忧郁的吼叫。

“她很有教养！……”快乐的士兵想，“她在做晚祷呢！……”不过只有在他看见他的同伴保持和平态度时，这种开心的念头才在他心里产生。“去吧，我的金发美人儿，我让你先睡。”他对她说，心里盘算着单等她一睡熟，他就撒开两条腿飞奔而逃，到别处找个蔽身之地过一夜。士兵心急火燎地等待逃跑的时刻，等那时刻一到，他就立刻拼命向尼罗河的方向奔去；但是他在沙漠里刚走了四分之一法里的路，就听得花豹在他身后踊跃而来，还不时发出一声锯子般的吼叫，这吼叫比她沉重的跳跃声更令人毛骨悚然。

“得！”他自言道，“她粘上我了！……这只年轻的豹子也许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人，得到她的第一次爱情是值得庆幸的！”正在这时，法国人一脚踏进了叫旅行者谈虎色变的流沙中，这种流沙一旦陷进去就休想挣扎得出。他感觉到自己被流沙攫住了，就发出一声求救的呼喊，花豹用牙齿咬住他的衣领，用力向后一跃，象变魔术似地将他拖出了深渊。“啊，娇娘！”士兵叫道，一面热烈地抚摸她，“现在你我成了生死相依的朋友。此话一定当真。”他从原路返回。

从此以后沙漠里好象有了居民。这居民是一只野兽，法国人跟她讲话，她的野性被他驯化了，而他自己也不能解释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友谊产生的原因。尽管他非常想一直站着，保持着戒备，然而他终于还是睡了。待他醒来，不见了娇

娘；他走上山顶，看见娇娘从远处朝他这里跳跃过来，这类野兽的习惯是跳跃，它们的脊椎骨十分柔软，所以不能奔跑。娇娘回到他跟前，嘴边血糊糊的，她接受她的同伴必不可少的爱抚，还发出几声深沉的呼噜声表示她感到无比幸福。一双充满柔情的眼睛转过来望着普罗旺斯人，比起昨天显得更加甜蜜，普罗旺斯人象对待一头家畜似地同她说话。

“唔，唔，小姐，你是个好姑娘，对吧？你瞧见没有？我们都喜欢让人抚爱。你不感到羞惭吗？你大概又吃了一个马格里布人吧？咳！他们和你一样也是动物啊！……不管怎么说，你可不许吃法国人……要不我就不爱你了！……”

她象一只小狗似地同主人玩耍，听任他推她，打她，抚摸她；有时，她向他伸出脚爪，做出一个恳求的动作来挑逗他。

几天时间就这样度过了。在娇娘的陪伴下，普罗旺斯人得以尽情地欣赏沙漠壮丽的美景。他在沙漠里有时感到恐惧，有时感到平静，他有了食物，又有了思念的对象，于是他的心灵就受到相反事物的感染……他的生活充满了矛盾。孤独生活的秘密已经对他毕露无遗，并且用它的魅力包围着他。他发现了世人从未见过的日出和日落的景象。飞鸟是稀有的过客，云彩是身着霓裳羽衣的旅人，他每次听到飞鸟轻微地振翅，看到云霞明灭交融，就不由地颤栗起来！夜晚，他观察月光在沙漠的海洋上产生的效果，热风吹过，大海骚动起伏，掀起汹涌的波澜，瞬息间千变万化。他同东方的黎明一同起来，欣赏绚丽多彩的朝霞，有时，平原上飓风骤起，霎时间飞砂走石，红色、干燥的迷雾和能致人死命的云烟弥漫四野，在观赏

了这惊心动魄的景象之后，他满心喜悦地看到夜幕降临，因为满天的星斗洒下了沁人心脾的清光。他聆听着天际飘来的幻想的音乐。而且，孤独教会了他去开掘想象的宝库。他花费许多时间回忆零星的琐事，把过去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相比较。他终于爱上了他的花豹；因为他需要爱情。也许是因为他表现出的坚强意志改变了他的伴侣的性格，也许是因为沙漠里正在进行的战斗为他的伴侣提供了丰富的食品，总之她丝毫无意伤害法国人，而他见她如此驯良，也终于不再对她抱有警惕。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睡觉上；但是又不得不睁着眼苦熬，好比爬在网上的蜘蛛，因为他害怕万一地平线上有人经过，他会错过得救的机会。他已经牺牲了他的衬衫，拿来做成一面旗，挂在一棵没有叶子的棕榈树上。他考虑到实际需要，拿小木棍把旗子撑开，因为他所期待的旅行者朝沙漠里张望时，风可能恰好没有把旗子吹开……

他经常感到希望渺茫，这时他就和花豹玩耍。他终于能够辨别她各种不同的喊声，各种不同的眼光，他仔细琢磨了她金色袍子上各种不同的花斑。当他抓住她可怕的尾巴末端上那一簇毛时，她一声都不哼，他想数一数这簇毛有几个黑环和白环，在阳光下这些环象珠宝似地熠熠闪光，是十分高雅的装饰。他喜欢欣赏她优美柔和的线条，雪白的肚子，美丽的脑袋。不过他尤其喜欢在她嬉闹的时候欣赏她，她的敏捷，动作的矫健，总使他感到惊异；她跳跃、匍匐、滑行、隐蔽、攀援、打滚、蜷缩、腾飞扑跃，身腰之灵敏，使他赞赏不已。但是不论她扑跃得多么迅捷，不论岩石有多滑，只要听到一声“娇娘”，她

就立刻停下来……

一天，阳光灿烂，一只巨禽在空中盘旋。普罗旺斯人扔下花豹，抬头观看这位新来的客人；遭到冷落的女王等了一会儿，便低声咆哮起来。"我的天哪，她是吃醋了，"他看见她的眼光又冷峻起来，不禁嚷道，"维吉妮① 的阴魂附到她身上了，肯定如此！……"当士兵还在欣赏花豹浑圆的臀部时，那只鹰已经从空中消失。花豹的身躯有说不完的美和青春的魅力！简直象女人那样姣好！金黄色的皮袍上柔和的色调与大腿上没有光泽的白毛相得益彰。充足的阳光倾泻下来，照得她身上鲜明的金色和褐色的花斑闪闪发亮，产生难以形容的吸引力。普罗旺斯人和花豹意味深长地互相望了一眼，那多情女郎感觉到朋友用指甲搔她的脑壳时，竟战栗了一下，眼睛射出两道闪电般的光芒，随后便紧紧闭上。

"她有一颗高尚的灵魂……"他一边说，一边端详安静的沙漠女王，她象沙一样金黄，象沙一样洁白，也象沙一样孤独和灼热……

"很好，"她对我说，"我拜读了你为野兽辩护的大作；可是既然他俩这样知己，又何以会结束？……"

"噢！是这样！……他俩友谊的结束和一切伟大的爱情的完结一样，是由于误会！双方都认为对方不忠，出于傲气谁也不肯解释，一味固执终于闹得不欢而散。"

---

① 此处士兵当想到了那个嫉妒心强而又凶悍蛮横的情妇。

“其实有时碰到美好的时刻，”她说，“一道目光，一声呼喊就足以使之烟消云散。好吧，还是请你把故事讲完吧。”

“这真叫我为难了，不过等你听完这老兵喝完一瓶香槟酒之后说的话，你就会理解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他大声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弄痛了她，反正她转过身来，好象发怒了，她露出锋利的牙齿，咬住了我的大腿，当然是轻轻的。可是我却以为她要吃我，就把匕首插进了她的脖子。她在地上翻滚，大吼了一声，使我的心都凉了。我看她一面挣扎，一面望着我，眼光中没有半点怨恨。我真恨不得牺牲一切，牺牲我那时还没有到手的十字勋章去让她起死回生啊！我觉得我好象真的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一批士兵看见了我的旗子，奔过来救我，他们看见我泪流满面……就这样，先生，’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打那以后，我在德国、西班牙、俄国、法国打过仗，我象一具尸体走过不少地方，但我看哪里都不能和沙漠相比……啊！因为沙漠太美了。’‘你在那里感觉如何？……’我问他。‘哟！这可说不清啦，年轻人。再说我也不是总为我那几棵棕榈树和我的花豹感到惋惜。我只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想起它们。在沙漠里，你知道，是一切皆有，又一切皆无……’‘请你再解释一下。’

“‘这个嘛，’他不由地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说道，‘就是只有上帝，没有人。’”

一八三二年①，巴黎。

罗 芃 译

① 此写作日期有误，实际上是一八三〇年。

题　解

舒昂党人

《舒昂党人》最初以《最后一个舒昂党人或一八〇〇年的布列塔尼》为题，于一八二九年三月由乌尔班·卡奈尔书屋出版。经较大修改后于一八三四年由维蒙书屋再版，书名改为《舒昂党人或一七九九年的布列塔尼》。一八四五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三卷，属“风俗研究·军旅生活场景”。

这是巴尔扎克的第一部署上真名实姓的著作，说明他自认为已经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这部小说在情节结构上带有他的早期传奇小说痕迹，许多细节不甚经得起推敲，但已是一部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不带任何偏见地再现了舒昂党叛乱的真相，剖析了布列塔尼地区发生叛乱的条件和原因，真实地描绘了贵族、僧侣为恢复失去的权力，如何以宗教迷信为手段煽动农民为王党效命，同时也揭露了资产阶级督政府的委琐无能。作者真正怀着敬意描写的，是忠诚正直和英勇善战的共和军将士，其中以于洛的形象刻画得尤为成功。

沙漠里的爱情

《沙漠里的爱情》最初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七年收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学研究》第十六卷（由于威尔代书屋破产，最后发行时版权已转让给德洛瓦耶-勒库书屋），一八四五年收入克朗多夫斯基书屋出版的《三情人》第四卷，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三卷，属"风俗研究·军旅生活场景"。

这又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风格犷悍而优美。如果说《人间喜剧》的绝大部分篇幅是批判金钱社会对人性的扭曲，这个短篇却似乎要证明"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小说中对沙漠景象的富有魅力的描绘，充分显示了作者写景叙情的才能。那种空寂而充满生命力的美，由于衬托了人类的刚毅顽强和大胆机智，给读者留下了更加强烈的印象。

艾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十七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罗译
页数＝３９８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７０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６１０７９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